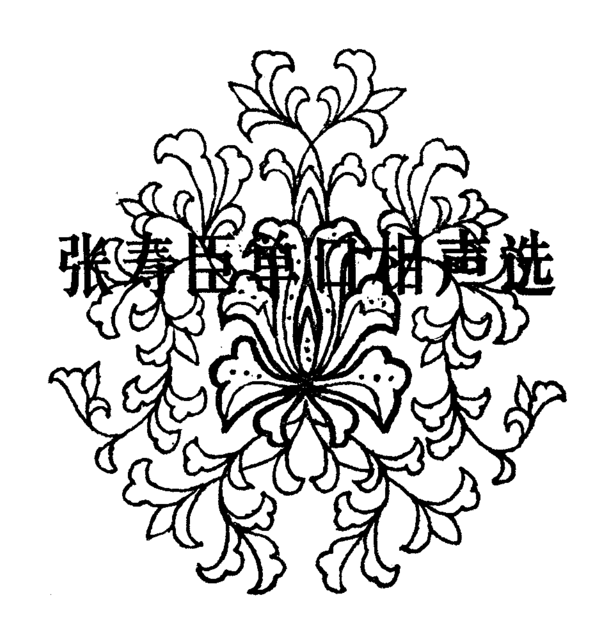

张寿臣单口相声选
ZHANGSHOUCHEN
DANKOUXIANGSHENGXUAN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张寿臣单口相声选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张寿臣单口相声选

张寿臣讲　何迟等整理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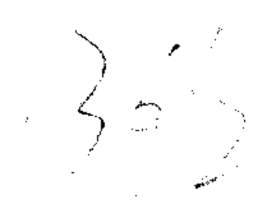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　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　印张 8 1/2　字数187,000

1981年4月第1版　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200

书号：10151·541　定价：0.81元



目　　录

小 神 仙

风鉴先生惯说空，
指南指北指西东，
若是真有龙虎地，
何不当年葬乃翁！

这四句呀，可不是现在编的，打老年间就有。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给您解释解释。"风鉴"就是阴阳二宅啦，巫卜星相啦，全在内。"风鉴先生惯说空"，这就是说瞧风水的先生说的完全是假的。"指南指北指西东"，就随便这么一乱指，不乱指他怎么能要钱呢！说"龙虎地"呢，这块地呀有龙穴，把爸爸埋在这儿呀，晚辈儿就能出皇上，这块地是虎穴，把爸爸埋在那儿呀，晚辈儿就出元帅——这全是假的。"若是真有龙虎地"，要是真有这种地方，"何不当年葬乃翁"！当初为什么不把你爸爸埋在那儿，叫你当皇上当元帅，为什么你当这个看风水的混饭儿吃哪？

这种事情啊，都是假的。说"风鉴"这行生意，这年月呀完了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剥削人的人越来越少，再过些年就没啦！原先那个社会呀，他们瞧风水的可赚钱，怎么呢？因为有人想发财，他们就全从想发财的人身上找钱！拿商人说吧，这

个买卖呀，本来成本不大，过几年起来啦，两三层楼；九间门脸儿。这个买卖一赚了钱，商人就这么想啦：“这是运气好！”从这儿给人家的东西老嫌多，赚的钱哪老嫌少，甚至于偷工减料，以假当真，越来越不实在！

买主儿这一方呢，就这一个铺子，别处买去太远，“得了，将就着买吧！”好！在这家儿铺子对面儿呀又开了一家儿，跟他这买卖一样。人家那个买卖给的挺多，为什么给的多呢？东家、经理这么想：

“我要跟他斗斗，我这儿货要比他强，价钱要比他公道，自然就能够把他顶回去。”

那家掌柜的不这么想。

“嗬，跟我比着！我这儿运气好，根深叶茂，你比不过去呀！”

过俩月他这买卖就见衰落了。怎么？他买卖还是这么作法儿，人家那边儿给的多，货又好，自然他的买卖就少啦！买卖不好啦，他可不说他偷工减料、以假当真，他说这个：

“唉呀，对门儿夺了我的风水啦！找瞧风水的瞧瞧。”

把瞧风水的先生找来了。这先生一进门儿呀，找不出毛病来！找不出毛病怎么拿钱呢？院儿里弄这么个罗盘一支，定南针这么一摆摇，红头绳儿满处一拉，这就出主意啦：

“不错，你这儿正气让人给压下去啦！这个主房应该往高里长！”

“嗬！这一长高，拆了重盖，钱可多了！”

“不要紧，房脊上啊来十五趟砖，弄个影壁，这个厨房挪到茅房，茅房挪到厨房，这个门朝那边儿，把窗户堵上。”

胡这么一出主意，他就把钱拿走了。过了两天买卖不但不见

强，更坏啦！还得找瞧风水的！风水先生来啦。

“嗯，不见效呀！”

“我再瞧瞧。正气倒起来啦。这么办，你花俩钱儿，用朱砂笔画一个山海图，冲着那个门儿这么一挂！”

给那边儿下了个镇物！这掌柜的心里痛快啦，对门儿那位掌柜的堵心啦！

“怎么？没影儿的事，那小子给我下镇物！”

也得找瞧风水的——斗法呀！他要找哪，可就不是这个瞧风水的啦。找到这儿弄罗盘一支：

“嗯，不错，这可不成，他画张画儿，咱找块镜子，后头来道符，对他这么一照。”

“这起什么作用呀？”

“他这张山海图压着咱们呢，咱们镜子一照呢，把他的山海图给照回去了，压他自己！”

好！等把这镜子一挂上门，那位掌柜的害怕啦！

“不成啊，他他他他怎么挂个镜子，跟咱斗法啦？这咱们……”

“有主意呀，弄个八卦！”

那家一瞧：“八卦。”又找瞧风水的，瞧风水的说：

“咱们弄个老虎脑袋！”

老虎脑袋搁在这儿了，这家：

“咱们弄三枝箭，跟他比划着！”

那边儿：

“我来个瓶，平升三级！”

这边儿又来个“姜太公在此”，那边儿又来个“泰山石敢当”，实没主意啦，这掌柜的在这房顶儿上搁个夜壶！

唉，你说这是图嘛儿的！说这个事有没有呢？绝对不是瞎话。

今天这个目录叫《小神仙》。听完这一段儿您就知道风鉴这码事完全是迷信！咱们说说算卦的。

你要按生意人道儿这么一说呀，这里头门类很多，叫"金、评、采、卦"，"金评采卦"是四门儿生意，每一门儿又分多少多少类，要背名儿呢，打这儿一背背到天亮，也背不完！咱就说个大概吧。这个"金"是什么呢？就是相面这一门儿。这个"金"哪又分七十二门儿哪，七十二样金，就是七十二样儿相面的。那位说："都什么呢？怎么还有七十多样？"您听啊，在旅馆里撒传单登广告，那叫"座子金"；串胡同儿打那两块板儿，梆梆梆的，那叫"梆金"；提了黄雀儿，那叫"嘴子金"；拿三根竹竿儿，那叫"竿子金"；在街上摆卦摊儿，穿的挺阔，带俩底下人，那叫"伙金"；穿着蓝布大褂儿，补着好些补丁，脸可洗得很干净，手指头伸出来葱根儿嫩笋，拿着管破笔写字，写出来有体儿，说出来四六成句儿，你这一瞧象念书的，现在落魄了，相面，这个叫"水金"；说摆奇门，叫"八岔子"；六爻叫"老周"；拿着这么一捆儿席篾——秫秸皮，量人家的手指头，临完撅下来比，比个长虫啊，比个龙啊，这叫"条子金"；抓石子儿数数儿，那叫"子儿金"；拿着草根儿，那叫"草儿金"；坐在地上，写上"余非哑人，坐地不语"，那叫"哑金"；打这儿一过呀，"请过来我送你两句。"那叫"揪金"；有这么种相面的，相面要钱，不给不行，口硬，那叫"抢金"；先说，说了半天别的，临完往相面那儿一岔，接着找纸条儿，"我给你相。"这个名字叫什么？叫"倒插符"；还有一路叫"花褡子"，那位说："什么叫花

褡子？”南市就有哇，顶缺德的就是这“花褡子”！他坐在地下，地下铺这么个包袱皮儿，这包袱皮儿上净是小口袋儿，一共是七十二个口袋儿，十二辰呀，一样儿是六个，当中间儿十二个开着一个册页儿，他往那儿一坐，那阵儿使铜子儿，现如今使儿分票儿买一个钢镚儿，扔在哪儿打哪儿起，先得问你："是本人儿的，是替人占的？”这个人一说，他就拿着签儿这么一数："数到你岁数儿言语声儿啊！一岁、十一、廿一、廿二……”那位说："到了。”夹出来就是你那个属相。愚人就这么想："怎么这么灵呢？”不能不灵啊，他按着天干地支往下推呀，那是绝对差不了的。他那册页子也画着七十二样儿，十二样儿么，也是一样儿六种，分上、中、下，最缺德是这儿，人嘴两张皮，他瞧这位来算卦的穿章、相貌，这位穿的阔，阔人，他这一数就是上等；这是劳动人，一数就是中间儿；穿的破衣罗索，一脸晦气，怎么数他也是下等，绝对好不了！那天我站那儿瞧着，有这么个人扔那儿一大子儿。

"是本人儿的，是替人占的？”

"本人儿的。”

"数到你岁数儿你言语。”

"你数吧！”

"一岁、十一、二十一、三十一、四十一、四十三……”

这位说："到了。”

夹出来了。

"四十三属鼠儿的。”

"对了，属鼠儿的。”

这个法儿到现在他可弄不转啦！怎么？有这普选年龄哪！有差一岁的，有差两岁的，数不清楚；那个虚岁数准得对。打

开这么一瞧哇，是耗了！

“你是属鼠儿的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壬子生人。”

“是。”

他瞧这位穿的阔呀，打开了一瞧：哦嗬，画得好！有儿囤粮食，粮食上头哇趴着一只大耗子，这个耗子吃得挺肥，吃着粮食，流地下好些；地下还有好些小耗子儿。

“你这个好哇，这叫仓内之鼠有余粮啊，你属鼠儿的就是耗子呀，生在仓内，一辈子不少吃不少喝呀！你看，就你吃剩下的，落落〔读 lào〕的，糟蹋的，就够你子孙晚辈吃的呀！下面的这都是你子孙呀！几月生日呀？”

“九月。”

“更好啦，锦上添花！怎么说呢？九月时候好，新粮进来啦，陈粮食还没吃完哪，丰衣足食富贵乡！”

这位花五分钱，一听挺痛快的，走啦！

旁边儿那位呀是劳动人，也瞧出便宜来啦，花五分买一钢墩儿一扔。

“本人？替人占？”

“本人。”

“数到你岁数儿言语一声儿。”

“你数吧！”

“一岁、两岁……”

数来数去，数到三十。说：

“到了。”

夹出来了。

“三十，乙丑年生人，属牛的。”

“啊。”

“海中金命。”

打开一瞧就堵心啦！怎么呢？画的是庄稼地里站着这么个牛，这牛啊，套着夹板儿耕地，后头一个人揪着它拿鞭子轰！一瞧，不痛快啦！说：

“你这个牛是自创自立呀，奔忙劳碌，自己流血流汗，为他人辛苦啊！所赚的这个代价就够你一天用的，没多大敷余。几月生日？”

那位说：

“三月。”

“咳，更坏啦！三月的牛正在受累的时候——耕地呀。老年得福，子孙昌盛。”

这是收口儿，逢赶上穷命的，这个卦末尾都有这么两句：“老年得福，子孙昌盛”。干嘛？为的是好叫这位有盼望呀，受了一辈子累啦，老年好啊！要没这两句，这位蹿了！怎么？“一样花这五分钱呀，怎么我一点儿好儿都没有！”

这位走啦，我瞧出便宜来啦！我也花五分钱买一个铜墩儿往那儿一扔。

“本人？替人占？”

我说：“本人。”

“数到你岁数儿言语声儿。”

我说：“你数吧！”

“一岁、十一……”

数来数去，数到五十七，我说：“到了。”

夹出来这么一张，说：“五十七岁，你属狗的。”

我说："我是属狗的。"

"戊戌年生人。"

"对。"

打开一瞧：拧啦，太堵心了！别人都画一个呀，我这张画着一群狗！

"这么些狗！我属哪个狗的？"

他拿手一指：

"最头里那个。"

这可讨厌哪！

"你几月生日？"

我说："我是二月。"

"好狗！"

到我这儿没好儿！这路生意千万别信，你要拿它当金科玉律呀，那是脑子里的油泥没擦干净哪！

说还有一路金，叫什么呢？叫"票儿金"。"票儿金"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说的这个"小神仙"。

这段儿小神仙哪，是咱们北京的事。民国初年哪，在哈德门外花市大街摆摊儿，夏天支把伞，摊儿上头搁着好些个棋子儿，有一盘墨，一碗凉水，沏壶茶，有这么一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，这干嘛？这"圆粘儿"，什么叫"圆粘儿"？就是招人，拿这个招人。这盒子盖儿上得画画儿，他因为什么画画儿呀？凡是这个在街上相面的，他别瞧谁，他一瞧谁，这人得赶紧跑！因为什么哪？都知道他们这个毛病，他让谁相面谁也得相，谁要是不相，回头他说出话来转着弯儿骂人！可是人得围上他，他才能赚钱哪，怎么样？他画画儿，拿这画画儿招人。画画儿不拿笔，拿手指头！也画不出什么特别的来，拿手指头

沾墨呀，在这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上画，画个什么对虾呀，画个海螃蟹什么的！我学这个劲儿您瞧，他老低着头，一抬头人就走啦！低着头画，只要有人这就一聊，有十几个人这就说起来了。那位说："他不抬头，有人他怎么知道？"往下瞧哇往四外瞧，瞧腿呀！有六条腿，仨人啦！有十二条腿，六个人啦！二十四条腿，十二个人啦！没错儿。这是那个盒子盖儿，沾着墨，一瞧这儿有八条腿，四个人，成啦！这就说开了：

"画山难画山高，画树难画树梢，天上难画仰面的龙啊，地下难画无浪的水，美貌的佳人难画哭，庙里的小鬼儿难画肉。"

一瞧这儿有三十多条腿啦，十几个人，这就该抬头啦！这画儿呀且不放哪，怎么？一放人家就知道他不画啦，就走啦！手里老拿着这画了一半儿的盒子盖儿。人站这儿是为瞧他画画儿，谁也没想到要相面啊！他往这相面这儿带：

"那位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"

其实谁也没说，他自个儿说！

"我是相面的。刚这么一提相面的，那位老兄啊，把嘴这么一撇，撇的跟烂柿子一样，'二哥，咱们走吧，生意！'哈哈哈……小伙子，你是少见多怪呀！不错，相面的是生意，他们是生意。"

其实他煮在锅里一个味儿！

"他们生意，你怎么不是哪？你也是相面的！我相面，我这相面的今天挣一天钱哪，前半天挣的钱哪，五天花不了。我也没事，怎么样哪？画儿张画儿，人都围上我啦，咱们都算有缘哪！同船过渡都有缘，何况这站会儿，每位我都送一相，不要钱。"

先拿这不要钱哪把心稳住！

“这位老兄啊，我知道他有几个儿子，将来得谁的济，受谁的累；啊，这位老弟呀，我能知道他父母全不全；这位老弟有妻无妻；这位老兄啊现如今有事无事；就这四位，全送。一位对是蒙的，两位对算碰的，三位对啦是巧劲儿，四位要全对了，算我对相学有研究，你们四位也别花什么，我也不要什么，咱们是哈哈一笑，大家一散。还有一位，别瞧这儿人不多，二十多位，内中有一位要发财。”

这叫什么哪？这叫拿发财呀把人心扣住就不动啦！

“谁要发财哪？嗬！这人财可大啦！现如今他还没有辙哪，打这儿一过去，七天哪，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。可是内中有个小人暗算他，他不但不发财，而且要生气，回头我给他两句话，让他逢凶化吉。要什么不要？等他应验之后，买包茶叶瞧瞧我来，我还许请他吃顿饭，交个朋友！还有一位呀要打官司。打官司啊，他可是败诉，我回头给他一出主意，几句话他就胜诉。”

再说几句就许有人抽签儿，只要有一个人一抽签儿，跟着就相好几面，算好几卦，一天的挑费就有啦！可在这个场合最怕有人走，只要走一个人就坏，走一个人这一场子人全得散！那位说：“不至于呀，围着好几十人，怎么走一个全散？”独单相面摊儿，到这时候走一个全散。为什么呢？走人跟走人不一样，好比吧，街上看见有变戏法儿的，唱曲儿的，不论干什么的，不爱看啦，不爱听啦，就走啦。走是这么走法，好比这是场子，眼前是场子，这位不爱看不爱听想走，回头：“借光，借光。”他正大光明就走啦！这是别的场合。独单相面摊儿没有这么走人的，相面摊儿他要这么走哇，他怕相面的骂，

他得慢慢儿往后退。好比这是那个摊儿吧，这位站在这儿，退了一步，他心想着往后一挤，后头的人往前一拥，不就走啦吗！他忘啦，脊梁后头的也憋着跑哪！“我们瞧你画画儿，没瞧你相面哪！”谁都想走，可谁也不敢走，怎么？回头一走，他骂街呀！这位往后一退，脊梁后头的跟他一块儿闪哪，旁边儿的人也跟着闪，这是条胡同儿，要一闪哪，不就到便道上啦，到便道上，走道儿的一撞，“忽啦”这边儿一散，他眼神往这边儿一瞧，那边儿全得走，一点儿办法没有！怎么办哪？这相面的厉害，他说两句话谁也走不了，就仿佛一尺多大钉子把你脚钉地下，他多会儿钱挣够了数儿，你多会儿走！他这儿正在说着，有一位要动……

“嘿，众位，今天哪，你别瞧人不多呀，哈哈，齐全！内中还有一位特别，因为什么？他心里有难说的事情，这话不能见人哪，什么事情哪？告诉诸位，这人哪，他女人哪已经跟他变心啦，又有了爱人啦！他现如今这么的……忘八大爷。我指实了众位看哪，谁是忘八大爷！”

大伙儿心说：“这得瞧瞧啊，瞧他指谁。”

指谁谁打他。

“那位说：你指。指，一定指。那位说：这可是危险，人有脸树有皮，众目之下看着，你这么一寒碜他，他是忘八大爷，他一恼就许给你俩嘴巴呀，你们打起来，你不怕他打你吗？不怕。众位，绝对不怕。因为什么不怕哪？我要说他是忘八，他要敢翻脸，我就给他指实了，我说他女人这个爱人，多大岁数，什么像貌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，都给说清楚了！再不承认，我把名姓都给指出来，指实了他能打我吗？那位说：你指。一定指呀，指可是指呀，可有一节呀，人有脸树有皮，众

目之下看着，我说他是忘八，一害臊，就许跳河、上吊，人命关天哪，虽然不用抵偿，我也缺德呀！你别忙，他这就走，等他走了，我报告你是谁。”

谁也别走啦，该走的也不走啦，谁一走他说谁，受不了！这路生意人哪就这么厉害。再说几句呢，就有算卦的啦！就这工夫，头里啊，瞧热闹儿的跟瞧热闹儿的打起来啦！

独单相面摊儿，瞧热闹儿的一打起来，他算枉用心机。怎么哪？大伙儿心里全憋着走哪！这一打架，呼噜！

“不是我们不瞧你相面的，我们瞧打架的去！”

这俩人一打架，警察一来，跟着全走光，这可没有办法！

打架跟打架不同，这回谁跟谁打起来啦哪！一个老头儿跟一个年轻的。这老头儿七十来岁，耳朵聋啦，这只耳朵还能听见点儿嘛儿，这只耳朵放麻雷子都听不见！他在外头哇瞧先生说的挺有趣儿的，听不很清楚，他打算挤到里头哇歪着身儿，把他那耳朵搁先生嘴唇那儿才合适哪！他往里挤。往里挤倒没有关系呀，他拿着一个玩艺儿讨人嫌，他爱，他爱呀，别人嫌。什么玩艺儿呀？宜兴壶。怎么叫宜兴壶？出在江苏省宜兴县哪，那阵儿旧社会老头儿都讲究拿这个。嗬！镶着铜底儿，铜嘴儿，盖儿上镶着好几个铜玩艺儿，天天擦，用心哪，这把壶擦的锃光瓦亮。这老头儿七十来岁，这把壶在他手里用就顶五十年啦！逢擦宜兴壶这主儿啊，它里头都倒壶开水。倒开水干嘛呀？夏天儿拿热水烫着它，越擦越亮。正三伏，手里托着托不住哇，他底下垫着寸数来的这么一个毡子垫儿，手托着，这手拿着块干手巾擦。往里这么一挤哪，头里站一个小伙子，二十多岁，光脊梁。茶壶过来啦，正贴他胳膊上，烫得小伙子直嚷：“哎！”一回胳膊，老头儿怕把壶摔了哇，一抱壶。这壶

把胳膊粘下这么大一块皮去，立刻往外冒黄油，烫得小伙子直流汗！

"我说你怎么回事，你怎么烫人哪？"

这老头儿要是会说话哪，赶紧搁下壶，说两句好话，道道歉，不就完了吗！他不道歉，不但不道歉，还要找理由说你碰他啦！要不怎么打起来啦哪！

"这小伙子，他怎么这么楞啊！往壶上碰，这壶摔了哪儿找去！这我爷爷的东西，在我手里就顶五十年！一百多年的壶，哪儿找？"

挨烫的这个人哪：

"哎，老梆子！我这胳膊没有你这壶值钱怎么着？"

"那是呀，你这胳膊烫坏了我给你治得好，我这壶摔了哪儿找去？没有这年候儿，有这年候儿没有这东西！"

小伙子过来就要给他一个嘴巴，这一个嘴巴要打上，老头儿就得趴下，老头儿一趴地下，壶也碎啦，谁劝也劝不了，就得法律解决。这一打官司不把买卖吵了吗！别人劝不了哇，小神仙给劝开啦！他怎么劝？他拿这算卦给劝开啦，劝开架不算，从这儿他出了名啦。

先说这年轻的，年轻的要打人哪！

"哎，老弟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！我送你两句话，你可要忍，这忍字怎么讲，知道吗？上头一刀刃儿的刃字，底下搁一心字，心尖儿上搁着刀刃儿，要不忍可就危险啦！你有牢狱之灾，刚才说要打官司的就是你。"

这年轻的慌啦：

"怎么样先生？"

他小声儿跟他说，他小声儿说是怕老头儿听见哪！其实老

头儿听不见，他耳朵聋嘛。

“老弟呀，你脸上冒暗气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这三天哪，晦气太重，哎呀，你可要忍哪！你跟那老头儿可不是现在的事呀，你们俩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哇，你把手一举，他可就躺下，他躺下你给抵偿啊！因为什么？那辈子他把你打死啦，这辈子你打死他，下辈子他打死你，你们俩一连气儿顶六十多辈子啦！你就挨一下烫不是？哈哈，得忍，得忍，冤仇可解不可结。老弟，你给他作个揖，牢狱之灾可就躲开啦，过去这三天你交好运，要发财呀！道歉，作揖作揖，道歉！”

挨烫的一听这意思满对呀，过来就作揖。

“老太爷，您烫的对，应该烫，我这点儿倒楣劲儿您给烫没啦，哈！我现在没有钱，过两天有钱我请您吃饭，我走我走。”

小伙子走啦！小伙子走啦，他算卦还算不了，怎么？老头儿开讲啦！抱着这壶：

“我这壶值多少钱，五十多年的工夫，这里头多厚的茶山……”

他还是算不了卦呀！小神仙两句话把老头儿说走啦！

“老者，别嚷啦，看你这壶吧，您这把壶出了古啦！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这三天要摔呀！这三天要不摔你保存第四天哪，跟和氏璧一样价钱——价值连城，赛过聚宝盆哪！可就怕你这造化压不住哇！”

这老头儿说：

“对嘛，对嘛！一百多年啦，可不赛聚宝盆吗！我走啦，我哪儿也不去啦，我看着壶去。”

他也走啦！

这件事呀，瞧热闹儿的半信半疑："真的假的？"

第二天这老头儿来啦，没容三天，当天晚上就碎啦！那位说："不对啦，怎么当天晚上就碎啦？"他要没有这句话呀，这壶碎不了，他这两句话说的老头儿回去睡不着，嘀咕哇，给嘀咕碎啦！怎么给嘀咕碎啦？咳，这事太巧啦。这老头儿光棍儿一人，没儿没女，有一个侄儿啊一个月给他几块钱，刚够挑费，自己住大杂院儿，一间北房。这老头儿是天一黑就睡，天一亮就起，天天儿把这壶哇搁八仙桌儿上。这天老头儿睡啦，睡到九点来钟啊老头儿作梦，梦见什么啦？梦见这壶啊长翅膀儿飞！梦是心头想啊，这老头儿哪，这思想全都在壶上啦，这壶过两天就是聚宝盆哪！一瞧这壶长翅膀儿飞啦，蹦起来啦！

"哎哟！"

一睁眼，没飞，还在那儿。睡觉吧，再睡睡不着啦，耗神啦，上年纪就是这个，坐起来：

"哎呀，这三天不好看哪，白天成，哪儿不去，看着它；晚上，可是天天搁那儿，回头我要睡着了，借因由它就许走哇！猫拿耗子就许给蹬地下！我得搁一地方，猫拿耗子走不到的地方。"

他屋里又没箱子又没柜子，搁哪儿都不合适，找了半天哪也没合适地方儿，一瞧东墙呀砖活动——到北京啊，小房子都是砖头儿房——他抽出几块砖头儿来呀，胡噜胡噜土，这么大呀一个洞，他把壶往里这么一塞。

"正好，哈哈，猫拿耗子说什么也走不到这儿。"

找张报纸，弄俩按钉儿一按。

"睡觉吧！"

他睡啦。东屋这家街坊是干嘛的哪？拉房纤儿的。拉房纤儿这行是十纤九空，一纤不轻啊。拉着一纤儿哪就能吃一年半载的。这个拉房纤儿的半年多没开张，存俩钱儿都没啦，衣裳都当啦，现在挺热天儿就剩一套裤褂儿，穿的跟地皮颜色差不多，换哪没有第二件，洗呀没有法儿洗——大杂院儿，院里小男妇女的，他脱了上身，裤子怎么办哪？可巧拉成了一档子，明儿早晨在茶馆儿写字儿。这一写字儿哪，他就把钱把过来啦，买房卖房成三破二，他一人靠两家儿。可就是这个呀，他挺脏的裤褂儿，怕买房的瞧着不信任他，定钱不敢交给他。怕这个怎么办哪？洗没法儿洗啊！想出一个主意来，早晨哪买来一块日光皂，顶到快黑啦，跟街坊借块搓板儿。街坊都睡啦，十点多钟啊，他这才把裤褂儿全脱了，脱下来呀怎么办哪？围着一个褥单子，拿裤腰带把褥单子一系，合着全光着，穿着一个裙子！把裤褂儿搁脸盆里头拿水一冲，嘁哧哗啦，对着搓板儿一揉，搓胰子，换了几盆水，洗得挺漂亮。

“行啦，明儿早晨穿！”

不行啊！湿的怎么穿啊？得把它弄干了哇，夏天夜短，说话就天亮，他有主意呀：找根竹竿儿，把小褂儿穿竹竿儿上，头里弄根绳儿系个扣儿；这裤子哪？把竹竿儿伸进裤腰，穿上条裤腿儿，也系上点儿，呼噜呼噜一兜风，等干喽拿进来，在凉席儿上摩挲摩挲，喷点儿水，一叠一折，在屁股底下一坐。

“得啦，明儿早晨一穿哪，跟新的一样，哎呀——得把它晾起来……”

找绳儿，绳儿找着啦，没有钉儿，现找哇，找不齐全哪，找俩钉子：一个一寸的钉子，一个八寸五的大铁钉。拿大砸煤锤子，东墙啊钉这一寸的，找砖缝儿，乒乓，钉上啦。西墙钉

八寸五的大铁钉。他这西墙就是老头儿东墙。

“啊，找不着墙缝儿，就这儿吧！”

大铁钉往这儿一搁，大砸煤锤“咔！”

“这还是块砖头哪！”

“叭！噗哧！”这壶碎啦！他也不敢说话，老头儿蹦起来啦：

“哎哟，壶走啦！”

老头儿一宿也没睡，第二天一大早儿抱着这碎壶找小神仙去了，小神仙啊刚摆摊儿。

“先生，哎哟，你还说三天哪，昨儿晚上就走啦，高低碎啦！”

那挨烫的小伙子不也在那边儿住吗，全是那边儿街坊啊，贴了一贴膏药，一瞧老头儿的壶碎啦，心想：

“哎哟，嗬！哎呀，算卦先生救我一条命啊，要不我给抵偿啦！这我得报报先生的恩。没有钱哪，请不了客呀，给先生传说传说吧。”

就这么一传说呀，这小神仙儿哪，嗬，红极一时呀！本来算一卦一个大子儿，谚一相五个大子儿。打这儿起涨行市，四个大子儿一卦，不多日子四个大子儿改十个大子儿，改两毛，两毛改四毛，四毛改一块。直顶到谈相啊，口谈就是五块，批八字儿啊，二十。这一下儿，五间门脸儿的买卖干不过这一个卦摊儿，一天哪老是一百多卦，风雨勿阻，除非下大雨他算歇啦，刮大风人都围着他，他还没摆摊儿哪就好些人等着，净等他一摆摊儿抽签儿算头一卦。你瞧这人迷信到什么地步啦！不是一天两天哪，这么一说呀就是十来年呀，小神仙发大财啦！

他不是赚钱吗，有一个倒棡的生意人瞧他有气。这倒棡的

生意人是干嘛的？卖野药的。在外头摇串铃啊，满市街卖切糕丸哪，赚了俩钱儿，一想：

“五十多啦，还老在外边儿跑腿儿吗！安个桌子吧！”

什么叫安桌子？就是开个买卖。在花市大街这儿赁了一处门脸儿，一溜四间房，连住带作买卖，起个字号，上点儿草药，配点儿丸散膏丹，安个栏柜，门口儿玻璃门，当中间儿一个风门，夏天儿挂帘子，挺好。他心想：

“瞧个外科，又会下药又会扎针，针灸也能来一气，这不比外头跑腿儿强吗！花市大街这儿又繁华。”

倒楣啦！怎么回事呀？两边儿好几个大药铺夹着他，人家抓药全上大药铺，小药铺人家不去。丸散膏丹也卖不出去，丸药经了一个六月都发啦，长毛啦！那阵儿又没有无线电播音，请先生啊谁也不请他，你多好能耐呀没有名誉没人请！打四月开张，直到十一月，一个子儿没卖，他这个药铺里头一个人不进。原先还有个学徒的，现如今连学徒的都散了。你说关门吧，一关门儿账主儿全来，倒哇倒不出去，这药铺掌柜的天天坐在柜里头运气：

“十一月天气……嘿……哎呀……我倒楣呀倒在小神仙身上，这小神仙堵着我门儿摆卦摊儿！咳，我就纳闷儿，人就这么愚，他一来就把他围上，一天一天这儿围着，一天一百多卦，把我这一间门脸儿全挡上，药铺让他一挡我还卖什么钱？我把他轰走又轰不开……生意人哪！是生意人的事我全都懂啊，他怎么能灵啊！不就两句话一说就一块钱吗！我这药铺生意……切糕丸……切糕丸我也有本儿呀，切糕也是买的，多吃点儿不治病还饱哪！这玩艺儿我轰都轰不开，这不倒楣吗！”

这位掌柜的冲着小神仙老鼓肚子。十一月天气刮大风，小

神仙老顶十一、二点钟摆摊儿，今儿都一点啦还没摆哪，外头挺冷，药铺掌柜的这儿坐着，隔着玻璃窗户就瞧见啦，来俩人，直进他药铺，心里痛快啦：

"嗬，怎么样！小神仙没摆摊儿我这儿就进人嘛！都怨他挡着我的门脸儿。"

一瞧，俩人进来啦。

"辛苦掌柜的！"

他得欠身儿呀：

"哦，二位二位，请吧请吧。"

栏柜外头一边儿一条凳子，俩人坐下。

"喝茶！"

"谢谢，谢谢，不喝不喝！"

坐在那儿呀不提买药。他半年多没开张啦，他绷不住啦，就问："你们二位打听什么方子？"

"不打听什么方子，我们没有病。"

没有病不买药。药铺掌柜一听，心想："没有病？没有病上药铺来干嘛呀？"

"今天凉啊，小神仙没摆摊儿哪，我们等他摆摊儿算卦，上你这屋里暖和暖和。"

药铺掌柜这个堵心哪！"上我这屋暖和来啦！你说把这俩人轰出去吧，不知道这俩人是干什么的，不敢得罪；把门开开冻冻他们俩人吧，我也冷啊！没法子，等着吧。"等到一点过去啦，小神仙摆摊儿，小神仙一摆摊儿哪，这俩人也出门儿算卦去啦！

药铺掌柜的也没有什么可丢的，就这床被窝啦，他出来，站在小神仙脊梁后头，把这腔子火儿都搁到小神仙身上啦，跟

他打架，一推小神仙肩膀儿：

“哎，小神仙！我说你干嘛叫小神仙？你叫活神仙，真神仙，神仙他祖宗！小神仙怎么讲哪？……怎么你算卦就这么灵哪！你要真灵啊你给我算一卦，你算算我这棍倒到多会儿算完？倒到多会儿就倒死？算真了算对了给你传名。你算！”

小神仙知道他穷急生疯带饿膈呀！“我跟他一打架，挺好的生意，一天二百多块钱没啦。他这半年多没开张，你骂我我都忍着，忍财，穷不跟急斗，给你两句好话让你躲开，临完我还赚我的钱。”小神仙满脸带笑：

“噢，街坊，小神仙这名儿也不是我自己起的，是算卦的大家呀送给我这外号儿，说算卦灵。我怎么就灵？别人哪，别人算卦有马虎的时候，我给人算卦的时候诚心，诚心给人算，按书上数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抠，上我这儿来算卦也没有取笑的，也都是诚心来的，两方面的诚心哪凑一块儿啦，这叫诚则灵。你要问你倒楣走运那我不知道，我也是人哪，你要算卦我就知道啦，我按卦上给你断。算一卦一块钱，这么的，咱们街坊，头一卦我送给你，谁也不给算，我先给你算一卦，看看多会儿转运。你抽根签儿，我不要钱，我送你一卦。”

这药铺掌柜的憋着打架哪，一伸手抽签儿：

“好，要钱我也给，算，只要灵。”

小神仙把签接过来往那儿一放，大铜盘子，来回这么一推，把方位对好了，硬木的大棋子儿，上边儿镶的铜片儿，一罗仨，叭叭叭，拿起来往盘子上这么一摆。

“哎呀，好哇！为什么抽签哪？先把这意义跟你说说。我这筒子里头哇是六十根签儿，按天干地支一个甲子，这叫占时，占个什么时辰。今天你看这根签儿，这两个红字认得吧？

庚午，庚午的占时。今天这个日子还好啊，今天的日子是庚子，庚见庚啊，逢庚必变，变；子逢午，子午相冲啊，这卦很有冲啊。这个冲卦有好有坏呀，分什么运气，好运气占这卦就坏啦，坏运气占这卦就好啦，就仿佛那个太极图哇，阴阳鱼呀，转过来啦，这名字叫否极泰来呀。逢庚必变，让庚不让今哪，打今天说你这倒楣的运气全没啦，往后啊，是一步比一步强。你问你的生意好坏，这个八卦呀，按开门看，你看这开字了没有？这念开呀，你再看底下，底下这四个字呀，是'有贵人扶'，扶者扶助哇，有贵人扶助你呀。逢庚必变，两层庚啊，打今天说呀，一天比一天强，转运啦！"

把签儿往筒里一撂："得啦，你还不走吗？转运啦，好啦，不倒楣啦不就完啦吗！"

他这套跟这位说不过去呀，这主儿也是生意人，全懂，这位掌柜的叉着腰：

"嗯，嗯，打多会儿转运？"

"打今天，逢庚必变，今天。"

"嗯，今天变运啦，我可没有别的，就这个药铺，我这药铺半年多啦，一个子儿没卖，没开张；今天要还是一个子儿不卖，没开张，那就是不灵，没有冲。那么今天我能卖多少钱，你算算。"

"噢，卖多少钱哪，那根签儿也不用找啦，我还记得，这卦还这儿摆着，今天是个庚子，那签儿是庚午，两层庚，庚申为金哪，两层金哪，卖两块钱哪，回去等着去吧，一会儿就卖两块钱。"

"众位街坊都听见啦啊！我这药铺今儿卖两块钱。今儿要卖两块钱哪，明儿你就别这儿算啦，到我屋里算去！我这个铺

子归你，我不要啦，我连被窝都不拿，干出身儿，完全是你的。要不卖两块钱，你怎么样？啊？灵啊，我这铺子归你；不灵哪？”

当着好些个算卦的，小神仙不能输嘴，一输嘴栽跟头啦。

“噢，你要这么说呀，两块钱往外，一万块钱也算我灵，十万也对，许多不许少，要卖一块九毛九，那就算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后半辈儿不算卦，哪儿算卦哪儿给我砸卦摊儿——那还是日后的事；当时有你的便宜，要不卖两块钱哪，你瞧我这摊儿了没有？哪一天都是二百多块，这二百多块完全归你，这个归你呀，连这铜盘子带签筒，连这棋子儿的铜片儿算在一块儿六十多斤，你拿走，暖水壶我也不要，全是你的！”

“是那么的？街坊可都听见啦！承其所有。我卖两块钱我干出身儿，被窝都不要啦；不卖两块钱，这摊儿有什么都是我的。完啦，咱们晚上见！”

他这儿算卦，这药铺掌柜的往这柜里一坐：

“哎，小子，今天让你栽跟头！豁着这倒楣的买卖呀不进人，即便进人，我这儿没东家，自己作主，该收一块钱哪，我收六个子儿，顶多不过一毛钱，一过四毛钱我就舍！说什么我也不让卖两块钱！小子，你这摊儿不归我，咱们俩吵！”

在屋里一坐，人家作买卖都盼着进人，他不盼进人！十一月天最短哪，四点钟，他这药铺一个人没有，掌柜的心里痛快：

“怎么样，没进人，一个子儿没卖！小子，你这摊儿归我，反正我瞧，今儿个带批八字儿三百来块，得啦，钱归我！”

他痛快啦，小神仙哪，堵心啦，这一天哪嘴里净吃栗子，

什么叫吃栗子？嘴不利落，说着说着说错啦，说着说着说错啦！怎么回事？走心啦！他那心哪全在药铺身上啦，一边儿给人算卦，他一边儿回头瞧，他这脊梁后头不就是药铺吗！一瞧，没有人！每天三点半就收，今儿个四点也不敢收，怎么啦？他一收，那药铺掌柜的就问他啦：

“我可一个子儿没卖啊，你怎么样？”

这怎么办？他那意思等着，哪怕进去一个串门儿的哪，回头我好跟他娇情娇情啊，我好有的说的；连个串门儿的都没有！四点啦！外头还亮，屋里都掌灯啦，就这个时候，他再不收摊儿，药铺掌柜就出来问他啦：

“你这还带灯晚儿吗？”

就这个工夫，打东头儿来一个老头儿，七十来岁，穿着大襟破棉袄，还戴着豆包儿毡帽，到这儿就作揖：

“先生，你是小神仙吗？”

“啊，是我。”

“对啦，对啦，找你来啦！小神仙算卦灵着哪，我们街坊都说你灵。”

把签儿递给他。小神仙算卦呀走了心啦，把签儿放在这儿，把盘子一推，棋子儿一摆：

“问什么事呀？”

“丢东西啦，问问丢的了丢不了，哪里找去。”

算卦的就这个呀，你丢东西他怎么能给断出来哪？拿话这么一带，丢什么东西他就知道啦。这回他走了心啦，没问那一句，短一句话就差远啦！

“丢不了，回家找去吧！屋里头哇，犄角儿啊，炕席底下呀，炉坑里头哇，水缸后头哇，小抽屉里头哇，你回去找一找

就找着啦！”

“先生，我丢了个驴。”

水缸后头找驴？小抽屉里？瞧热闹儿的一听都乐了！他得把错误搁到算卦的身上：

“这个老头儿，说话不明啊！你丢什么我不知道，我按卦上给你找，你要丢个小物件啊，不就找着啦？驴不是东西呀，驴是四条腿儿的呀，是活物哇。哎呀，怎么丢的？”

他说：

“我们两口子开个豆腐房，头年哪买的驴，三十块钱，新近哪又花了一块二毛钱买的笼头，夜后晌啊，也不知道是贼呀，也不知是溜了缰啦，到天亮磨豆子啦，驴没啦！找也没找着，买卖也没作，找了一天也没有。我们街坊啊都说你灵啊，你给算一卦，你知道这驴到哪里找去？”

“嗯嗯，噢，昨天晚上丢的，三十块钱买的，一块二毛钱的笼头，嗯嗯，我按卦理给你断，我说话你听不听啊？”

“你看，不听你的话听谁的话呀！我就为听你话来的呀！算卦么，你说嘛我听嘛呀。”

“嗯，这驴你还要不要？”

“不要怎么着？不要怎么磨豆子！”

“嗯，好哇，你得吃药哇！”

老头儿一听：

“先生，我没病。”

“是呀，没有病也得吃药！你听我的话没有错儿。你拿两块钱，可还是当时就买，呆一会儿一掌灯可就不灵啦，你要没有钱，不用回家取去，我这儿给你两块钱。”

怎么回事呀？他怕他回家拿钱，这儿关门啦！

"别的药铺不灵啊！我脊梁后头的药铺，进门儿给他两块钱，让他给你抓药！不论什么药，拿回去就吃，吃完了就睡觉，睡觉可别关门，把门对上，别扦着，天不亮驴就回来啦！驴回来啦怎么样哪，今儿这卦钱你别给，明天，你牵着驴到我这儿来给我送卦礼来，给我传传名。驴要不回来你也来，来到这儿呀，三十块钱买的驴，一块二毛钱买的笼头，连药钱三十三块钱，我给你五十块钱，让你有赚儿，听不听在你。"

这老头子一听，驴不回去他这儿赔，希望挺大：

"好好好，听你的话，你这卦钱今天不给，我腰里还有钱，我也不拿你的钱，抓药去！"

老头儿进药铺啦。药铺掌柜的才要瞪着眼出来问他："你怎么还不收摊儿呀？"一瞧那儿来了个算卦的，一听怎么的，"丢驴吃药？嘀！"一瞧，真进来啦！他不能出去啦，在栏柜里头这么一坐，故意不理他，一瞧老头儿从腰里掏出两块钱来往栏柜上一扔：

"抓药！"

"嗯，药方子哪？"

"没方子。"

"什么药哇，丸药汤药？"

"全行。"

"我说你治什么病？"

"丢驴。"

"丢驴吃药？老者，多大岁数啦？"

"七十二啦。"

"怎么活来着？"

"这什么话！"

"哎，你七十二--天吃两顿饭，你就听小神仙胡说吗？他让你吃药你就吃药？丢驴你不找驴去？你赶紧找去，药是不能抓，这要吃出娄子来谁负责啊？出去出去，出去！"

他要把他轰出去就上门，这老头子不走，坐在板凳上冲着他瞪眼：

"我说，有你这样买卖人吗？你这什么买卖规矩呀？是财神爷往外推，象话吗？你抓药不就完啦！你管哪！你抓嘛我吃嘛，小神仙说的，小神仙算卦灵着哪，言必有中，你……你抓啊，驴不回来他赔五十块钱啊，你管哪，你抓药！"

非抓不成！药铺掌柜这么一想："这药不能抓呀，一抓我输啦！"又一想："没有错，我不收他两块钱还有事吗！我这儿没东家，我收多少是多少哇，好好，我卖。"

拿起一块来，拿这手指头扒拉这一块：

"哈哈哈，老朋友，把这块钱带起来，今儿你来巧啦，今儿是药王爷生日。"

药王爷是四月，怎么会跑十一月去啦？

"今天是大减价呀，二八扣，倒二八，一块钱只收两毛，你这不是两块钱吗？你把那块带起来，我找你六毛，你花四毛就是两块，啊！"

这老头子不明白呀：

"那一块多钱不能省，一省，驴回不来就麻烦啦！"

"哎，我这儿减价。"

"减价你多抓药不就完了吗！倒二八呀，你按十块钱的给抓呀！反正钱我不省啊，钱一省这驴回不来就麻烦啦！"

嗬，药铺掌柜的这个烦！心说："把他轰出去就上门，决不能进来第二个倒楣人哪！不抓不成啊，抓！"一想："抓什

么呀？他没有病我给他抓什么呀？”又一想："噢，老头子有病，他一肚子净是大粪，七十多啦，小神仙说什么他信什么，我给他打打！”

嗬，抓了一包：黑丑、白丑、红片、紫花、地丁、鸡爪黄连、泻叶，余外搁四个巴豆，一大包。

“拿走。”

他这儿捣乱不提呀，单提豆腐房内掌柜的。豆腐房的内掌柜的一看掌灯啦，老头儿没回来，门口儿等他！

“哪里去啦？还不回来！”

一瞧老头子提了包药回来！

“啊，怎么样老头子？”

“丢不了，小神仙说的，吃药就回来，煎药吧。”

“吃药干啥？”

“你不用管，驴不回来他赔五十块钱！”

他这儿吃着饭哪，老婆儿弄个小砂锅儿，在煤油灯底下打包儿，一打包儿哇把老婆儿吓着啦！因为什么？这老婆儿娘家呀，是安国县人，她们家里开药房，一瞧：泻叶、紫花、地丁、巴豆。

“哎呀，老头儿到年七十三岁，大肠搁不住哇，吃完了巴豆拉肚子，他拉呀！”你说不给他煎药哇，老头子又是这个脾气，回头打起来啦！煎药，没儿没女，老夫老妻，疼啊，“哎呀！”

背着老头儿，给煎了一半儿，搁了俩巴豆；那俩巴豆一包哇搁抽屉里，要一问就说全煎啦！顶十点多钟，老头儿吃完了饭，药也煎得了，一摸呀挺温和，一对口儿，一仰脖儿这碗药就下去啦，下去直扎嗓子。“嘿！”连鞋也没脱，躺炕上，头

冲里：

“老婆子啊，你给我盖上被，你可别睡啊，你把门啊推上，别扦着，你一宿看夜儿，天不亮驴就回来，明天咱也不作买卖，给先生传名去啊，我这儿睡啦！”

他那儿睡啦，给他盖上被窝。老婆儿哪，点盏煤油灯在旁边儿纳底子。十点躺下的，顶十一点钟，就听老头儿肚子里跟开火车似的，呼噜呼噜……

“搁不住，到年七十三啦！”

十二点、一点、两点，到两点半，四个多钟头，这老头子打炕上平着就蹦起来啦，差点儿掉地下，占便宜没脱鞋呀！

“不成，我去拉去。”

手纸也没拿呀，出门就往茅房跑！

到这地方咱得说说他这方向。他这门口儿是南北的这么一个小马路，他这两间门脸儿在路东，路西就是个小死胡同儿，茅房啊在北口儿外头，这老头儿出门往北跑，刚到小死胡同口儿就跑不了啦，再有两步就得来一裤子，一解裤腰带，“哗——”这泡稀屎呀！老头儿的耳朵直叫唤，眼前冒金花。两点半拉的，顶到三点啦，这泡屎拉净啦；冷啊，回家吧，站起来呀一提裤腰，不行，肚子疼，又来啦，又蹲那儿拉；拉到三点一刻起来啦，又蹲下啦；十分钟一起来，五分钟一蹲下，起来蹲下，起来蹲下，二十多回，拉到五点这泡屎没拉完！

巧哇，该着小神仙成名，他要不拉稀呀这驴丢啦，一拉稀，驴回来啦！那位说：“这话不对，这驴跟吃药拉稀挨不上啊！怎么这驴就回来啦？”该着哇。他这驴昨儿晚上啊没系好，溜了缰啦，夜里头一刮风啊，这风门子开了，驴跑出来了。它跑出来哪，直进街西这小死胡同儿里来了。这胡同有个

顶头门儿，就一家儿，是车厂子，有二十多辆胶皮，两口儿人。这两口子好耍钱，旧社会呀，净耍，两口子对着这么一耍，车份儿收进来胡吃海塞呀，家里不作饭净耍，输了他也亏，赢啦也是亏，再置车置不了，越来越少，这车也都卖没啦，现而今没有辙。没辙，两口子怎么活着？这样好哇，赌友儿多呀，弄个小局吧，晚上抽个头儿，两口子对付着吃饭。昨儿晚上打四圈儿牌呀，有一个人家里有事走啦，剩三家儿打不了哇，他得找人去，找人找不齐全，这三家儿也走啦！赶等这三家儿都走啦，车厂内掌柜的出来关门，把门往上一推，还没关严哪，外面跑进一个驴来。嗬，车厂内掌柜的把这驴耳朵这么一揪哇，拉着缰绳，把门这么一关，叫他爷儿们：

“嗨，嗨，嗨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”

一问怎么回事。

“哪儿来的驴呀？”

“豆腐房的，豆腐房的，小白驴儿。”

“这可活该呀，啊，这老两口子挺倔，赊块豆腐都不赊。拴后院儿，别告诉他啊，明儿给卖喽！”

拴后院儿啦。第二天哪跟口儿外头一个汤锅说好了，到这儿看了看，一看驴挺肥，十块钱讲定的，先给两块定钱，拉了去再给他八块钱。人家汤锅不拉，得让他们拉；他呀，没有后门儿，就这一个门儿，一出这门儿挺长的胡同儿，斜对着豆腐房，怕豆腐房这老两口子瞧见；就是豆腐房瞧不见也不成，这两口子人缘儿不好，豆腐房老两口子人缘儿好，让街坊谁瞧见这也是娄子，这得晚上啊才能往外拉，白天拉不出去。这还有困难：这驴呀饿了它叫唤，它一叫唤挺大嗓子，怕豆腐房老两口子听见要驴，再一打官司，还落个偷他；得买草料喂，一买

草料得打豆腐房门口儿走，又怕豆腐房老两口子疑心：

"没有牲口你买草料干嘛呀？"

你喂它得买去，不喂它它叫唤，没法子，喂了一个枕头，还有俩草帘子，对付着吧！整天哪老关着门，谁也不让进来，顶到后半夜四点啦，两口子一核计：

"成啊，这会儿街坊正睡得香哪，拉到汤锅去咱们就来钱，啊！"

爷儿们牵着驴，贼人胆虚，告诉内掌柜的：

"你先牵会儿，我出去瞧瞧，咱们俩人缘儿不好，回头有小孩儿瞧见，明儿说破了，这可是麻烦，日后丢什么东西都找咱啦！"

"不不，我出去，你牵着，你牵着我瞧瞧。"

男的牵着驴呀跟在女的后头，女的出了门口儿啦，他往外一迈步哇，这驴也迈腿儿，再一步就全出来啦，一瞧女的打外边儿跑回来啦！

"拉回去，拉回去！"

这爷儿们赶紧退回来啦，这女的把门一关，拿屁股一倚门。

"坏啦，坏啦！"

"怎么啦？"

"坏啦！豆腐房老头子知道啦，老头子在胡同口儿蹲着哪！"

"不能啊！"

"不能？他那儿蹲着哪吗！"

"驴也没叫，他怎么会知道了哪？绷绷劲儿，绷绷劲儿！"

心口直噗腾！

“这么的，我门口儿遛遛去，这老头儿啊他见我要骂街说闲话，那他知道啦，不说闲话那是误会，啊！”

说着，爷儿们出来啦。爷儿们出来，他要上他跟前儿去就瞧见他拉屎啦，可他不敢上跟前儿去，他贴着墙边儿遛；要白天他也瞧见他拉屎啦。一瞧老头儿站起来啦，又蹲下啦，站起来蹲下还不要紧，他说出话吓人哪！一站一蹲：

“嘿，小子，我让你拉，拉到天亮吧小子！”

“要命！天亮，天亮也拉不出去！”

老头儿说的是那泡屎，他误会到驴这儿来啦！赶紧进来。

“坏啦！他骂街哪，他骂街哪！拉到天亮也拉不出去呀！这不要命吗！咱们落个偷他的驴呀！”

“这邪行啊，你看着门，我再瞧瞧。”

女的出来，女的出来也不敢上跟前儿去呀，也是贴着墙儿遛哇，一瞧老头儿站起来啦，又说了句：

“完得了吗？小子！天亮叫巡警，告你兔崽子！”

他拉的受不了啦，等天亮啊他要告小神仙。女的跑回来啦！

“了不得啦，天亮他要告哪！”

爷儿们说：“这不倒楣吗这不是！”

“哎呀，给它轰出去吧，轰出去吧！”

“你说轰出去，这阵儿不能轰啊，他那儿蹲着怎么轰啊！反正他得回去，他一回去咱就把驴弄出去！我也不能白喂它一天哪，凭什么喂它一个枕头、俩草帘子？把刀磨快了……”

“干嘛……”

“拉块肉，炒着吃！”

“你这可不成，回头你一拉肉，它这么一踢，再踢死你，这不是麻烦吗！”

“反正我也不能便宜他呀，我跟他一点儿交情没有，凭什么喂它一个枕头哪！把笼头给解下来！”

“笼头咱们没有用。”

“没有用？铰碎了搪炉子，当麻刀，不能便宜他。揪着耳朵，把门关上，他多会儿进去，多会儿轰驴，把驴轰出去，跑哪儿咱不管。”

把笼头给解下来了，揪着驴耳朵，扒门缝儿瞧着，老头儿只要一进去，把驴轰出去就算完。

十一月不是夜长吗，这老头儿直拉到五点半钟，这泡屎才拉完，一掖中衣儿，腿也木啦，扶着窗台儿往屋里走，一迈步，门坎儿一绊，“呱唧”摔一大跟头，老婆子过来一搀哪，靠墙一站，再一瞧可就不是样儿啦，腮帮子也白啦，眼也掉坑儿啦，抬头纹也要开，直抖下巴颏儿！

“老婆子，不行啦，你把大棉袄穿上吧，办不了啦，你可想着告那小神仙！”

老婆子说：

“你看，到年七十三，搁不住，不让你吃药，你……”

驴进来啦！驴饿了一天，吃枕头不饱哇，那儿把它轰出来，驴在这儿呆了一年多，它认得呀，呱答呱答跑到这儿把脑袋一撞，当！一撞风门子，呱答呱答往驴圈那儿跑。老婆儿说：

“不让你吃药……哎，当家的，这药真灵啊，驴回来啦！”

老头子一听驴回来啦，嗬，这精神大啦，靠着墙：

“好先生，给先生传名！老婆子，别管我，把驴拴上。”

老婆儿过去拴驴，一摸，光出溜儿：

“哎，当家的，驴可回来啦，笼头没回来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笼头没回来。”

“不要紧，你把药给我煎上，吃二遍，吃完了我好门口儿蹲着去！”

他还要吃二煎哪！老婆子问：

“你还要命不要哇？你！这药我给你煎了一半儿你就拉成这样儿啦，你要再吃二煎，还活的了啊！”

老头子一听煎了一半儿，给老婆子一个嘴巴：叭！

“你这不是耽误事吗！叫你全煎上你不全煎上，你要全煎上，连笼头也丢不了哇！”

（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）

化 蜡 钎 儿

这是我们街坊的一档子事——凡是这个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的！那位说："你哪儿住哇？"这您别问，我就这么说，您就这么听，"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"。

这是前四十来年的事。我这家儿街坊是财主，富裕！站着房，躺着地，银行存多少多少款。姓什么呢？姓狠。百家姓没有这个姓啊！顶好，没有顶好，回头遇见有同姓的他听着别扭！姓狠。这家子老夫妻，跟前仨儿子，一个姑娘。这仨儿子哪，这是狠大、狠二、狠三啦！狠老头儿，狠老婆儿，狠老姑，这家子狠到一块儿啦！这仨儿子都娶了媳妇啦，老姑哪？出阁啦。老姑出阁的时候，正赶他们家那阵儿轰轰烈烈呀！聘这个老姑娘时节，净嫁妆就六十四抬，樟木箱子八个，手使的家伙就两堂。手使的家伙是什么呀？旧社会就讲究这个，茶瓶、茶碗、撢瓶、帽筒，直顶到一切一切的磁器，完全是官窑定烧的。还有一套锡器，锡器是什么呀？茶叶罐子啦。油灯啦，蜡钎子啦。油灯里头搁点儿蜜，洞房里头点这个，"蜜里调油"嘛！净锡器就四十多斤！讲究！完完全全都是真正倒口锡呀！什么叫倒口锡呀？您买锡家伙，您把它倒过来瞧，在底下有那么长方一个戳子，上有"点铜"俩字，那是倒口锡，您这么一

弹哪，当当……铜声儿。打聘姑娘之后哇，没有二年，老头儿死啦。老头儿一死呀，剩个老婆儿啦。这老婆儿从这儿起就受苦！说怎么受苦啦？无论男女做这个家长最难，家长要怎么着？要拿得起来呀！这位老太太呀，把权力撒手啦，她不当家，让她儿子当家。这个心也是好。可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谁是头儿哇？仨儿子全当家！这妯娌仨哪，不投缘。这个厨房的火呀，一年到头老生着。为什么？做饭做不完。大爷呀早晨想吃捞面；二爷呢要吃烙饼，不在一块儿吃；三爷呀要吃贴饽饽熬鱼；大奶奶呀要吃干饭；二奶奶要吃花卷儿；三奶奶要吃馄饨，这怎么弄这个！吃完了饭哪？吃完了饭坐屋里骂大街，有孩子骂孩子，没孩子骂猫，吵的街坊四邻不安哪，一宿一宿的吵。原先街坊给劝，后来连架都不劝啦。临完怎么样哪？过不到一块儿，分家。

这一分家呀，把亲友都请来了，这叫吃散伙面。这分家怎么分哪？一人分几处房子。这房子有值多值少的，少的怎么样哪？少的这个拿银行的钱往那儿补。剩下银行多少钱哪，分三份儿；屋里的家具分三份儿；直顶筷子，剩一根剁三节儿！煤球儿数一数数儿！分来分去剩一个大子儿，这一个大子儿归谁？归谁也不成！怎么办哪？买一个子儿崩豆儿分开，一人分几个，剩一个，剩一个扔大街上，谁也别要！连鸡、猫、狗都分，可就是这个——妈妈怎么办哪？吃哪房啊？不管，没想到那儿！分家呀，大爷住这个老宅子，二爷、三爷呀搬出来。都分完了，门口儿拴大车往外装东西。二爷、三爷不等亲友走，他们就走：

“众位亲友，我们先走您哪，我们得拾掇拾掇去，新安家呀！”

他们这位老姑娘啊，别瞧这是女的，年纪不大，三十挂点儿零，嗬，心里有算计啊！打来到这儿，好端端，别的什么话也没说，嘻嘻哈哈，等到这个时候才说话：

“二哥、三哥就这么走吗？”

“老妹子，你这儿坐着吧，我们不等吃晚饭啦，我们得安置安置。”

“别忙啊，这还有没分完的你们就走吗？”

哥儿仨都楞啦，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没分完：

“哎哟，想不到啦，老妹子帮忙吧，你提个醒儿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这还有个妈呀！这妈是怎么分哪？你们是把她勒死分三份儿是怎么的？是活着剁呀？”

“那谁敢哪！”

亲友们都在这儿，听这话有劲！老太太养活闺女没白养活，好！这哥儿仨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大爷领头儿：

“对，对，老妹妹这话对。勒死谁敢哪！咱这家呀，应当分四份儿，有妈妈一份儿养老金。可是妈妈有百年之后，剩多剩少不是还得由我们哥儿仨再分吗？那不费事了吗？今天一分就分完啦，省得费二回事。这个哪……妈妈怎么活着……这个有办法。一个月三十天哪，妈妈轮流住：今天不初一吗？妈妈就在这儿；到十一呀二爷接，到二爷那儿去；二十一呀三爷接；到初一呀我再接回来。要送哪，逢十的日子晚上送。要送全送，要接全接。这怎么样？”

亲友们一听，这个成啦！

“就这么办吧！”

大家各回各家。

头一天什么事没有，头天老太太晌午吃的散伙面，晚上吃的折罗。第二天早晨哪，老太太得吃大爷的饭啦！得，老太太从这儿就受罪！

您瞧那意思可真好，老太太起来坐在那儿，儿媳妇——大奶奶给倒碗茶，儿子在旁边儿一站。

“小子你坐下！”

“我不用坐下，我不用坐下，可是您疼我呀，跟您一块儿坐着，亲友进来一瞧不老好看的。不说我不恭敬啊，哈哈，说您没有家规！……我有点儿事情啊跟您商量，您今天要喜欢呢我就说，您要不喜欢呢，过两天说也成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什么事呀？你说。”

“您喜欢吗？”

“我有什么不喜欢的，说吧！”

“是，您让我说我就说。嗯——您愿意我露脸哪，您愿意我要饭哪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这什么话呀？十个手指头咬哪个都疼啊！露脸你们全露脸哪，我干什么愿意你要饭？”

“是，是，您疼我呀我知道。您也愿意我露脸，我也愿意我露脸，无奈一节呀，这个脸不好露。在一块儿过呀，不洒汤不漏水，他们哥儿俩都比我有能耐。那么分了家了哪，我就这点死水儿，他们都有事由，就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。怎么着哪？就得口里省肚里攒，牙齿往下刮，吃点儿不好的！为什么跟您说这话？您难受哇！一个月您在这儿才住十天，这十天之内呀，您想吃什么给您做，给您做呀可就够您一人儿吃的，您可别给孩子他们分。我们吃半顿呀您也别管，我们喝粥哪，抗一顿呀，您也别难受。给您做。您想吃什么呀回头您吩咐话。”

老太太说："这个不象话，不对不对，不对！干嘛给我单做呀？你打明儿过好了还好，你有亏空了——让妈妈把你吃穷了，我可不落那个。我吃也吃不了多少，我随随便便，一个月住十天哪，你做什么我吃什么，我最爱吃棒子面。"

"是，是。您最爱吃棒子面哪，就做您最爱吃的，您喜欢吃什么就给您做什么。大奶奶，做饭去！"

缺大德啦！他把这句话打老婆儿嘴里挤出来，大奶奶做饭去啦——棒子面儿！你蒸点儿窝头也好哇，窝头还软和，她贴饽饽！特意地多搁柴火，这嘎巴呀有一半儿。贴出来这么大个儿，连咸菜都没有！这老太太呀没有对口牙，她咬不动这嘎巴呀，只可把这嘎巴揭下来，啃那半儿软和的。吃了三分之一，这半拉贴饽饽就吃不下去啦！馋？不是。人一到五十往外呀，差不多有这现象：非肉不饱。嘴里咽不下去啦，肚子又饿，怎么着哪？就算饱啦！把这饽饽搁这儿啦。心想："没饱哇，没饱不要紧哪，等晚上吧，晚饭她不得做点儿面汤吗！拿面汤泡饽饽也能吃呀！"想错啦，晚上不用做饭啦，有饽饽哪！凉了，凉了给老太太烤烤哇！这一烤不更吃不动了吗？

他们这一家子可也吃，弄块窝窝头哇，在老太太跟前儿呀举着，好歹咬两口就搁笸箩里，不吃啦，饱啦！大爷呀带着俩孩子出去玩儿去啦，应名儿玩去，在外头不管哪个饭馆儿随便吃点儿嘛，吃完再回来！大奶奶哪？抱着小的带着姑娘上街坊家串门儿去啦，斗十胡去啦！饿了哪？掏出钱来让她们姑娘去买呀！大饼、酱肉啊在那儿吃，吃完了再回来！合着这饽饽就给这老婆儿留着！打初二就吃起，直吃到初六，瞧了瞧这锅饽饽还有多一半儿！老太太这么一想："瞧这意思到初十完不了哇！上二爷那儿去吧！"上二爷那儿去啦。临出门，儿子、儿

媳妇都没问问上哪儿去，老太太也没提。

老太太进了二爷的门儿，一进门儿，您瞧她那二儿子：

“妈，来啦！不是到十一你才来哪吗？怎么今儿就来啦？是在我这儿住半个月怎么的？为什么那天不把它说明白了哇？”

老太太坐在那儿直喘：

“哎！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，吃了五天还没吃了，我肚子饿，吃不下去！”

“就这么着吗？就这么着吗？他倒有贴饽饽呀，我们连贴饽饽都没有！您来这儿反正我们得给您吃呀，能让您饿着吗！贴饽饽挺好您不吃，我们想吃还弄不着哪！哎，给您做点儿软和的吧，给您熬粥。”

买棒子面呀熬了一锅粥。这倒好，省牙啦！那儿吃完贴饽饽，这儿拿粥一溜缝儿！半斤棒子面熬了一大锅，老太太喝了两天，一瞧，还有半锅哪！饿得眼前发黑，上三的那儿去吧！

一进三的门儿，她那三儿子：

“嗬，我说你怎么还不死呀！你死啦不就完了吗！你死了弄个大褂儿一穿不就得了吗！你这不是吃累人吗这不是！到二十一才是我的份儿，今儿才几儿呀？今儿还不到初十哪！这不是赶罗人吗这不是！”

老太太说：“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吃了五天；二哥那儿熬粥，喝了两天还有一半儿，我肚子空啊，不饱！”

“就这么的嘛！他们有钱，他们不给你花，他们都兜起来啦，良心哪！你别瞧我分家的时候儿分钱分产业，都还了账啦！短人家不还成吗？人家起诉！这房啊都使了钱啦，典三卖四！打昨儿我们就没揭锅！您来啦，我们能让您饿着吗？我们要饭不也得给您吃吗？妈妈嘛！我是没钱，哎，三奶奶有钱

吗？”

“我哪儿有钱哪？我没有钱！”

“问问，哪个孩子身上有钱？”

问了半天，那大孩子腰里还有一个子儿。

“一个铜子儿买什么？得啦，给奶奶买一个子儿崩豆儿！”

好哇！吃完了贴饽饽，弄点儿粥一溜缝儿，再弄几个崩豆儿一磨牙！一天吃了仨，顶晚上睡觉哇，嘴里多含了一个，睡着了差点儿噎死！老太太这么一想：“就剩一个道儿，还有一个老姑，要再不成啊，干脆跳河，没有别的法子！”

出三爷门儿上老姑那儿去，走是走不了啊——没有劲啦！雇车腰里没钱。坐车到老姑门口儿下不了车，告诉拉车的叫门，叫她们小孩儿的小名儿，告诉姥姥来啦！拉车的一叫门，老姑出来啦。一瞧妈妈这个相儿，抬头纹也开啦，耳朵梢儿也干啦，下巴颏儿也抖啦，七窍也塌啦，要死！瞧见老姑娘啊就要哭！这位姑奶奶够明白的，一边儿给老太太擦眼泪呀，一边儿掏钱。

“别哭哇，别哭哇，让人笑话，屋里说去。”

连拉车的帮着，把老太太搀进来，往那儿一坐，拉车的走啦，老太太还要说，叫闺女把嘴给捂住了：

“您别说啦，让人家街坊听见多笑话呀！您的心理我全知道，您这仨儿子、仨儿媳妇怎么档子事我全知道。胆儿小的不敢让您进来，怕您死在这儿。您没有病，什么病也没有，素常体格儿也很好，就是饿的！来到我这儿想吃什么给您做什么这不行，饿肚子饿肠子，这一顿多吃一口就撑死！您回头撑死，我那仨哥哥来啦准得讹我！我先对付您两天再说吧！”

头天哪，给老太太冲点儿藕粉哪，来点儿茶汤面啊！第二天哪，做点片儿汤啊，甩个果儿啊！第三天煮点儿挂面哪，包个小饺子啊！过了一个礼拜熬鱼啊，过俩礼拜炖肉哇！二十多天哪，把老太太给恢复原状，精神百倍。这阵儿老太太哪儿也不想去啦，就想在老姑娘这儿呆下去啦！

这天她们姑爷有事出去啦，孩子也都睡着啦，夜里头娘儿俩坐一块儿说闲话儿，老姑娘说：

"我有一档子事跟您提提呀，您可别难过。世界上养儿得济，养女也得济，丈母娘吃姑爷呀，这有的是，不算新鲜；可得分怎么回事：没有儿子成啊，没有儿子能饿死吗？就得吃姑爷；有儿子呀，没有办法也可以；您不价，您这仨儿子都有事，都挣钱哪！那还不算，都站着房躺着地，银行里一个人都存一万多呀！您在我这儿这么一住，可是我们两口子感情没有说的，夫妻之间啊，没有盆儿碗儿不磕不碰的，往后抬杠拌嘴哪，您姑爷拿这话一刻薄我，这一句话我一辈子翻不过身儿来！我这儿呀有一个戏法儿，这戏法儿呀是我变的，您给拿一块注单，只要这注单不打开，打这儿说起呀，儿子、儿媳妇超过二十四孝，大孝格天！孙男弟女呀，在您身边儿团团乱转，净是顺气的事。可这注单别打，一打注单戏法儿露啦，儿子、儿媳妇拿您不当人，孙男弟女甩着您，没人养活您，那怨您把戏法儿变露啦！"

这阵儿这老太太呀，闺女说什么是什么。怎么个戏法儿哪？如此如彼这么这么档子事。那位说："怎么一档子事呀？"就回头我说这档子事。老太太说：

"行吗？"

"行！"

“好，咱就那么办！闺女，依着你！”

就手儿一齐动手。

白天买了五十斤劈柴，到厨房先把大灶点上。娘儿俩呀，先把屋里所有的锡器家伙——就是出门子时候陪送的那四十多斤锡器家伙，完全提到厨房去。锅烧热了，往里那么一搁就化了。化了之后，姑奶奶就拿火筷子在地下锄了些个坑——长的圆的都有，拿铁勺儿舀锡器汁儿往里倒，凉了拔出来，再往里倒。半宿的工夫化得了，长的圆的都有，拿簸箕一撮，撮到炕上。白天哪买了一丈多白布，用这块白布，娘儿俩一齐动手，给老太太做了这么一条褡子，裁了斜着一缝，有这么宽，把锡饼子、锡条哇弄进一块去，把它扒拉到边儿上，四外一衲，再挨着来一块，一块一块，这么一排一排的，都缝好。缝得了之后，把老太太上身儿衣裳脱了，把这条褡子往腰里给她这么一围，围上之后，系麻花扣儿，系上还不成，怕他们解呀！又拿针线哪都给缝上。往下出溜怎么办哪？又来两根细带子，十字披红这么一缝，把带子头儿完完全全给衲上，再把衣裳穿好了，这工夫儿天也就亮了。给老太太打点儿浆子买点儿果子，吃完了，给老太太带十块钱——现洋。一块钱哪，那会儿换成毛票儿、铜子儿，往兜儿里这么一带：

“您就这么这么办啊，上您大儿子那儿去，车钱没给，到门口儿您给车钱。”

把老太太搀到车上，老太太上大儿子那儿去啦！

那阵儿还不是三轮儿哪，是人力车。到大儿子门口儿，正赶上大儿媳妇在那儿买鱼哪。一瞧婆婆来啦，没理。老太太一掏钱哪，嘀，拿手指头这么一顶啊，掉地下两块现洋。当啷一声，一响，这拉车的捡起来：

“喃，老太太，您钱掉啦，给您。”

“哎，好好，劳驾劳驾！哎，哪行都有好人，我没瞧见，别人可就昧起来啦！得啦，谢谢你，啊——三十子儿雇的，给两毛钱不用找啦！”

两毛！那阵儿一毛钱换五十多子儿哪！

儿媳妇这么一瞧，“喃，这老婆儿开通啊！打腰里一掏钱哗楞哗楞直掉现洋！三十子儿雇的车，两毛钱甭找啦？这……”拉车的才要搀老太太，儿媳妇赶紧过来啦！

“我搀我搀，老太太您哪儿去啦？我正要接您去哪！我搀您哪！”

搀！搀可是搀，这手抱着孩子，那只手往老太太腰那儿摸去。那位说：“儿媳妇怎么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哪？”您听啊：这老太太一下车呀，一边儿走，一边儿拿这手往上掂。那位说：“干嘛还掂？”四十多斤哪，那玩艺儿它沉哪！大奶奶瞧见啦！心说：“嗯，腰里有东西。”这手抱着孩子，这手一摸呀，硬帮帮硌手。

“大爷！老太太来啦！”

这大爷呀，打他爸爸死之后没听过这句，穿着袜底儿就蹦出来啦！

“啊，妈！您哪儿去啦？我正要接您去哪，哈！”

大奶奶说：“你搀着，你搀着！”

“哎！”

大爷手往胳肢窝那儿插，大奶奶一撤身儿，冲大爷一递眼神儿，朝老太太腰那儿努嘴儿，大爷也就明白啦！搀到屋里：

“您坐下，您坐下。”给老太太倒碗茶。“您那儿去啦？正要接您哪！”

“接我干嘛呀！我不自己个儿来啦嘛！我的家嘛我不来！孩子，我告诉你呀，世界之上无论男女得有心，没有心可就坏啦！就说我吧，这点儿心哪我算用到啦！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呀，我呀留点心眼儿。这点儿东西哪，在你老妹妹那儿搁着，我给带来啦！为什么哪？我告诉你，孩子，你可别瞧你给我棒子面儿吃，吃棒子面儿没法子，那是你没能耐挣，那没有办法呀，棒子面儿倒管饱哇！我上你二兄弟那儿去，他给我熬粥！事由儿不好也得算着，熬粥，它也是粮食呀！老三那儿给我崩豆儿吃，想把我噎死，象话吗？得啦，我谁也不吃累。我把这点儿东西带来呀，谁待我好我找谁，我找你来了！你可听明白了，我可不吃你，你把呀——哪间房都成，你给我腾出来住。我住可是住，我给房钱，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！雇个老妈子服侍我，做点儿吃的够我们俩吃的就成。孩子愿意上我那屋里吃去，我可不往外推，不上我那儿去我可不找，反正这点儿东西呀够我花的。临死哪，剩多剩少，把眼一闭就完啦！给我腾房吧！找老妈子吧！”

这大儿子在旁边儿呀，乒乓左右开弓给自个儿来四个嘴巴：

“妈，妈，您别说啦，您别说啦！幸亏没有亲友，要有亲友听见，人家拿我当人吗！我是人吗我是？您不如给我两刀哪！我不好，招您生气啦！我跪着您打我一顿出出气！别说这个呀，您住房给钱，这象话吗？这房是您的，连我们骨头肉儿都是妈妈的！老妈子伺候，老妈子伺候有儿媳妇伺候的好吗？爱吃棒子面儿是您说的，我们哪儿知道您说反话呀！您不爱吃棒子面儿您说话呀，这哪儿的事！哎，给老太太炖肉！”

嗬！炖肉啦！立刻就炖肉！得啦，老太太这么一吃！吃完

了，领老太太到外头听戏去啦，买包厢！听完了戏回来，在外边饭馆儿吃的晚饭，吃完晚饭回来太阳还老高哪，这儿把炕铺得了！

“老太太，您，您睡觉吧，您睡觉吧！”

“干嘛这么早睡觉哇？”

“您早早儿睡，养神吧，早点儿睡养神吧！啊，早早儿睡早早儿起呀！”

把老太太搀在炕边儿啦，儿子过来就接拐棍儿。老太太往炕边儿一坐，儿媳妇过来就解扣儿，要帮着脱衣裳。

“唷！”老太太站起来啦，一拿拐棍儿：“哎，儿媳妇，这可不成啊，你别动我衣裳！我知道，你是好心，你是服侍我，孝顺！衣裳我可不能脱。非脱不成；我可叫警察！一动我衣裳我就走！我告诉你们俩人，这点儿东西是我的命根子，谁动也不成！啊，反正够我后半辈儿花的，临死我就不管啦！啊，动我衣裳，不雇车我也得走！”

大爷说：“得啦，您不用着急，妈妈不愿脱衣裳啊，比脱了衣裳睡更好，省得冻着，得了！”

这一宿哇，这两口子给老太太盖七回被！那位说：“干嘛？”不是盖，是揭开。灯关啦，大爷拿手电棒儿：

“老太太，别踹了被窝冻着！掖掖，掖掖。”

这儿掖，这儿把被窝掀开用手电棒儿照着，摸老太太腰上，摸了半天，研究了半天，把被盖好，溜秋秋儿回屋里，两口子开会：

“长的那个，那是五十两的金条，短的那是十两的；圆的那是锭子，方的是方槽儿。瞧这意思呀，黄的多，白的少！……别让老太太生气呀，老太太要一走，咱们俩可玩儿命！把

孩子叫醒了嘱咐嘱咐，小的不用叫，小的他懂什么呀，把俩大的叫起来，叫，叫！”

孩子他不醒啊！十五六岁的孩子他跑一天啦！

“他不醒，明儿一淘气，要把老太太气跑了，这怎么弄？抓脚心，抓脚心！”

一抓脚心，孩子醒啦！孩子才醒，他可不冲盹儿吗！

“这不要命吗！他不醒！”

出去舀碗凉水，含一口，朝着孩子：“瀑——”

“明白过来了没有？”

“明白啦！”

“不明白往头里转个弯儿过过风儿再进来！”

“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怎么回事呀！告诉你们俩人，你们俩，不算这个小儿的，打明儿说，在奶奶跟前，奶奶喜欢，在那儿玩儿；奶奶不喜欢，赶紧带他们走。你奶奶爱听什么说什么，不爱听什么，别说。打明儿起你们谁要招奶奶生气，奶奶要是一走，不上这儿来啦，你可估摸着，把你们小猴儿崽子撕把撕把喂鹰！”

“知道啦，明白啦！”

头天夜里把孩子嘱咐好啦，第二天哪，老太太这两顿饭，点什么给做什么。

才住了四天，也不怎么这消息传到二的耳朵里去啦！二儿子来啦，坐在老太太对面儿哭，老太太说：

“你跟谁怄气？”

“我跟谁怄气呀！谁跟我怄气呀！我也不去欺负人，人也不欺负我，外头谈论都骂我，一样的儿子，您老在我哥哥这儿住着，不到我那儿去，那象话吗那个，您让我在外边儿怎么交

朋友？”

把妈妈抢走啦！抢了三天去，大爷又往回抢，到那儿没啦，一问哪儿去啦？叫三爷那儿抢去啦！又往回抢。

剪断截说吧！这三家儿呀——说一家儿就代表那两家儿啦——全是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吃完了听戏呀，看电影儿呀，老早就睡觉，叫老太太脱衣裳，不脱……全是这一手儿；哪儿也乱抢。整整齐齐抢了有二年半，这哥儿仨呀，凑在一块儿开了个小会儿，大爷说：

“咱们别抢啦，这么一抢不是让亲友瞧着笑话吗！不就为腰里那点儿东西吗！打这儿哪，咱们别让她生气，老太太爱什么咱们来什么，尽孝！临完老太太百年之后，咱们三一三十一就得啦。谁要把老太太气着，老太太说了话啦，说这东西没有谁的，那往后可……可别红眼！老太太只要一有这话，说不给谁谁就完！”

这哥儿俩同意。此后老太太到哪儿哪儿更孝顺啦，连哥儿仨带仨儿媳妇！孝顺可是孝顺，就一个心气儿，什么心气儿哪？盼这老太太早点儿死！一死，一分就完啦！

这老太太不但不死啊，倒结实了。老太太怎么七十多岁倒结实啦？这里头有原因哪！头一个，七十多岁的人顺气儿，儿子、儿媳妇孝顺，孙男弟女全都围着团团乱转，心里头她痛快！第二一个哪，想吃什么呀，来啦，当时这就吃到，养料丰富，这是结实的第二个原因；第三哪，四十多斤锡饼子老在身上挂着，日久天长那也是功夫哪！

究竟怎么样哪？“老见春寒秋后暖”，上年纪人过七十啦，处处得讲究卫生，处处得留神。这天晚上老太太吃东西吃的不消化，又喝了两口“捂秃水”，夜里就跑了三趟茅房。老

太太心里明白："上年纪人跑三趟茅房搁不住啊！回头一躺下，这点儿东西顾不过来，叫儿子、儿媳妇给弄下来，一瞧是锡饼子，死在街上没人管！"这老太太跟她们姑娘定规好了的，老姑娘二年多顶三年没上这儿来，老太太柱着拐棍儿一早儿就出去啦，打腰里掏出块现洋来，求街坊小孩儿：

"上哪儿哪儿，门牌多少号，把老姑接来。"

不到十点老姑娘就来啦。到这儿一看，大爷呀同着一位西医正进门儿，二爷三爷也正往外送医生哪，两位。怎么回事呀？两位中医呀！二爷三爷一人请一位，相关着给开的方子，大爷带着西医进来，看完了也开了方儿，走啦。大夫走了之后，二爷就问：

"老妹妹在这儿，咱们按中医这方子抓药哇，是拿西医这方子抓药？我去抓药去！"

大爷说："别，别！这不是老妹妹在这儿正好，老妹妹不来还得把老妹妹接来哪！有件事情咱们哥儿仨核计核计：你们哥儿俩哪，无论如何得帮我的忙。咱们四个人哪，脚蹬肩膀儿来的，可是咱们仨人分了家，不管怎么说，一父之子一母所生，我哪，是长子，头一样儿哪，你们别让我落骂名，我那儿是老宅子，咱们家多少辈儿在那儿住着；第二一个我是长子长门，老太太呀可是病到谁家也是一样，那么要有百年之后哪，要老在别处呆着，我这骂名落得起吗？你们哥儿仨帮我个忙，我赶紧叫辆汽车，把妈妈背上汽车。你们哥儿仨哪，她们妯娌俩，愿意上我那儿去全去，不愿意往我那儿去呀，哪天去都成。"

这二爷呀坐在那椅子上，嗬！稳当！理着小胡子：

"大爷，您这话太光明啦，太磊落啦！可有一样儿，哈哈，不行！变戏法儿的别瞒打锣的！告诉您实话吧，吃下去顺

溜，再吐出来不成！妈妈病在我这儿，那是我运气好，凭天转，转到我这儿啦，打算接走那是不行！”

三爷也抢。老妹妹答茬儿：

“咳咳，你们这让街坊听见象话吗！不笑话吗？我说，我说。”

“啊，老妹妹说。”

“你们不就为老太太腰里这点儿东西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不能什么呀！我不瞒着，告诉你们实话，老太太腰里那点儿东西，原本在我那儿搁着，是跟着我那嫁妆过去的。”

对呀，实话，锡家伙可不跟着嫁妆去的吗！

“在我那儿搁着，那一回老太太非带走不成。我要不让老太太带，是我贪图是怎么着！我不落那个！让老太太带着上你们这儿来呀，你们哥儿仨谁也别争，谁也别抢。老太太上年纪啦，来回一折腾，这口气老太太受不了，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。二哥呀给找个箱子，把空箱子拿过来，咱们都检查检查，看箱子有毛病没有。没有毛病，咱们大家伙儿看着把老太太腰里这点儿东西解下来，解下来搁箱子里头锁上。锁上可锁上，钥匙我拿着。你们要不放心，你们哥儿仨每人再贴道封条。老太太要是好了哪，咱们再给老太太系到腰里（还留后口儿哪）！老太太要百年之后哪，这点儿东西呀，听我的吩咐。按规矩说，儿分产女有份，得有我一份。可我决不占一分一厘，娘家东西我不要。那么怎么办哪？这主权可在我这儿。老太太百年之后哇，我瞧你们哥儿仨谁对老的好，谁孝顺，这东西就归谁；要跟老的一不孝顺，一分一厘也没有他的！”

这哥儿仨伸大指：

“对！对！女英雄！比不了，比不了！咱们就这么办。”

找箱子，把箱子都看完了，姑奶奶给老太太脱衣裳。这仨人足这么一忙活，拿小刀、剪子，“嘁哧咔嚓”剪开上头的带子，解开了也没让大伙儿瞧，“呱嗒”就扔箱子里啦！盖上盖儿，锁上锁，带起钥匙，这哥儿仨每人贴上条封帖。接茬儿给老太太治病。

怎么样哪？四十来天，这老太太奔了西方正路！嗬！这老太太这么一死呀，这大儿子孝顺！大儿子给老太太买的棺材，这棺材是八仙板金丝楠，五寸多厚！铺金盖银，陀罗经被，身底下压七个大金钱，七颗珠子——都这么大；要凭他们家底儿不趁哪！家里没有现款哪！钱打哪儿来的哪？把房子卖啦！卖房啊发送妈妈，够孝顺的。这二爷哪，不能再买棺材啦，让大爷占去啦，能再买口棺材比着吗！搭棚。在二爷家里嘛，起脊大棚，过街牌楼，钟鼓二楼，一殿一卷，门口儿一个大明镜，立个大牌楼，这牌楼上写仨大字：“当大事”。讲经哪，打北京来的僧、道、番、尼四棚经，搁七七四十九天。二爷钱也早就花没啦，也是卖房啊！这三的怎么办哪？这三的房早就卖啦，借加一钱，给老太太讲杠，六十四人杠换三班儿，执事拉开走半趟街，金山、银山、烧活，嗬！借印子钱发送妈妈，您就说多孝吧！

不孝能卖房给妈妈买棺材吗？不孝能卖房给妈妈念经吗？不孝能借加一钱给妈妈讲杠吗？孝顺。孝顺可孝顺，就一样儿特别——这么大的白棚啊没人哭。除去呀，烧纸的时候儿他们姑娘哭两声，剩下没人哭。街坊家都纳闷儿：这家儿怎么回事？隔辈人——孙子孙女儿不哭是小孩儿不懂，儿媳妇不哭，究竟是抬来的，她跟婆婆不一个心，这儿子横是她养的，他怎么不哭

啊？一个眼泪不掉！不但不掉哇，出来进去，您瞧她那仨儿子穿着一身重孝，谈笑自若，就是胡子茬儿长点儿；走道儿腆胸叠肚，嘴里头嘟嘟囔囔、哼哼唧唧唱小曲儿；细这么一听，唱什么哪？《马寡妇开店》！这街坊啊可就有问的，要问这哥儿仨、妯娌仨，就得问六回，咱问一回就表示全问啦！好比问二爷吧：

"二爷，这棚事办的露脸哪！"

一提露脸，二爷打心里痛快：

"哈哈，老家儿死了，提不到露脸，罪孽深重！"

"好，听说您不老富裕的，把房子出手啦给妈妈念经，真够孝顺的！"

"那应该应份，房子不算嘛儿，外来之物。再一说是祖产，凭着祖产过日子没有志气，给老的花，正当。"

"孝，孝！我可有句话，这嘴可太直。哈，哈，您原谅！"

"什么事？"

"怎么您不哭哇？"

这一说不哭，当时掉脸：

"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，说这话象话吗！哭管什么！谁没有死！我妈妈今年七十四啦，这不叫老喜丧吗！我们哭，哭成，我哭死，让我妈活了——不是哭死我妈也活不了吗？老喜丧啊，人早晚有个死呀！"

"你怎么乐哪？"

"我怎么不乐呀！不乐象话吗！喜事呀，喜丧嘛我不乐！它没有那规矩，有那规矩我们还唱戏哪！您别说这个，您也有老的，他死了也按我们这么办那就对啦！"

把街坊啊，顶撞得一楞一楞的。谁一问哪，就是老喜丧。

哥儿仨、妯娌仨一样儿毛病，直到摔盆儿都没哭，入土为安都没哭！

到坟地那儿埋完了，哥儿仨、妯娌仨把孝袍子、孝帽子一脱：

“老妹妹，老妹妹，上车吧，上车吧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！”

嗬！他们这位老妹妹稳当，坐在坟地那儿：

“回家？回我们家啦！好几个月，我也够受的啦！”

“不价，你先回去一趟，先上我们那儿去一趟。去趟啊有点儿事，回头办理完了你再回去歇着，过两天给你道谢！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不就是为箱子里那点儿事吗！你们先回去一趟，瞧瞧那封帖扯了没有？”

“我们出来瞧了，封帖没动，封帖没动。”

“封帖没动我就不负责啦！这么着，把钥匙给你们。想当初哇我有一句话，虽说是儿分产女有份儿，我绝对不要那个，我有主权，这东西哪，你们哥儿仨谁对老的最孝顺归谁。到现在一看，你们哥儿仨对老的全孝顺，卖房子发送老的。借加一钱发送老的，都孝顺，我能够向着谁？这么的，你们哥儿仨呀三一三十一，把它分了，别给我打份儿，分厘毫丝我也不沾。不是封帖没动吗？我没有责任。钥匙交给你们，哥儿三个分这个别打起来就得！”

“对！对！老妹妹，女中英雄，比不了，比不了！过两天给你道谢！哈！”

这哥儿仨回来啦，回来两眼发直！妯娌仨过来呀搬过箱子一瞧：

“封帖没动啊，没人家的责任。”

扯封帖，开开，抱出来呀往炕上一搁，妯娌仨拿刀子拿剪

子“嘁哧咔嚓”剪开了往炕上一倒，唏哩哗啦……。这大爷一瞧，站在这儿直嘬牙花子：

“哎呀——黄的没有，行，白的也能打点儿饥荒。我我我……我说这是银子吗！”

那三爷机灵：

“大哥，没错儿没错儿，银子咬不动。”

一听咬不动，哥儿仨、妯娌仨一人拿一块，往嘴里一咬，一瞧四个牙印儿！

“锡饼子！哎哟，妈呀，这可缺德啦！这谁出的主意呀？这不害人吗！妈呀！活不了啦……”

哭上没完啦！

街坊们纳闷儿呀！街坊说：

“这家什么毛病啊？妈妈咽气没哭，入殓没哭，摔老盆儿没哭，怎么完了事哭起来没完啦？过去劝劝。”

过来一劝。

“哟……要了命啦……您别劝……活不了啦……妈妈死了死了吧，这怎么活呀……”

“不是老喜丧吗？”

“老喜丧，这账没法儿还哪……”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娃娃哥哥

这两天天儿热，怎么回事呀？气候哇！您要问我怎么回事，我也摸不清，反正啊热，每年到伏天啊它就热，也没有什么很出奇的。在我小时候，倒退五十来年儿，那年夏天这个热呀！是木头的不能坐，不能挨，一摸就烫的慌！老年间铺眼儿挂的幌子是锡的，太阳地儿挂着，能给晒得往下掉锡珠儿！要是上哪儿去办点什么事呀，得晚上去，白天没人敢走，白天打太阳地儿一过，“刺拉”一下子，头发都烧光了，能烧得一根头发没有，亮光亮光的，这是热。要到冷的时候，冷的时候真冷啊！上年纪人留胡子，出门儿的时候还挺好，回来冻冰啦！赶紧拿热水烫。耳朵冻木啦，一扒啦就掉。吐口唾沫掉地下摔两瓣儿——冻成冰啦！街上见熟人不敢拉手儿，“上哪啊？”一拉手儿，坏啦！两只手冻一块儿啦！怎么办？过年开春儿化了冻再松手！受的了吗？从这儿留了古语啦：“某人跟某人他俩掰不开的交情”，掰不开啦嘛！那怎么办哪？上茶楼哇上澡堂子弄壶热水呀往上浇！要不怎么叫“交（浇）朋友”哪！那位说：“有这么档子事？”这是我瞎聊！

说这个年月呀跟原先不一样。比如说：这两天儿没下雨，没下雨它到时候就下，听气象台报告。原先怎么样？求雨，迷

信哪！求雨管什么？任嘛事不管。嗬！满市贴条，您瞧："普天甘霖"、"普降甘霖"、"天降大雨"……贴了两万多条儿究竟怎么样？也没下！以先的事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什么事都找真理，原先哪，原先净讲迷信，其实有些明白人也知道是假的，假的不是，可胡涂人还是信。您拿月蚀、日蚀说吧，日蚀、月蚀呀如今报纸上早就宣布啦，天文台报告，到多咱月蚀，准的！到多咱日蚀，准的！在我小时候可不这样，您不信哪，您跟六十来岁的人打听打听，要一到月蚀呀，哈！晚上是庙全敲钟，有钟敲钟，有磬敲磬，咚咚咚乱响，男女老少都跪在当院，敲洗脸盆，敲铁锅，敲钱板儿的："叭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叭"，多咱月亮出来啦算完！现在有月蚀的时候，您看有敲钱板儿、敲铜盆的吗？没有。那时候儿说什么哪？说这是天狗哇把月亮给吃啦！这天狗也不知多大个儿！哪儿有那么大的狗哇！迷信。

说迷信，咱们天津就有一宗迷信事儿，从解放后大伙儿觉悟一提高，给铲除啦！什么哪？您听我说。

从前天津人说话里头有个大迷信，全中国都没有，就天津有。

解放以后，现如今见姓甚么的就称呼这人什么同志："张同志，李同志"，不知道姓的就称呼同志："同志，同志"。解放以前哪，天津跟别处不一样，以先天津人见了面儿不称呼同志，称呼什么？称呼"二爷"！这"二爷"是迷信。不管行二不行二，姓什么搭上什么姓，不搭上姓就叫"二爷"，这位准不反对，"爷爷爷爷……"您叫他一个"二爷"，他还您一连串儿的"爷"，打心里爱听这"二爷"俩字。那位说："这不对，这不是迷信；叫'二爷'这是恭敬人，'敬人者人恒敬之'，

你恭敬人，人就恭敬你呀！”不对，您不信，挪个地方就不成啦！离这儿二百四十里——北京，不管谁，您要称呼他“二爷”，他行二成，要不行二呢？不行二当时就翻脸：

“啊，你怎么瞧出我是行二？胡说八道的，我是大爷！”

这位不明白：

“我称呼你是好话，怎么翻脸啊？”

这“二爷”呀到天津是恭敬人，到北京就不是好话。怎么哪？报告您哪：在旧社会时候，这“二爷”是跟班儿的——底下人，伺候人的那个才叫“二爷”。到北京得称呼“大爷”。

到天津二爷怎么是好话哪？到天津“二爷”就是大爷。天津是从二爷、三爷往下数，没有“大爷”。“大爷”哪？“大爷”是“娃娃哥哥”。“娃娃哥哥”就是泥人儿呀！就是“拴”的“娃娃”呀！那位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拴娃娃哪儿都有哇，旧社会的迷信，哪儿都有拴娃娃的！”是啊，哪儿都有拴娃娃的，可哪儿也没有咱们天津厉害，天津对于这个特别盛行，差不多家家都有“娃娃哥哥”。这是怎么回事哪？这是娘娘宫老道给造的魔！这说的是解放前多少年的事，现在不行啦！现在娘娘宫的老道都卖药糖去啦！原先“娃娃哥哥”可给他们挣了钱啦，旧社会的时候，这是老道来钱的道儿啊！怎么哪？一块现洋啊合三百铜子儿，“娃娃哥哥”都是泥的，拿模子一扣就一个，老道花一块现洋能买三四百个，合着一个子儿一个，买来就扔在娘娘脊梁后头，等着。等什么哪？等烧香的，初一、十五哇少，平常日子，来的多半儿是少妇，花枝招展，刚结婚日子不多，到娘娘宫烧香来。那位说：“怎么回事呀？”结婚啦，夫妻恩爱．燕尔新婚，两口子瞧别人抱小孩，眼馋！这位太太也想抱一个，你忙什么呀！等到时候不就有了

吗？他不懂，偏要到这儿“拴”一个！拿股香进娘娘宫。老道哪，他也得吃饭哪，没别的路，就拿人们的迷信当饭碗啦，这里咱们就得把宗教和迷信勾当分清楚。老道在平常日子，他买一块钱的泥人儿三百多个，都搁在娘娘脊梁后头；他盯着，一瞧来了烧香的主儿，拈香呀，打磬啊，念无量佛啊，在大殿伺候着；伺候什么哪？瞧你给多少钱！你烧香，烧完香打腰里掏出来，“哗啦”一大把铜子儿，有几毛钱，要不然是整块儿现洋，往斗里这么一扔，老道一瞧赶紧躲开，让你心里痛快痛快，你多花钱啦。你给一个子儿，就给一个子儿他不走，他老盯着，他盯着干嘛？他那是门儿呀，骗人钱的一个门儿！怎么讲哪？这“拴娃娃”不是拴，也不是求，是什么哪？是偷娃娃，花钱哪落个偷，花钱作贼，偷！干嘛偷呢？不能让老道瞧见；不让老道瞧见啊，这娃娃拿回去立得住，要让老道瞧见哪，他立不住啦，白养活！立不住，你拿回去呀，回头又跑回来啦！这是老道造的魔。老道在那儿盯着，你要多给钱哪，多给钱他躲开啦，你好“偷”哇！多给钱他赚着啦，一个子儿的本儿，你这一把够好几毛，要不是两块现洋，他躲开啦！就扔一个大子儿他不躲，为什么不躲哪？他没有什么赚儿呀！他那儿瞧着，给钱多，他才躲开哪！

这位太太趁老道瞧不见的工夫儿偷一个，把偷的这个娃娃拿回家，做小褥子，小被窝，搁在炕犄角，有的搁在被窝底下，喝茶时候摆碗水，吃饭时候摆碗饭，平常日子是这样；要到年下又有讲究儿，到大年三十，把帘子打开，把门开开，多冷，她也得开开门！为什么？好让娘娘把娃娃送进来！弄一盘子饺子往炕上那么一搁，把这娃娃拿出来呀往饺子旁边那么一放，筷子、醋、蒜都搁好了，这位太太呀拿着马杓，磕着门坎

儿，一边磕着一边念歌儿：

“黑娃娃，白小子，上炕跟着妈妈吃饺子！”

念完啦，把马杓一放，站旁边儿：

“吃吧，多吃点儿。”

出来把门关上，到别的屋串门子去啦！这儿呆会儿那儿呆会儿，可自己屋哇且不回来哪。顶到后半夜才回来，进门一瞧，嚯，这盘儿饺子没啦，这位太太还乐哪！

“嘿，这么个娃娃呀饭量真大，全吃啦！”

它全都吃啦！你把它砸碎了瞧肚子里头有没有？全让耗子拉了去啦，她楞说让孩子吃啦！

这位太太过了三年真养活了个小子，这是娘娘给送来啦，这是娃娃哥哥——泥人啊给带来啦！养了头胎，头胎呀可行二，大爷哪？大爷是泥人儿！要不你见面称呼人家大爷他怎么不爱听哪，你拿他当泥人儿啦！得叫二爷。

这位泥人儿有兄弟啦，有兄弟怎么样哪？得长个儿！泥人儿怎么长个儿呀！没法儿长啊！要是胶皮的可以吹点儿气，泥人儿怎么长啊？能长，有兄弟它就长个儿，没有兄弟它不长。怎么长啊？洗洗澡，个儿就大啦。洗澡可是洗澡，拿着上澡堂子可不行，澡堂子反对，好，都上那儿洗去，池子成泥粥啦！人就甭洗啦！单有洗娃娃的地方，哪儿呀？报告您哪，要说错了我负责。现在可没有啦，怎么？现在转业啦，人家不信这个啦！我指您地方，鼓楼北，路东，一家挨一家泥人儿铺。还有一个地方儿：袜子胡同路南，一家挨一家泥人儿铺。您瞧窗台上、铺子里头摆的，多大的都有。这位太太得了头生啦，拿这个泥人儿洗澡去啦，到泥人儿铺：

“掌柜的，把这个给洗洗。”

这掌柜的，嗬！能敲竹杠。

“好，大洗呀？”

“大洗。”

准知道她得了头生儿，要不她不拿来，她不洗。

“这是您大少啊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长几岁呀？”

“长几岁”，您听这话了没有？这是天津的规矩。长几岁这是怎么句话呀？拴这娃娃之后哇几年有的小孩儿，就叫长几岁。掌柜的这么一问，太太说了：

“长三岁。”

长三岁洗的时候儿呀长三寸，一岁长一寸，一寸有一寸的钱。一寸哪！那么点儿黄土值多少钱哪？好！比一车黄土还贵。

“长三岁呀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穿什么衣裳啊？拿什么玩艺儿哄着兄弟呀？”

“红袄绿裤，开裆裤，老虎鞋，梳个小坠根儿，拿支糖堆儿。”

糖堆儿干嘛呀？哄着兄弟呀！糖堆儿也是泥的，那玩艺儿怎么哄孩子，孩子吃，噎死啦！

“好吧，您一个月以后取吧！”

“还得看着兄弟哪，快着点儿。”

“俩礼拜吧！”俩礼拜。

“多少钱哪？”

“好办，哈，您哪大喜事，还不好办吗！”

没价儿，回头取的时候瞧你家当儿。这位太太怕取的时候儿胡要钱找麻烦：

“你说个价儿，再不说价儿我上别处洗去啦，一家挨一家！”

“您给二十块钱吧！”

二十呀！那时候儿一块四毛钱一袋儿面，就弄个泥人儿呀要二十！争了半天，十块钱，先给五块钱定钱。

“你给洗好着点儿！”

“没有错儿，俩礼拜来吧！”

把五块钱给啦！这位太太一出门儿，这泥人儿铺掌柜的抓起孩子往后头院墙底下一扔——那墙底下一堆泥，把泥人儿就葬到里头啦！那位说：“不对呀！洗出来没有本人啦！”干嘛本人呀，它全是一样啊，全是一个模子的货呀！扣出来的有的是！俩礼拜以后取的那个早就做得啦，都干啦！画巴画巴：红袄绿裤，开裆裤，坠根儿——把脑袋那儿用锥子扎一窟窿，弄点儿头发塞进去，扎上小头绳儿，四外涂点儿墨，那就叫坠根儿。糖堆儿呀刷点颜色，穿着老虎鞋，开裆裤，往那儿一坐，永远它坐着，站也站不起来，老那个像儿。到日子来取啦，钱给啦！

“您瞧您这少爷多喜庆！”

“嘿，真好啊！”

倒楣去吧！十块现洋买这么块黄土泥，连一个炉子都套不了！抱家去啦！

“看着兄弟，好好哄着。”

它会哄吗？这不是迷信吗！这是生头一个——二爷的时候儿，这么办。赶以后又生一个，那是三的，还有四的、五的、

六的。可是生一回呀它洗一回澡，洗一回澡它长一回个儿，长来长去这么高，还在炕上搁着，拿着糖堆儿啊花棒呀，别管拿着什么！

顶到生了五六个啦，这回花钱可特别多，大洗，这回洗澡哇，哈哈！没有几十块现洋洗不了，哪个澡堂子也没这么贵。那位说："这是怎么回事呀？"它"压"底下的，它是大爷！好象生了五六个没死都是这位大爷——泥人儿给保住啦！逢这主儿都是趁钱的主儿，这回洗得大洗啦！没几十块现洋洗不了！

头大的娶媳妇啦——二爷娶媳妇啦，这回更得大洗啦！上泥人儿铺，换样儿啦！怎么哪？不但长个儿啦，也不在炕上搁着啦！一娶兄弟媳妇，它上条案上去啦！在条案上一坐，迎着门儿，在座钟旁边儿坐着去啦！不是坠根儿啦，也不红袄绿裤老虎鞋啦，是袍子马褂儿啦！袍子马褂儿，旁边搁着茶壶茶碗，夏天拿把扇子，冬天拿对核桃，往那儿一坐。等娶侄儿媳妇它就留胡子啦！那位说："干嘛换服装呀？"嗬，想的太周到哇！不是迷信吗？他们想的可到家呀？它有兄弟媳妇，它是老大伯子啦，把兄弟媳妇娶来的时候呀，小拜大，兄弟、兄弟媳妇儿得给它叩头！别看它是泥人儿不是？它坐那儿受双礼！要不换服装，还是开裆裤，兄弟媳妇给它叩头不象话。您就说这迷信到了什么地步！

拴娃娃这主儿老活着，什么事没有，拴娃娃这主儿两口子一死，一分家，得啦，老道算瞧上啦！一分家呀老道准来。那位说："这是怎么回事呀？"他坑人哪！逢这主儿都趁钱，我家里老道绝不去，归里包堆一个破火炉子，一口水缸还有好些锯子，八口儿人两双筷子俩碗，吃饭得换着吃，他去干嘛！逢

能这么折腾的主儿，不是大地主就是资本家，底下人跟老道勾着，等到一分家的时候呀，不早不晚老道来啦！一念无量佛，哥儿几个接进来：

“哎呀，师父来啦，请进来吧！”

他进来装胡涂：“哎呀，怎么亲友都来啦？无量佛！”

“今天哪，是我们分家，请坐吧，吃饭吧。”吃散伙面。老道跟亲友们一通儿大吃大喝。

“怎么分哪，分几份儿呀？”

“哥五个，我们分五份儿。”

“五份儿不对呀，怎么五份儿？”

“每人一份儿。”

“你不是老六吗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行六哇，怎么分五份儿？”

“我们大爷是娃娃哥哥，它不要产业呀！”

“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们大爷有功劳哇，功劳最大呀，它得分两份儿呀！”

“得啦，每人分一份儿吧，分六份儿。”

“你们大爷跟谁过呀？”——跟谁过这份产业是谁的！“跟谁过也不合适，你们大爷没有家眷哪，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在一块儿可不合适，我接回去吧，我接回庙里去吧！”

接回去啦。怎么接呀？趁钱哪！来一顶轿子，找几个吹鼓手，吹吹打打，把“娃娃哥哥”往里一搁，抬回庙里去。那位说：“这笔钱谁花？”老道花呀，就接个泥人儿吗？泥人儿接个嘛劲儿呀！泥人儿底下压着什么哪？房契、地契、股票、折子、金条、珠子，全弄走哇！要不从前娘娘宫老道的产业哪儿

来的？那不全是分人家分来的吗！“娃娃哥哥”回店，兄弟、兄弟媳妇儿、侄男侄女们，到时候三节两寿，娃娃也有生日呀，不得给大爷拜拜节拜拜寿吗？拜寿能空手儿去吗？不得买点儿礼物吗？给大爷上上供啊！上完了供，谁吃呀？老道吃呀！要不老道们都吃得那么肥实，比我还胖哪！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抬 杠 铺

说一段笑话儿。

笑话是什么呀？逗您一乐。怎么就乐啦？瞎话儿呀按实话那么说，瞪着眼睛撒谎。这一行最难的是什么哪？不能笑，不害臊，这是说相声儿的宗旨。那位说："这怎么讲啊？"什么叫不害臊哪？说的这个话呀不对，不对得瞪着眼睛楞说对，说对了您就不乐啦，就得把不对的楞说对，我们心里也知道是不对，脸上表情得表出对的样子来，别害臊。原本是假的，回头说出来又怕人责备，一边儿说一边儿害臊，这您乐不了！第二个是不能笑，不能笑怎么讲啊？由头至尾一位乐的没有，那可不行。得让您听着可乐，我们不能乐，让您乐；您们各位还没乐哪，我这儿乐的说不上来啦，这个不行。

说相声儿还得学吗？得学。头一个，我们说话得滔滔不断，您还得乐。乐，怎么个乐法儿哪？乐不乐瞧哪儿哪？瞧眼睛，眼犄角儿一发现鱼尾纹——仿佛鱼尾巴似的那种纹，这就乐啦！您瞧，这位老皱着眉，那他乐不了。我这儿说您得帮忙；我这儿说，您那儿冲着我生气，老瞧我别扭，您永远乐不了。难哪！

说，说话有什么难？难在要学什么人说什么话。您瞧二位

一谈话，您在旁边儿这么一听，听不过五句话就知道作什么事，都听得出来，那话里都带着哪！说话得学，有地方话，有时间话。那位说："什么叫地方话，什么叫时间话？"您跟街坊说话，一早儿有一早儿的，晌午有晌午的，晚上有晚上的。一早儿上见人：

"您刚起呀？"

"刚起。"

到晌午啦，午前：

"您吃饭啦？"

"偏了您哪。"

到晚上啦，掌灯以后再见人：

"您还没睡哪？"

"还没睡。"

它分时间哪！说不按时间说，随便说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不成，说出来不受听。一早儿，这位刚一推门，一见面儿说晚上的：

"嗬，还没睡哪？"

这位说："还没睡？我这一宿干什么去啦？"

这是时间话。地方话哪？街上见人说街上的，街上见人：

"买东西呀？"

那位说："可不是吗！"

"我给您雇车。"

"不用啦，前边就到啦。"

"回见。"

"回见回见。"

这在街上。要到饭馆子哪，一进门儿：

“喃，几位您哪？我给。”

这位：

“给过啦。”

这位坐着站起来啦：

“来不及啦，一块儿吃吧！”

这位：

“我同着人哪，我给您添几个菜。”

“不让啦，吃饱啦。”

“回头咱们算一块儿。”

“两便吧！”

这位坐在这儿要了酒菜：

“来吧几位，这儿找补点儿。”

“不客气啦，吃完啦。”

您要是把这套话拿到茅房去说，那满拧！这就是在饭馆子的话。说话都得有规矩。

说话，一问一答，往一块儿一和，越说越对劲儿，不往一块儿和，两下就要抬杠。说抬杠哪，我有个大爷专爱抬杠，在北京啊开的杠房——抬杠铺。那位说：你大爷开杠房，那是应出殡的买卖呀？”不应，出殡他不应，他这抬杠不是那么抬杠，是说话爱抬杠，抬杠啊能把人说倒了。怎么抬哪？求真理呀。好比说吧，不管谁跟他抬，不能白抬，得赌点儿嘛，就跟耍钱似的。反正每回抬杠啊他总赢，这么一来，我这大爷呀响名啦！在旧社会时候，他有个外号儿，叫什么？叫“杠头”。谁也抬不过他——杠头！他一响名啊，又收了四个徒弟，这四个徒弟都叫杠头，怎么分别哪？大杠头、二杠头、三杠头、小杠头，那么我大爷哪，他叫老杠头！喃，这五个杠头在北京响

了大名啦，就在东四牌楼灯市口儿开的杠房！

北京这么一响名，旧社会时候，来了一位跟他抬杠的，谁哪？旧社会那个圣人——孔圣人。孔圣人这么一想：

“杠头在北京响这么大名，又收了四个徒弟都叫杠头，他叫老杠头，他怎么抬，也抬不过我去呀，我得访访这杠头去。”

孔圣人来啦！孔圣人到门口儿，杠房伙计往里边儿一让，说：“您里边儿坐，喝茶。”

说：“我到这儿找你们老杠头。”

“您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跟他抬杠。”

“您是哪一位？”

“某人某人。”

嗬！这四个杠头，打大杠头哇直到小杠头，不敢跟他抬。圣人，名誉大！赶紧把老杠头请来，就把我大爷请去啦！

我大爷一进门儿，见了孔圣人一作揖：“嗬，哎呀，您今天光临，实在使草舍生辉呀，倒茶倒茶！”

圣人说呀：“也不要客气，我今天特地来找你抬杠！”

“好吧，按说不敢跟您抬呀，可是我开着杠房要不跟您抬，我这买卖就瘪啦，为我的营业我得跟您抬，是不是？这么的，咱们抬着玩儿吧！”

圣人说：“那何必哪，赌十块钱吧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叫小杠头拿十块钱来。打柜房拿十块现洋搁这儿啦！圣人哪打腰里也掏出十块钱搁这儿。

说：“怎么个抬法？”

圣人说：“我也明白，这是赌钱。我要把你问短了哇，临

走的时节，你这十块钱我拿着；你要把我问短了，我这十块算你的啦！”

“好吧，请坐。”

这圣人就坐下啦。

“我跟您抬是怎么个抬法？”

圣人说：“你呀跟我抬杠，我要是把你问短了，那不算新鲜，你是平常人，我是圣人！你问我，我回答你，回答的理由充足，那就是你输啦，回答的理由不充足，那就是你把我问倒啦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俩人这儿坐下。我大爷说：

“按说可不敢跟您抬呀，今天我可要对不住，跟圣人要抬杠啦。怎么抬法儿哪，我就拿圣人说的这句话咱们抬抬吧！”

“哎，好好好，哪句话你不明白，我告诉你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我大爷说呀：“老圣人，想当初您说了这么句话：敬鬼神而远之。咱就拿这个鬼神哪抬抬！”

“好吧，怎么意思？”

“敬鬼神而远之，恭敬它为什么又要远之哪？这怎么讲啊？”

圣人说：“这个事情极容易明白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，这鬼神哪原本是没有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啊，你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。”

我大爷说：“这个不对啦！您说敬鬼神而远之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这话呀不对您哪！”

“怎么哪？”

“圣人哪，您得给我们一个道儿，两条道儿您全占着不成。您要让我们往东啊，回头又往西指，说打那边儿绕也过得

去，那就不对啦！这鬼神倒是有，倒是没有，您说又有又没有，两边儿您全占着，那怎么算圣人说话哪！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倒是有，倒是没有哇？那么到底有没有？您说呀！”

圣人说：“鬼神这档子事呀谁也没瞧见哪，没瞧见就是空虚的，空虚的就是无，它就没有哇！”

“是，您这话对，这是您承认没有鬼神啦！说既然没有，为什么有鬼神这俩字哪？既说没有，为什么有这俩字？”

圣人说：

“瞧不见就不能说有！”

“噢，瞧不见就是没有。我跟您说话，这话您听见啦，这话在哪儿哪？您瞧见这话啦吗？您能说这话没有吗？这一把香草，闻着挺香，这香在哪儿哪？香味儿什么样儿？谁瞧见啦？这都得说有的。这个小事不用提，您在空气里活着，谁能说没有空气？没有空气人就憋死啦，这气什么样儿呀？怎么鬼神您就说没有哪？怎么空气有哇，香有哇，声音也有哇？”

圣人说：

“那么说——鬼神就得说有！”

“有鬼神，什么模样？鬼神究竟多高的身量儿，怎么个长像儿，在哪儿住？我们给它去封信，它能给我们来回信吗？”

圣人哪，没词儿啦！圣人站起来干出身儿，把十块钱撂下，走啦！

嗬，我这位大爷——这老杠头可了不得啦，响了名啦，把圣人都问短啦！又过了半年多，圣人不成不是？来了一位比圣人还高的！什么哪？神仙。这神仙是谁呀？中八仙哪有个瘸拐儿李。这瘸拐儿李呀抱不平，一听杠头这么大名誉，他把圣人都抬回去啦，“我得给圣人找找场！”瘸拐儿李来啦。背着大

葫芦，拄着拐，一瘸一颠的穷老道相儿，往门口儿那么一站。小杠头哇认为是化缘的：

“大师父，这儿僧道无缘，不打发。”

瘸拐儿李说：“谁跟你们化缘哪？找你们抬杠！”

“噢，您是哪位？”

“瘸拐儿李！”

哎哟嗬，名誉很大，小杠头不敢抬，赶紧找老杠头！

老杠头来啦，到门口儿一抱拳：

“哎呀，李大仙，您里边儿坐。”让到里面儿，“倒茶！您今天光临，有什么贵干……”

“甭客气，光临不光临咱们甭提，听说你把圣人赢啦，你能抬呀，今天我特地找你抬杠！”

我大爷说：

“按说我可不敢跟您抬，您是神仙嘛！我要不跟您抬，我这买卖就得关门儿，您既然来啦，我就跟您抬抬，赌钱哪……”

“你跟圣人赌十块钱，我也跟你赌十块钱得啦嘛！倒不在乎输赢，我得转转这个场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拿十块钱现洋搁这儿，瘸拐儿李也搁这儿十块钱。

“这规矩……”

“我知道哇，我要问住了你，钱归我拿走哇，你问住了我，干出身儿呀！”

“打这儿就要抬杠啦？”

“抬吧！”

“您说我说？”

“我要把你问短了，你让神仙问短了还算新鲜吗？你不明

白的事你问我呀，我回答你呀，我是神仙哪！”

“好吧，打这儿可要抬杠啦啊，咱就拿您本人抬吧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您是谁呀？”

“瘸拐儿李呀！”

“卖嘛的呀？”

“什么也不卖呀！”

“那么您是神仙哪——中八仙哪，中八仙背那葫芦干嘛呀？”

“葫芦是我的一个宝贝呀！”

“您这葫芦里头是什么呀？”

“丹哪，金丹哪。”

“金丹？”

“金丹哪，是我们出家人炼的丹。”

“炼它干嘛？”

“干嘛？这金丹能起死回生啊，死人吃了这金丹能复活呀，专治内外两科各样的病症。”

“您别说，您别说，您这金丹能治内外两科的病症，为什么不把您的腿治直了哪？您怎么是瘸子哪？不能治己，还能治人？”

把瘸拐儿李给问住啦！

（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）

贼说话

作贼的有说话的吗？这个贼上了房，等人睡着了他好偷啊，人家老不睡，他在房上着急啦："我说你们怎么还不睡呀？睡了我好偷哇！"没有那么一个。

闹贼，旧社会有这事，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，没有贼可是没有贼，您睡觉的时候对于门、窗户可也要留神，您要不留神，丢了东西，您让我负责我也不负责！"张寿臣说的没有贼，我丢东西啦！"我不管这档子事。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。到什么时候留神哪？下雨天儿，刮风天儿，睡觉的时候得特别留神。这一下雨，唏哩哗啦，"好，外头下雨啦，挺大的动静，在屋里忍了吧，早点儿睡，凉快！"天热，"嗬，今儿可凉快啦！"一觉睡得塌塌实实的，醒来一瞧：全没啦！——下雨得留神。

刮风，外头有动静，"呱喳"一响，是下来人啦，屋里人这么想："这风大呀把什么给刮下来啦！"不出去啦。不出去，丢东西啦！

"点灯人未睡"呀，"咳嗽心必虚"。这怎么讲哪？外头一有动静，屋里这位呀直咳嗽，贼不走啦！"咳嗽心必虚"，他知道你胆儿小哇；外头一有动静，你屋里一咳嗽，其实你告

诉那贼："你可别闹哄啊，我可胆儿小，我这就睡觉，我睡着了就不管啦，东西全是你的！"醒了全没啦！外头有动静，他开开灯，坏啦！你这一开灯啊，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哪，你屋里是怎么个人，有几口儿，有什么防备，抵得住抵不住，他全知道啦。外头一有动静，我告诉您一个好法子：屋里这儿说着好好的话儿，不说啦，电门"奔儿"关啦；这贼抹头就跑，他知道您憋着算计他哪！

贼不说话，可也有说话的时候儿，这叫贼说话。怎么贼说话哪？嗬，什么事都特别！有一年哪，我们家闹贼——那位说："你们家还闹贼？"他分什么社会呀，这是在日本闹混合面儿那年，我们家里闹贼！那位说："怎么闹贼呀？"那阵儿跟现在不一样，您瞧我们的生活，拿我张寿臣个人说吧，如今哪您瞧我这身肉，吃得饱，睡得着哇！穿什么衣裳都能上台呀，就穿这身制服，就能上台，见谁都成，制服就是礼服哇，就行啦。那年月不行，那年月要穿这么一件上来，台底下能让？你得架弄着！在旧社会我们作艺的，哪怕借加一钱哪，也得架弄着！夏天大褂儿就得有好几件儿，罗的，绸的。为什么哪？您想啊，上一场啊它就褟啦，再上一场，哎，褟了半截儿，您瞧多寒碜！干干净净，至少得有两件儿。到冬景天儿，皮袄、大衣、水獭帽子。一出来，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其实真着急，借加一钱来的！那是衣裳吗？那衣裳用处可大啦，这一件儿衣裳兼了好些差事，分到哪儿：走到街上，这就是便服；上哪儿去有应酬，这就是礼服；上台，这就是行头；睡觉，这是被窝；死啦，它就是装裹，全在身上哪！出来进去的就这一身儿呀，家里着急，光炕席，任嘛儿没有！

这贼呀他瞧上我啦，"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着"嘛！

“张寿臣一定富裕；他要不富裕，出来能皮袄、大衣、水獭帽子吗？”嗯，他哪儿知道哇，我们家里住一间房，屋里四个旮旯空，一块炕席，睡觉压着，连被褥都没有！我是我那身儿呀浑身倒；我女人哪是她那身儿——棉裤、棉袄、大棉袍儿，浑身倒！枕头都没有哇，枕着我这双靴头儿，我一只呀，我女人一只，我女人那双靴头儿她得穿着，怎么？她那双袜子都没有袜底儿啦！就那么难。

哎，闹贼！我怎么知道闹贼呀？我们住一间北房，后山炕，头冲外睡，我哪，脑袋正对这个门，戴着我那帽子，把带儿一系，省得凉啊！这天后半夜儿，就觉着凉风一吹脑门子，我睁眼一瞧哇，蹲着进来一个人，又把门关上啦，我知道是闹贼，我可没嚷，因为什么没嚷？我回头一嚷，他这么一害怕，贼心胆虚，手里拿着家伙给我一下子，中伤啊！反正我没的可丢的，你屋里摸摸没有，你走啦，不惦记我就完啦。我这么瞧着他，他过来摸，一摸我这身儿呀全穿着哪，扒呀扒不下来，揪帽子，一揪我醒啦！其实我早醒啦；靴头儿，枕着哪！我女人也那身儿，炕上就炕席。还摸，我心里说：“你还不走吗？你走了就完啦，你走了我好睡觉哇！”他摸来摸去呀摸到西南犄角儿去啦，吓我一跳！怎么回事？西南犄角儿哇那儿有我的存项，是我的粮台，那儿有一个坛子，里头装四十多斤米。日本的时候不是买米买不着吗，托人哪弄了四十多斤。我这么一想啊：“没有错儿，他绝不能抱着坛子上房，连坛子带米一百多斤，一来也笨，二来走街上准犯案。多一半儿贼都迷信，贼不走空，取个吉利——抓一把走；抓一把也就是熬碗稀饭，连干饭都吃不了，我何苦得罪你呀，你不惦记我就完啦！”

我瞧他到那儿啦，一摸呀是个坛子，上头盖一秫秸杆儿锅

盖，把锅盖搁地下啦，摸了摸里头是米，我心里说："你还不抓点儿吗？"他站在我眼头里叉着腰想主意。贼可狠啦，狠心贼嘛！他这主意太损啦：他把他那二大棉袄脱下来啦，脱下棉袄往地下一铺哇，又抱坛子。我明白啦，我心说："好小子啊，你可损啦！你那意思把棉袄铺到这儿，把坛子抱来往那儿一倒，一倒剩坛子底儿，顶多给我留个四两半斤的，你全弄走，这我可对不住你啦！"他铺完棉袄一抱坛子，我这手顺炕边儿下来啦，把袄领子逮着啦，往上一拉哪，就压在我身底下啦，我喜欢啦："成啦，我身底下多一个褥子啦，我还瞧你的！"

他不知道哇，抱这坛子往我脑头里"哗——"这么一倒，我心里痛快啦，心说："小子，你算拿不走了啦！我吃的时候呀费点儿水！"他把空坛子又搁那儿啦，他摸——他摸着大襟袖子一搂不就走了吗！一摸没摸着，他心里纳闷儿呀："怎么摸错地方啦？"把米扒拉扒拉，一摸是地，他纳闷儿呀："一间屋子半拉炕，是铺这儿啦？"又一摸：

"嗯？"他出声儿啦！摸这头儿也没有，"咦？"

他这么一"嗯"、"咦"，声音挺大，我女人醒啦，女人胆儿小，拿脚直踹我：

"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有贼啦！"

我沉住了气啦，我说：

"睡觉啊，没有贼。"

一说没有贼，他答茬儿啦：

"没有贼？没有贼我的棉袄哪儿去啦！"

（张奇埠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贪 便 宜

我现在说相声，年轻时候可不是干这行的，干什么呀？在光绪末年，我十几岁，不到二十，跟官。跟谁呀？跟一位县长。这位县长是棉花县知县。那位说："地图上没有哇！哪省有棉花县？"这您别较真儿，没有最好。怎么最好哪？我说棉花县，在场各位绝对没有棉花县的人，没人挑眼。你要说真实的县名，赶巧啦，听相声的有一位是那县的人，那位听了就不满意。说棉花县哪，绝没有在那儿住的，就完啦！

我们这老爷头天一到任哪他就点卯。衙役都得给老爷行礼去，行完了礼，点完了卯，老爷把这三班的头儿叫过来——三班有十几个头儿，往那儿一站，这老爷说：

"今天我上任哪，跟你们要仨人。"

嗬！这十几位头儿一听就一哆嗦。这仨人一定是要案哪，要紧，不办不成。

"是，请您哪赏下这仨人名姓。"

这位老爷一说呀，这当差的为难啦！因为什么？这仨人没名没姓。没名没姓怎么办哪？要的这仨人是三样儿脾气：头一个呀要一个慢脾气——慢性子，脾气越慢越合适；第二个要一个急脾气的，脾气越急越好；第三个要一个爱占便宜的，老

好占点儿便宜才合适。哪儿找去！这仨人到街上不好打听啊！

“二哥！”

“什么事您哪？”

“您是慢性子吗？”

这位当时就得掉脸：

“我怎么啦我慢性子！”

“那么您是急脾气？”

“我干嘛呀我急脾气！”

“那么您爱占便宜？”

“你才爱占便宜哪！”

打起来啦！

赏五天限。五天没办着。又讨限两天，这两天再办不着哇打八十板子，事由儿也就完啦！当差的没法儿办哪，哪儿办去！这几位头儿哇一核计，内中有一位说：

“得啦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没地方办去！咱们先开开心，有什么话到后天再说。”

他们哪儿开心去？

“南关外头唱野台子戏，咱们听戏去。”

这十几个头儿听戏去啦！野台子戏是会里头办，没有戏园子，过路人能站着听，要坐着没地方坐，坐地下，离家近哪扛着凳子来，挨着戏台呀有卖茶的——茶案子，茶摊儿，坐那儿呀连喝茶带听会儿戏。在茶案那儿一坐，他们是县里的头儿，作买卖的都认得，给沏了壶好茶，这哥儿几个在那儿听戏。听着听着哪，旁边儿坐下了一位听戏的。这位的像貌特别，四十多岁不到五十，瘦，要没有骨头挡着，还得往里瘦！眼睛不小可没有神，坐那儿瞪着挺大眼睛，瞧那样儿就仿佛睡着了！叫好儿

哇净张嘴，可不出音儿。知道的是叫好儿，不知道的就仿佛鲇鱼喝水哪！挨着他坐着一个小伙子，二十多岁，眼睛鼓着，攥着拳，扶着茶案子，叫好儿手脚乱动：

"好！好——！哎，有意思啊！"

再使劲椅子碎啦！这个当差的要乐没好意思乐：

"什么人都有，这俩人分匀分匀多好哇！"

就这么个工夫儿，打人群儿外边儿跑进一个小孩儿来，十来岁。这小孩儿一说话呀，才知道是这瘦人他儿子。慌慌张张跑进来呀揪这瘦子：

"爸爸，快回去吧！别听戏啦，咱们家里着火啦！"

旁边儿的人哪都替他惊心，水火无情啊！再瞧瘦人哪，嗬！慢条斯理儿的不着急，瞧瞧这孩子，说话无声无力：

"着火啦？刚着哇，早着？"

"着了半天啦！"

"哎，你先玩儿去吧，我——听完这两出戏呀，睡一觉儿再救去。"

旁边儿人听着不象话呀，挨着他坐着的这小伙子受不了啦，叭！一个嘴巴，把瘦人打到地下直啃土！

"象话！你们家着火不赶紧回家！听戏要紧救火要紧？听完了戏睡一觉儿再家去，把街坊都连上啦！"

这瘦人躺地下不起来，他讲理：

"这你管不了啊，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，我就这慢性子！"

这头儿听见啦．"哎，他是慢性子！哗楞，嘎奔儿，锁上拉了就走！这打人的挂不住啦，怎么哪？在旧社会里都这么想：俩人一打架，官人过来只要给对方一个不好看，就算给他露脸啦！这小伙子想：啊，给我作面儿！得啦，我一劝把他放

开，不得念我的好处吗！”过来就作揖：

“辛苦辛苦，头儿，得啦，哈哈，我已然打他啦，他们家着火啦，他实在没有理呀，着火啦要紧哪还是听戏要紧哪？我已然打他啦，您把他放了，还让他回家救火去！我的面子！”

这头儿不能放啊，这头儿为他受了罪啦，到今儿个找了六天啦！

“不成，一定得把他带走！”

小伙子一想：我这不是多管闲事嘛！打完了还得把他带走！家里还着着火！自言自语：

“咳！我这急脾气，这不多管闲事嘛！”

头儿说：“啊，他是急脾气，把他锁上。”

也锁上啦！一进城啊，关厢那儿围着好些个人，跟前是一家饭馆儿，怎么回事呀？一看，伙计、掌柜的、学徒的按着一个饭座儿那儿打哪！头儿问：

“你们怎么打他？他是干嘛的？”

“饭座儿呀！”

“饭座儿，你们打人象话吗？”

“头儿，这个人太难！吃完了饭喝完了酒他没给钱哪，他怕我们跟他要，他跑啦！我们揪住哇，打他身上又翻出四把酒壶来；吃完饭不给钱，偷酒壶，什么道理？”

头儿说：“世界上有你这种人吗？吃完饭不给钱，偷酒壶，这什么规矩？”

“别的没有啊，我就是爱占点儿便宜！我瞧见什么不偷，我手痒痒！”

“啊，好，好，带走，带走。”

仨人全了案啦！

带回衙门，到班房，往上头一回报，知县升堂，是二堂问案，把这仨人带上来往二堂一跪——那阵儿旧社会都跪着打官司。知县挨着问："你怎么回事？"

这瘦的说："老爷，我是慢性子，天生来的脾气。怎么个慢法儿哪？有事情不爱办，有话不爱说，这事情搁仨月五个月的也许说也许不说，有人问哪想起来呀再说，想不起来就忘啦！"

"噢，是慢性子。你哪？"

这小伙子：

"老爷，我急脾气，我这脾气跟他相反，有事就得办，有话就得说，不办哪把我急死，有话不说把我憋死，就这急脾气！"

"噢，是急脾气。你哪？"

"老爷，就我这毛病不惊人，我瞧见什么就想偷点儿，买东西老想饶点儿，他饶哇我也不痛快，饶完了还得偷，不留神我不给钱就跑，不偷心里别扭，痒痒！"

"是，是爱占便宜！我找你们仨人干嘛哪？你们仨人也没犯法，让你们仨人在我这儿当差，我有用你们的地方儿。"

这慢性子干嘛呀？给他看少爷。这老爷跟前俩儿子，一个五岁的，一个不到两岁的。这孩子太磨人，要雇人看哪，在老爷、太太跟前儿，小孩儿怎么磨这个人也没关系，抓他、咬他他也不敢还手儿；可是离开老爷、太太，这孩子吃亏，掐一把拧一把地，小孩儿受伤。用慢性子看少爷，他慢性子嘛，小孩儿怎么磨他，他不着急，小孩儿哭没关系，抓他就抓，咬他就咬。

"用你呀给我看少爷。急脾气干嘛呀？跟班儿。我要上哪儿去呀懒得动弹，怕耽误事，睡觉哇谁也不敢叫我，急脾气敢叫我；我要到时候不出门儿，急脾气敢催我，耽误不了事。爱

占便宜干嘛呀？打零碎儿——打杂儿，买东西，连买带偷哇咱们省俩钱儿！”——这老爷也这毛病！

都当差啦。过了没有几天，知县上南关拜客去，一早儿天一亮去的，十点多钟才回来。回来呀坏啦！正赶上关厢那儿叉车，到桥头这儿过不来啦。您算，外县街道又窄，两辆大车，一辆往南，一辆往北，又有一个大草车，还有小车子、行人、挑挑儿的，过不去啦！叉的挺严。这知县坐在车里着急：

“咳！我肚子也饿啦，天都这时候啦，下午两点也家去不了哇！我要知道这么费事，我走东关哪，这得什么时候家去！”

急脾气一听老爷着急，他从马上下来啦！把马交给别人，过来一掀车帘儿，冲老爷点手儿：

“下来，老爷！”

老爷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下来，下来。”

“干嘛呀？”

“你下来呀！”

老爷知道急脾气，不惹他，从车上下来，急脾气一转身儿呀把知县背起来啦。

知县想：“背我干嘛呀？”

车过不去，人过得去呀，走了两步到了桥这儿，下了坡儿，底下是护城河呀，到护城河边儿，他没放下老爷，鞋也没脱，袜子也没扒，衣裳也没往上撩，背着人他就下水啦！老爷明白啦：“嘿，用急脾气跟班儿太好！”——怎么哪？车过不去，人过得去，过了河打那边儿绕过去，误不了吃早饭！——一拍急脾气肩膀儿：

“我回头赏你十块钱！”

急脾气一听，这么一撒手，“咕咚”，把知县扔河里啦！冲知县作揖：

“谢谢您赏钱哪！”

知县喝了好几口水，站起来啦：

“哎，你怎么把我扔河里？”

“这不给您道谢吗！”

“到岸上道谢呀！”

“我这急脾气等不了啊，我就这脾气呀！”

知县这么一听：“怨我呀，我要不用他，哪儿有这事，差点儿淹死！”

回到县衙，进了大门，一拐过屏风，一瞧挺可乐。瞧见什么？瞧见慢性子啦！这慢性子干嘛？哄小孩儿哪！哄这二少爷。这二少爷一生日多不到两生日，也会踏踏，也会爬，他怕摔着，拿带子系这孩子腰，他不抱他，他坐在台阶儿上揪这带子头儿，孩子往哪边儿走也出不去他这范围，他这儿放鹰玩儿。

“慢性子干嘛哪？”

“老爷回来啦，这不哄着二少爷哪吗。”

“大少爷哪？”

“大少爷掉井里啦！”

“大少爷哪？”

“掉井里啦！”

“多咱掉井里的？”

“六点半哪！”

“怎么这时候才说？”

“我这慢性子不爱说，不是您问得紧，我打算过年八月节再告诉您！”

“这不要命嘛！捞吧！”

捞，这孩子连控水都控不出来啦！太太也哭，老爷也哭。

“赶紧把少爷装殓起来吧！”

买棺材去吧。让别人去也好，单让这爱占便宜的去啦！带着十块票儿，到棺材铺一瞧小棺材：

“这怎么卖，掌柜的？”

“这个十二块钱。”

“不值呀，三毛五怎么样？”

“您买劈柴也买不了。”

磨了半天哪，六块五毛钱。给人这十块钱，那人上柜房儿找钱。那人一上柜房儿，他瞧这屋里没人，把这棺材盖儿打开。旁边儿有个小匣子儿，把小匣子儿给搁到里头啦！找回钱带起来，人家要送。

“你不要送，我自个儿弄回去吧，没有多大分量。”

他怕人家伙计一扛分量大，回头打开盖儿一看还有一个哪怎么办？他夹着回来啦！老爷正哭着，他往跟前儿一放：

“老爷，别哭啦，买来啦！”

老爷、太太擦了擦眼睛：

“哎，废物，五岁的孩子买这么大棺材，这用得上吗？”

“这个大呀？大不要紧，来这个！”

“哎！你怎么买俩呀？”

“您别嚷，大的是买的，小的是偷的。”

“偷它干嘛？”

“有用啊，等您这二少爷死了省得再买啦！”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假 行 家

从前我们有家儿街坊，姓窝，叫窝心，趁钱，财主，房产多，有的是钱哪，那阵儿开了好几个买卖。家里有个孩子，特别的笨，这孩子念了二年半快顶三年的书啦，百家姓儿呀一篇儿没念完，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”啊他老忘一半儿，记住一句忘一句，记住上句忘下句，老师都腻啦。这一天放学的时候儿把他叫到跟前：

“再念一遍：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。”

“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。”

“记住了没有？”

“记住啦。”

“再念。”

“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。”

“行啦，明儿早晨上学呀背这两句，背下来我给你上书，还忘一句就别来啦！知道的是你笨哪，不 知 道 的 说我耽误人家子弟！明儿要是忘一句就不用上学啦！去吧。”

这小孩儿还真用心，一边儿走，一边儿背：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赵钱孙李……”

刚到“赵钱孙李”呀，走道儿一拐弯儿，狗打架把他撞躺

下啦，把“周吴郑王”又忘啦！回家哭啦：

“啊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，挨打啦？”

“没挨打。”

“没挨打哭什么呀？”

“老师给上书上的太多，赵钱孙李底下那句老忘，绕嘴！”

“不要紧哪，明儿上学问老师呀！”

“他说啦，再背不上来就不让去啦！您告诉我。”

他妈是文盲，不认字呀，“等你爸爸回来再问吧。”

呆会儿窝心回来啦，一瞧孩子直哭：“怎么回事呀？”

太太一说这档子事，“你告诉他吧，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。”

窝心直甩手儿：“我没念过书哇，我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呀！明儿让他问老师去。”

“老师不让去啦！跟外头打听打听，找一个念书的问问。”

找别人也好，对门儿住了一位，姓假呀，叫假行家，嗬！嘴可真能聊，无所不知，百行通。别看嘴能聊，一个字不认得，瞎字不识。你要一问他呀，他是支唔经，比老郎神多八出戏！什么都懂！

窝心把假行家请来啦，告诉太太：“外头叫几个菜，家里有炖肉，炖小鸡子，烙几张饼，绿豆稀饭加白糖。”

预备好了，让孩子打酒，外头叫了几个菜，把假行家请来啦。这假行家不知道是什么事呀，假行家这么一看，连家里做的带外头叫的，嗬！烙饼、绿豆稀饭、白糖、酒、这么些菜。

吃得这假行家胸口比下巴颏儿高起二寸！沏上茶之后：

“您吃饱了吗？”

“吃饱啦。”

“您喝茶。”

端起茶碗来一喝。

“求您点儿事，——把孩子叫来。”把孩子叫来，“给你假大爷行礼。”

孩子一作揖，旁边儿一站。

“这是您侄儿，今年十一啦，就是太笨！也不怨这孩子笨哪，就怨这老师呀给上的书太多，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也绕嘴，他老记不住。这个老师说啦，明儿要背上来呀还让念，要背不上来呀就不让去啦！您想，孩子他不念书不耽误了吗！没有别的，假大哥，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，您告诉您侄儿，明儿让他上学呀就接着念啦。”

要命啦，假行家也不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，又不能说不知道——吃了人家啦——怎么样哪？就得蒙事。坐在这儿，反正沉住气啦，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摩挲胸脯儿：

“哎呀——赵钱孙李底下那句呀，大哥，别忙，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念啦，我得慢慢儿想想。赵钱孙李底下那句是不是？反正我一说你就想起来啦。”

小孩儿在旁边儿：

“对啦，您一提呀就想起来啦，就在嘴边儿上想不起来！”

“嗯嗯，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人之初吧？”

小孩儿：“不是人之初。”

“不是人之初？要不是——子曰！”

“没有子曰。字儿多！”

“字儿多？赵钱孙李——这玩艺儿三十多年没念啦哪，就差事啦！这几年脑子也不老好的。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理不通！”

孩子摇头：“不是理不通。”

“不是理不通，就是通天彻地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地下无人事不成！”

“又不对。”

“城里妈妈去烧香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香火庙的娘娘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娘娘长，娘娘短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短剑防身，申公豹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豹头环眼猛张飞！”

“太多啦！不是。”

“飞虎刘庆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庆八十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十个麻子九个俏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俏皮小佳人儿！”

“没有那么多字。”

“人能治火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火上熬粥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周吴郑王！”

“哎，哎，周吴郑王！”

嗬，绕了一百八十多里地呀把周吴郑王逮着啦！

他逮着周吴郑王啊了不得啦，窝心这两口子就拿假行家当圣人啦！可见着高人啦！这假行家呀这一跟头摔到皮袄上——算拽着毛儿啦！天天在这儿吃在这儿喝，吃得挺好，吃到半拉多月，吃得假行家满脸油光的。

这一天俩人在一块儿吃饭喝酒，谈心，窝心问：

“我说假大哥，您天天不做事，您是哪行发财呀？”

他怎么样？哪行他都没做过！

“哪行发财呀，我跟您说，哪行都发财；就是这个，扎蛤蟆还得有根竹签儿哪，扎耗子还得有纸捻儿哪，我不瞒您哪，我嘛也没有；净有能耐不行，没人帮我的忙，发不了财！有钱就成啊。”

这窝心他钱多呀：

“那么的，您领我个东，我这儿闲着搁着也没有用，咱们哥儿们越走越近乎，做个买卖，您瞧什么好您就来什么。”

“是啦，您交给我吧。”

有钱啦，假行家在街上这么一转游哇，瞧什么买卖赚钱哪？什么买卖他都瞧着利小，他就瞧药铺便宜。药铺这买卖叫一本万利，怎么哪？药铺哇大秤抬来的呀，拿戥子往外戥啊，

给多少是多少；要多少钱没有还价儿的，给多少没有争竞的。象买萝卜："多给点儿呀。"买白菜："约〔念邀〕高着点儿呀。"买药："你给约高着点儿！"要不："多抓点儿？"没那个事。跟买别的不一样。还有一样儿，药铺到夏景天，有好些个菜，不但不糟践东西，他还赚钱。什么？就说冬瓜，一到夏天您瞧，熬冬瓜，氽冬瓜，面汤里搁冬瓜，吃饺子也是冬瓜，老是冬瓜。吃冬瓜干嘛呀？白吃呀还剩钱，冬瓜霜、冬瓜皮、冬瓜子、冬瓜瓤儿、冬瓜把儿完完全全都卖钱哪。假行家一想啊："开药铺合适！"

就在我们北京啊，在东珠市口路北啦，有三间门面一个药铺哇关啦，他一弯转哪把药铺倒过来啦，多少钱哪？那阵儿是四千多块钱，把这药铺连货底儿倒过来啦。拾掇拾掇门面呀，再上点儿货，顶一万块钱，这药铺开起来啦。亲友们送匾挂红。假行家应当把前任掌柜的、先生都请来，药铺换东家换掌柜的啦，得请几位帮忙，他不请，因为什么？人家都内行，把人家请来啦，怕别人瞧不起他，他完全不要，自己来。这药铺外行来不了哇，你一个人儿开这买卖不成啊，他跟窝心商量：

"大哥，您也帮着忙和忙和。"

"我不识字！"

"不识字没有关系呀，我这一个人弄不了哇，您在柜里一呆，不是充个数儿吗？"

还得找学徒的。这窝心有个侄子，本家一个侄子，十六岁，叫窝囊废，把窝囊废找来啦，这窝囊废呀在这儿学徒。合着这药铺哇就三个人：东家窝心，掌柜的假行家，学徒的窝囊废，就这仨人。

一早儿放了挂鞭，九点来钟，进来一个人，这人有六十多

岁，连鬓胡子，穿着蓝夹裤蓝夹袄，系着一条带子，大包头儿的鞋。一进门儿呀满脸陪笑就作揖：

"嗬，掌柜的，开市大吉呀，万事亨通！道喜道喜！"

掌柜的、东家都站起来啦：

"哦，您柜里边儿坐！"

"不价不价，给您道喜，还求您点儿事。我跟您是街坊，我是皮匠，在您这门口儿摆皮匠挑儿，我姓陈，都管我叫陈皮匠，在您这门口儿摆摊儿呀摆了三十多年啦，现如今换了掌柜的，换了东家啦，我还在这儿摆摊儿，求您照应赏碗饭吃。"

假行家倒挺客气：

"没有说的，还得求您照应哪，咱们是街坊，您要是沏水呀，用开水上柜里头来，后院有火，多咱都行！"

"好啦，谢谢您哪，我可就挑挑子去啦。"

出去啦，把皮匠挑儿挑来啦，坐在那儿，一边儿喝着水，一边儿缝着破鞋。

也就十点来钟，进来一位买药的，打腰里一掏哇，那阵儿花铜子儿，掏出仨子儿：

"掌柜的，给包仨子儿的白芨。"

"好您哪。"

白芨呀就是研朱砂那个白芨。他拉抽屉找。其实呀，哪个抽屉搁几味药有几个条儿；他不识字，他乱找，即便找着白芨呀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白芨。拉了四个抽屉找不着，叫学徒的，怕人走了哇，一走于他不好看：

"倒茶呀，来了买主儿不倒茶吗？把东家那茶叶沏上，倒茶，点烟卷儿！"

药铺没这么应酬过呀。倒了碗茶，点了烟卷儿，烟卷儿是

老炮台，仨子儿不够抽烟卷儿钱。他呀拉几个抽屉不拉啦，把学徒的叫过来，低声地：

“去，到帐房儿跟东家要两块钱，打后门儿出去，回头还从后门儿进来，别打前门儿走；上菜市儿，越快越好，买个小鸡子，白的，不要差毛儿的。”

这孩子要两块钱走啦。

窝心一听特别呀：“要两块钱买小鸡子干嘛呀？”

这买药的还直催：

“掌柜的，你快点儿拿！”

“您候一候儿，今天我们是刚开张，货不全，到堆房给您取去，哈哈，您这儿坐一坐！”

这个人有心走，这根烟卷儿比那仨子儿贵，又喝了碗茶，等着吧。窝心柜房儿里还嚷：

“掌柜的，掌柜的！”

假行家到柜房儿：

“什么事您哪？”

“您让孩子买白小鸡子干嘛呀？”

“白鸡呀，这人不是要买白鸡吗？”

“噢，买多少钱的？”

“仨子儿的！”

“仨子儿？咱们两块钱买去，给人多少哇？那不就赔了吗！”

一说赔了，这假行家一掉脸，说：

“这可不行您哪，您要说赔了，这个买卖我可做不了啦！咱们这刚开张啊，不得把名誉卖出去吗！一伸手赚钱哪，明儿人家不来啦！大药铺不全这么样儿开起来的吗！”

窝心一听，别理他啦，他说什么是什么吧！

“好；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吧。”

这孩子呀转游半拉钟头没找着白小鸡子，为什么哪？北京啊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北京菜市上白小鸡子少，差不多不买它，嫌它丧气，非起灵啊，棺材上头才搁个白小鸡子哪，谁好模当样儿起灵哪！转游半天没有，回去不好交待，他花了一块六毛钱买了个白小鸡子，有两个黑膀子，打后门儿进来：

“给您，掌柜的。”

他接过来呀，攥着鸡脖子，把学徒的啐了一口：“呸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怎么啦，学徒都不用心！让你买白小鸡子，这俩黑膀子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没有？象话吗？让人说咱们这货不真！哼！”

攥住小鸡子，拿牙薅这两个膀子，小鸡子“嘎嘎”直叫唤。药铺得给人包上啊，活小鸡子没法儿包哇！药铺栏柜上头挂着一溜儿药方子，“奔儿”，扽下一张来，他不认字呀，什么呀扽下来就包起来？牛黄清心丸，使牛黄清心丸那方子把鸡脑袋一裹。

“您拿走吧。”

买药的一瞧，说：

“你等等儿，掌柜的，我买白芨呀！”

“是白鸡呀，有俩黑膀子不是现给您薅了去啦吗！没错儿。”

这位一想：“仨子儿买得着吗，我拿走，回家宰着吃！”这位走啦。

这位刚一出门儿，又进来一位，搁这儿俩子儿。

“掌柜的，你给包俩子儿仁朱。”

“买银猪哇？好好！”叫学徒的：“倒茶！点烟卷儿！”

这回他不拉抽屉啦，等学徒的倒完茶，点完烟卷儿，他低声儿告诉学徒的：

“隔壁首饰楼，越快越好，多加工钱啊，打个银猪。一两来重就成啊，多点儿少点儿没关系。”

东家不问他啦。俩多钟头这孩子回来啦，拿着一个包儿，底下有一个条儿，这条儿上写着四块五——银猪手工。假行家接过来啦，接过来打开了，又换了一张纸，打上面儿又搁了一张方子——开胸顺气丸，包好了。

“您拿走吧。”

这位等了俩多钟头，拿手里一掂哪挺沉，心说：“刚开张的买卖呀给的多！”出门口儿打开一看，“嗬！”这位不爱便宜，又回来啦：

“掌柜的，你拿错了，我买仁朱！”

“是呀，错了管换，你拿夹剪把它夹开了瞧，绝对是十足银子，银猪；要是洋白铜啊，您把字号给我们摘下来，没错儿！”

这位赌气把猪往那儿一搁，拿起钱来走啦！

这位刚走，又进来一位，拿出五个子儿来。

“掌柜的，你给包五个子儿的附子。”

附子、甘姜、肉桂呀，热药。

“父子呀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东家！”

窝心说："什么事您哪？"

"您回家把您少爷带来。"

"干嘛呀？"

"应酬门市！"

"什么应酬门市？"

"卖啦！"

"把我们孩子卖啦？"

"不是呀，连您都有哇！人家买父子嘛。您家里有父子呀，父子爷儿俩呀，我家里是光棍儿一个人哪，我要有孩子我绝不能卖您的！"

"卖多少钱哪？"

"五个子儿呀。"

窝心一听："倒血楣啦！我们孩子今年十一啦，敢情是药材呀！连我也在数儿哇！好，等着，等着！"到家，这孩子下学正吃饭哪，窝心脸都气肿啦：

"别吃啦！"

大奶奶当这孩子惹了祸啦：

"怎么啦？"

"怎么啦，卖啦！"

"哟！怎么把孩子卖啦？"

"连我都有，我们爷儿俩一块儿。人家买父子，药铺嘛，我们是父子爷儿俩！"

这位太太说：

"那可不行，三口儿人，你们俩上哪儿我也跟着！"

孩子吓得直哭，这位太太呀气得一边儿走一边儿骂。这位大爷带着孩子打前门儿进来啦。

“您把他带走吧！”

买药的问：“我带什么您哪？”

“您买什么呀？”

“我买附子！”

“您买父子，这是亲父子，您打听，要是抱养的、过继的，您甭给钱，绝对亲父子！”

这位不敢要哇！

正说着哪，又进来一位，搁那儿俩大子儿：

“掌柜的，你给包俩大子儿砂仁儿。”

砂仁儿、豆蔻。

“仨人儿呀？哎呀，我们这儿连东家加我带学徒的整仨人儿，仨人儿不成啊，买父子的买走了一个，剩俩人儿啦。哎，我们内东家来啦，合适啦，您把我们都带走得啦！”

这买药的也乐，你瞧我也乐，我瞧你也乐！

这位太太直骂街，小孩子吓得直哭，把窝心气得脸都绿啦。门口儿围好些人。这会儿陈皮匠进来啦，进门儿作揖：

“哎，掌柜的，我可多嘴啊，哈哈，您，这是您少东家？有什么事儿呀家里说去，家务事要在这儿一吵一闹，让人家街坊一看，甭说这是头天开张，就是平常日子也不合适。”

窝心哪这才发发牢骚：

“陈师傅，好，我算倒了血楣啦！这个买卖呀一万多块钱，那倒不要紧，刚才有人买白鸡，我们两块钱买的，仨子儿叫他拿走啦！又有人买银猪，你瞧，那条猪还在那儿搁着哪，还没给人家首饰楼的钱哪！这都是小事呀，进来这个人买父子，我们父子爷儿俩跟着走！这位买仨人儿，连买卖都归他啦！这买卖开什么劲儿！”

陈师傅一听这个，没等说完，皮匠挑子也不要啦，抹头就跑。假行家把他揪回来啦，说：

“你跑什么呀？”

“我不跑？这回头再来一个买陈皮的哪，你把我也卖啦！”

（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）

三 摘 婚

说相声以说当先。你们这嘴能说呀？提不到，这“能说”俩字呀我可不敢说。为什么哪？有比我们还能说的！那个能说的是什么人哪？各行业都有。旧社会买卖人里头哇属鞋铺最能说！怎么哪？一进门儿买鞋，穿着合适给钱，他给您开发票，这用不着能说；什么时候用着能说呀？穿哪双鞋也不合适！连换了三回不是大就是小；换换这种式样，这位不要，要那种式样；挑了这尺寸不合适又换那尺寸；要不赶上这尺寸的鞋没有啦！没有怎么办哪？他要是这么说哪：

“您明儿来吧，现在这尺寸没有啦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这位一出门儿他明儿不来，他上别处买去啦！鞋铺一家挨一家，哪儿买不着啊，非你这儿不可？所以他不这么说。怎么说哪？他变着法子非让你把这双鞋拿走！说不合适，不合适也得拿着！褒贬是买主哇！你褒贬它绝对跑不出七样儿去，哪七样儿哪？大啦，小啦，肥啦，瘦啦，底儿薄，底儿厚，不好看，七样。你说哪句，他拿哪句回答你，这位就把鞋拿走啦！拿走穿着不合适，明儿再换来，赶来换的工夫儿，他这尺寸的鞋也就有啦！要没有呢，一等一个月也得等，换钱，换不了去

啦！好比说吧：

“这个底儿呀厚！”

“您现在穿厚的最好，怎么哪，走道儿哇不咯脚！”

说：“底儿薄！”

“您穿着脚底下图轻！”

“肥！”

“肥，您脚不受屈！”

“瘦！”

“瘦哇，您穿着利落，跟脚。”

“小！”

“小哇，您穿两天儿它就松啦！一松您穿着就合适啦！”

“大！”

“大，一着潮气呀它回楦！”

“不好看！”

“咳，这是新样子，最时兴啦！”

怎么的你也得把它拿走。这是鞋铺，鞋铺的人能说。

还有一行最能说，能说是最能说，可现在这行没饭啦！哪行啊？就是说媒的媒婆儿。

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这句话耽误人！婚姻大事父母说了算，媒人哪就两片嘴，只要把父母说的心一动，这就能结婚。夫妻两个人，这是一辈子的事，生同床，死同穴嘛！旧社会结婚的时节谁不认得谁，俩人脾气谁也不知怎么回事，隔山买老牛，好也这辈子，不好也这辈子！旧社会不能离婚，就得这么着，一辈子算完啦！

老年间不正常的婚姻多啦！您听过那出戏——“小女婿”，男的十一岁，女的十九岁，不合理！还有调过来的，男的七十

六，女的十五！这事情旧社会很多很多的，他钱多呀，随便他想怎么办怎么办！还有这么句话：“好汉占九妻”，您瞧，他饶着玩弄女性啊，还落个“好汉”！

还有这个哪，小孩儿娃娃亲，抱着就定亲啦！这俩小孩儿呀，一个太太抱着一个，都是街坊，两位太太呀一块儿哄小孩儿凉快，说话越说越投缘，跟家里先生一说呀先生也同意，怎么样哪？

“得啦，咱们结个亲吧！”

这两个小孩儿算定亲啦！这俩太太投缘，这俩小孩儿投缘不投缘她不管！

还有比这个更糟的，叫“指腹为婚”，这俩人还没出世哪就定婚啦！二位太太都有身孕，说的挺投缘，跟家里先生一说，先生也愿意。

“得啦，咱们定个亲吧，养下来瞧，养下来要是一个小子一个姑娘啊就是夫妻两口子，定下吧！”

定下啦！

“等着吧，养下来瞧。”

过了半年多，这位太太养了个小孩儿，等那位太太养下来再说吧！又过了半年多呀没信儿，一年多啦，还没信儿！十个月怀胎呀，她十四五个月啦！细一了解呀，那位太太是水臌！这不是糟吗！

说老年间婚姻全不好吗？也有好的，好的少。有那么一个典故，这夫妻和美呀就用这句话，叫：“举案齐眉”。“举案齐眉”是怎么回事呀？汉朝的事。离如今两千来年，这男的呀叫梁鸿，女的叫孟光，这夫妻一辈子相敬如宾，到吃饭的时节呀把案举起来，夫妻对让。这是千古的美谈。案是什么呀？跟

托盘似的，有三四寸长四条腿儿，漆的，搁饭菜用。如今“举案齐眉”的有没有？古时不就有梁鸿、孟光吗？如今“举案齐眉”可多了去啦！怎么？新社会婚姻自主啦！

我们街坊出了这么档子事——逢这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！我们街坊啊有个老头儿，趁钱！跟前有仨姑娘，大姑娘二十二，二姑娘二十，三姑娘十八，挨肩儿的亲姐儿仨，这姐儿仨感情很好啊，不愿意出阁。为什么不愿意出阁哪？姐儿仨这么想：

“出阁不是嫁三姓人吗？内中如果要有位外省人一回家，姐妹见面的时候就少啦！”

后来姐儿仨一核计，怎么办啊？出阁也成，嫁亲哥儿仨，错了亲哥儿仨不嫁。这就难啦！亲哥儿俩不成，亲哥儿四个也不成！亲哥儿四个怎么也不成哪？姐儿仨嫁给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剩下老四不还得再娶一个吗？娶一个妯娌就有外姓人啦，一烦心，不还得分家吗！故此哥儿四个的也不成。

旧社会都讲这个：“门当户对”。她要是给穷人好办，亲哥儿仨二十多岁没有成家的有的是；可是不嫁给穷人哪，得跟她家财产相当啊，这就难了！

让媒人给说去，要说停当了谢两千块现洋。这媒人姓酸，叫酸梅。这酸梅呀满市街给找主儿，过了半年啦也没有合适的！有一天酸梅呀住娘家去啦，她娘家表嫂也是媒婆儿，叫烟儿煤。烟儿煤那村儿呀离我们那村儿五十多里地，这村儿有亲哥儿仨，家里财主，开着烧锅、木铺、大粮行。大爷呀二十三，二爷二十一，三爷十九，年岁相当，财产相当，这哥儿仨还都是念书的人；女方这老头儿哇，在前清是个进士，这不是门当户对，挺好吗！有一样儿麻烦，什么麻烦？这哥儿仨呀都

有点儿残疾。有一个相不上就不行啊，这哥儿仨呀都有残疾！什么残疾？哥儿仨都是瘸子！

这哥儿仨还是三样儿瘸！

大爷呀是抽筋儿腿。什么叫抽筋儿腿呀？走道儿哇这条腿迈不出去，他得把浑身力量使到腿上往外抡，抡出去画半拉圈儿再落地。这二爷哪？这点儿病在脚面子上，脚尖儿立着，一走哇高起一块来。顶这三爷这瘸子瘸得太寒碜，三爷这病在大胯骨上哪！走道儿哇这腿抬不起来，拉拉着，拖着走！

这酸梅、烟儿煤一想：

“错过这哥儿仨还找不着合格的，这不要命嘛！”

找老头儿天花乱坠一说，老头儿得相相啊！上哪儿相去呀？上烧锅相去。这哥儿仨坐在柜台里瞧着账，旁边搁着算盘，大爷喝着茶，二爷点着烟卷儿，三爷瞧着报，老头儿由酸梅、烟儿煤同着进来一给引见：

“这是某某老先生，这是三位东家，大爷、二爷、三爷。”

哥儿仨站起来一抱拳：

“老伯，请坐请坐。”

坐下了，他们也坐下一齐谈话，老头儿一听：

“好学问，好谈吐！”

临走，临走要一迈步可就露啦！他不迈步哇，站起来装着要往外送，一说“留步”，这哥儿仨说：

“好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您慢慢走。”

又坐下啦！说什么也瞧不见他的腿呀！

这门亲事老头儿愿意，回来跟老婆儿一说，老婆儿不放心，要亲自相相这三位姑爷。这麻烦啦！这三位姑爷离这儿好几十里地，老婆儿不能上烧锅那儿去，又不好意思让那哥儿仨上这儿

来，怎么办呢？老婆儿出这主意挺好：老头儿不是个进士吗，让老头儿立一回诗社，出帖请些位年轻学生，把这哥儿仨呀也请到里头，拿别的学生衬着这仨人，老头儿当社长出题，让大家呀作篇文章，一来看看这哥儿仨的相貌，二来也试试这哥儿仨的才学。这哥儿仨呀接到请帖也知道是为这档子事，就是不能来，怎么？一来就吹啦！大爷抽筋腿，二爷踮脚，三爷拉拉胯，不行啊！可娶媳妇儿心胜，不来也不行啊！怎么来哪？嗬，酸梅、烟儿煤这俩媒婆儿主意太高啦！来的时候呀这酸梅呀跟着一块儿来，烟儿煤在女家这头儿等着，这哥儿仨呀特意地迟到一个来钟头，哥儿仨来的时候坐一辆车，老年间没汽车马车，坐那种一对菊花青骡子拉着的轿车，大爷坐在尽前边儿，二爷坐在大爷脊梁后头，三爷在尽里头。烟儿煤在这儿等着，酸梅骑着驴跟着轿车儿。

到村口儿这驴先进村儿，车慢慢走。到门口儿，酸梅呀冲里头一嚷：

"老太爷、老太太，人家可来啦啊，迎接迎接！"

亲友都在这儿，一听说新亲来啦，得看看，嗬！全出来啦，门里门外、台阶上都站满啦，要瞧瞧这仨人什么模样儿！

这仨人到门口儿下不来车，怎么？一下车这瘸子就露啦！大爷抽筋腿，二爷踮脚，三爷拉拉胯，那哪儿成啊！车一到，烟儿煤儿句话呀，好比一只大手把大伙儿的眼都给盖上啦，能让大家瞧不出这哥儿仨是瘸子来，这主意多高！

烟儿煤说："哟，大爷，二爷，三爷，这会儿才来呀，人家亲友早就到啦，连我们也来了半天啦！回头我们得开开眼，这老太爷呀出题，大家作文，我们也没念过书，不懂什么叫文，回头我们得看看，见识见识。"

这位大爷还跨车沿儿哪，不能下来呀，一下来腿就露啦！冲老头儿一抱拳：

"哎呀，老伯，您可千万不要听烟儿煤的话，作文呀我可实在作不好，我写几个字还能勉强凑合，正、草、隶、篆、魏碑、蝌蚪文都能写，不但双手能写，连我的脚都能写，今天众位亲友到这里赏光，我要献献丑，我把袜子扒了，用两个脚趾头夹着笔，写几个篆字请众位给指正指正。烟儿煤，取文房四宝，找纸！"

说话就解腿带儿，要扒袜子！其实他写不了哇！烟儿煤赶紧跑过来：

"大爷，您先别忙，您写的多好哇，我们没念过书，也不懂，也就是让老太爷给指点指点，再说，大街上扒袜子，当这么些人不老好看的，您既能写呀写地下就成啦！搀着您下来。"

烟儿煤、酸梅把大爷架下来啦！

"好好，那么就不用扒袜子啦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写几个字众位给指点指点，众位，我可要献丑啦，哈哈哈哈，写几个篆字！"（学瘸子抡腿）

写了没仨篆字他蹦进去啦，一百多口子没瞧出来！这老头儿注意瞧着地，理着胡子：

"哎呀，我怎么不认得哪？"

那哪儿认得哪！谁也认不得呀！

酸梅、烟儿煤又把二爷搀下来啦！二爷下车不说别的话，往地下一看：

"众位众位，您看我哥哥这一笔够多好（以脚尖点地），这笔多足，最好是这一笔……"

他也进去啦！

再把三爷搀下来，三爷站在车旁边呀跟大哥嚷：

“大哥大哥，哎呀，这什么道理！您怎么把字写地下让人踩着，这不是毁谤圣贤吗！岂有此理！我给您都划啦了吧！”（学拉拉胯）

三爷也进去啦！

您说这种骗人的事够多缺德吧！

（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）

庸　医

原先旧社会呀，嗬，有些位大夫先生就知道要钱！任嘛学问也没有，托人情来个执照儿，来病人之后任嘛儿也没诊出来就给人家下断语。这儿诊着脉，“哎呀，你心里不舒坦。”这不废话吗！他舒坦找你干嘛呀！

有这么一种医生，又赚钱又不负责任。

病人哪眼看不行啦，来了大夫哇一诊脉，要死！不能开方子，一开方子回头活不了，怕负责任哪；不开方子白来一趟，这位大夫又拿钱哪又不负责任。

这儿诊着脉。

“哎哟，先生，您瞧我怎么样？”

“不要紧，你没什么病。”

“别人都不给开方子啦！”

“别人他诊不出你的病，我告诉你呀，你真正的病没有，你这肚子里头药吃杂啦，药跟药打起来啦，我呀，给你下这副药先别治你这病，先开开你的胃，吃点儿东西，明天哪就比今天强，再吃几剂药就能下地啦，过不去三剂药我保你好，你只管放心，死了我给抵偿！”

嗬，这病人一听，痛快！

"噢，谢谢先生，这才是神医哪，给先生倒茶！"

倒茶，这儿开方子，脉钱也拿走啦。临走本家儿往外送，送到门口儿要上车啦：

"这病人赶紧给预备呀，现在都见了绝脉啦！依我看——也许我看不到，可以请别的先生再给看——依我看得预备啦，省得临时抓瞎！刚才我开那药哇，没有什么别的，就是几样儿鲜货，吃不吃都可以。"

"谢谢您哪！"

钱拿走啦还得道谢！因为什么哪？"省得临时抓瞎"呀。

有这么一号儿砸锅匠的大夫，他一诊脉——这病人原就害怕，好几个先生不给开方子啦，才找的这位。一诊脉：

"哎呀！"

这个人一哆嗦！

"啊啊啊，怎么样您哪？"

"不行啦！"

"啊——"

他还没撒手哪病人就咽气啦！这算谁的？算他吓死的，算人家病死的？这种事也有。

我有个街坊——逢这个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。您瞧这位先生砸多大的锅！这还是我们院儿里一档子真事，就出在解放前的前两年。

我们院儿里这家儿呀三口儿人，三十多岁的哥哥呀，三十来岁的嫂子，二十二三岁的妹妹——没出阁的姑娘。哥哥在银行里写字，小职员。住两间房，里外间儿，哥哥和嫂子在里头屋哇，妹妹在外间屋搭铺，一早儿哥哥上班儿哪，还得拆铺做饭。这些日子嫂子坐月子，养活了个小孩儿，小姑子炕上炕下

的伺候月子。半个来月嫂子下地啦，嫂子才下地，妹妹受感冒，病啦！哥哥疼妹妹，说这个：

“外头屋不能睡呀，病人，发冷发烧，开门关门多大风啊，你跟你嫂子炕上睡，晚上我外屋搭铺。”

昨儿晚上妹妹折腾了一宿，哥哥临走的时候儿说：

“请先生瞧瞧吧！”

他上班儿没工夫，托街坊老太太把大夫给请来啦。这位先生派头儿可不小，提了大皮包，戴这么个大光儿的墨镜，一进门儿瞧屋里没有男人——男人上班儿啦，就这俩女的，地下站着一位呀，炕上躺着一位。病人盖着被窝，旁边儿呀拿褯子裹着小孩儿，拿小被窝盖着，先生倒楣就倒楣这孩子身上啦！一进门儿瞧了瞧这孩子。

“小孩儿多少日子啦？”

地下这位太太答茬儿啦：

“十八天啦！”

倒楣呀！十八天，你倒问问是谁的呀！没问。挨炕这儿有凳子，就坐那儿啦。把皮包搁桌儿上。这位太太在炕头儿上搁个枕头，把她妹妹的手搁到枕头上。诊脉吧，这儿一诊脉，还理胡子哪！

“不要紧。”

什么也没诊出来，他给人开方子啦，开完方子拿脉钱，他走啦！这姐儿俩是文盲，不认字。没人抓药去，嫂子在月子里不能出去，妹妹病着不能出去，等哥哥下班儿。

顶六点多钟，哥哥下班儿啦，太太这儿催：

“抓药去吧！”

“先生哪？”

"先生走啦。抓药去！"

把药方儿拿过来啦，这位大爷一看哪，差点儿把鼻子气歪喽！先不用说药哇，先说头里那脉案，写着："产后失调，淤血不净"。人家是姑娘，他告诉人家产后失调，淤血不净。气的大哥不敢骂街，一骂街，回头妹妹一问怎么回事，非说不成，一说得把妹妹气死。这位太太还直催：

"快抓药去！"

"哎，抓去。"

出来，没法儿抓呀！花钱多少不提，这药不治她那病啊！在街上转了半天怎么回去呀？买点儿黄花儿、冰糖渣儿，一进门儿就说："那屋大妈说呀先不用吃药，吃错了倒麻烦啦，说她没什么病，受点儿感冒，用黄花儿、冰糖渣儿呀熬点儿水，撒撒汗，好了就好了，不好上医院……我给熬。"

黄花儿、冰糖渣儿熬了一大碗，让她妹妹喝，妹妹喝完了，盖俩被窝，又压上一件儿大衣，俩多钟头出了一身汗，妹妹好啦！

要吃他的药不就坏了吗！

正巧啦这天是星期日，大爷不上班儿，大爷说：

"咱们教训教训这先生！"

太太说："别价！"

"别价可不行！"让她妹妹："你上大妈那屋呆会儿去，不叫你别出来。"又告诉太太："昨天谁请的大夫，还托谁把大夫请来。请来呀，我躺在炕上盖上被窝，让他给我诊诊脉，把脑袋盖上，千万别掀被窝，他问怎么的，就提我冷，昨天吃一副药见点儿轻，求您再瞧瞧。"

妹妹出去啦，把先生也请来啦。这先生进来一瞧，还是那

个人，炕上还是小孩儿。

“天冷，他不让掀开。”

“那不要紧，吃药怎么样？”

“见轻。”

“行。”

坐在那儿，皮包放下啦，这位太太搁个枕头，把大爷手拉出来往那儿一搁。他第二个倒楣哪，倒楣这儿啦：大爷在银行里写字，没作过累活儿，这手伸出来细皮白肉儿。细皮白肉儿吧，男的女的你摸不出来吗？这儿诊着脉，还理胡子。

“好，略见好转，往下打一打，淤血还是不净。”

这位大爷听到这儿，从被窝儿里蹦出来，叭！给先生一个大嘴巴！这先生一躲没躲利落，把鼻子给打破啦！

“哎？你怎么打人哪！”

大爷说：

“打一打嘛，淤血不净啊！”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麦 子 地

今天我说一段我们那个村儿的事，逢是这种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，那位说："你哪儿住哇？"这您别管，我就这么说，您就这么听。其实即便说出地名儿来也没关系，怎么哪？这是头五十年的事啦。光绪末年哪，我那阵儿九岁，我们这位街坊在乡下住，这家儿是地主，我们那个村儿里就属他财主，他一个人趁五十多顷地，净膘满肉肥的牲口就是二十来头，老头儿啊五十多岁不到六十，姓什么哪？姓窝呀，叫窝心。这窝心哪不认字，不但他不认字，他们家里一个认字的也没有，亲戚朋友哪，也没有认字的，打他往他上辈儿说哪，三辈儿没念过书，可就是趁钱。您别瞧他没念过书，嗬，对于算计上那可是算计得到家，对于长工、月工，哪个人使多少钱，他是清楚极啦，算盘子儿净往他那儿扒拉，不往外扒拉。

这窝心哪跟前有一个孩子，这孩子十一岁，挺聪明。街坊里有人就劝窝心：

"员外，您这少爷多聪明啊，让他念几年书多好哇！"

老头儿一说话就透着倔：

"念书？我们不花那冤钱！"

"好认得字呀。"

“认字有什么用处哇！”

“写个来往信。”

“写信干嘛？我们家没人出门儿。我们念完了书，认得字，会写信了，不会写的都来求我们写；给别人写呀，犯不上！”

“有好处！”

“一点儿好处没有！”

“你要赶上秋后粜粮食哪，它不也能帮你算算吗？能记个账。”

哎，窝心一听这个，他这么一想啊：“有用，往外一粜粮食记个账什么的，省得费脑子。”又这么一想：“请先生一年可得花不少钱，我得请一位有学问的，我得出道题考考老师。”紧跟着跟街坊说：

“这么办，我出一个字，这先生要能认得我这个字，教我的孩子，一个月给他五十块钱，一天管两顿饭，早晚有四个菜，大锅里头的饭娜小锅儿的菜，晚饭还有四两酒，外饶一个汤，可得认得我这个字，要不认得这个字呀，他就是神仙我也不用。”

街坊这么一听，只要认得这个字，一个月五十块钱，一年不少挣啊，辗转周折呀找了一位老秀才。这个老秀才到他这儿，他把这字拿出来啦，这老秀才一看一摇头，走啦！秀才不认识这个字。不用说秀才，打这儿往后说，举人、进士、直到状元也不认得他这个字，因为什么哪？字典上没有。

怎么个字啊？他为写这个字特地买了支笔，买了块墨，买了张纸，这纸不是仿纸，也不是信纸，是一张糊窗户纸。在这张纸上头滴溜儿圆画一个大圈儿，当中点了一个点儿——没认

得的！半年多的工夫顶回去十三个先生，也就没人上那儿问去啦，把这茬儿也就搁下啦。

事逢凑巧，离我们那儿十八里地有一个姓假的，这人叫假行家。假行家嘛！你要问他什么事他都行家，其实哪样儿也不到家，嘴里能说，无一不知，百行通，比老郎神多八出戏，嗬！小子能聊，谁跟他聊上他就吃谁，谁爱听他说，坐在家里这么一聊，到熟饭的时候儿他能走吗？把这一村儿呀都吃怕啦，谁也不找他啦。假行家在家里头越想越不是滋味儿："哎呀，我在这村儿里不灵啦，大伙儿净躲着我呀，何不往外发展发展？这十八里地之外有个窝心，他找教学的，一个月五十块钱，一天两顿饭，晚饭还有四两酒，我干一个月不就挣五十吗？我去教学去。"假行家一天书没念过呀，一个字不认得，他上那儿蒙事来啦。

一叫门，老头儿把他接进去啦，让到外头院儿客厅——他家里挺款式，说来说去呀说到教学这儿来啦，老头儿跟他说：

"到我这儿教学呀，我有个字，不认得我这个字，就是神仙来了我都不要。"

假行家沉住了气啦：

"员外，也不是我跟您说大话，有字您就写，没有我不认得的字，中国字、外国字都成，您写吧。"

老头儿说："我早写得啦。"拉抽屉把那个字拿出来往桌子上一铺。假行家只瞧了一眼，就瞧清楚啦——上头一个圈儿，当中间点了一个点儿。心里琢磨这个字，嘴里跟窝心聊天儿：庄稼不错呀？种多少大庄稼呀？麦子怎么样啦？用多少长工啊？嘴里净说这个，心里头想这个："这字念什么呀？这字我得蒙啊，一句话就得蒙对了哇，这一句蒙对了他就服了我

啦，他一服，我打这儿就把他吃上，我吃他后半辈儿呀！这一句蒙不对，再蒙第二句就不灵啦。对，想准了再说。这一个圈儿当间点了一个点儿，这圈儿比什么？点儿比什么？这圈儿好比是大盆，这点儿是块洋胰子？……不对，洋胰子不能搁大盆里泡着，这不对。这圈儿是个胰子盒儿？……胰子盒又大点儿，没这么大的胰子盒儿。哎呀，这是个烙饼，象，烙饼多大张儿都有，这点儿是烙糊啦？……烙糊了不成啊，烙糊了是一片哪，这是一点儿呀！想了半天哪，假行家蒙出这么一句来：

"员外，这个字错非是我可没有认得的，这个字念嗵。"

老头儿说："啊，啊啊，您说念嗵，怎么讲？"

"这个圈儿呀好比是个井，这个点儿呀是块砖头，砖头往井里头一扔，嗵——！"

老头儿乐得蹦起来啦：

"嗬！念嗵，我这才遇见高人！"

行啦，把孩子带过来拜老师，买了三本小书儿来：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。假行家不认字他怎么给人家上书哇？他是蒙钱来啦，把书往那儿一搁：

"别忙，员外，我这个教书的可是有一样儿啊，得先给学钱，念一个月再给钱我可不干，我这是上打租。"

这会儿，他说什么是什么。老头儿说："是是是，给拿钱去。"

五十块现洋拿来啦，给他啦，他把它包起来，带身上啦。

"可有一样儿，今天是初……"

"是，初一。"

"到下月初一给我钱。"

"啊，是是是。"

“少给我一天我就不教。”

“是，到初一一定给您钱。”

“可是今天明天后玄我不教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得歇马三天哪，你得请请老师呀，老师来了就教吗？不得歇几天吗？日久天长啊！”

“是啦是啦。”

“一天啊吃两顿饭，一顿饭多预备 四 个 菜， 多 来 四 两酒。”

老头儿是全给预备，嗬，假行家就这么一吃啊，吃完了一睡，睡醒了还接着吃，吃完了还睡，三天吃了六顿，吃得胸口比下巴颏儿高一寸五，走道儿得托着肚子！

到初四怎么办？得给人家教哇。到初四啦，把老头儿叫到跟前儿。

“今儿个是初四啦，开学啦。”

老头儿说“哈哈，您受累啦，您教给孩子念书吧。

“这个念书是你们孩子一辈子的事呀！”

“是呀，一辈子。”

“你得查个好日子，今儿个什么日子你知道？找本儿皇历我给你查查。”

“哎！”

他不认得字，家里没有皇历呀，得赶集现买去。初八的集呀，先生打初一来的，吃了七天，到初八一早儿把 皇 历 买 来啦：

“您给查吧。”

他接过来翻，他不认字，翻腾！翻了两篇儿：

“哎！”埋怨老头儿，“耽误事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早把皇历找来，那不就开学了吗？误事就误在你身上，昨儿是好日子！”

老头儿说：“这个——把好日子过去啦？您再查一查，打今天往后，几儿是好日子？”

“打今天往后没有好日子！”

说完这句话他又后悔啦——打今天往后没有好日子这怎么办？这甭教啦！不教，下月的钱也别要啦，他要退这月的钱怎么办哪？

“嗯，有好日子，有好日子可就是远点儿，等不等在你！”

“是，几儿都等！”

“下月二十八是好日子！”

这一下儿一连气儿吃了五十七天哪，嚯，吃得这假行家肥头胖脑的。到二十八啦，得给人家上书哇，他又后悔啦！“咳，我要知道这么的，我多支他两天，明儿是二十九，小尽，后儿初一，初一又拿五十呀，我已经拿了一百啦，再来五十这不是……哎，蒙吧，蒙他两天。”

又过了两天，怎么着他也得给人家上书哇，一瞧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都挺厚，扔一边儿，就是《百家姓》薄，才几篇儿，把孩子叫过来：

“上书哇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我上书可上的少，为什么不多上哪？贪多嚼不烂。多念几遍，把它记住了，一边儿念去。回头背书，可不许忘，忘了

可别问我，问我可不告诉你。”

那位说：“这是什么规矩，问怎么不告诉？”他怕孩子忘了，一问他，他也忘啦，这不要命吗！胡弄吧！指着“赵钱孙李”，他一瞧这老头儿住的是四合房儿，他给上上啦，念：“正房三间。”孩子不懂啊，就念：“正房三间，正房三间……”念了一天正房三间。第二天念什么哪？“东西厢房。”这孩子就念：“正房三间。东西厢房。”第三天上什么哪？门外头有几棵柳树，他给上上啦：“门前有柳。”第四天哪？后院儿有几棵桑树，“后院种桑。”这本《百家姓》叫他这么一教是乱七八糟什么全有啊！“正房三间。东西厢房。门前有柳。后院种桑。”

咳！可惜这孩子这么聪明，让假行家给耽误啦。怎么哪？这孩子用心，他瞧着书本儿啊拿手指着念：“正房三间。东西厢房。门前有柳。后院种桑。”这孩子到第四天哪，他瞧出这里头有毛病啦——也没人教给他，也没人告诉他，他们家一个认字的没有，十一岁的孩子就瞧出毛病来啦，要不怎么说聪明哪。瞧出什么毛病啦？头一句“赵钱孙李”，第二句“周吴郑王”啊，他教给他是“正房三间，东西厢房”啊，这两句呀就俩“房”字，上句是正房三间的“房”，下句是东西厢房的“房”，这俩字的笔划儿不一样，怎么哪？赵钱孙李的“钱”字儿多少笔呀？一个大金字旁儿，这边一个“戋”字，这个周吴郑王的“王”字儿是三横一竖儿哇，三横儿都那么平着，一竖儿两头不出头儿哇。这孩子瞧出不对来啦：“正房，这房字儿事由儿多，厢房这个少。”这孩子拿着这本儿书来问老师来啦！到这儿把书一放：

“老师。”

假行家：

“怎么样，忘啦？”

“没忘。”

“没忘不在那儿念书，干什么来啦？”

“老师，‘正房三间’？”

“啊！”

“‘东西厢房’？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老师，这个念‘房’，这是正房；这个念‘房’是厢房，正房厢房俩‘房’字儿它怎么不一样啊？”

按说不是让孩子问住了吗？假行家可问不住，假行家有词儿呀，一瞧这俩‘房’不一样，假行家啐这孩子一脸唾沫：

“呸！正房、厢房能一样吗？正房多高多大？多宽的面口，多大的进身？你瞧瞧你们家的正房！”他拿手指着“钱”字儿的大金字旁儿：“你瞧，你们家的正房是不是起脊呀？”他管这大金字旁儿呀叫“起脊”，“你瞧一瞧你们家厢房，是不是平台呀？”

“王”字那一横儿赶情是“平台”，可巧他们那正房起脊，厢房是平台。这孩子说：

“对啦对啦，正房跟平台不一样。”

打这儿也不敢问他啦。

这孩子刚问完了书，正念哪，出事哪！怎么啦？老头儿打外头进来啦，这老头儿跟人打起来啦！因为什么打架呀？这老头儿有一片麦子地，他一早儿拣粪去——那位说：“不对，他家里种五十多顷地，当家的还出去拣粪去？”就这个，要不怎么叫看财奴哇！这泡马粪他能跟出四十里地，他也不让别人拣

去，你要问他干嘛，他遛腰腿儿。这天他背着粪筐，叼着小烟袋儿，走到地边儿上，过来一个放羊的，这放羊的也是我们一个村儿里的，姓刘叫刘柱儿。这刘柱儿家里呀养了几只羊羔儿，刘柱儿的羊打他地边儿一过呀，他说吃了他的麦苗儿啦，这老头子过来就骂街，刘柱儿不服他，俩人打起来啦！老头儿打刘柱儿哪儿打得了啊？刘柱儿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推老头儿俩跟头，这老头儿打不过刘柱儿，自己做伤，把手里的粪叉子一调手，尖儿冲脑袋上，叭！扎了四个窟窿，血，"哗——"就下来啦！把粪叉子一扔：

"哎，刘柱儿，好小子，你把我脑袋叉破啦！成啦，我写呈子告你！你等着吧！"

跑回来啦！

这孩子正在那儿念哪："正房三间。东西厢房。门前有柳。后院种桑……"

老头儿："别念啦！"

假行家吓一跳！当是"正房三间"犯了案啦！一瞧老头儿脑袋流血：

"怎么啦您哪，怎么啦？"

"哎，哼哼哼，先生，咱们村东头儿放羊的刘柱儿，放羊吃咱们麦子，我一跟他讲理呀，他把我脑袋叉四个窟窿！你给我写呈子，我上县里告他去。这官司赢了，我谢你二十亩地！

假行家这么一听："得，这算完！写呈子？这呈子没法儿写，一个字不认得！要跟他说实话，一个字不识，他能把我也告下来！连我一块儿告，让我一退钱，这事我受不了！就得沉住了气，我呀，蒙他一笔钱我跑！"向老头儿：

"好啦好啦，哈哈，员外，您算找着好儿啦，算找着高人

啦！让我给您写，甭说您这官司还有理，您就是一点儿理没有，我给您写呈子，我有个外号儿叫刀笔，笔下生花，写完了一交给官儿，这知县一看，您的官司占一百五十成儿赢！我可得高兴，不高兴写不好，今儿个呀您回头请客，告诉厨房多炒四个菜，多来二两酒，我这儿吃着喝着，您给我拿出半年的学钱来。”半年的学钱三百块钱哪，吃完了喝完了，拿上三百块，他好跑啊！“您回头睡觉，我一宿不睡，我把这张呈子给您写得好好儿的，明儿早晨这官司准赢。”

明儿早晨？明儿早晨他跑啦！这老头儿不知道啊！

“半年学钱？一年我都支给您！那倒没关系，可就是明天不成，明天这血干啦就不好告啦，这是今天流的血呀，我这就进城！您当时就写吧，您就写吧！”

假行家这么一听啊，“这三百块钱别要啦，饭也别吃啦，把他支走，我跑吧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，我给写，您里头睡觉去。”

“我刚醒啊，一清早儿还没吃早饭哪，我不困哪。”

“是不困哪……您里边儿休息休息……”

“也不累的慌啊，您写吧，我瞧着您写。”

他不走。急得这假行家直跺脚！

“您瞧着我干嘛？您瞧着我写不上来！我写字不让人瞧，您里头呆会儿不就完了吗？您瞧着，回头我写错一个字，官司输了赖谁？”

老头儿不知道：

“噢，瞧着写不了哇？您写吧，我在门口儿等您哪。”

假行家一听："门口儿等着，还是跑不了哇！”老头儿出去啦，假行家赌气子把孩子也轰出去啦："出去出去！”把门

关上。要命！写什么？一个字不认得！一转弯儿呀急了一身汗。该着，不是在开学的时候儿买了一本皇历吗？就学房有认字的呀，不能让老头儿拿走，他挂在墙上啦。他把皇历摘下来，来回翻腾。皇历上有嘛？新皇历旧皇历都是一样：一年一本儿，一个月一篇儿，一天一行儿呀，大尽三十行，小尽二十九行。旧社会的皇历可比新社会的农历事儿多，怎么？它有迷信。一行儿是一天，分什么日子，有二十八宿哇，哪天谁谁谁值日，有什么黑道日黄道日。好比说吧，今天是好日子，这行儿里头都有字，满着：宜合婚嫁娶，动转挪移，出行动土，上梁，进人口，剃头修脚……全在上头写着。今儿个呀平常日子：宜祭祀沐浴，就完啦，半行儿。今儿个是坏日子：诸事不宜，凡事不吉。他瞧了瞧，五月六月的字多，嗤、嗤！把两篇儿皇历撕下来啦！撕下来之后，把皇历还挂在钉儿上。这两篇儿皇历不能给老头儿呀，给他不看出来啦？窗台儿上搁着糊窗户剩下的半张高丽纸，高丽纸不是一道儿一道儿透亮儿的吗？他把两篇儿皇历夹到高丽纸里头啦，四四方方，见棱见角儿的这么一折，折完了他得粘上那角儿哇，不然一打开，一瞧是皇历，不是麻烦啦？抹点儿浆子一粘，粘好之后，一拉门：

"老头儿，写完啦！"

这老头儿还真高兴：

"嗬，写得真快呀！"

那怎么不快，就撕了两篇儿还不快！

"您拿着啊，半道儿可别打开瞧；不打开瞧，这官司准赢，一打开瞧，可就不灵啦。"

"好啦！哈，官司赢了，谢您二十亩地。"

老头儿把"呈子"带好就走啦。老头儿走啦，假行家也跑

啦，怕回头这皇历犯案！

老头儿怎么到城里告状咱们先不管，咱先说说知县。这是清末的事情，这知县是三千块钱买的，捐班儿。这知县哪，也不认得字！知县不认字，有公事怎么办哪？有师爷呀！巧啦，正赶上师爷发疟子。这知县就怕打官司，打官司来啦——击堂鼓，老爷升堂，那阵儿打官司还兴跪着哪，把老头儿带上来往前面儿一跪，知县皱眉："讨厌！浑账之极！单赶师爷发疟子你打官司！"

"怎么回事？"

老头儿跪在那儿：

"老爷，我叫窝心，我们那个村儿里有个恶霸叫刘柱儿，养活羊，放羊啊不吃青草，吃我的麦子，我一跟他讲理，他把我脑袋叉了四个窟窿！您想啊，我们庄稼人，麦苗儿都让羊吃啦，我们人吃什么哪？我们拿什么纳粮啊？"

"啊，听明白啦，听明白啦，刘柱儿的羊吃了你的麦子，好吧，你要没状子我让你赢！"

没状子他就不用瞧啦，他不识字呀，他就怕他拿状子。这老头儿快六十啦，耳朵聋：

"什么您哪？老爷，要状子？状子有。"

把皇历掏出来了，往上一举，当差的接过来递给知县，知县接过来搁在桌儿上：

"讨厌，浑账东西！带刘柱儿！"

把刘柱儿带来啦。刘柱儿怕官，上堂一瞧，就知道把他告下来啦，一上堂就嚷：

"老爷，我们放羊啊在地边儿吃青草，没吃他麦子，脑袋是他自己叉的，您派人上地里瞧去。"

“跪下，跪下，跪这边儿。”

知县一想：“我就这么问哪不象话，不看状子就这么问，甭说别人，衙役就得瞧不起我，回头到外头嘀咕，说我不认字。这状子我得看看，看是看，反正我不念，谁知道我认字不认字？反正说什么也得让老头儿赢，说什么也是他的羊吃了他的麦子啦，不就得了吗！”

“你的羊没吃人家的麦子人家能告你？能够连呈子都写了？我看看。”

知县把粘着的这点儿扯了去呀，翻篇儿一瞧，这气就大啦！因为什么生气呀？他不认得这是皇历，他拿这皇历呀当成麦子地的地图啦，麦子地不是一垅儿一垅儿的吗？皇历上不是一行儿一行儿的吗？

“把这个刘柱儿先打八十板子！”

当差的按倒刘柱儿，一扒中衣，“叭、叭”就打。这刘柱儿一边挨打一边儿嚷：

“老爷，您怎么没问明白就打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打完了告诉你！”

打完了八十板子呀，屁股都打破了，直流血，一掩中衣儿，当差的一搀他，往那儿一跪，扶着地：

“老爷，你没问明白为什么就打人哪？”

“打你还屈吗？”他拿着这两篇儿皇历呀往前一探身儿，他让这刘柱儿瞧皇历：“你瞧！”

这刘柱儿一抬头，刘柱儿也不认字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！

“啊，老爷，怎么啦？”

“怎么啦？还嘴硬，你说没吃，你看看：这一垅儿给人家

吃了多半垅儿啊，这一垅儿没动，这儿吃了两垅儿半，这一垅儿吃了十分之一，你把这二亩地吃得乱七八糟，我还不打你吗？”

知县一作威，一甩手，两篇儿皇历掉地下啦！低头一瞧，一张高丽纸。

“把刘柱儿打死！”

“老爷，您怎么打死人哪？”

“是得打，那块地还没吃净，瞧，这二亩地都给吃没啦！”

（张奇撵记录 何 迟整理）

点痦子·拔牙

有一行生意对于人民有害处，就在这儿，您往南一遛达就有。干嘛的呀？点痦子的。他们跟相面的是一行，不相面了就点痦子。桌儿上头哇搁着小匣子，上头搁俩瓶儿，这儿呀挂着一张画儿，这张画儿上画着俩大脑袋，脑袋上啊净是黑点儿，一个黑点儿底下写几个字，单有几个红点儿，红点儿底下也写字；一个黑点儿呀代表一个痦子，红点儿哪，代表好痦子。人打这儿一过他就叫，没有脸上没有黑点儿的，打这儿一过他就叫：

“老弟，老弟！你往前点儿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”

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，跟他一对脸儿，他眼睛快：

“你这个痦子可不好哇，一辈子老有亏空，你挣多少钱也不够花的，全这个痦子的坏处。你瞧，我这儿写着哪，这个痦子长这儿是不是破财？给你小镜子，你照一照。”

这位把小镜子接过来啦。

“你看长这地方跟画儿上这地方一样不一样？一辈子老有亏空，存不下攒不下，老有亏空等着你！你怎么样哪？拿药把它点下去；我这儿有药，点脸上又不疼又不痒，它自己就掉啦！花钱不多——一分钱，打这儿往后净走好运，点不点在你。”

这位一想，破财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花一分钱点了去，便宜，买

块糖不还得二分哪吗！

“好吧，你给点去吧！”

“哎！”

他一开小瓶儿啊，里头的药哇雪白，拿小铜杓儿一舀那白药膏儿，这手拿一支红骨头签儿。药膏儿是什么？我告诉您哪，他这种药膏儿杂货铺卖，叫“大白”呀，又叫“白土子”，一分钱买这么一大块，合上凉水搁他那瓶儿里头，一分钱能买八瓶儿，八瓶儿才合一分钱的本儿。拿这骨头签儿一挑：

“你这个痦子也不好，这个痦子犯口舌！”

他一说呀就点上啦，一碰就一个白点儿呀。

“这个痦子有是非；这个痦子往后有牢狱之灾；这个痦子克妻，你娶八个也到不了头儿；这个痦子克父；这 个 痦 子 克母；哎，你看这个痦子了没有？这痦子你给我现大洋一百万我也不给你点，因为什么？我不缺那个德！你这个痦子，往后发财、走运、娶妻生子、有好儿子好子孙，全在这个痦子上哪！你看这儿写着哪：大富大贵，富贵寿考。”

得有一个好的，有这么个好的这位好爱听，要 没 这 个 好的，这位就蹿儿啦：

“怎么，我这一脸没有好地方儿吗？”

“这个痦子克长子，这个痦子克少女……”

反正啊他慢慢儿找，是黑点儿他全给点上，最末没地方儿点啦，才把这个破财的给点上。一分钱一个呀，你数去吧，一个、俩、仨……一数数儿哇九十八个，一分钱一个，一块钱找你二分，把钱先把过来，找你二分。

“你绕弯儿去吧，哪儿玩去都成，半拉钟头回来，回来我给你换药，换药可就不花钱啦啊！”

"哎！"

钱也花啦，顶着一脸白米饭，遛达半拉多钟头回来啦：

"先生，这时候儿成不成？"

"成啦，成啦，我给你点！"

这回呀又打开一瓶儿，这个瓶儿跟那个瓶儿一样，可药不一样，药哇发点儿粉红色儿，这是什么药哪？这是烧酒合石灰呀里头加镪水，往脸上点这个啦。扒拉下一个白点儿呀，往上点这个。那位说："不对，要是烧酒、石灰合镪水，他打底根儿就点这个不得了吗，那白土子不发生作用啊，何必点两回呀？"这个算盘您没打过来，不点那个不成，那个不疼又不痒，他要一伸手就点镪水和石灰呀，九十八个呀他点不上，一过仨这儿就受不了啦。您瞧扒拉一个点一个，点到五六个那儿，头一二三个就变色儿啦，肉色儿呀四外发红，紧跟着就发紫，您再瞧这个人，五官挪位！这儿刚点六七个：

"嗬，哎呀，先生，你这药劲儿怎么这么大呀？"

"不要紧，忍一会儿，说话就好。"

他是这么的：你就是不点啦，钱你拿不回去啦，九毛八归他啦。这位咬着牙全点上啦。

"明天哪，别洗脸，后天就好啦！"

回家吧。明天别洗脸哪？俩礼拜也洗不了脸！怎么？它楞往下烧哇，烧肉哇！过俩礼拜——半个多月这才掉疙渣儿。再拿镜子一照，痦子没啦，痦子没啦，可一脸麻子！

还有一行啊比点痦子还厉害，诸位可千万别上他的当。什么哪？拔牙的。牙要有病怎么样哪？上专门牙科，或是上医院，保险，多花少花没关系，有好处，没坏处，该拔的拔，不该拔的不拔；让南市摆摊儿的牙医给拔呀，可有性命之忧！您

听他说的可了不的！嗬，在南市一摆摊儿，搁一洋面口袋儿，上头这么一大堆牙，这堆牙少说有八九千个，“这人好大能耐呀，他要没能耐能拔这么些牙吗？”您哪儿知道哇，那不全是人牙，有狗牙。您听他说话可了不的，他到过二十多国，科学家都不如他，他是老科学家，天花乱坠！

来一位，捂着腮帮子，脸也肿啦，找他摘牙来啦，一边儿捂着一边儿嚷：

“哎呀，先生，您给瞧瞧吧，喝口水也不成啊，凉的不成，热的不成，出入气都疼！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来到我这儿就好啦，张嘴，张嘴！”

这一张嘴，他打口袋里拿出一根铁棍儿来，这铁棍儿一尺半长啊，手指头那么顸。

“张嘴，张嘴！”他把铁棍儿塞到嘴里，一扒拉，“哪个疼啊？”

“嗬，哎呀，你这么一和弄都疼啦！啊，就这个。”

“嗯，哎呀，坏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！”

“你这病啊没在牙根儿上，在牙筋上——神经上哪！这里头发了炎啦，要不摘下来，在里头它烂哪！这一烂，神经系全传，这一烂，你这一口牙靠不住，栽不住是小事，牙床子烂啦，腮帮子烂一个大窟窿！喝水流水，吃饭流饭，你就残废啦！我这儿给你摘了哇最省事。”

“哎呀！先生，摘，疼不疼啊？”

“你放心，我这儿摘牙不脚（觉）疼！”

您听这话缺大德啦，他摘牙不“脚”疼，谁摘牙也不脚疼啊！牙是牙，脚是脚，摘牙脚当然是不疼，摘牙碍不着脚哇。

“不脚（觉）疼啊，你放心吧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来吧！”

“多少钱哪？”

“两块钱一个，官价！”

“两块钱不行，我刚打医院来，医院也两块钱，我没有那么些钱，我这儿还有四毛，您受点儿累给摘下来得啦。”

“四毛不成啊，净手术费就一块二呀！”

麻烦半天，一块二。两块钱拿出来给他。

“你这不是有两块钱？你说瞎话！”

“我还没吃饭哪，得留八毛钱饭钱哪！”

“好，找你八毛！

找八毛，那一块二收下啦。收了之后哇，打他口袋里拿出一把老虎钳子——这么顸的钉子一夹就折的那个。拿老虎头钳子一举：

“张嘴！”

吓的这位：

“哎呀！嗬，我瞧见就哆嗦！这哪儿成啊，我拿舌头一碰就疼，你拿这钳子我受得了？你给上药哇，不上药一块二，你……”

“你说的对呀，我也知道上药好，这不够药钱哪，这种药现在是进口货呀，药得多少钱哪！你再拿两块！”

“我没有那么些钱哪！”

麻烦半天，八毛钱又给他啦，这不是倒楣吗！还合两块钱哪！

两块钱花啦，这个主意呀比老虎钳子还缺德，打口袋里拿

出一根儿弦来——二弦。把这根儿弦哪拴一个套儿——越挎越紧的套儿。

“张嘴！”

把弦套在牙根儿上啦，他拿着这头儿。这位算走不了啦。

“哎，你把我拴这儿啦？”

“给你摘牙嘛！”

他把这头儿拴桌腿儿上啦。这位两块钱花啦，拴在那儿啦，走也走不了，站也站不起来，蹲也蹲不下，腮帮子离桌子半尺多高。

“先生，把我拴这儿怎么回事呀？得多咱掉？”

“你等着，我给你上药哇！”

打口袋里拿出一个瓶儿来，把盖儿拿了去，他往桌子上磕，磕这么一个小坟头儿似的。这药什么颜色儿？漆黑。这是什么药哇？就是年下放那个二踢脚哇、麻雷子、爆竹里的炸药。他年下买来不放，搁着，他作这个生意。把这瓶儿带起来啦。

“就离这么远，啊，别近了，近了可受不了，药力太大，一会儿就掉。”

“得多咱掉？”

“用不了五分钟就掉！”

这阵儿钱也到他手里啦，这位拴着也跑不了啦，药也磕上啦，他可自由啦；把烟卷儿点上这么一抽。

“哎，先生，你不管我，你那儿抽烟怎么回事呀？我这儿牙疼……”

“等着，还没到五分钟哪，到时候就掉啦，你只管放心，绝不让你‘脚’疼。”

他抽了几口，一弹这烟卷儿灰，弹完灰往下一耷拉手，拿

烟卷头儿碰这炸药："轰！"

这位：

"哎，嗬，哎呀！"

这阵儿嘴里不觉疼啦，因为什么？疼木啦！捂着腮帮子一瞧，牙在弦上拴着哪。

"嘿，先生，你这主意可真缺德呀！我要知道你用这种手术，我还在医院摘哪！我这两块钱花的多堵心哪！"

走啦。

这位走啦，没有半个钟头又回来啦，脸都青啦，捂着脸：

"先生，不行，咱俩找地方儿说理去！疼的牙没动，你把好牙给我摘下来啦！"

（张奇墀记录　何　迟整理）

巧嘴媒婆

六月炉边铁匠，

腊月江上渔翁，

干什么说什么，

卖什么吆喝什么！

就拿这个月份儿，打铁的如何？他也得工作；“六月炉边铁匠”嘛！“腊月江上渔翁”，腊月多冷啊，江上打鱼的也得起五更睡半夜打鱼！拿我们说吧，说相声，站在这儿说，老拿把扇子，拿扇子夏景天为了扇风啊，可冬景天我们也拿着！老拿着干嘛呀？手里有抓挠儿呀！说书哇也离不开这把扇子，拿着它什么都是：说书说到写信那儿啦，这就是笔，提笔修书；说到打仗那儿啦，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……全是它。

同是一把扇子，扇法儿不一样，分什么人：“文胸、武肚、僧道领、媒肩”。不信您瞧，这扇子，文人哪扇胸，练武的扇肚子，和尚老道扇大领子，这叫“文胸武肚僧道领”。有那念书的老学究，这扇子闭一半儿扇一半儿，走道儿迈方步儿，说话离不开“之乎者也矣焉哉”！要见人一说话，先把扇子闭着。

"哎呀，久违得很。"

那位："您哪里去？"

"我见几个诗友谈谈诗。"把扇子一打，扇两下儿胸口。

"您这扇子好哇，我得领教领教、瞻仰瞻仰。"

这位呀赶紧地双手递，一哈腰。伸手拿过来不恭敬，得双手接。那位接过来先瞧下款儿：

"好，好，刘春霖哪，状元。这骨儿是真正子安的！"

你夸他扇子比请他吃顿饭他都痛快。就怕呀来一位楞爹：

"我瞧瞧你这扇子，"接过来，猛放猛闭，"不错！"

他一心疼能吐口血！——"文胸"。

"武肚"哪，您瞧那练武的人呀，扇肚子。原先在我小时候儿北京有相扑营，相扑就是摔交啊。您瞧个个儿都是直着胳膊，穿小衣裳，系骆驼毛绳，穿单口靴子，那扇子全是大桑皮纸，红面儿，没有画儿，即便有画儿，也是"五鬼捉刘氏"。见面儿一请安哪是"茶汤壶"。"好您哪！"我比那个人吧：这就是壶身儿（指自己身子），这就是壶嘴儿（指右手），这就是壶把儿（指叉在腰间的左手），一见面儿："好您哪！"（打千）这不是冲一碗吗？

"这天儿热呀！"

"可不是吗！"

"您练啦吗？"

"没练，浑身僵的慌！这天儿太热呀！"一扇肚子。——"武肚"。

"僧道领"——和尚老道扇大领子。他们管念经叫佛事，和尚见和尚：

"嗬，师兄，您上哪儿？"一边儿说，一边儿冲大领子里

头扇风。

“白天没事，您有佛事吗？”也扇着哪。

“我这些日子没有佛事，昨天有接三，去早点儿又回来啦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东家没死哪！”

没死你去干嘛呀！

“文胸武肚僧道领”。再说“媒肩”——媒婆子扇肩膀儿。这号儿人都拿鸡毛扇儿，串百家门儿，哪儿都去。一扇肩膀儿：

“老太太，吃饭啦？大少爷放暑假啦？大少爷年纪不小了吧，定下了吗？”

有一搭无一搭瞎聊，鸡毛扇儿扇肩膀儿！

说媒的嘴可能说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死汉子能说翻了身，媒婆儿的嘴呀，嗬！天花乱坠呀！张家长李家短，仨和尚五只眼！说的你点头咂嘴儿！现如今不行啦，这行儿没饭啦！现如今哪都自己找对象，媒人是一点儿辙没有。老年间是专制婚姻哪，讲究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哪！她呀满市街一串，就凭两片嘴，到时候又吃又喝！说成了能白说吗？到我们那儿——北京的规矩，说停当之后，送四对猪腿四对羊腿，都这么粗！往后天一凉，一涮羊肉多美呀！吃得媒婆儿一个个都肥头大耳的！干嘛谢猪腿羊腿呀？有个理由哇：当媒人的说亲事来回一跑，把腿都跑细啦，谢这猪腿羊腿哪，让她吃这个腿补她的腿！

当媒婆儿的一年能肥肥实实吃十个多月，有一个多月差点儿，哪个月呀？就是由打腊月一进门儿呀直到正月十六，没

事！为什么呢？旧社会有这么个讲法："正不娶，腊不定"。那么这一个多月没地方说媒去就挨饿吗？不！这一个多月吃得更肥实。人家家里有几个儿媳妇哇，有几个闺女呀，那个媒婆儿全仗这一个多月的收入换季呢！怎么？这媒婆儿呀就下这么一块来钱的本儿买点儿东西就得，买什么哪？买条红带子，剪成一骨节儿一骨节儿的，再买点儿花生、栗子、小枣，一过腊月二十三她就出来啦，直到正月十六。哪儿去哪？哪儿都去！穿着新蓝布褂儿，没有新蓝布褂儿，把旧的洗洗。不管认得不认得就上人院儿里去，楞拉门，楞往屋里去，进屋抓把红带子、花生、栗子往炕上一撒！干嘛呀？找吉庆啊！花生、小枣、栗子，搁在一块儿好听啊！枣儿跟栗子叫"早立子"，早养儿子早得济呀！花生哪？更好啦，净得儿子想姑娘，净得姑娘啊想小子，她这一把全扔出来啦——花生、枣儿、栗子，花搭着生，姑娘小子全养。兜这么一兜，进门就唱：

"给你个栗子，给你个枣儿哇，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儿哇！"唱完往炕上撒这么一把花生、枣儿、栗子唔的！

一进门儿呀，一瞧，嗬！男的没在家，就一少妇，一看屋里：红炕围子，红窗户帘儿，得啦，逮着啦！新婚。这位太太结婚不到半年就腊月底过年啦！扔这么一炕枣儿、栗子、花生，明年来个大胖小儿，多好听啊！给两块现洋。归里包堆扔这一把不值仨子儿，那阵儿两块钱一袋儿面！要再争竞争竞哪，又来一块，三块。这屋出来，那屋进去。一个大杂院儿十好几家儿，到哪一家儿都赚钱！这屋出来那屋进去，也"给你栗子给你枣儿，明年来个大胖小儿"，这位太太给媒婆儿俩嘴巴，临完踹出来啦！怎么回事？这位太太是寡妇！要命，倒楣啦！巧嘴巧嘴呀也有巧错的时候！

当媒婆儿没有不骗人的，她怎么骗人哪？嗬！她要受谁的贿赂哇就帮着谁骗人！男的给点儿贿赂哇她就骗女的，女的给点儿贿赂哇她就骗男的！我怎么知道哪？我有家儿街坊——逢这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街坊！我们街坊有个媒婆儿，姓酸哪叫酸梅，那两片子嘴跟小刀子似的！我们那儿有个大地主儿，家里财产挺厚，这老太太呀六十来岁，没有儿子，就一个闺女，这姑娘二十一岁；这姑娘要嫁谁呀，这份财产就跟着过去啦！就打十来岁就给这位姑娘说亲，直到二十一岁没人要。为什么？姑娘有残疾，什么残疾呀？偏缝——到北京叫豁嘴儿，南边叫花嘴子。这姑娘这豁嘴儿打鼻子里就豁，连牙床子都豁出来啦，通天到底！这还不算，双的，一边儿一个！这姑娘把手搁鼻子底下，您瞧，一百八十分人材；这手一抬开，刚吃完饭全吐出来啦！老太太疼姑娘，给说主儿啊，年纪得相当，像貌得好，有一点儿毛病啊她还不给！让媒婆儿给说去，说停当了哇，谢媒婆儿一所四合房儿，五千块现洋。这媒婆儿贪这个就满市街说去，跟谁说谁摇头，说了半年多没一个成的！后来遇见一个小伙儿呀，这小伙儿也让媒婆儿给说门子亲事，说停当了也有重谢。这小伙儿要漂亮人，有残疾的不要。这小伙儿可也有残疾——没鼻子，这儿一个大坑。两边儿都是这个条件：这头儿有残疾的不给，这头儿有残疾的不要。可两边儿都有残疾，哎！这媒婆儿还真给说停当了！要不怎么管媒婆儿叫“捏合山”哪——两个山头儿她都能给捏合到一块儿去！搬山倒海的能耐！她把这两档子还真给说成啦。说成是说成啦，她得把这豁嘴儿、没鼻子说到头里，不说到头里，瞒着盖着不成。怎么说呢？跟男的说这个：

“大爷，这门亲事说停当了，往后后半辈子什么也不用干

啦。您娶的这位大奶奶，这位老太太就这一位姑娘，明儿这份儿财产您承受，银行存多少多少，趁六个房产公司，那都不用说，就这姑娘本人儿的储蓄呀您四辈子花不完！”

这小伙儿说话哪，没有鼻子，这个味儿：

“我告诉你，她六个金山我不爱，别看我没有鼻子，这姑娘有点儿毛病，不要，你千万给说到头里！”

“要不要在你呀，我瞧着都好。要瞒你，往后不是落埋怨吗！这姑娘没别的毛病，就是嘴不好！”

这小伙子以为什么哪？口敞！嘴不好是好说好笑。

“噢，那倒不在乎！嘴不好不算毛病，慢慢儿劝说她吧！”

怎么劝说呀？这毛病劝说不好哇！

这头儿说成了，上那头儿说去。

“老太太，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！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一岁，身量儿、长像儿哪儿都好，这个亲事要还不停当啊，您小姐后半辈子甭出阁啦！”

老太太说：“可这么的，你也别瞒着，我们姑娘可有残疾，这男的有一点残疾我不给，你别瞒着别盖着！”

她还得把没鼻子说头里：

“老太太，甭说您还谢我那么些钱，还有房子；这是您小姐一辈子大事，我不能缺德，您就一个钱不花，我也不能作那种缺德事。小伙儿哪，都挺好，就是眼下没有什么！”

告诉你啦，没有鼻子！“眼下没有什么”嘛！眼下没有什么就是没有鼻子啊！这老太太哪，也想左啦，以为没有产业哪！

“那不算毛病啊，眼下没什么怕什么啊，我陪送的多呀，再说往后过着过着不就过有啦！”

他怎么有哇？有不了哇！

“我这儿富裕，我添补。”

你添补？你拿什么添补哇！你不也就有一个吗！把你的挖下来搁他那儿？不合适呀！

停当啦！停当可停当啦，要糟！怎么？要相相。要命啦！这一相不吹了吗！媒婆儿主意高，她跟男的说这个：

“你相可不好，人家老家庭，头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你瞧瞧像片儿，我把像片儿给你拿来。合适呀你把像片儿留下，不合适退给人家，别耽误人家事。往后娶过来不是这本人儿，算我骗你，你到法院告我去！”

跟那头儿也是这话：

“男的没在本地，在外省哪！事由儿忙，人家不能告假，人家来了要不成哪，就耽误人家事啦。您瞧瞧像片儿得啦！”

瞧像片儿吧！两头儿都有残疾，这像片儿怎么照哇？照像片儿五官挡不住哇！可是照半截身儿，半截身儿是照上半截儿，没有照下半截儿的呀！哎呀，这媒婆儿主意太高哇！男的照像、女的照像，她带着照去，到那儿她给摆弄。男的不是没鼻子吗？他要一堂花园儿的布景——远景、近景，山子石上头搁花盆儿，花盆儿里有芍药花儿，这尺寸哪跟小伙儿身量儿拉好了，让他呀站到花盆旁边儿，拿着那个花头闻花儿，就仿佛逛花园儿瞧见芍药啦，香！他一闻，照，照得了看看，不好重新另来！不是没鼻子吗？没鼻子，这花儿不就盖上了吗！照得了挺俏皮。女的哪，豁嘴儿怎么办？她叫她打电话！站在这儿把耳机子往这儿一搁，就挡住了！这媒人哪好缺德啦，这媒人！

说这是看像片儿容易受骗，要面对面儿地对相对看大概没

有事啦！谁说的？听媒人说对相对看，受骗受的更厉害！这也是酸梅的事——酸梅这一辈子办的缺德事多啦！

这档子更新鲜！也是两边儿有残疾，有残疾的不要，有残疾的不嫁，还是对相对看，她楞给说停当啦！男的是什么残疾？男的是瘸子！您别瞧他瘸，他要说漂亮人，有点儿毛病的不要！女的哪？女的是一只眼！瞧什么得吊线，也要漂亮人！嗯，她把两边儿说停当啦！说停当是说停当啦，最末对相啦，这怎么相啊？定规好啦：姑娘啊站在门口儿跟媒人说闲话儿，好象串门儿送人，留这儿说两句闲话儿似的；男的呀打女的门口儿走一趟，男的哪不认得女的，瞧谁跟媒人在一块儿站着谁就是。女的不认得男的，媒婆儿跟她嘀咕：

“瞧，来啦，进口儿啦，穿什么衣裳，戴什么帽子，瞧瞧成不成，不成作为罢论，成就放定。”

那位说：她枉费心机呀，成不了！男的打女的门口儿走，瘸子！女的瞧不上；女的在门口儿瞧人这么瞧，吊线！男的瞧不上。两边儿都不愿意，那不就吹啦！

媒婆儿这主意高哇！她叫男的骑着马，男的不是瘸子吗？他骑着马哪！手里拿着马鞭儿，打门口儿一过，一瞧媒婆儿跟谁站在一块儿谁就是：

“哽，行！”

女的哪，在门口儿里头哇，开一扇门关一扇门，使门掩上点儿脸，把这点儿毛病就满挡上啦！

一相相停当啦！放定。老年间哪，放定，过礼，不见面儿；什么事儿没有。拜天地的时候儿女人盖着盖头，新娘也瞧不见他是瘸子，新郎也瞧不见新娘是一只眼。一入洞房，打起来啦！怎么？入洞房以后盖头撤啦！新郎一走道儿，“哟！”

俩人都吓一跳：

"哟！你怎么是瘸子？你骗人是怎么的？我相的时候不瘸，这会儿怎么瘸啦？说实话！"

男的会解释——媒婆儿早教给他啦：

"是呀，相的时候不瘸呀！不是骑着马哪吗，刚出你们胡同，洋车放炮，声音挺大，马惊啦，跑出十几里地把我摔下来啦，腿也摔瘸啦！先不瘸，这腿是摔瘸的！你这一只眼怎么回事？说实话！"

女的哪也会遮说：

"是呀，我听说你摔瘸啦，我一着急把这只眼也哭瞎啦！"

多巧！

巧是巧，这媒婆儿的腰包可装满啦！

（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）

读 祭 文

我是说笑话儿的；我给您作大报告，行吗？哪位也比我有学问，我要作报告您非退票不可。要说我的学问是连一知半解也不够，九牛一毛都不足哇！说学问哪我没多大学问，我说我是文盲，这话亏点儿心，比文盲啊强不多，斗大的字认得两车，认得几个字啊马马虎虎。

现如今认字的人多啦，差不离儿的都拿一张报纸看。原先认字的人太少，有个认字的，这就是"圣人"。好比马路旁边儿贴张告示，围着好些人看，看的人全认字吗？不是。不认字他看什么哪？他那意思让别人念念，别人念念他好明白明白呀，这就是不认字的痛苦。赶巧啦有人念出来啦，这他算没白瞧；要赶上这位认字的怕念错了叫人笑话，心里明白不敢往外念，这位不认字的瞧着干出汗！

说这人嘴里嘟嘟囔囔，您可别问他。因为什么？别看他嘴里嘟囔，他未必认字。我怎么知道哪？在解放以前的前二年，在官银号那儿贴了张告示，有一位嘴里直嘟囔，可不认字，不认字怎么会嘟囔哪？他买了个烧饼，一边儿吃烧饼啊，一边儿嘴里直嘟囔！他嚼烧饼，嚼烧饼得啦，他偏出声儿装相，这儿呀拿烧饼咬一口，

“嗯，嗯，可以，不错！”

“不错”呀是材料不少，里头麻酱啊搁的多！

“了不得呀！”

又咬了一口。“了不得”怎么回事？烧饼个儿小啦！“了不得”！

旁边儿呀站着一位也不认字，打听打听啊，跟别人打听也好，单跟吃烧饼的打听，怎么？他嘴里嘟囔啊！

“嗯，了不得呀，可以，哈哈……”

“什么呀？什么呀？”

“嗯——真够瞧的！”

“什么呀？”

紧着问。他不认字，怎么说呀！他把手伸出来啦！

“写的是什么，您哪？”

“烧饼，你吃吗？”

“咳！我说那上头的。”

“上头是一层芝麻。”

“我说那黑的。”

“黑的是火大点儿，烙糊啦！”

“我说那有红圈儿的那个！”

“有红圈儿的你自己买去吧，那是豆沙馅儿的。”

俩人哪抬了半天杠，驴唇不对马嘴！

说还有这么种人，什么样儿人哪？认字马虎。这个字他瞧着它象什么他就念什么！街上常有这种事：糖炒“栗”子呀他念糖炒“票”子，北京“午”门他念“牛”门，“醫”院念“酱”院……这是常见的事。

我眼见过这么一件真事，什么事呀？这话在事变以前啦，

在官银号老铁桥一拐弯儿呀，那儿有一个霓虹灯——我一说，天津老住户都想得起来——霓虹灯是佛教会安的，晚上挺亮。那一行字是什么哪？“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”。那天有一位先生走在那儿呀，正赶我上园子打那儿路过，他站在那儿高声朗诵：“嗬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赔产。”“菩萨”他念“赔产”，观世音赔谁的产哪？这是真事！

还有一档子。在北京有个五牌楼，就是前门大街的五牌楼。在我十八岁的时候，五牌楼南边儿路东有个关闭的酒店，门口儿贴了个条儿，这条儿贴了好儿年也没人来倒他这买卖，他写什么哪？按说应该写：“此铺出倒，家具拍卖。”这“拍”字儿不是一个“提手儿”一个“白”字吗？这位先生啊，写了个“竖心儿”一个“白”字：“此铺出倒，家具怕卖——怕卖就别卖啦！

还有写信。这个字不会写，一问人，问的不清楚，出了错儿啦！这位老太太呀叫他儿子给他娘家兄弟写封信，合着接信的这个人是这位写信的舅舅。他舅舅出门儿到上海啦。他舅舅到秋天爱吃茄子，可是一吃茄子就发眼。姐姐关心兄弟，这天晚上让自己儿子给兄弟写封信，这学生马马虎虎，归里包堆就几个字：“大舅，勿吃秋茄子，恐其发眼。”他写茄子这“茄”字儿忘了怎么写啦！他问街坊，街坊睡觉啦，院里有一个二大爷。

“二大爷！”

把二大爷叫醒啦！

“什么事呀？我起来。”

“您甭起来啦，我写信，这茄子的‘茄’字儿怎么写？您告诉我。”

“‘茄’字儿不会写？‘草’字头儿一个‘加’字儿。”

这个“加”是加减的加，他给写了一个住家的“家”。写到发眼的“眼”字又忘啦！

“二大爷，眼字怎么写呀？”

“‘目’字旁，一个乾坎艮的‘艮’字。”

目字旁是眼目的“目”啊，他写了金木水火土的“木”，这就不念眼啦！这封信他舅舅接着啦，一看不知是怎么回事：“大舅勿吃秋蒙子，恐其发根！勿吃秋什么呢？没这么个字儿呀！发什么根哪？……”莫名其妙。

我们街坊还有一档子事，念祭文给人家念砸啦！在旧社会时候，嗬！念祭文的人派头儿可不小，本家儿孝子孝妇——就是本家大爷大奶奶穿着孝服往地下一跪，亲友在四外这么一站，这位先生捧着祭文高声朗诵。我们这位街坊本来斗大字不认得二升，可他偏要充相儿。这祭文上写的是谁上祭哪？就是这孝子孝妇哇夫妻俩。他一念："孝子"，"孝子"俩字念的挺清楚。本家儿呀姓潘，名字叫良顯——潘良顯（显）。他把"孝子"念完啦，这仨字儿一个也没念对！

“孝子，番艮頭！”

他念完了，这本家儿一听：“怎么啦，翻跟头？这叫什么礼节呀？怎么让我翻跟头？”

他没动弹。茶房过来啦，茶房听先生指挥，一拍本家儿肩膀儿：

“大爷，您翻吧，这不先生让您翻的吗，您翻！”

这本家儿大爷跪着跟茶房嘀咕：

“我没练过！”

“没练过不要紧，先生让您翻的，我抱您腰，您翻。”

这儿一抱腰，本家儿三十多岁，还真灵，“奔儿”，翻了个跟头，完了跪那儿啦！他往下念：“孝妇”，孝妇是本家儿大奶奶呀！旧社会时候女人不写名字，娘家姓什么呀是什么“氏”，这位大奶奶娘家姓乜，就是之乎者也那“也”字儿没有那竖儿。

他一念：“孝子翻跟头”，翻完啦！又念：

“孝妇，也氏。”

本家儿大奶奶跪在这儿一听：“也是？我也翻跟头吗？”

茶房不能过来呀，老妈子过来啦：

“大奶奶，您翻吧，这不，大爷都翻啦，您也翻！来，我抱您腰。”

这位大奶奶为难啦，六个月身孕！你说翻跟头吧，又怕小产，不翻跟头吧，又怕失礼！没法子，翻吧！老妈子不敢使劲儿抱，这位太太跪在地下抬起一条腿来，跟先生商量：

“先生，跟头我可翻不了，这么的吧，我拿蝎子爬得啦！”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渭 水 河

刚才呀应当我表演，为什么没表演哪？来晚啦吗？不是。没来晚怎么没表演呢？今天哪有个晚会，紧赶慢赶，赶到这儿来呀上气不接下气，进门一看正该我上场。这是同志们照顾我，让我呀在后头喘喘这口气儿。要是不照顾我哪？跑到这儿来嘘嘘带喘地就上台，回头上台一说呀就许说忘了、说错了。

那位说："你们久干这个的还能说忘了、说错了？"这可保不齐。无非是呀我们说相声儿的要说忘了不老显的。为什么哪？相声原来是招笑儿的，忘了哇，观众们不说是忘啦，说这个："哈哈，张寿臣哪，为招大伙儿一乐，他成心装的。"其实倒是真忘啦。

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，推一辈子小车儿没有不翻车的。变一辈子戏法儿碰巧也许变露啦，这可保不齐呀，上台表演的工作，撒手不由人。说这手戏法儿是功夫，今儿赶巧了啊，一抽筋儿，就许错了，这可保不齐！

唱大鼓哪？唱大鼓也有忘了的时候呀。说："我们常听大鼓，没听见他忘过啊？"他忘了啊您不理会。我告诉您这地方儿您注意，一有这种地方儿，那就是忘啦：他唱完一个"甩板儿"，是行腔儿，行完了腔儿呀，弦子弹过门儿，打鼓，把这

鼓套子打完了，张嘴就唱，那是没忘。有这时候儿：这鼓套子打完了哇还接着打，那就是忘啦。打两回鼓套子，有这俩鼓套子的工夫想词儿，就想起来啦。有这时候儿：只要一忘了词儿就着急呀，一着急脑袋就大啦，就更想不起来啦，要再连着打鼓套子，打仨，观众们就听出来啦，要一叫倒好儿多寒碜哪？这时候就得弹弦儿的帮助他。他已经打了俩鼓套子啦，还要打，这弹弦儿的就不能让他再往下打啦。这弹弦儿的跟他说话可不成，怎么？小声儿说他听不见——脑袋都大啦！大声儿说，他倒听见啦，可观众也听见啦，这么一来，倒给泄了气啦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弹弦儿的一听已经打俩鼓套子啦，这弹弦儿的手指头一使劲儿就行啦，就帮他的忙啦。怎么呢？手指头一使劲儿，“奔儿！”弦就断，弦一断就不能唱啦，他得接弦呀。他这一接弦，唱的人放下了鼓板，喝口水，松快松快，脑筋哪去点儿负担，一低头，俩人一嘀咕，这就成啦。

唱大戏也常有忘词儿的时候。

大戏里头有些不通的词儿，有错了的词儿。这种词儿有打原本儿上就错了的，这不能怨演员，得怨编戏的人。这怎么回事呀？旧社会跟现在不一样，旧社会里唱戏的人多半儿是文盲，打七八岁就进科班儿，他哪儿有工夫念书啊？本子上的词儿抄得太糙，里头有不少错字，教戏的也是演员出身哪，文化水平太低呀，也就按错的念，一辈儿传一辈儿，就那么传下来啦。戏里常有这句词儿——“阳世三间”，这是大错。“阳世三间”怎么讲啊？“阳世”俩字有讲儿，阴间阳间嘛！这“三间”哪？这“阳世”上就三间房，连三间半都没有？那么六亿多人往哪儿住哇？那么是怎么回事呀？抄本子的时候快，那个人一边说词儿他一边儿抄，是“阳世之间”，那个“之”字呀

连着下来啦，等到别人再念这个词儿呀，他不认得这是连笔写的“之”，就念成“三”啦，把“阳世之间”念成“阳世三间”，就这么传下来啦。

《乌龙院》阎婆惜给她妈妈做红鞋穿，宋江问她为什么做红的？“马二娘生日。”阎婆儿她不姓马呀，阎婆惜怎么叫她马二娘哪？那是那个“妈”字儿，也许当时写得快，没写“女”字旁儿，也许当时写了“女”字旁儿，后来念本子的人不认得，就念成“马”啦！这句话原本是“妈妈娘的生日”，“妈妈娘”头一个“妈”字本来就不清楚，这个“妈”字底下点了两点儿，是“妈々娘”，这位教戏的教师不认得，就认为是“马二娘”啦！

这些个错儿呀不是演员的错儿，这是抄剧本和教师的错儿。

唱戏的演员哪，精神不集中就出错儿。有这个事吗？我亲眼见过几档子，咱不必提他的名儿，就提这件事吧。这件事出在北京，这天演《问樵闹府、打棍出箱》这出戏，有这么个演员给唱错啦，还是个名角儿呀。哪点儿错啦？范仲禹一出场，唱：

“适才樵哥对我论，那老贼名叫葛登云。”

“适才樵哥对我论”，这句唱得挺好，“那老贼名叫”这几个字也唱出来啦，到“葛登云”忘啦，把这个人名儿给忘啦！这接不下来呀，怎么办呢？会让听戏的听不出来。怎么呢？忘是忘了，可脑筋清楚，心里头明白，在台上掉了能拣。一出门儿：

“适才樵哥对我论，那老贼……”

忘啦！怎么办哪？心里头清楚，他这仨手指头这么一凑

合，听戏的不知道，内行都知道，这叫“掐”，鼓也不打啦，弦子全都不动啦。他这儿哪？加两句道白。原本这儿就是唱没有白呀，他加了两句白：“……那老贼……鸣嘿呀，是方才那樵哥对我言讲的是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是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老贼的名字，怎么一时之间我想他——不起！”

你忘了嘛，你还想得起来！他倒说实话！

到这儿一透袖，透袖干嘛呀？又把家伙叫起来啦。叫什么家伙哪？叫“乱锤”，“呛呛呛……”就这个点儿。这干嘛呀？他在台上低头摸脑袋，想这个人的名字。

“这……”在台上转弯儿。转了半个过场，跟这打鼓的接近啦，问打鼓的：

“叫什么来着？”

这位打鼓的跟他玩笑，拿着鼓锤儿：

“哎呀，我也想不起来啦！”

“哎呀，不凑巧哇！”

转了四个弯儿：

“嘀嘀，想起来了哇！”

那还想不起来！转了五分钟啦还想不起来！仗着当时灵机快，没让人听出来。

还有这么档子事，别人在台上闹笑话儿，他给找回来啦。谁呀？杨小楼。这出戏呀配角儿唱错了，他把这错儿给找回来啦。什么戏呀？在北京第一舞台演《青石山》，杨小楼去关平，钱金福去周仓。钱金福那天有点儿事情，告假。临时一告假怎么办哪？就叫别的花脸替啦。这位唱花脸的呀，早晨给人家出份子去啦，喝了好些酒。一听钱老先生告假，后台老板说：“你来这个啊！”别的戏他不能唱啦，他得陪杨小楼唱这

出《青石山》哪，在后台呀，他老早就把脸画上啦， 扮好了装，靠大衣箱往墙上一倚，先迷个盹儿。他迷盹儿的时候可没戴着胡子——周仓戴那个叫“黑扎”呀，他没戴。心说：“等上台再戴吧。”他这一睡睡着啦，大伙儿也没叫他，容他睡到演这出戏的时候儿才叫他：

“哎，上台啦，上台啦！”

“哎，哎！”

醒啦，迷里迷登就上台啦，还是没戴胡子。

他没戴胡子，后台没瞧见，看戏的也没瞧见。观众怎么也没瞧见哪？那阵儿唱《青石山》台上有个大幕，王老道捉妖请神仙在幕外头。幕后头是摆场子——摆的这场子正跟老爷庙一样，中间是关公，这边儿是周仓，这边儿是关平，还有四个马童儿——马童儿是武行扮的，没拉开幕这些人得在那儿准备着，各人站到各人的地位上；等到一把送神火，王老道一喊：“开山！”把幕一扯，观众一瞧正是老爷庙。一“开山”，幕一拉，听戏的都往台上看：

“哎！什么戏呀？”

旁边儿那位说：“青石山哪！”

“青石山？不对呀！这是谁呀？”

“周仓啊！”

“周仓怎么刮脸啦？”

大伙儿都瞧。

杨小楼捧着印往那边儿一瞧：“坏啦，他没戴胡子！头里一起哄，一叫倒好儿怎么办！”杨小楼灵机一动——原本这戏里没有这句，他给加了句词儿：

“呀！面前站的何人？”

周仓这儿扶着刀，心说："这什么词儿呀这是？戏里头没有这句呀，你怎么添这个呀？再说你忘了题啦，你怎么不认得我，让我通名哪？咱们俩人是伙伴儿呀，周仓、关平啊，老爷庙这儿就咱们仨人哪，天天脸对脸儿站着，你怎么不认得我呀？我是周仓啊！"到这儿说"我是周仓"不行，得摆身段，戏台上嘛！摆身段的时候儿呀拿手理胡子：

"俺是周仓——"他这么一理呀，没逮着，这才明白："哎哟，没戴着！"可已经把周仓说出来啦，再说别的也不成啊，他的灵机也快，一攥拳头："——的儿子！"

杨小楼那儿：

"咳，要你无用，赶紧下去，唤你爸爸前来！"

"领法旨！"

周仓下去戴好了胡子，又上来啦。

出这种错儿，哪儿都有。那年哪我在河南，这话民国十来年，在河南开封听河南梆子，河南梆子闹错儿啦。什么戏呀？这出戏叫《黄河阵》。咱们这地方不常唱这个戏。《黄河阵》是怎么个剧情哪？是武王伐纣，姜子牙带着八百诸侯哇伐纣王，走到半道儿哇出来一个赵公明，赵公明摆了一个阵，挡着武王的大队不让过去，这阵叫"黄河阵"，很厉害；姜子牙打不开，正着急哪，燃灯道人来啦。燃灯道人跟赵公明俩人是道友，一见面儿哪劝劝。赵公明啊不说理，说什么我得摆这个阵，你来啦，你打打我这个阵。俩人越说越戗啊，打起来啦，就这工夫儿，唱错啦！

原来俩人都是朋友嘛，都下了脚力——就是骑的牲口。赵公明骑黑虎，燃灯道人骑梅花鹿，赵公明把马鞭儿放下，好比这是黑虎，那边儿燃灯道人把马鞭儿放下，好比下了梅花鹿啦。

俩人说着说着打起来啦，一打，他得上自己的脚力呀，这儿有两句唱词儿，唱词儿是什么哪？这边儿："赵公明把黑虎跨。"那边儿哪："燃灯道人上梅花。"俩人打起来啦。

这赵公明啊闹错啦，头一句他唱：

"赵公明，骑梅花。"

他把梅花鹿骑上啦！回头燃灯道人再骑梅花鹿，就俩梅花鹿。燃灯道人没词儿唱啦，他给来了这么一句，一指赵公明：

"你骑梅花我骑啥？"

你骑梅花鹿，我骑什么哪？

赵公明不错，还算有词儿：

"我的老虎你骑吧！"

俩人换换！燃灯道人唱：

"我骑老虎我害怕。"

那这出戏还怎么唱啊！

我二十来岁那年哪，在北京，梆子正时兴，金钢钻儿、小香水儿呀，他们在三庆戏院表演。谁闹错儿呀？开场戏。可不是名角儿。哪出戏？《渭水河》。这位演姜子牙的闹错儿啦。原词儿是这么几句："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，姓姜名尚字子牙，道号叫飞熊。"这么个词儿。他呀，把"道号叫飞熊"忘啦！

"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，姓姜名尚字子牙……"唱到这儿忘啦！落不下腔儿来，这儿也不能行腔儿呀，没词儿呀。没词儿怎么办？还重这句：

"字子牙……"

胡胡儿："冬龙根儿龙"。还想不起来：

"字子牙……"

唱了五六句，头里一听："怎么回事啊？"有位挨着台的观众给他来个倒好儿：

"好！"

这一叫倒好儿哇，他跟这位一对眼睛："你别叫倒好儿哇，我想一想啊。"他嘴里可不能住，老这句呀："字子牙……"胡胡儿："冬龙根儿龙"。又一位观众：

"好！"

"字子牙……"

"好！"

"字子牙……"

谁叫好儿，他冲谁"字子牙"，来了二十多句。

挨着台的这位观众实在绷不住，站起来啦！

"你还字子牙哪？你当我们爱听这句是怎么着？这不是叫好儿，这是倒好儿！"

一提"倒好"俩字儿，他想起来啦：

"道号叫飞熊。"

合着这位给他提了词儿啦！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三　近　视

今天这个节目叫什么？叫《三近视》。那位说："我们听过这出戏——《四进士》，没听过三进士呀！"这"近视"跟那"进士"不一样，这个"三近视"是三位近视眼，这三个人都不是外人，都是我本家叔叔。我这三位叔叔都是近视，我大叔那种近视叫"清睁"。那位说："什么叫'清睁'啊？"一早儿哇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叫"清睁"眼。我二叔的近视也有名儿，叫"热涌"，一到晌午哇，哎呀！能叫骆驼绊一个大跟头。我三叔那叫"雀蒙"，一到晚上什么也瞧不见。

我这三位叔叔呀，嗬！闹的那笑话儿多啦！还是我小的时候儿哪，有一次，我大叔上南顶——在北京永定门外头，五月初一开到五月十五，有庙会，他上南顶逛去啦。走到半道儿，他不知道还有多远，他要打听打听。一瞧，路西里站着个人。其实不是人，是什么哪？是坟地里的石头人——石人、石马嘛！我大叔跟石头人打听起道儿来啦：

"先生，劳驾劳驾，这儿离南顶还有多远？先生，这儿离南顶还有多远哪？"

他问了四五句，那石头人能说话吗？还在那儿站着。

"哎！你是聋子？"

这石头人脑袋上落着个乌鸦，他这么一晃摇手哇：

"哎？聋子？"

乌鸦飞啦！他也乐啦：

"嘿嘿，这人多死呀，问你道儿你不告诉我．哼，你的帽子让风刮去啦，我也不告诉你！"

您瞧这眼睛耽误多大事！这是我大叔。

我二叔哪？也有笑话儿呀，有一天我二叔走在街上，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一个鹅——买鹅干嘛呀？到我们北京是这个规矩：给儿子定亲哪，定亲之后要通信，男的这头儿给女的那头儿得送个鹅去，大白鹅——夹着。我二叔瞧着挺白呀，眼神儿不老强的：

"嗬，这棉花不错啊！我说，您这棉花多少钱一斤哪？"

他说棉花。这老太太还只当是别人买了棉花，他跟别人说话儿哪，没理他。我二叔走到跟前一边儿拿手摸，一边儿问：

"老太太，这棉花多少钱一斤？"

他顺着毛儿一摸，挺滑溜。

"哎哟，瞧错了，猪油哇！"

他又当是猪油。

"猪油多少钱一斤哪？"

他往这头儿一摸呀，把鹅脖子攥住了，挺长。

"哎呀，藕哇！"

藕！他一使劲，鹅这么一叫唤，他撒手啦。

"啊？喇叭！"

说什么他也没说对。

我三叔哪，有一次人家请他听夜戏回来，夏景天，才下过

雨，有块炉灰地冲得挺干净，地里有根针，在地里头埋着半截儿，针尖儿在外头露着、电灯一照，挺亮。我三叔犯了财迷啦：

“钻石！钻石！哎呀！这玩艺儿值钱！”

到跟前儿，想伸手捡起它来。一按，针尖儿冲上啊，扎了他一下子。

“哎呀嗬！蝎子！哎呀，蝎子呀！”

到电灯底下一瞧，流出一个血球儿来，软忽忽。

“哎呀，不是蝎子，珊瑚，珊瑚！”

他拿手一捻，一片血。

“咳！臭虫！”

全没说对呀！

我这三个叔叔是分家过，他们亲哥儿仨呀，一宅分三院，前后临街，大爷、二爷住在前头那趟街，我这三叔住在后边儿那趟街。夏景天儿，哥儿仨凑在一个院儿里，沏上茶，一块儿说话儿，凉快。说来说去呀就说到眼睛这儿来啦。怎么哪？一个人哪，他要是有个缺点，他就单护着这点儿，他不说这点儿差，老说这点儿比别人强。大爷坐躺椅上：

“嗬！哎呀，老二、老三，你瞧我这眼睛啊，近来好多啦，这蚊子在我眼前一飞呀，我就分得出这蚊子是公的是母的！”

我二叔一撇嘴：

“得啦您哪，得啦您哪，上回您出门儿让汽碾子给绊了一个跟头！这图嘛儿？连汽碾子都瞧不见，还瞧得见蚊子哪？”

“我是夜盲哪，越到晚上越瞧得清楚！”

三爷说：“大哥、二哥，你们也别吵，也别说谁眼神儿

好，咱们这胡同口儿外头有一座关帝庙，这关帝庙明天挂匾，咱们上哪儿瞧这块匾去，瞧瞧这匾什么词儿。瞧完了词儿，瞧得清楚的，吃饭白吃。咱们哥儿仨赌顿饭，谁瞧不清楚谁请客。二位哥哥，我这个主意怎么样？”

大爷、二爷说：“好啦，就这么办啦，明儿咱们瞧匾去。”

哥儿仨定规好了，到十二点来钟凉风也下来啦，二爷、三爷都回家睡觉去啦。

我大叔躺在炕上睡不着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明儿早晨一瞧匾，他们俩眼神都比我强，我一定瞧不清楚，请他们吃顿饭那没什么，还落个眼神儿不好，让他们留话把儿！”已经打赌了怎么办哪，想了半天想起来啦：“关帝庙的和尚知道这匾是什么词儿啊，我事先跟和尚打听打听，问明白了怎么个词儿，心里有根，对！”起来呀，出门儿，上和尚庙。到庙门口儿拍门。

“和尚，和尚！”

叫了两三声，和尚出来了。怎么哪？每天到十二点和尚要上回香，一听外头叫门，赶紧出来开门。

“哪位？”

开门一瞧：“嗬，张大爷，您请里面！”

“不价，不价，给您添点儿麻烦！”

“什么事，您哪？”

“我听说明天是给关老爷挂匾吗？”

“对啦，施主给挂的。”

“跟您打听打听，这个匾文是什么词儿呀？”

和尚知道。和尚说：“是给关老爷挂的，四个字：义气千秋。”

“噢噢噢，义气千秋！哈哈哈……劳驾劳驾！”

打听完了走啦，和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关门回去睡觉。

庙门口儿上我二叔来啦。我二叔跟我大叔一个心思，也怕瞧不清楚，饶着请人吃饭，还落个话把儿，也上这儿打听来啦。他出胡同儿，我大叔进胡同儿，哥儿俩走对脸儿会谁也没瞧见谁，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啦！到这儿叫门。

“当家的，和尚！”

和尚出来啦，开门一瞧是张二爷。

“嗬，施主，请里边儿坐！”

“不价不价，明儿这儿挂匾吗？”

和尚说：“不错，给关老爷挂匾。”

“什么词儿呀？”

“义气千秋。”

“义气千秋！”

我二叔比我大叔心细：

“这匾是什么颜色呀？”

“蓝地金字。”

“噢噢，蓝地金字！哈哈哈……明儿见，明儿见！”

二爷走啦！和尚关门回去睡觉。庙门口儿上三爷又来啦。三爷也是睡不着觉哇，一个心思呀！打后街上这儿来啦。

“和尚，和尚！”

和尚心话：“今儿晚上别睡啦！”

出来一瞧，是张三爷。

“嗬，张三爷，您里边儿请！”

“不价不价，明儿您这……”

刚说到这儿，和尚就说："明儿这儿挂匾！给关老爷挂的，匾上是：义气千秋。蓝地儿金字。"

是数我三叔年青不是？他的心可比谁都细。

"噢噢，有上下款儿吗？"

"有啊。"

"上款儿是什么？"

"上款儿啊，是年月日，红字，下款儿是：信士弟子某某某恭献。那个献字儿是红的，剩下的是金字。"

"是啦是啦，劳驾劳驾！"

他也走啦。他走啦，和尚也睡觉啦！

天一亮，大爷起来啦，漱口，正在攥着牙刷子漱口哪，二爷、三爷来啦：

"大哥！"

"啊，老二，老三，屋里去，喝水。"

"喝水？喝水干嘛呀？回来再喝得啦嘛，咱们看匾吧！"

"走走走。"

把牙刷子往这儿一放，哥儿仨手拉手儿奔关帝庙来啦。一出口儿，其实这庙啊，山门在这儿，我这位大叔呀往那儿指："得啦得啦，到啦到啦，别上跟前儿，上跟前儿谁都看得见。哈！赌这眼神嘛！你瞧！"

满以为自己心里有底了，毫不在乎，其实离着庙还远哪！

"这匾好啊：义气千秋！义气千秋哇！"

我大叔是文盲，他还要逞能：

"你瞧这秋字儿写得多好！这秋字儿的三点水儿多好！"

秋字儿哪儿有三点水儿？这不是瞎闹吗！二爷说："大哥，你这眼神儿是好多了，原先瞧不清楚，现如今瞧得挺明

白，义气千秋。可有一节呀，大哥！那么大的字再看不见那不是太难了吗！你瞧是什么颜色儿？字是什么颜色儿，匾什么颜色儿？”

大爷楞啦！心说：“坏啦！昨儿晚上忘了问啦！”

二爷说：“你看不清了吧！要不怎么得分颜色儿哪，蓝匾，字是金字！哎，看我瞧得多清楚！”

三爷说：“二哥比大哥眼神儿强。可是呀，义气千秋那么大的字好看，蓝匾金字，叫太阳光一照，那再瞧不清楚，不是眼睛太坏啦！就凭这个，您把上下款儿念念吧，上下款儿您念念。”

二爷瘪词儿啦，没问哪！三爷说啦：“你们哥儿俩都不成，我念给你们听听，上款儿呀年月日，红字，下款儿是信士弟子某某某恭献。那个献字儿是红的，剩下的是金字。哎，怎么样您哪？一字不差！我瞧得最清楚，你们哥儿俩掂对谁请客，反正我是白吃呀！”

大爷说：“这么着吧，老三一定白吃，义气千秋是我先瞧的，我也白吃，让你二哥花钱。”

二爷说：“我不能花钱哪，我比您多瞧见点儿颜色啦，您得请客呀！这么着得啦，您拿八成啊，我拿二成，老三白吃！”

“我可不能拿，一定我得白吃。”

哥儿仨呀，越说声音越大，差点儿打起来。

这时候儿，和尚出来啦，和尚一瞧是张家哥儿仨。

“嗬，老三位来得挺早！”

“好好，当家的，好啦好啦！”把和尚揪过来啦。

“今儿您这儿挂匾对不对？”

和尚说：“不错，挂匾。”

“给关老爷挂的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大爷说：“义气千秋，对不对？”

和尚说：“对呀。”

二爷说：“蓝匾金字儿，对不对？”

和尚说：“对呀，没错儿。”

三爷说：“上下款儿是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”

和尚说：“全对呀！”

“成啦！我们仨人拿这事儿赌顿饭，和尚您也跟着吃，听您一句话，您说，谁输谁赢？”

和尚一听，乐啦！

“我说你们哥儿仨呀请客吧，全输啦！我一个人赢啦！我白吃，你们哥儿仨拿钱。”

“你怎么赢啦？”

“你们来得太早啦，我这匾还没挂哪！”

（张奇搴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杨林标

我有个表叔，姓杨啊，名字叫什么？叫杨林标。嗬，他那个嘴呀比我们说相声的还能说，真正叫苏秦之口，张仪之舌，死汉子说翻了身，吃铁蚕豆似的，叭嗒叭嗒山响！可就是这样儿，交朋友特别奸！他找便宜呀，你还瞧不出他找便宜来，喝茶、坐电车、洗澡、吃饭，无论干什么他都不花钱！

喝茶哪？到了给茶钱的时候儿呀，他往别的桌上点头儿："几位！一块儿给吧！"跟这几个人不认得呀，这儿人必说："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谢谢！"人家一说不客气，他再多说两句哪，他这朋友把茶钱就开啦！这是喝茶。

坐电车哪？他先上去，上去他往里挤，挤到里边儿嚷："我这儿买票！"掏出钱来："卖票的，过来过来！"您想，他这朋友没往里边儿挤，挨着门儿，正挨着那卖票的，就得掏钱买票，再说卖票的也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挤到里边儿去呀！闹一身汗再出来，这边儿全耽误啦，回头好些人到站下来再买票更麻烦！这儿有拿钱的，得啦，就省事啦。这一来，他就不花啦！

洗澡哪？洗澡哇，他脱得快，穿得慢——穿完衣裳先走不是得给钱吗！进门脱了就洗去，不但洗，他作全活呀！剃头哇，

搓澡哇，修脚哇，刮脚哇，全来着，作全活嘛！叫点儿什么点心在澡塘子这么一吃，萝卜、烟卷儿的，全要。回头要穿衣裳啦，人家都穿好啦，他那只袜子穿呀穿七回，穿上把它脱下来，抖落抖落，翻个个儿，瞧瞧这儿，看看那儿，再穿；穿上啊，象是有点不合适的地方，再扒下来，老穿不好！澡堂子里热呀！他这朋友都穿好啦，直抹汗哪！“嗬！没结没完啦，快穿哪！”这朋友说：“屋里太热，我们门口儿等你吧！”门口儿等！这位朋友出门儿，由柜台边过，把钱给啦，他这份儿省下来啦！

吃饭哪？顶缺德是这一手儿，他漱口！早不漱口晚不漱口，多咱伙计把吃了多少钱的那个条儿往这儿一举，他先含口水，嘴里呜噜呜噜，掏出皮包来呀，连瞪眼带摆手，带跺脚，那意思：你可别给呀，我给。他这皮包老不打开，这儿含着漱口水，这儿干掏皮包，到火候儿，吐了水：“哎，别价，嗯，嗯嗯，嗯——又你给啦！”多新鲜哪，你老漱口，人家还不给？

他就是这么一路人！

杨林标跟几位朋友一块儿拜了一盟把兄弟。大爷、二爷、三爷都是作事的人，挺规矩。大爷姓苗，苗大爷。二爷姓葛，葛二爷。三爷姓萧，萧三爷。杨林标最小，行四，杨四爷。他老这么甩开腮帮子吃朋友，一文钱不花，这哥儿仨也不好说什么！这一天这哥儿仨在一个饭馆吃饭哪，这萧三爷呀多喝了点儿酒。萧三爷就说：“大哥、二哥，今天我可多喝了点儿酒，我有两句话憋了好几年啦！咱们哥儿几个脾气相投，都好，就是咱们老四，跟着一块儿吃一块儿喝没关系，他老要偏门儿，这个事让人瞧着不好看！他拿谁当傻子？这是什么道理哪？”

这葛二爷就说啦：“萧三弟说得对呀，我也有这意思，我

不好说呀，今儿你提起来啦，咱俩是一个样的心气儿。”

苗大爷说呀：“你们哥儿俩不必这样儿，让别人一听啊笑话，想当初怎么拜的把兄弟哪！不错，他是这脾气，老占人便宜，我是作大哥的，我能说什么呢？你们哥儿俩呀这么办，多咱咱们四个人遇到一块儿呀，无论怎么说，让他请回客，咱们哪怕喝他一碗水哪，吃他一个烧饼哪，三位来他一碗豆腐浆喝哪，都成啊！总得让他花回钱；赶上一块儿上电车，说什么也得让他买回票，就算成啦！往后哇别提这个。”

把这哥儿俩的话压下去啦！

这工夫，杨四爷杨林标来啦，怎么回事呀？老跟朋友一块儿走不花钱哪，吃馋啦，在家里家常饭吃不下去，不知道这哥儿仨上哪儿啦！借电话，打电话满市街找，嗯，一打打到这儿啦，一听说这哥儿仨在这儿吃饭，赶紧就来了。伙计往里让：“来啦？哈，您往里请吧，那儿位在楼上四号。”

杨林标上了楼，伙计这么一打雅座的门帘子，他进来点头：“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巧啊！我这儿呀有应酬，上这儿呀应酬来啦，到这儿啦不是，敢情是我把日子记错啦！差十天，我要走哇，听说您们哥儿仨在这儿哪！来吧来吧，一块儿聚会聚会！伙计，添份儿杯筷。”

添上杯筷这就要吃呀！苗大爷没说什么，葛二爷、萧三爷肚子都要气破啦！这两位都瞧着大爷，苗大爷实在绷不住啦，说：“这么着吧，老四呀，你先别喝酒，你来了最好，今天哪，咱们哥儿四个是席前有酒，无令不成欢，咱们说一个字令儿，说完了再喝酒再吃饭，说上来的哪，白吃白喝，说不上来的那个人请客，谁说不上来呀谁掏这个钱，花多少钱也是他作东道！就这么办。”

杨林标反对，杨林标说："大哥，不用，那有什么意思呀？最好咱们划拳。"

他愿意划拳。愿意划拳是怎么回事呀？划上拳他好又吃又喝呀，输了他喝！他净喝吗？他不得吃菜吗？赢啦，赢啦是人家喝，他也挂挂红啊，一挂红也得吃也得喝呀！他要划拳，萧三爷摇头："不成，就依大哥这个主意！二哥哪？"

葛二爷也说："依着大哥！"

这回他拧不过去呀，哥儿仨都一致，杨林标也得随着，说："好吧，怎么个说法儿呀？"

苗大爷说呀："咱们呀写六个字，这六个字呀，前三个让它是一样的头，后三个字呀是一样的旁儿，叫仨字同头，仨字同旁，还得合辙押韵哪，把这六个字连在一起，得象一档子事情，说这么六句。我先说一个啊！"

跟跑堂的要过笔来，要过纸来。纸笔墨砚往这儿一放，苗大爷写了这么六个字，前三个字写的什么哪？"芙蓉花"。"芙蓉花"这仨字都是草字头儿；后三个字哪？写的是"姐妹妈"，"姐妹妈"这仨字都是女字旁儿。"芙蓉花，姐妹妈"，很合辙。怎么说呢？说：

"仨字同头芙蓉花，仨字同旁姐妹妈，要戴芙蓉花，必是姐妹妈，不是姐妹妈，不戴芙蓉花。"

大爷说："这算我说上来啦，你们哥儿仨都按我这个说。"

苗大爷说完了，葛二爷来，葛二爷写了这么六个字，前三个字是"常当当"，后三个字是"吃喝唱"，说：

"仨字同头常当当，仨字同旁吃喝唱，皆因我好吃喝唱，没钱我就常当当，要不好吃喝唱，何必常当当。"

也说上来啦！该萧三爷啦，萧三爷写了这么六个字，前三

个字是“疮疥疔”，后三个字是“哎哟哼”，说：

“仨字同头疮疥疔，仨字同旁“哎哟哼”，长了一身疮疥疔，疼得我就哎哟哼，要没长疮疥疔，我也就不哎哟哼。”

也说上来啦！临到杨林标这儿没词儿啦！急得直出汗。想了半天想不起来，即便想起来啦，这仨字不是一个头儿，好容易想起仨字都是一个头儿，仨字一个旁儿想不起来，想起仨字一个旁儿的来了，又不合格，跟前仨字说不到一块儿，仨字同头是什么字哪？他在大街上走哇，常瞧见铺户的匾，他想起来“茶葉莊”这仨字是同头儿哇，“有这仨字就成啦，先有一半啦！“仨字同旁哪？仨字同旁他想起来啦！“游泳池”，仨字都有三点水。“游泳池，茶葉莊，这挨不上，游泳池改茶葉莊可不象话，茶葉莊改游泳池也不行！”想了半天脑筋也绷啦，急得直流汗哪！苗大爷，葛二爷、萧三爷直乐！苗大爷说：

“老四呀，别着急啦，别出汗啦，你想不起来呀，这么着吧，咱们喝酒吃饭，今天由你请客就完啦！”

杨林标说：“别忙，我想一想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也知道我这字上马虎，比文盲强不了多少，写是写不好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这不是为难我吗！”

苗大爷说：“不要紧哪，你写不好你说呀，你说我们给你写也行啊，只要有六个字，说出来合辙押韵象句话，就成啊！”

“好！”冷不丁出来一句呀，这哥儿仨听着都楞的慌。杨林标说：

“仨字同头哇苗、葛、萧。”

“这是怎么句话？”

“苗、葛、萧就是您们哥儿仨，大哥姓苗，二哥姓葛，三哥姓萧哇，都是草字头！”

这哥儿仨一听："真巧哇！那么仨字同旁哪？"

"仨字同旁啊是我杨林标。杨林标这仨字都是木字旁儿！"

这哥儿仨心里说："这可寸哪！"

大爷说："苗、葛、萧，杨林标，可是合辙；合辙可是合辙，你说不到一块儿！"

"怎么说不到一块儿呀？仨字同头就是你们苗、葛、萧，仨字同旁啊是我杨林标，要吃您们苗、葛、萧哇，就得我杨林标，不是我杨林标哇，可吃不了您们苗、葛、萧。"

他吃定啦！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吃 西 瓜

不易，哪行也不易！就拿我们说相声的说呀，俩人好办，一个装傻，一个装机灵，俩人哪背道而驰，说着说着您就乐啦！实在不成啊，俩人来了装不认得，这个问那个：

“贵姓啊？”那位说：“不敢，贱姓什么。”

“您才来呀？”

“我来了会儿啦。”

“我怎么不认得您呀？”

“没人给介绍。”这是俩人。

一个人不成，一个人我自己问我自己：

“我贵姓啊？我不敢，我贱姓张。我早来啦？我来了半天啦。我怎么不认识我啦？”

我这怎么活来着！我要不认识我，回头我怎么家去！一个人呀就得慢慢地说。还有一样啊，出我们的口，得入您的耳，难！站在这儿呀要紧的是人缘儿，没人缘儿不成，往外一站八个字口语，完啦！哪八个字呀？“头脑个别，面目可憎”，人越瞧越恶心，一点儿爱人肉儿都没长，就是长点儿爱人肉儿，也长脚心上啦，管什么用哪，谁瞧见啦？不易呀！

说作生意难哪，作生意怎么难哪？他得变着方儿赚人家

钱，难哪。

拿鲜货行说，这行呀就难，正叫“鲜货”，也可以叫“险货”。怎么？赚钱哪也是它，赔了钱也是它。好比说吧，鲜货，越大果局子越赚钱，越摆小摊儿的越不容易。旧社会那阵儿送礼的多，坐着汽车，带着底下人，打这儿一过就站住啦：“约多少多少斤苹果，约多少多少斤蜜柑。”这个那个的这么一要，连价儿都不问。他外头摆着的这个呀全是好的，约的时节呀，分量小点儿那位也不争竞。猴顶灯。什么叫猴顶灯？上头是好的，破的、烂的搁底下啦！给那头儿送礼，那头儿收礼不能当时就吃呀，绝不能当着朋友就吃呀！再说收礼的人比送礼的派头儿还大呀，就搁一边儿啦。过些日子烂啦，不说这东西原先就烂啦，说它搁日子多，搁烂啦！其实打根就是烂的！那个能赚钱。街面儿上摆摊儿的那个小贩，坐汽车的人不上他那儿买去，他这价钱哪买来的贵。大果子局是整筐买来的，他买的贱。摆摊儿的没那么大本钱，得打他们手里买，这头层利让他们赚了去啦。这一摆摊儿，好比卖苹果吧，这儿摆着，走道的吃不起的不吃，连瞧都不瞧。这位呀吃得起，拿起来呀先掂掂：“这苹果不老磁实的！”这位一掂那位一攥哪，这苹果一会儿就黑呀，黑了还怎么卖呀？一说价钱，“嗬！那么贵！”往摊儿上一扔，摔着的地方一个大坑，他走啦！这卖东西的能把他叫回来吗？“你回来，你为什么不买？攥了半天你给攥个大坑！”净麻烦。可他也能变着法儿赚钱，一带生意口儿就赚钱啦！

卖枣儿，卖葡萄，刚下来的时节呀他吆喝甜的，他老说好的，其实这葡萄哇是酸的！枣儿哇是抄枣儿！他一吆喝就这个，在我们北京啊：

"甜葡萄哇，嘎嘎枣儿，吃枣儿吧，又贱又甜！"

甜葡萄，你买去，不甜哪也得算着！刚下来呀，它不甜哪！他要说实话哪，说实话，就卖不出去啦！

"酸葡萄来，抄枣儿来，买枣儿来，连吃带吹！"

里头净虫儿，谁吃！他得把它夸好了！生意口儿嘛！

最难是卖柿子的，乍下来好卖，乍下来嘣焦酥脆甘口儿甜，柿子不是涩的吗，为什么才下来倒甜哪？是啊，这种柿子它涩呀，吃一口就张不开嘴，嘴就木啦，拉不开舌头。怎么办哪？怎么就甜啦？他在柿子店哪拿开水过了一回，可不是搁锅里煮，搁锅里煮就烂糊啦。把柿子摆在大缸里，缸底呀有窟窿，有竹筛子，缸盖儿呀是这么厚的毡子；弄开水呀往缸里这么一浇，倒到里头一盖盖儿，底下有筛子，水打底下流出来啦，拿热气一闷；顶到晚上啊，把柿子拿出来，搁到炕席上这么一摆，当院儿这么一晾，拿露水这么一打，明儿早晨哪，柿子上挂这么一层白霜，吃嘴里嘣焦酥脆甘口儿甜，那个涩劲儿没啦。就在八月节前后，柿子最好吃。就怕什么月份呀？九月，过霜降，要命啦！这柿子熟哇，是打里头往外熟，外皮儿呀还涩，要拿开水一冒哇，外皮儿倒不涩啦，里边儿馊啦！吃了拉稀。不见开水它是涩的，卖不了。卖这种柿子带生意口儿的能卖。要不带生意口儿的，他是这么吆喝：

"不涩来，涩啦白吃来！"

这是规矩的卖柿子的。要遇上那号净想赚钱的哪，他就不这么吆喝啦，他吆喝价钱，不吆喝别的：

"一毛啦，八分啦，这边儿一毛，这边儿八分啦！"

来一位吃柿子的："怎么卖的呀？"

"大个儿一毛，小个儿八分。"

拿起来先问："涩不涩？"

卖柿子怎么说？说这涩！说涩人家走啦，不吃，凭钱谁吃涩的！说不涩，不涩人家咬一口，涩！说瞎话冤人家不成。这位问涩不涩，要不怎么叫生意口儿哪，一问："涩不涩？"

"先生，您尝，您尝！"

听这话了没有？你问他涩不涩，他任什么没说，他让你尝，他不负责任，"您尝。"这位也听话，拿起来就咬：

"嗬！涩呀！涩呀！"

"是，先生，是这么的，现在过霜降啦，里边不涩啦，您把皮儿啃去，吃瓤儿，瓤儿不涩。"

这位也听话，一啃皮儿，把皮儿全啃了去啦，再试瓤儿，试也试不出来啦，因为什么？舌头全木啦！拿起又一咬：

"里边儿也涩呀！你给换吧！"

"先生，是这么的，我们一个小买卖，这一个柿子卖您一毛，八分多钱的本儿，您啃去半拉，再卖卖给谁呀！"这位一听："对呀！"把柿子扔啦，给一毛钱。

堵心哪！怎么办？"我哪儿也不去，反正我也没事，我跟你鳔啦！"到界壁儿杂货铺买把刮舌子。"哪儿摆我哪儿刮舌头！"

这儿是柿子挑儿哇，他在这儿刮舌头。来一位呀吃柿子，一瞧刮舌头，躲开啦！又来一位呀，倒楣，没瞧见刮舌头的，净瞧见柿子啦，拿起一个一问：

"怎么卖？"

"这个一毛，这个八分。"

"涩不涩？"

他不说你尝啦，一说你尝，那个人就说啦："别尝啊，我

可上当啦！”他往那儿指：

“你问问，那儿有吃主儿。”

他往那儿支。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，拿起来就问：

“先生，涩不涩？”

这人憋了一脑子官司，刮的喘不上气儿来：

“啊？不涩？”

一听不涩，咬一口，涩！他跟他嚷嚷上啦：

“哎，你不是说不涩吗？”

“不涩我刮舌头！”

这就是生意口儿。

还有一行，这行是什么行道儿哪？卖西瓜的。写的是三分、五分，您要不问价儿，吃哪块哪块五分，您得问到底哪种三分哪种五分，问完了再吃。要是不问，您是吃哪块哪块五分！这种事可实在有。我上过这个当！卖西瓜的不一样，规矩主儿卖的，着吃，可您瞧着块儿小，我告诉您哪，瞧着块儿小可块儿大，您瞧着块儿大那个块儿小。同是一个西瓜，到规矩主儿手里切出来，能跟带生意口儿的差二十块西瓜。小块儿显着块儿大的还是先卖完，那个大块儿显着块儿小的得剩下。那位说："那怎么讲哪？"生意口儿卖西瓜呀，他是齐着切，瓤儿高发薄，打老远来你瞧是瞧一面儿，绝不能瞧八面儿呀！"嗬，这西瓜块儿挺大！"拿起来就咬，要咬了一口，一瞧块儿小，你也不好意思搁下啦。怎么拿起来就小啦哪？他立着瞧啦，瞧八面儿啦，不就小啦！至少你得吃一块呀。一吃好吃，你把那上当就忘啦，就许连着吃好几块。规矩主儿切西瓜，船形，当间儿宽两头儿尖，那个西瓜，着吃。那么他不会按人家那么切吗？那么切它站不住哇，他往那儿一搁，叭唧，躺下

啦！再一立，西瓜瓤儿全掉啦！净剩下西瓜皮。生意口儿切西瓜有技术，凭这技术骗人，吃东西上当不上当就在这儿。还有一样儿：生意口儿能卖生西瓜。一刀下去，夹刀，一夹刀准是生的，切出来也没人吃，怎么办哪？这底下没切透哇，起出刀来俩半拉连着，搁桌子底下啦！切好的卖，这个先不切。切好的可是切好的，可最好的那种脆沙瓤儿啊且不切哪，往当间儿那么一摆，拿那个作幌子，号召。你听他吆喝，这么吆喝，到我们北京啊，一分钱他吆喝"一个大"，他吆喝"俩大"呀是两分钱，"五个大"呀是五分钱，吆喝这个"大"，他不吆喝几分钱。一吆喝这个味儿来：

"斗大的西瓜切成船大的块儿来，两个大来，白冰糖的味儿！"

白冰糖？白天净卖好的，顶到晚上啦，就把这个生葫芦头儿的拿出来啦。拿出来，他把它切四分之一，不全切，往案子上四个犄角儿一摆，有红瓤儿啊白瓤儿啊衬着这个。有一种西瓜叫三白，这路生西瓜就两白。那位说："怎么两白呀？"三白是白子儿、白瓤儿、白皮儿。他这个呀，是白子儿、白瓤儿、黑皮儿！还没有菜瓜好吃哪；吃了就拉稀，酸的！那么谁瞧不出来它是生西瓜？两白呀？别忘啦，白子儿、白瓤儿卖不出去呀！他骗人啦，电灯上啊弄了个红灯泡，没有红灯泡哇，他糊点儿红纸，拿这红纸一照，这西瓜全是粉红瓤儿，长朦的，近视眼，才上这个当！

我有个大爷是近视眼，吃完了饭，打家里出来遛跶，夏景天，穿着小衣裳，穿双拖鞋，拿把团扇儿，上街上兜风。"天可真热呀，哎呀，嗬！"一听那儿吆喝："白冰糖的味儿来……""西瓜！"走过来，"个儿不小啊！"一伸手就拿

起这么一块来，生的。逢吃西瓜都找块儿大的，这路西瓜比别的块儿大。拿起来呀他往灯头那儿凑合。“红瓤儿。”灯照的，离灯越近它越红啊！

“怎么卖的呀？”

“两个大来！”

拿起一块，一咬，

“嘀！呸！呸！掌柜的，这怎么酸的？”

卖西瓜怎么说？说那是生的，生的麻烦啦，人家找地方跟你说去：“你卖西瓜卖生的，我们吃了拉稀！”满打人家不跟你怄气，给你三分钱不就完了吗！可哪儿就等一位近视眼来哪，好容易来了个近视眼，能让你走吗！少说你得吃几块，吃一块不能让你走！话跟的紧，要不怎么是生意口儿哪！

“哎哟，先生，这哪儿的事，您憋屈呀，您憋屈呀，您甭给钱，这是哪儿的事！这是我们那伙计耽误事，刚才买卖忙，他一边儿收钱哪一边儿吃饭。我说：你先吃吧。他不价，他站在那儿一边儿收钱哪，一边儿拌炸酱面；吃面他往里倒醋，一倒醋哇撒到西瓜上啦！西瓜撒上醋，它不就酸了吗？您扔了吧，您甭给钱！”

人是一口气呀，立刻我大爷这气就消了，攥着这生西瓜：“完啦完啦，我没听说过，我今年差两岁七十啦，没听说过醋泡西瓜！”

“哈哈，是是是，算我的！”

“算你的干什么，一个小买卖人，哪儿就赚出块西瓜啦。完啦，算我的！”

“您吃这边儿的。”

他往这边儿让。我大爷打这边儿拿起一块来，“也是红瓤

儿！”它跟那个是一个吗，它不红瓤儿！一咬："嘀！呸！”一吐。

"我说，这个怎么也是酸的？”

"哎哟！您憋屈，您憋屈！您吃那犄角的。……怎么？也撒上醋啦！”

我大爷把西瓜扔啦，赌气给四分钱走啦！一边儿走，一边儿骂。回到家里睡不着，怎么哪？越想越堵心："四分钱不要紧，他欺负我的眼神儿呀！你卖生西瓜告诉我撒醋！我不应该走哇，我应当找地方跟他说说去！拿那块西瓜找好眼神儿的瞧瞧去，是撒了醋，是生的？明儿找他去！”

第二天下雨，连着下了四五天，这四五天雨呀，市上的西瓜少啦，一晴天哪，西瓜摊儿少啦。那位说："怎么啦？”北京啊和咱们天津不一样，北京啊连雨天，城外水挺深，西瓜车进不来。天津啊多咱也来西瓜，有船。北京全凭西瓜车，城外那么深的水，没车拉，那西瓜来得了吗！来不了。瓜子市存着的涨行市，一个西瓜涨多少多少钱。规规矩矩卖西瓜的就不能卖啦，切不出来本儿呀。他们这个哪还卖，卖可是卖呀，嘀，厉害呀！这西瓜怎么切呀？这西瓜比往常大了一倍，大了一倍可是二分不成，四分也不成，不够本儿。卖两毛，两毛一块。那位说："两毛一块说不下去呀！”讨厌哪，缺德就缺在这儿啦，不说这是一块呀，要说两毛一块，谁给定的行市呀？他说"一牙儿”，您听见了没有？"一牙儿”。他拿这个把"一块”呀就遮啦！一牙儿的这个呀，一块切三小块，连四块都切不了，把这小块儿的西瓜搁当间儿几块，四外净大块一牙儿的，这小的卖多儿钱哪？卖二分哪。干嘛又是小的又是大的？他吆喝哇不吆喝两毛哇，他吆喝二分：吆喝二分哪，可是

摆着两毛的，当中间儿那儿块您瞧不见。老远一瞧，块儿挺大，西瓜不错，到跟前儿拿起来就咬。“嘿，挺好！”吃着这块西瓜还瞧着哪块西瓜好，打算再吃两块，一瞧当间儿那么大的那个。

“掌柜的，当间儿那个怎么卖？”

“当间儿那个二分。”

“当间儿那个二分，那么我这块哪？”

“您那不是一块，那是一牙儿，那是两毛！”“哈哈！”

我大爷去啦，近视眼。晚上出来吃亏呀，他白天出来。“不行，跟他找地方说说去，生西瓜告诉撒上醋，我嚷一通儿，把桌子给他兜了，我们俩人找地方说理去！”一听哪儿吆喝：

“白冰糖味儿来！”

“是这儿，是这儿。哼哼，这么大块儿，怎么卖？”

他也不理他，他吆喝：

“两个大来！”

“嗯嗯，这么大块儿二分，合不上价，生的吧？”心说：“咬一口要是生的，我跟他打架。”拿一块边儿上的一咬。“嘿！”吃着好吃，这气就消啦！吐吐子儿，把皮儿扔大筐里，又拿起一块来，这块吃了，又拿起一块来。吃过五块去呀，这才心平气和，冲这卖西瓜的：

“哈哈，真有你的，我今儿找你打架来啦。这，完啦！”还念叨：“生西瓜告诉我撒醋，真是生意人，真惹不起！”又拿起一块来：“卖点儿好的成啦，象话。那么骗人哪发不了！”一咬：“卖好的就得！”

他这一边儿吃一边儿聊天儿，卖西瓜的也不理他。我大

爷，您倒少吃呀；吃着好，吃了十八块，十八块儿西瓜皮儿往那儿一扔，拿手绢儿一擦嘴。卖西瓜的明白，嗬！比谁都聪明，一瞧他擦嘴，那是不吃啦。你要容他把钱掏出来给钱，“我吃十八块呀，二分钱一块，给你一块钱，找钱。”这就麻烦啦，再说两毛钱一块不成啦，那就办不了啦！他呀，不容你掏钱哪，他改，让你这手拿钱拿不出来，你按二分一块给呀，是你吃不起跟他找麻烦，他把这错误搁你这头儿。这么一吆喝：

“赛冰糖来！”

这儿一擦嘴：

“这当间儿的？”

“两个大来，外头一牙儿，都是两毛钱一块啦！”

十八块全是外头的！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姚 家 井

今天咱们说这么一档子实事，这档子事出在我们北京，在北京广安门里，地名叫姚家井；这是光绪年间的事，是一档子很出奇的事。

姚家井这村子里头住了这么两个朋友：中间儿住的这位姓刘，叫刘子清；南头儿住的这位姓李，叫李子清。这两个人哪当时都当练勇。练勇是什么哪？在光绪年间有乡团，在乡团里当兵就叫练勇，当练勇的都挣约斤馒头，所以又叫馒头勇。这两个人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又在一个村儿里住，又在一块儿当差，感情别提多好啦。

这俩人家里都有太太：刘子清这位太太娘家姓王，李子清这位太太娘家姓刘。刘子清跟前一个小男孩儿，这小男孩儿名字叫小瑞子。李子清跟前一个小姑娘儿，小名儿叫招弟儿。

这招弟儿呀跟小瑞子他们俩人是同岁，俩小孩儿长的好看，一对儿玉娃娃似的。他们俩哪老在一块儿玩，谁有什么吃的谁都惦记着给谁，打小时候儿两个人就没打过架。李子清跟刘子清这么一核计，说："咱们哥儿俩都到四十多岁才得儿子得闺女，咱们跟前就这么一个儿，孩子又挺亲密，咱们交情又挺好，就做个亲吧。"核着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啦。

谈定了之后，马上就放定。小孩儿是娃娃儿亲，放什么定哪？就是两个银戒指——白的，为什么不用金的哪？吉庆话儿呀，叫：白头到老。戒指上头有两个柿子，一个如意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事事如意。也是句吉庆话儿。这两家儿把小帖一过，就算是定了亲啦。

这两个小孩儿到七八岁的时候就都懂事啦，也就知道这两个人是夫妻啦，有人的时候俩人就不在一块儿玩儿啦，没人的时候儿俩人还在一块儿，可是一有人过来哪，俩人脸一红，就躲开啦！一过七八岁俩人就见不着啦，怎么哪？在旧社会，姑娘最晚到七八岁呀就得缠足啦；男小孩儿一到七八岁就上学啦，小瑞子哪就上学啦！

这姚家井啊没有学房，到哪儿上学哪？上老君地。老君地在哪儿呀？牛街南头儿。老君地那儿有学房。这孩子呀由打九岁念书，顶到十五岁，很好，都念经书啦。这天老师没在家——有应酬出门儿啦，让大学长看着孩子，给小学生上课。您想，孩子管孩子哪儿成啊！大学长才十六岁，他先领头儿玩儿。这就叫：阎王爷不在家，小鬼儿登殿！干什么玩儿哪？耍钱！这大学长啊家里开宝局，他身上老带着骰子，哎，把小孩儿聚到一块儿，来“吊猴儿”，赌真钱的。小孩儿光有点儿点心钱，没有多少现钱啊，赊账！嗬，这瑞子倒楣，掷来掷去老输！不大会儿工夫，就输了不少钱。好容易骰花儿刚变过点儿来，要往回捞啦，这位大学长说话啦：

“别来啦，别来啦，老师快回来啦，算算账，算算谁输谁赢！”

这一算哪，小瑞子输了四十一个钱，就属他输的钱多，把账全折他身上啦！大学长当时就要钱，小瑞子说：

“现下我没有这么些个钱，慢慢儿还你吧！”

这个大学长挺厉害：

“慢慢儿还可不成！我六百多钱都输没啦，净赢你的账；你要不给钱，我就找你爸爸要！”

小瑞子一听就害怕啦，怎么哪？他爸爸管的太严。说好说歹应着三天还钱。三天？三天他也没有指望啊，十天他也没有法子啊，又怕他爸爸知道，可就偷了他爸爸二两银子——那阵儿使银票，偷了二两银票。小瑞子也不知道二两银子能换多少钱，就都给了人家还赌账啦。

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儿，这刘子清跟太太——王氏两个人说话儿，这工夫儿小瑞子出去解手儿去啦，刘子清问：

“你拿了我二两银票去？”

“没有哇！”

“没有？我怎么短二两银子？”

“也许你花忘啦。”

“没有的话，我怎么会花忘啦！”

“要不就是丢啦！”

“丢啦？要丢全丢哇，怎么这一卷票子就短这二两哪！不用说，瑞子偷了去啦！”

“咱们把他叫过来问问。”

“别问，别问！你一问他呀他也不认账！回头越问越生气，一打他，他一嚷，街坊过来一劝，这孩子可就管不了啦！从这么大儿就偷，偷来偷去偷的胆子大了，可就成了贼啦！今天别理他，等他回来睡觉，明儿早晨堵被窝儿，光屁溜儿打！他要不说实话，咳咳，我把他的腿打俩窟窿，让他在炕上躺半年！他再不说实话，我把腿给他打折了！”

独单管小孩儿，对待儿女，千万不要说横话。其实作父亲的绝不能把自己儿子的腿打折了，他是气头儿上说的这句话呀，哈哈，这句话可招了事啦！

这瑞子偷了他爸爸二两银子，他心里害怕呀，嘀咕哇，就扒在窗户外头偷听，一听：犯案啦！他爸爸明儿早晨要把他的腿打折了！这孩子没敢进屋，出大门就跑啦！

等到睡觉的工夫儿，这孩子还不回来，两口子在外头这么一嚷，把街坊都贼起来啦！

"哪儿去啦？没有啦！"嗬，这王氏可急啦："这一定是你说横话，叫他听见啦，一害怕就跑啦！不是投河就是觅井！找吧！"

整找了多半宿，没有。等到天亮，是苇塘全找遍啦，没有。哈哈，满市街贴条儿啊，找了多少日子还是没有。因为这件事，刘子清把差事也辞啦，上了趟通州，上了趟天津，各处贴条儿满市街找孩子去。找了二年半，没有一点儿音信。一回家两口子就打架。连想儿子带着急，不到三年的工夫儿，刘子清得了场病死啦！刘子清一死，王氏更着急啦，天天儿哭，没有几个月把眼睛也哭瞎啦！整整齐齐六年哪，六年之中毫无音信，连个口信也没有，老婆儿的眼也瞎啦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，有点儿产业也吃干啦！

这天哪，老婆儿正在炕上擦眼泪哪，李子清来啦。李子清一进门儿：

"嫂子！"

"哎，子清来啦！坐下坐下。"

"噢，您吃饭啦？"

"咳，我也做不了饭哪，街坊帮着给蒸锅窝头哇就吃几

天，喝点儿水就得啦！”

“跟您打听点儿事：瑞子有信儿吗？”

“哪儿有信儿哪！……大概其这孩子没啦！我也不指望啦！我应当是这么个受苦的命啊，老来贫，如今老了没人管！”

“您先别着急，咱慢慢儿打听。可有一节呀，嫂子，您得给我想一想，您想瑞子这一走六年，您侄女招弟儿到现在二十一啦，我家里养活这么大姑娘，这不象话！哪怕瑞子有个口信哪，等十年我也等，连个口信也没有，我得等到多咱哪？”

“咳，子清啊，别耽误孩子啦，我哪，也没有使唤儿媳妇的福，这么办：您转聘吧！”

“那合适吗？”

“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您转聘吧！”

李子清来了好儿趟，这老婆儿呀让人家转聘。转聘是转聘啊，这李子清没把定礼——那两个小戒指给退回去。李子清本来要退，老婆儿说这个：

“咳！算一块儿能值几个钱哪，让孩子戴着吧，爱戴就戴，不爱戴把它卖了买糖吃，我不要啦！瞧着更难受！”

就这么着，俩小戒指没退，就把招弟儿另给了主儿啦！

咳！给这主儿太糟心啦！这招弟儿出息的好看，一朵花儿似的，长像儿身量儿，瞧哪儿有哪儿，二十一岁，挺规矩一个姑娘。给了一个呀货郎儿——就是卖绒线儿的，这卖绒线儿的都四十多啦，大麻子，一辈子没进过澡塘子，人没到味儿先到！这都不要紧哪，还是个老缝——豁子！啃，牙床子、门牙都往外龇龇着，这份儿难看哪！

怎么会给他啦？这件事才巧哪！这老缝啊姓王，行三，叫

王三。这王三哪有个姐姐，他这姐姐是干什么的？在宅门儿里当女佣人。当女佣人呀跟宅门儿这位厨子俩人不清楚。跟厨子不清楚这件事让本家儿知道啦，把他们俩人都散啦！散了之后，这厨子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

这厨子姓什么？姓赵哇，叫赵三丰。这赵三丰啊是顺治门外头车子营的厨子头儿。您想，他有这个毛病，净跟女佣人胡闹，这谁还找他哪？都不找他，他就总没有事。没有事怎么办哪？这女佣人养活他。这女佣人家里本来有男人，生叫他们俩给气死啦！就这么着，这女佣人挣多挣少完完全全交给赵三丰，合着赵三丰这一家子吃这女佣人吃了十来年。

近来赵三丰啊一步升天——有阔事啦！什么阔事呀？有个礼亲王把赵三丰找去当大厨房，这赵三丰手艺好哇，礼亲王吃他的菜吃的对味，因此赵三丰很得宠。这些日子礼亲王又当了一份儿得意的差事，什么得意的差事呢？他当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—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外交部哇。礼亲王啊常请外国人吃饭，外国人最爱吃中国饭，逢是吃过赵三丰作的菜的外国人哪都夸这厨子的手艺，赵三丰这一下子就抖起来啦！哪一天都得摆多少桌酒席，他手下的厨子就用了二三十个，嗬，这赵三丰就算一步升天、发了财啦！

赵三丰发了财之后，不久老婆也死了，就把这女佣人——王氏接来啦，两个人就算正式的夫妻啦。接来之后，赵三丰一想：“这十几年全仗她养活着我，如今我得报答报答她！她有个卖绒线儿的兄弟，给她娶个媳妇吧。”

两口子一商量，把王三找来一说：

“兄弟，我打算给你说个媳妇，你愿意不愿意呀？”

这老缝啊说话这个味儿：

"行啊，姐夫，姐姐，好啊！娶媳妇可是娶媳妇，别瞧我今年四十二啦，我是初婚，我可要挑人儿，不好我可不要！"

"好好好，你挑，只要这个人是那么回事，姐夫就给你娶！说，你要谁吧？"

"叫我说啊，姚家井有个李子清，李子清他姑娘叫招弟儿，我就要她。除了招弟儿，我谁也不要！"

老缝要这招弟儿。

这王老缝啊打二十来岁就在那儿作买卖，在那边儿挺熟，他就爱这招弟儿。招弟儿十八岁的时候儿买针买线，常跟他打交道，一买线的时候儿呀，他特别给的多：

"招弟儿呀，你吃饭啦？"一边儿说着话儿呀，一边儿捯着线，"你今儿的辫子梳的挺好哇，你这辫子是你妈给你梳的啊？"一边儿说，一边儿捯线，"你十……十几啦？脚裹的挺周正啊！"

这招弟儿不理他。招弟儿不理他，他那儿捯线哪老捯，他这线要是捯完了，招弟儿不就走了吗？越说越没有完哪，招弟儿买两个制钱儿的线，这一团线半斤多全捯完啦！我瞧出便宜来啦，我也那儿买线去！

"啊，张寿臣买呀，买多少钱的？"

我说："买一吊钱的吧。"

花一吊钱哪给了我也就是三尺线，赚我的钱补招弟儿的亏空！

这招弟儿讨厌他不是？他可爱招弟儿，非她不娶。赵三丰哪，有钱有势力：

"不要紧，咱们托人，打听打听。"

这一托人哪，婉转周折，好几个朋友这么一找，就找到了

一位在姚家井住的媒婆儿啦。这个媒婆儿姓左，叫左大脚，两只老大的脚，专管说媒拉纤儿。这左大脚当媒人哪，跟李子清一念叨，她不说这老缝不好，净夸这赵三丰："他姐夫怎么怎么趁钱，怎么怎么有势力，现如今礼亲王府大厨房，……"嗬，足这么一夸！

这李子清啊正赶上手里头紧，等用俩钱儿。说：

"我这姑娘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主儿，我可得使钱。"

"你使多少只管说。"

"我使一个礼。"

这一个礼是多少钱哪？那阵儿光绪年间，说银子九十六两啊就算一个礼。这媒人哪跟赵三丰一念叨，说李子清要一个半礼，半个礼是四十八两啊，核着她自落四十八两。赵三丰满不在乎，一个半礼当时就拿出来啦，这还不算，放定的时候儿还是四大金——金镯子、金镏子、金首饰、金兜肚练儿，嗬，这么一铺张，春夏秋冬四季的衣裳，花了不少的钱，这么一放定。这一放定，净是食盒呀就是八抬，讲究嘛，给内弟娶媳妇嘛！又给内弟开的绒线儿铺，在广安门大街报国寺买的房子，嗬，很讲究！定日子可就要娶啦。

这招弟儿哪，不愿意嫁给这个人。没有法子啊，父母的专制，可就定规好在九月底娶啦。好比这么说吧，九月二十六娶，九月二十五哇，嘿嘿，瑞子回来啦！您说这不是巧吗！要不是这么巧，怎么会有这出奇的案子哪！

瑞子这几年上哪儿去了哪？皆因他爸爸要打他，他一害怕呀，出了大门往南去就是城墙啊，上了城墙，打那边儿就下去啦。那位说："城墙那么高，他能上得去吗？"是我们北京的孩子全如是，上城墙下城墙那是方便之极啦。怎么回事呀？小

时候都爬城墙摘酸枣玩儿，是挨着城墙住的孩子，谁也不花钱买酸枣儿，都上城墙上摘去。这瑞子顺着城墙就下去啦。下去之后，从护城河广安门桥那儿过河，过了河撒腿就跑。跑到哪儿啦？跑到马家沟。在马家沟蹲了一宿，等到天亮，找那边儿住户要点儿吃的，吃完之后也不敢回家，那么怎么办哪？正赶上有打着旗儿招兵的，他就报了名啦。

报了名，到哨官那儿得问。哨官是什么？那阵儿的哨官哪就好比现如今的连长。招了多少兵，到他那儿一点名。这哨官问：

"你多大哩？"

"我十五啦。"

"十五的孩子能当兵吗？"

"我——我在家里偷了我爸爸二两银子，我爸爸要打我，我就跑出来啦！"

"嗯，因为啥偷二两银子？"

"因为我在学房里头耍钱！"

"学房？噢，你还认得字儿！"

"认的不多。"

"啊，好好，你写一个条儿，把你的履历、姓名、年岁、住址都写上，我看看。"

这孩子就写了这么一个条儿，写完之后，双手递给哨官。哨官接过来一看哪，乐的闭不上嘴儿啦：

"嘿，你这个字儿写的太好，好！真他娘的有意思儿！"

"是，哨官，您看哪个字写的好？"

"啊，都不错，全是黑的！"

多新鲜哪，墨笔写的不是黑的！这哨官不认字。哨官还有

不认字的？那个年月呀统领都有不认字的。从这天起这孩子就在这儿当书记，吃一个兵的饷。当书记每天没有多少事，天天儿呀吃完了饭就跟着练——下操，什么叫杠子啊，哪叫皮条啦，全来着。这孩子呀吃松心饭，这么一摔打，几年的工夫长成人啦。长成人啦，上级挺爱见，这么一保举他，说现如今跟着谁哪？跟着两江总督哇刘坤一，在刘坤一手底下当“戈什哈”。“戈什哈”是满族话，什么叫“戈什哈”呀？就是副官哪。刘坤一挺喜欢他，保举他四品军功，能戴三品顶儿，是刘坤一跟前的红人儿。

刘坤一坐镇南京啊，这年西太后调他进北京来议论什么事情，这刘坤一就带着他手下人来到北京啦，到北京哪住在贤良寺。贤良寺在哪儿？就在东安市场后身儿煤渣胡同那一溜儿，是外任官来啦都住那儿。

这年瑞子二十一岁。从十五岁离家，到现在整整齐齐六年啦，今年回到北京，想请假去看望自己的父母。刘坤一正在书房坐着哪，瑞子进来请安：

“回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跟帅爷您回呀，跟您请三天假。”

刘坤一一听就不乐意啦，说：

“什么事呀？什么事请三天假呀？我刚到北京，挺忙的，明天还得面圣，还得拜客。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是，我也知道您忙，皆因我呀离家六年啦，始终没回来，连个信都没有，今天到家啦，我想念我的父母，父母年岁都六十多啦，我回家呀看看父母。”

“嗯，哪儿住哇？”

“我家就在姚家井。”

“姚家井在哪儿呀？”

“广安门里头。”

刘坤一说：

“这也不至于请三天假呀，即便你今天去，夜里头关城，进不来城啦，也就是明天回来呀；到家里瞧瞧，何必三天假？”

说到这儿呀，这瑞子脸一红。在老年间青年人一提完婚，脸必红。

“是，还有一件事，因为我呀自幼定下一门亲，也在我们一个村儿，跟我同岁，也二十一啦，要能够择个好日子完婚哪，就得三天工夫。”

听到这儿，刘坤一乐啦：

“好哇，这是人间大道理呀！好吧，我给你两天假，回到家定了日子，赶紧回来报告我，一切一切的，我这儿给你预备——好吧，先到账房儿拿五百银子吧。”

这孩子道完了谢，领了五百两银票。同事们都给道喜：

“好哇，定规好了日子我们喝您的喜酒！”

“您众位这儿辛苦吧！”

说话就把自己的小包袱拾掇起来啦。这包袱里头有点儿银票，这是这些年他存的。这些年这孩子可规矩呀，连烟他都不抽，人家耍钱，他在旁边儿睡觉，绝对没耍过钱，因为什么？他受过耍钱的害。这几年自己存的有二百多银子，连这五百多银子搁到一块儿，腰里还带着点儿零的——有四十来两，一共有七百多银子，包起来之后，把衣裳换好了，回家。

穿的什么哪？穿的是缎子面儿旗呢的这么个夹袍儿，青卡

拉马褂儿，大绒的套裤，底下是皮底缎靴，腰里头系着一根蓝色的带子，挎了把绿鲨鱼皮腰刀。腰刀把儿冲后，把儿上啊挂着他那顶大帽子，帽子上头是线穗子，晾蓝顶儿——三品。

要雇车一直雇到姚家井可不行，因为什么？那阵儿是轿车儿，不往那边儿拉，那边儿拉捎不回座儿来。要到姚家井得先雇到牛街子北口儿。瑞子到了牛街子下了车，天气什么时候哪？太阳啊快落啦。他就顺着牛街一直往南，到南头儿老君地，再往西南一偏就回姚家井啦。

赶进了姚家井村口儿，太阳就落啦，迎面儿来了一个老头儿，他一瞧这老头儿，认得呀，这是比他长一辈儿的老街坊。赶紧站住啦，把腰刀摘下来在手里提着，过来请安：

"您好哇，老叔！"

瑞子一请安，这老头儿瞧着他一楞：不认得！怎么哪？小孩儿变模样，老头儿不变。一瞧他大帽子蓝顶儿——三品，这老头儿就还礼：

"噢噢，嗬，这位大人，您认错人啦吧，您认错人啦吧？"

"没有，我哪儿认错人啦！您不是某人某人我老叔吗？"

"啊，我是呀，您是哪位呀？贵姓啊？"

"嗬，老叔，您都不认得我啦？我叫瑞子，我出外六年啦，今儿个回来啦。"

这老头儿一听，一吐舌头：

"啊啊啊，噢，你是瑞子啊，哎呀，我这眼可太拙！我有事情，改天见吧，改天见吧！"

这老头儿没说几句话，言语支吾，抹头就走啦！

老头儿一走，这瑞子心里怎么想哪？"唉！人哪可千万要学好哇，我偷我爸爸二两银子，就这么一点儿事情，虽说过了

六年啦，老街旧邻的见了面儿还不爱理我哪！”其实不是那么档子事。

那么这个老头儿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呀？这老头儿啊知道他们这门亲事：“招弟儿呀跟他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明儿一早王豁子就给娶走啦，招弟儿就归王豁子啦。王豁子他姐夫是赵三丰，有礼亲王的人情，惹不起。瑞子戴这么个大帽子——三品顶儿晾蓝，我们这儿顶大的官儿是守备，守备是白顶儿。这明儿早晨准是娄子，碰巧就许出人命！我跟他说话说的工夫儿大了我有嫌疑，明儿早晨这场官司我受不了！”是老年人把官都怕在心里，故此不敢跟他说话。

这个事情啊瑞子不知道，瑞子进了村儿见了老婆儿也是这个样子：见老婆儿是婶子、大娘，过来一请安，一说话儿，这老婆儿一问明白他是谁，抹头进去，“光当”就把门关上啦！“这是怎么档子事？”瑞子莫名其妙！

不会儿来到自己家啦，一瞧住的这三间北房啊，旁边儿拿杠子支着，房头儿的草长的挺高，篱笆墙啊歪七扭八，窗户纸呀破破烂烂，瞧这样子呀心里又难过又凄惨！在外边儿就叫：

“妈！妈！”

这么说，他知道他爸爸死了吗？他不知道。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叫爸爸哪？人之常情啊！

叫了两三声，里头才答茬儿：

“谁呀？谁这么缺德呀？干嘛，在这儿恶心我呀！别叫啦，这儿都死绝啦！”

说话的声音是他妈的声音，直生气。这是为什么哪？这里头有原因：瑞子回来的工夫儿，李子清刚出门儿。瑞子要是不跟那老头儿老婆儿说话呀，回到家来正碰上他丈人李子清。李

子清干什么来的哪？李子清上这儿来是一分好意啊，一进门儿瞧见这老婆儿把被窝也铺好啦，坐在被窝上啊低着头发楞，李子清一进门儿，老婆儿就问：

"谁呀？"

"嫂子，您还没睡吗？"

"哎哟，子清来啦！"

"嗯！"

"我坐一会儿就睡。"

"哈……有点儿事！"

"什么事呀？"

"明天请您喝杯喜酒，您早点儿去，送招弟儿上轿！"

嗬，老婆儿蹿啦！

"子清啊，你……你……你这是成心气我呀！"

"哟，嫂子您这是怎么啦？"

"怎么啦？我老头子也死啦，儿子到如今一点儿音信没有，一朵花儿似的媳妇儿明儿早晨让人娶了走，我……我还送她上轿？我出殡吧！我送三吧！这是哪儿的事！你……你这不成心嘛……"说着说着老婆儿就哭啦。

"我是好意！"

"我不管你好意歹意，你给我添麻烦，你……你出去！"

李子清也不能再跟瞎老婆子说什么啦，走啦。

李子清走啦，这瞎老婆子坐在炕上就哭。正这儿哭着哪，一想："我哭管什么呀！"擦了擦眼泪，要睡觉。就在这时候儿外头"妈，妈！"地叫，这一叫，给老婆儿叫烦啦！

"啊，这是谁恶心我？别叫啦，这儿都死绝啦！"

瑞子进来啦，进屋子一瞧：屋里漆黑，这份儿凄凉啊！又

定了定神一看，他妈在那儿坐着，眼睛大概是瞎啦！屋里破破烂烂，瞧了半天没瞧见他爸爸，骨肉情长，把腰刀跟包袱往炕上一扔，过来就把妈妈抱住了，往地下一跪，连哭带叫：

“妈，妈！”

这老婆儿哪：

“哎哟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瑞子呀！”

一说瑞子，这老婆儿把手指头搁嘴里就咬。干嘛咬哇？一咬要是疼哪就不是做梦，不疼啊就是做梦。把手指头往嘴里一搁，牙也不对口儿啦，还得歪着嘴找俩对口儿牙。你倒是慢着点儿咬哇，“亢呛”一下子，嗬，真疼！这老婆儿也顾不得手指头疼啦，把孩子一抱：

“哎呀，孩子，你哪儿去啦？到今儿你才回来！”一边儿哭，一边儿摸这孩子，嗬，一摸身量儿也长成啦！再一摸身上的衣裳挺滑溜：“孩子，你哪儿去啦？”

“我呀……”如此这般这般，瑞子把经过呀这么一说。

“哎呀，你怎么不往家里写信哪？”

“我不敢来信哪，皆因为当兵啊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儿去，我往家一写信，我爸爸准得找我去，我要在那儿还好，要不在那儿，开到别处儿去啦，我爸爸到那儿就扑空啦，故此呀没往家来信……我爸爸哪？上哪儿去啦？”

“你别问啦！你爸爸呀皆因你走啦，我们俩净打架，他上趟天津卫也没找着你，连想你带着急，他死啦！我的眼睛也瞎啦！”

瑞子哪，父子情长，一听爸爸死啦，急得自己直跺脚，放声痛哭。妈妈倒劝他：

“得啦，得啦，你回来啦就算行啦，你爸爸呀也到年岁啦，父母不能跟你一辈子，总算我没白瞎眼睛，我把你盼回来啦！好啦，好啦，哎，你吃饭啦吗？我给你做饭去。”

“您别做饭啦，我饿了回头上街买点儿什么得啦。”说着话儿就把包袱打开啦：“给您哪，这是七百四十两银子。”把银票就递过来啦。

老婆儿接过来就闻。闻什么哪？那阵儿银票跟如今不一样，那阵儿银票印的都有油味儿。老婆儿这么一闻哪：

“哎哟，嗬！这是多少哇，孩子？”

“这是七百四十两。”

“哎呀，我跟你爸爸过了这么半辈子啦，我也没有见过这么些钱！好，我给你收起来，哎，过些日子拿这笔钱，我给你说个媳妇儿！”

这瑞子一听这句话啊，不对劲儿，“怎么……不是有媳妇儿吗，怎么还说媳妇儿？”不好问，到这时候儿又不能不问。

“妈，干嘛还说媳妇儿啊？不是……小时候儿定的我李叔他们那儿的姑娘——招弟儿吗？”

“哎哟！咳！我走嘴啦，你别问啦，你就别问啦！你吃什么不吃呀？”

“我不吃呀，您干嘛不叫我问哪？”

“咳，别问啦！”

“您得说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您说说，我明白明白，是招弟儿死了怎么的？”

“死了也……咳，孩子你别问啦，这个事情啊可不怨人家啊，这怨我：你出去六年连个口信儿都没有，人家那么大姑娘，二十一啦，搁着不象话呀，我让他们转聘，明儿个就娶

啦！你要是爱瞧哇，明儿早晨起来瞧瞧轿子得啦！”

嗬，瑞子这么一听啊，万丈高楼失脚啊！一想：“咳！小时候不学好，就捅这么大娄子！就为耍钱、偷了爸爸二两银子这么点儿事，害得我爸爸也死啦，妈妈眼睛也瞎啦，媳妇儿也归了人家啦！嗬！……这个事情我得打听打听，打听招弟儿嫁这个人是干嘛的，比如这个人跟我年岁相仿，人品比我强，这样儿我心平气和；要是年岁比我大，像貌不如我，又没有好事由儿，招弟儿以后受了罪，她得骂我一辈子！我得打听打听是嫁给谁。”

“这不要紧，妈，您只管放心，招弟儿嫁了人，我再娶一个，那不算什么！”

“哎，这话我爱听。”

“那么她嫁给谁啦？您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咳，我怎么不知道哇！嫁的这个人你也认得，他在这儿做了多少年的买卖啦！”

瑞子一听：

“做了多少年的买卖……我也认得，一定比我年岁大呀，是谁哪？”

“就是卖绒线儿的，那个摇铃儿的王豁子！”

“王豁子？……”

他想了半天才想起来。因为男小孩儿呀对于卖绒线儿的不接近，女小孩儿都认得。

“哎呀，王豁子！人没到味儿先到！我们小时候儿他就三十来岁啦，如今得过四十！”

“可不是他嘛！”

瑞子这么一听啊，心里头一盆火似的，“这不是糟啦！招

弟儿得骂我一辈子！怎么嫁这么一个人！说什么我得到她家，把我心里话：为什么不往家写信，怎么个意思，对她说说。让招弟儿明白明白，别让她骂我！”心里想：“我怎么去哪？不去不行，非去不可！”

“妈您睡觉吧。”

“我说话就睡，这不是擦油灯哪吗？这灯净是油泥，多少年就不点它啦，你去倒点儿油，搓根棉花捻儿，好照亮儿，你也睡吧！”

“您先睡，我出去一趟。”

“你上哪儿去呀？你出去上哪儿去？可不许找寻人家李子清去！”

“我上人家那儿干嘛去呀！”

“那么你出去上哪儿呀？”

“我到街坊四邻家里，给人家道道谢呀！”

“有什么谢可道的？”

“您瞧，我爸爸死啦，人家帮忙没帮忙？”

“帮忙啦！”

“您眼睛瞎啦，挑挑儿水都得街坊给您挑，我不得给人家道道谢吗？婶子大娘人家照顾您，我回来啦不给人家道道谢，那对吗？”

“对不对的也得明儿去呀！”

“明儿去也行，其实我就是永远不去，人家也不能说什么，可得分怎么回事：我要是要了饭回来啦，我哪儿也不去，人家也不能挑我；如今大小我是个官儿呀，我要不给人家道道谢去，回头人家撇嘴，说我一做了官儿就瞧不起老街坊，这个骂名咱担得起吗？我得给人家道道谢，跟人家说几句人情话。”

“哎，这也对，快点儿去，别耽误着，我这儿给你铺炕，赶紧回来睡觉。”

“是啦，是啦。”

这老婆儿一边儿说着话，一边儿就把腰刀拿过来啦，怕他拿着凶器。

这孩子打家里出来一看，街坊们都开着门探头儿往外瞧着。怎么？他这一回来，在街上见了几家老街坊，一个传一个，全村儿都知道啦，都探头儿往外瞧着。等见他一出来，“乒当光啷”全都把门关上啦！

瑞子到了南头儿，来到李子清的门口儿。李子清住了这么一座小三合房儿，棋盘心儿，北房三间，一东一西，这么个起脊的小门楼儿。家里头明儿嫁姑娘，可连棚也没搭，就在墙垛子上贴了两个喜字儿。

瑞子到这儿一想：“我叫门不叫门哪？叫门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不叫门我干嘛来啦？”刚要上台阶儿，这工夫儿门开啦，打里面出来个老头儿。谁呀？李子清。那位说：“他怎么这么巧，出来啦？”我还没说招弟儿家里这档子事哪！

这门子亲事招弟儿根本不愿意，说死说活不嫁王豁子，天天儿哭哭啼啼，眼睛都哭肿啦，脸也不洗，头也不梳！她妈呀就催：

“洗脸吧，洗脸吧。”

“我洗脸干嘛呀？”

“梳梳头。”

“我不梳头！梳头干嘛呀？”

“你把那戒指戴上。”

“我戴它干嘛呀？”

“你总得戴呀，那是定礼呀，到时候儿怎么不戴呀！”

“哎，戴！”

戴可是戴呀，她把刘家那俩小戒指戴上啦！圈口小，拿剪子撑啊，她给戴上啦！

老婆儿一瞧：

“咳，这俩戴它干嘛呀！戴黄的呀！”

“我不戴！这俩就是我的装裹！”

嗬，她说刘家这俩小戒指是她的装裹！

老头儿跟老婆儿到一块儿一嘀咕，老婆儿可就骂老头儿：

“你瞧你办这缺德事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四十挂零才生这么一个姑娘，咱们俩六十多啦，就这么一点儿指望；她要是因为这门子亲事心里一窝囊，这孩子要是死了，我可跟你拚命！”

老头儿也没法子：

“已经到这时候儿啦，我有什么主意呀！哎，晚上她要投河觅井这可要命！看着她吧——咱们俩倒换班儿看着，反正到娶的时候儿别出事，就完啦！”

谁看着哪？这刘氏娘家有个侄女，十三岁，小姑娘叫玲儿，把这玲儿找来跟她表姐呀一块儿做伴儿，告诉玲儿：

“我们两口子睡觉的时候儿你可别睡，等我们睡醒了，你再睡觉，倒换班儿看你表姐，多咱上轿，就完啦！”

天天儿这么看着。今天李子清这么一想：“今儿晚上是要紧的关头哇，明儿早晨轿子一来，一上轿就完啦。得弄点儿酒喝提提精神。”找了把酒壶，上小酒铺儿打酒去。才推开门儿一瞧，门口儿站了个小伙子，这老头儿就不愿意。因为什么？在老年间，家里有大姑娘，门口儿站着小伙子，他不愿意。

"你找谁？"

瑞子往前一抢步。

"您好，岳父！"

这个人一请安叫岳父，老头儿他不爱听。

"咳，你怎么胡认亲戚呀，你是谁呀？"

"您不认得我啦，岳父？我不是瑞子吗！"

这儿一说瑞子呀，这老头儿就觉得脑袋一阵发晕。

"啊！瑞子？哎哟！"到跟前一瞧，可不是瑞子嘛！"哎呀你哪儿去啦？"拉着瑞子的手。

这瑞子说话声音特别大，他为的是好让院儿里听见，说：

"您要问哪，我呀皆因小时候儿没有出息，偷我爸爸二两银子，我爸爸要打我，我跑啦，当了兵，这几年哪差事不错，跟两江总督刘大帅呀当戈什哈，我们大帅呀褒举我四品军功、三品顶戴，这回跟着大帅呀到北京来，住在贤良寺……"

老头儿这么一听：

"啊，啊，啊，你这……"

"我这不是回来啦吗？就为的是完婚回来的，先知会您一声儿，这两天我要完婚！"

嗬！老头儿一听啊，脸也白啦，腿也颤啦，这下子可要了命啦！一个姑娘给了俩主儿，两边儿都有势力，这位是三品，那边是礼亲王府的红人儿，这不是要命嘛！老头儿一肚子话，没地方儿跟他说去。那位说："怎么会没地方儿说？上茶馆儿说去。"茶馆儿说不成，天什么时候儿啦？定更来天，茶馆儿早就关门啦！再说这儿是姚家井，乡下，没有茶馆儿。那么就在门口儿说吧，不行，这儿家儿街坊全把门打开，露着一道缝儿，有把脑袋伸出半拉的，有把耳朵搁在外头听的。这李子清

也知道，他把姑娘给了王豁子，是这边儿的街坊都反对，大伙儿都不愿意理他，“我在这儿跟他一说，旁边儿要出来几位街坊一多嘴，一加盐儿，就许出人命！……别处？……苇塘？苇塘怎么说去！菜园子？菜园子怎么说！这不是要命吗！”李子清就怕瑞子进院子，还是非往院里让不可。

“咳，这是哪儿的事！你进来，你进来。”

这瑞子正想进去哪：“好好！”进来啦。

进了大门，拐过影壁，这老婆儿可就打上房屋里出来啦。因为什么？听外头说话声音挺大。老婆儿可就问：

“谁呀？”

他往前一抢步：

“岳母，您好啊！我是瑞子，我回来啦！”

“哎哟，瑞子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巧哪！今儿个你回来啦，明儿早晨你媳妇儿就让人娶走啦！屋里坐。”这就往屋里让。

急得李子清要咽气：

“你往哪儿让啊？往哪儿让啊？”

往北屋一让，跟他闺女就见着啦，他不让往北屋让。

“来来来，东屋里，东屋来！”往东屋让。

这间东屋原先没有人住，如今糊了糊，炕上铺上领席，把被窝摆上，屋里搁一张桌子，俩凳子，就为明天来了亲友好有地方儿坐。

“来来来，屋里来，屋里来！”一拉风门儿，把瑞子让这屋来啦，“坐下，坐下。”

瑞子坐下啦，老头儿也坐下啦，把酒壶往桌儿上一放。这老婆儿也进来啦，老婆儿进来拉着这扇风门儿，小脚儿哇，跷着

一条腿，这条腿往这儿一别，一瞧这瑞子，越瞧越爱，越瞧越爱，右手指着老头子：

“哎呀，老缺德呀，你瞧你办的这叫什么事！这位姑爷多好哇！这么好的姑爷不给，你给那王豁子！你这才叫扔了金条收炉条哪！咳！”

“老帮子，你就别抱怨我啦！这就够我受的啦！你别答茬儿呀，让我跟瑞子——我们爷儿俩说几句话。瑞子，这个事情啊，我这一肚子苦处我跟你念叨念叨。可不是我不愿意把姑娘给你，我愿意给你，小时候定这门亲事的时候也是我先说的，我愿意！谁让你走了六年，一点儿音信没有哪！你爸爸也死啦，你妈也瞎啦！我哪，跟你妈核计了好几回，你妈愿意让我找主儿，我才给你妹妹另找的主儿。阴错阳差，你今儿回来啦，明儿人家娶！如今哪就看你积德不积德吧，你要是积德哪，你往开里想，明儿个呀让人娶，别让我为难，你哪算救我这条命！你妹妹让人娶了之后，你怎么办哪？往后哇挑着样儿说，你想说谁家的姑娘我给你说去，我这还有五亩园子，四亩苇塘地，我全把它卖了，这座三合房儿也卖了，卖了之后哇，这笔钱完完全全都帮着你成家！这个哪，是你的一分德行！你要是不做德行哪，你是非要招弟儿不可哪，也就是让我急死！两条道儿由你挑，做德行不做德行在你！”

要说李子清说的这篇话是有理的话，人家有理，转聘是他妈的主张。瑞子到了这个时候儿，低着头是一句话也没有啦，怎么哪？跟人家说不出理去呀。他来的那份儿意思呀，也就是想把自己的肺腑之言说说，让招弟儿知道知道。

就在这个时候儿发生变故啦！发生什么变故啦？外头有人。谁哪？这里这么一嚷、一说，玲儿这孩子来啦！把窗户纸

捅一个窟窿，往屋里这么一看，一看她这个姐夫，嗬，长的漂亮，穿的衣裳也整齐，缎子靴子，卡拉马褂儿。就埋怨他姑父："哼，老缺德，这么好的姐夫他不给，给那么一个王豁子！"她看了一会儿，可就上北屋去啦。

这招弟儿听说有人来啦，也不清楚怎么回事，正在屋里抹眼泪儿呢！

"姐姐，你别哭啦,这个姐夫来啦！这个姐夫可漂亮啊,可比那豁子姐夫强！走，我带你瞧瞧去！"

招弟儿就跟玲儿出来啦。来到这儿，这玲儿一指窗户上的窟窿，好比说：你甭捅啦，我这儿捅了一个啦。这招弟儿从窟窿里一瞧自己的丈夫，打小时候儿就漂亮，到这时候儿出息得更好看啦；一听他爸爸说的话，她反对，她在外头咬牙：

"活该，活该！气死你，急死你也不多！嫁豁子？我是不嫁他！反正我是绝对不上轿，即便上轿我也死在轿子里！今儿他回来正合适！"

再一瞧哇这瑞子一低头，看这个意思呀瑞子要点头，招弟儿可就急啦，到这时候儿可就绷不住啦，一拉风门，使劲使大啦，把门拽开啦，把她妈扔一跟头！——她妈正在这儿跷着一条腿，拉着门站着哪，"光当"一下子，门也掉下来啦，老婆儿也摔倒啦：

"哎哟！"

招弟儿不管她妈，一步就跨进来啦，沉着脸，屋里人就一楞！她就说：

"小瑞子！到这时候儿废话甭说，有用的话再说，你干什么来的咱们说什么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你要我不要？"

瑞子站起来说：

“我为什么不要？”

“要哇？要哇咱们俩走！”

到这份儿上，这瑞子：

“好，咱们走！”

“我走不动！”

“我背着你！”

这招弟儿说话就上炕，一上炕，这瑞子一转身儿可就把招弟儿背起来啦，招弟儿一跪腿儿，瑞子拢着她磕膝盖。

李子清这么一看，一阵冷笑：

“嘿嘿，好好好！哎呀，儿大不由爷呀，不用说女的啦！走？走可不行！瑞子，我告诉你，如今我也没有主张啦！一个姑娘绝不能给俩主儿，到这时候儿没有别的，咱们官断民服：就这一个姑娘，官儿说给谁就给谁。咱们手拉手儿打官司去！”

这瑞子一听：“打官司？不能去呀！”他知道一经官他准输，可到这时候儿绝不能让啊！这儿背着：

“岳父，今天无论怎么我得把人背走。刚才您说的那话，也甭管对是不对，谁说转聘也甭管啦，反正我是要人！别人的话不听！您是老的，方才您说把这几间房、几亩地卖了，帮我娶媳妇儿，这份儿意思我领情啦！我把人接走了哇，我包赔那边儿的损失！人算我接走啦！养儿得济，养女也得济，养活你们老两口子，养老送终全是我的事，我那儿还有一个妈，我把你们老两口子跟亲生父母一样看待。人不让我接走，咱们爷儿俩可就不是翁婿啦，可就是对头啦！我可不客气啦！”

“哈！”李子清一乐：“好小子啊，你跟我对头！你不客气！不客气怎么样哪？我就是不让走！你敢把我怎么样？”

招弟儿在后头：

"你是娶媳妇来啦还是打架来啦？快走不完啦吗！"

这瑞子哪：

"好！老爷子您躲开，我们走！"

"我不能躲开！"老头儿过去堵着门儿："我不能躲开，你非把我弄死，我才能躲开哪！活着不能躲开！"

这瑞子急啦，这手拢住了招弟儿的磕膝盖，腾出这只手来一扒拉他岳父，老头儿六十多啦，身上没劲儿啊，他二十多岁，天天儿净练，老头子一歪就倒到桌子上啦，"呱喳！"桌子就躺下啦，凳子也趴下啦，连酒壶带茶碗"唏哩哗啦"满碎！

"哎哟！"

哎哟了一声，"咚！"老头儿就摔到那儿啦！

就在这么个工夫儿，瑞子背着招弟儿一步就蹦出去啦。

这老婆儿哪，摔了个跟头起来之后，在院子里听着，不管！这小丫头也在院儿里瞧热闹儿！

瑞子把人背走啦，这老头子：

"哎哟，这不要命吗！老婆子，你追去，你追去呀！"

这老婆儿就追出来啦。按说老婆儿说什么也追不过年轻的啊，可就仗着这样儿啊：瑞子身上背着一个人哪，跑得就慢多啦！老婆儿在后头追：

"招弟儿，招弟儿！站住！我跟你们说句话！"

街坊哪，关门闭户，谁也不往这里掺合。

"招弟儿！瑞子！你们站住！我跟你们说句话！"

这会儿可就追出不近啦。招弟儿一拍瑞子的肩膀儿：

"放下放下，看她说什么。"

瑞子把招弟儿放下啦。老婆子走到跟前儿直喘：

“哎呀，招弟儿，你放心啊，我跟你爸爸不是一个心气儿。你爸爸站不起来，他让我追；要不我不追，我追呀有我的事情：我愿意你们俩人走，可我不放心，我问问你们俩人上哪儿？”

“上哪儿？到我们家去呀！这您只管放心，您先回去。刚才我不对我岳父那样儿就出不来！往后我再给他跪着赔不是。您回去把我岳父扶起来，看看伤着哪儿了没有？”

“我问你们上哪儿？”

“上哪儿？回我们家去，我们有家呀，这不快到了吗！”

“哎哟，傻孩子，我追你们来呀就为这个！你们家去可不成，你那儿有一位瞎妈，什么事也办不了！这媒人左大脚哇可就在北头儿住，这儿一闹她就知道啦，回头就给那头儿送信，那头儿赵三丰可有势力，他准带人抢亲来！到你们家里一抢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！”

瑞子一声冷笑：

“岳母，您只管放心，他们来了更好啦，哈哈，我弄死一个够本儿，弄死俩赚一个！”

“嗬！傻孩子！你是回家完婚来啦，是跟他们拚命来啦？弄死人你得抵偿啊！即便你跟他们拚命，到那时候儿他们来的人多，都有家伙，你跟他们一打，谁顾招弟儿啊！七手八脚把她弄走啦，你不是白落一场空吗！”

“嗯，不回家，我们哪儿去呀？”

“招弟儿，上你老舅那儿去吧！她那儿房子多，先在那儿躲避几天，别出来。打听好了怎么回事，我给你们通个消息。这场官司反正得打。先上你老舅那儿躲躲再说！”

招弟儿答茬儿啦：

“好吧，您瞧我爸爸去吧，我们上老舅那儿去啦，您放心吧。走走走！”

这瑞子哪，也不知道她老舅在哪儿。

“哎，上你老舅那儿去我就放心啦！”这老婆儿回去啦！

那位说：“她老舅是谁呀？”她这位老舅哇不是男的！那位说：“叫舅舅怎么会不是男的哪？老舅是女的，这怎么论的啊？”她老舅哇是个尼姑儿。当姑子的向例是这个毛病，你要说她是女的她不爱听，其实她是女的！比如说这位姑娘出了家啦，她哥哥兄弟要有了孩子，应当叫她姑姑哇，啊，她恼啦，得管她叫叔叔，叫大爷，她爱听；姐姐妹妹有了孩子应当管她叫姨呀，叫姨她恼啦，得管她叫舅舅，她算男的！

这刘氏呀有个老妹妹，这老妹妹出家啦，法号叫广顺——广姑子。在哪儿住哪？在南下洼子官菜园，官菜园上街有个白衣庵，广顺是白衣庵的主持。

瑞子问：

“老舅在哪儿呀？”

招弟儿一瞧她妈走远啦，轻声儿说：

“咱们不用听她的，听她的准砸！我老舅是姑子，叫广顺，住在官菜园白衣庵；她让咱们上那庙里忍着去，回头那头儿来人一逼问她，她就许给说出来；她一说，那头儿抬轿子一抢亲，吃亏的还是咱们。咱们哪，家也不去，老舅那儿也不去！”

“那咱们到哪儿呀？”

“另找地方儿！”

“对，咱们住店去！”

那位说：“他们不会进城吗？”进城可进不去，这是在城外头，在光绪年间夜里关城，这时候儿进不去城。进不去城怎

么办哪？城外头西河沿，那儿有栈房。

瑞子背起了招弟儿就走。瞧见头里有人啦，放下慢慢儿走；没有人，就背着走。打那儿奔牛街，出牛街就是土地庙，再往那边儿走是菜市口，到菜市口有车，雇车到西河沿，西河沿那儿有旅馆啊，这一夜，他们就住旅馆里啦！

等到天亮了，进城到煤渣胡同，煤渣胡同有公寓，住公寓，让公寓掌柜的找一个老太太来给开了脸儿，这就算正式的夫妻啦。什么叫开脸儿？老年间姑娘出门子得开脸儿——用线绞脸，一开脸儿，一梳头，这就是媳妇啦！

瑞子这头儿咱们先搁下，回头再说。咱们说这老婆儿。这老婆儿回来啦，老头子就问：

“你追上了没有？她们上哪儿去啦？”

老婆儿说：“我追？我追不上！他那大脚丫子我哪儿追得上，早跑没影儿啦！这全是你办的好事，你瞧这可怎么办！”

老头子说：“你就别埋怨我啦，这不是要命嘛！我有什么主意！赶紧给媒人送信吧！”

老婆儿出来上北头儿，到北头儿找左大脚，这左大脚已经睡觉啦！叫门：

“左嫂子！左嫂子！”

“哎哟，谁呀？”

“啊，我！”

“噢，李嫂，我明儿给您道喜！”

“咳，甭喜啦，喜不了啦！人已经没啦，不能喜啦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开门，我跟你说！”

左大脚把门开开啦：

“怎么回事呀？”

进门儿来怎么长怎么短这么一说。

“你跟我去瞧瞧吧！”

左大脚一想啊：“真糟，这不要命吗！”

“哎，去吧！”

到这儿一瞧哇，桌子也倒啦，摔了好些个家伙，老头儿的腿也磕伤啦！老头儿说：

“你瞧，这怎么办？赶紧给人家送信儿吧！人家有什么损失咱们赔吧。不然明儿轿子一来，娶不走人，这不更糟吗！”

“哎，哎，赶紧去，让我们孩子给备个驴。”

左大脚回家叫儿子给备了个小驴儿，左大脚骑着，他儿子牵着，打这儿一直往北，奔广安门大街，到报国寺那儿就是王豁子家。

王豁子那儿，头里是绒线儿铺，后头挺大的院子。王豁子四十二岁，要成家啦，初婚儿，嗬！他美的了不的呀！把他姐夫穿剩下的那些衣裳，他拾掇起来穿，穿了这么一身儿宁绸莫本缎的大袍儿，猛这么一瞧哇是新衣裳，留神一瞧哇，就跟装裹差不了多少！戴着个硬壳帽头儿，大红帽疙瘩，……就是豁子没法儿办！来了不少把兄弟，人一有钱就有朋友，什么猫三、狗四、猪五、羊六、牛七、马八，这些人都是把兄弟，在院子里这么一耍钱：牌九的牌九，摇摊的摇摊！

头天晚上坐夜，大门口儿一亮轿子，三只轿子——一红两绿，二十四只金执事，嗬！门口儿有吹鼓手，吹吹打打呀！搭这棚讲究：起脊，过街牌楼，大鼓锣架，门口儿搭一大牌楼似的，上头写仨大字：“当大事”。写完一瞧不对，又拆了——那是死人才写这个！

院儿里头，他姐姐穿几件好衣裳，在那儿张罗女眷，赵三丰也跟着忙和，厨子都是他们自己人，大伙儿吃完了喝完了，这么一要钱！

这王豁子乐得嘴也闭不上啦——原本就闭不上，豁子嘛！东摇西晃满市街这么一瞧要钱的！

就这工夫儿，门口吹鼓手这么一响，那儿有人嚷嚷：

“太太们到啦！”

院儿里人往外这么一接，一瞧：是媒人。这驴不能进来呀，她儿子拉着这个驴。女人得招待呀，他这姐姐穿着新衣裳过来这么一拜：

“哟，左大嫂子，您请进来，哈，您大喜啦，大喜啦！”

“哎哟，姑奶奶，喜不了啦！”

“您请坐请坐，明儿要去接您哪！”

“甭接，我这不是来啦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我这外号儿叫左大脚，这档子事又左啦！”

“什么事呀？这有什么左的？大喜的日子！坐下，您坐下！”

往这儿一让，王豁子他姐姐在旁边儿陪着。

“姑奶奶，我对不住您哪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左大脚由头至尾这么一说：

“他们这姑娘啊原先定下一个，六年哪没有音信，想不到今儿回来啦，把人抢走啦，把李子清的腿也打伤啦，屋里家伙也都摔啦！这事情啊我赶紧给您送信儿，明儿别发轿啦，发轿要不着人那不丢人吗！这件事情啊……您有什么损失您说出

来，划道儿当河走，让他们包赔！”

这王豁子在旁边儿这么一听啊，气得下嘴唇也要裂开，差点儿背过气去：“媳妇儿没啦，这事怎么办？”王豁子姐姐一甩手——没有主意。

这赵三丰啊在旁边儿站着——赵三丰穿着莫本缎子夹裤夹袄，酱绒的套裤，酱绒大坎肩儿，这儿带着跟头褡裢，里头是烟壶儿，小辫儿盘着，托着鼻烟盘儿，闻着鼻烟儿：

“家里的，家里的！”

“啊，干嘛？”

“给我引见引见。”

这赵三丰给他小舅子说媒的时候儿，把这件事完全交给他女人啦，他没跟左大脚见过面儿，到这时候儿得给引见引见。

“哎，我给你引见。左嫂子！这是我们那口子——赵三丰！”

“哎哟，姑老爷！”一行礼。

“左大嫂，请坐请坐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把酒摆上，摆上！”

“都睡了一觉啦，不吃饭，不吃！”

“不吃饭也摆上。上酒，多炒几个菜！门口儿拉驴那个小孩儿是谁？”

“那是我们孩子。”

“好，好，少爷。哎，把驴接过来，拉后头院儿给喂上。少爷！来来来，一块儿吃饭。哈哈哈……坐下坐下，我们两口子陪着！”

这就摆上啦！跟着就上了不少菜。

“斟上酒。”

“我喝不下去！”

“没有什么，您只管吃，只管喝，没有关系，别着急，哈哈哈……小事一段，什么叫包赔损失呀，提不到。我们花了这一个半礼呀，是李子清手紧等钱用，我们也不跟他要啦！跟李子清我们可是没见过面儿，世界上有没见面儿的朋友，没有没见面儿的冤家，是朋友绝不是冤家，损失不用包赔啦，那谈不到！这棚啊是朋友送的，轿子是朋友送的，厨、茶两行全是我们自己人——除了我们师兄弟儿就是我徒弟，谁也不要工钱，不但不要工钱，还都送份子，招待亲友哪，要钱抽的这个头儿钱都使不清；我们办这棚事，哈哈哈……不但没有损失，还赚了钱啦！一点儿损失也没有，也不用李子清包赔。就是有这么一点儿小损失：我们的面子不好看！面子的损失他怎么包赔啊？我们是明媒正娶，有三媒六证，龙凤大帖，这时候儿人没啦，我们不好看！那么这点儿损失怎么办哪？世界上的事都明摆在这儿啦，您瞧瞧手心，瞧瞧手背，搁谁身上谁能咽得下这口气！别人咽得下去，我们就咽得下去！您千万别提他是什么四品军功三品顶戴啦，什么刘坤一啦，这个别提；刘坤一我也知道——南洋大臣；他要提刘坤一，我要提礼亲王，那不就大啦吗！刘坤一给他支使着吗？礼亲王听我的话吗？绝不能的！——老缝！”

王豁子在旁边儿：

“是！姐夫。”

“这事你是主角儿，我们是帮腔的，帮腔的上不去台，这就看你呀愿意爬着走不愿意爬着走啦！你愿意当王八，这没办法！我们两口子站起来一走，我们没有王八的亲戚！你要不愿当王八，你说，呆会儿我有主意！”

“姐夫，我不愿意当王八呀！”

“不当王八！好，罢了！这是我的兄弟！内弟——至亲嘛。好啦，你不用管啦，有我这口气，你当不了王八！哈哈哈……这个……你们娘儿俩可得受点儿委屈！”把茶房叫过来，“给她们上酒，上菜。回头哇您随便添菜，您说添哪个菜，添一个，上四个。可有一样儿，对不住你们娘儿俩——不能走！可是呀，你们娘儿俩好意歹意我们不知道，哪怕回来再给您跪着哪！先不能走——众位老哥们儿，先别要钱，有捧我姓赵的没有？”

嗬！到这儿出份子的，除去猫三、狗四、猪五、羊六、牛七、马八那是老缝的把兄弟，剩下的全是冲赵三丰来的，大伙儿站起来，那位说：“三哥！”这位说：“三叔！我们就冲您来的！”

“好，好！是捧我的啊，到这时候儿，出了人命有我姓赵的顶着！帮个忙，咱们把人接来！拿家伙！”

赵三丰一说拿家伙，大伙儿唏哩呼噜都站起来啦！拿家伙？他这儿是娶媳妇儿，也不是预备打架的，哪儿有家伙呀？家伙铺倒棡啦：大伙儿把桌子弄翻啦，把腿儿拽下来啦！什么凳子腿儿呀，桌子撑儿呀，一人攥这么一条！

赵三丰打厨房抄了把劈刀，锃光瓦亮，往腰里一夹：

“老哥们儿，走哇！抬轿子——不用三台，一台就得；八人抬的她不配，四个人；执事也不要；可是钱花啦，钱花啦不能那么办！因为什么？她不要脸！要好好端端娶来，给她一个好看；这个我们抢来啦，就四个人的轿子！要是用绿轿子接她去，我们不好看；用红的，四个人，一个鼓，一个号，别的不要！”

仗着夜里有顶班儿的，叫来了四个人，抬这顶红轿子。

“鼓号跟着，别吹，也别响，把人接到轿子上啦，大伙儿再吹打；吹一下儿，打两下儿就得！人不上轿，别吹打！走，走！老缝带路！”

王豁子拿着根棍儿，头里带着路，他这边儿熟哇！

赵三丰押着轿子；大伙儿都拿着桌子腿儿、板凳腿儿。

“到啦，到啦！姐夫，就这个门儿，就这个门儿！”

“就这门儿？好啦好啦，包围！”

这所儿房子四不靠，大伙儿几十口子，忽啦就把院子包围啦！

“叫门！”

“岳父！岳父！”

叫了几声里头没人开门。

“踹！”

过来“噔噔”两脚，就踹开啦，门插关儿也折啦，人，呼噜就进来啦！

老头子拄着棍儿：

“哎，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回事，黑更半夜的？”

“怎么回事呀？老东西！他就是李子清，打他！”

这一说打，过来“叭”一个嘴巴，老头子一趔趄，斜着身儿“叭唧”躺地下啦！

“捆上，捆上！哎，这老婆子也不是好东西，捆上！”

老两口子都让他们给捆上啦！吓得小姑娘儿直往被窝儿里钻！

“把姑娘藏起来啦！翻！”

各屋都找遍了，没有！连炕带茅房都拆啦，没有！

“没有！藏到别处儿啦，没在这院儿里！”

“问他，问他！”

“岳父，岳父！你把姑娘藏哪儿啦？岳父，你说吧！你说上哪儿啦？”

“不是给你们送信儿去啦？你们娶媳妇也没有这么娶的呀！你把我捆上怎么回事？打官司！”

“你跟他说不行，我问问他！”赵三丰过来，攥着这把刀：“咳！李子清，你今儿是找死呀！你要说实话，咱们是亲戚，姓赵的手下留情；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宰了你！——把姑娘藏哪儿啦？”

这老头儿还真不含糊：

“哎，你就叫赵三丰啊？我耳朵里见过你这人，可是眼睛没见过！你今儿个这儿来啦，我不佩服你！”

“什么？姑娘哪儿去啦？”

“让人抢走啦！我就一个姑娘，你要说好的，咱们打官司，有什么损失我们赔！今儿个你拿着刀来啦，小子，你要不给老太爷来个痛痛快快的，我可骂你！你只管剁！来吧！”

赵三丰怎么样？他拿刀也不敢往下剁，杀人得抵偿！

“你不用撒赖，回头再问你。问老婆子，你说，你把姑娘藏哪儿啦？剁她！剁她！剁她！”

这老婆儿呀吓得没魂儿啦！

“哎哟，不是我的事情，我不管！”

“不管？剁啊！先刺她耳朵，先刺她耳朵！”一揪耳朵，明晃晃的刀往这儿一比，老婆儿就闭眼，他用刀背儿在老婆儿耳朵上蹭：“说不说？说不说？”

这老婆儿：

“哎哟！大爷，大爷，饶了我！没在家，上她老舅那儿去啦！”

“啊？老舅是谁？老舅是谁？快说，快说！”

“她老舅哇，就是官菜园南头儿白衣庵那主持呀——广顺。”

“广顺怎么是老舅？”

“她是我妹妹，我妹妹出家啦……出家就算男的……我们孩子管她叫舅舅……在她那儿……她那儿房子多……”

“哦，官菜园？老缝，有这么个庙吗？”

“有，有！白衣庵，不错，那儿当家的叫广顺，我认得！”

“好啦，知道你姑娘在那儿就成啦！来，二位，你们二位帮忙，把他们俩人扶起来搁炕上；我们走了之后，你们俩把门关上，我们接人去；接人回来还打这儿走。你们要听鼓号一响，那是把人接来啦；鼓号没响，那是人没来。鼓号一响啊，把他们俩人的绳子解开，咱们一块儿喝喜酒去，明天再给他们道歉！走啦，走啦！”

大伙儿呼噜都走啦！

这俩人把老头儿老婆儿搁到屋里啦。把门对上，拿根棍子顶着。

大伙儿一直奔白衣庵，到啦。这老缝认得呀：

“就这儿，就这儿！”

“好好！叫门，叫门！”

山门厚，踹是踹不开，赵三丰用刀背子拍门，“邦！邦！邦！”

“开门，开门！好，出家的姑子，庙里藏人！”

坏啦！怎么回事呀？这广顺哪有一个姘头，是个和尚，这和尚啊是菜市口财神庙儿的和尚，叫德源——德源和尚，跟这姑子相好，今天晚上正在这儿睡觉哪，俩人正在西配殿里甜甜蜜蜜，一听外头叫门：

“……好，出家的姑子，庙里藏人！”

广顺一听：

“哎呀，这可糟啦！有人上这儿捉奸来啦！这可要命！咱们俩人全是出家人，你是和尚，我是姑子！”掀开窗户帘儿往外一看：“了不得啦，进来啦！”

怎么进来的？外头踹门踹不开，上着栓哪，他们人多呀，赵三丰那儿指挥着，挨着墙根儿蹲下俩人，肩膀儿上站上一个人去：

“起！”

这儿一起，跨墙头儿，一骗腿儿，就进来啦！进来一个人把山门开开，这群人“呼”的就进来啦！

这广顺：

“这可要命！这怎么办！”

广顺慌手忙脚起来穿衣裳，一着急，她把和尚袍穿身上啦！这和尚也赶紧穿衣裳。

“没工夫穿啦，全进来啦，你别动！”

广顺就把和尚连被窝带褥子这么一卷，卷起来之后，弄根带子一系，顺着炕往下一出溜，就戳在屋门口儿啦！

“这儿先呆会儿，千万别动！”

“嗯！”

这工夫儿人都进山门里来啦，进来一瞧，别处都没亮儿，就西屋里有亮儿：

“就这屋里，就这屋里！”

到西屋这儿，一脚就把隔扇踹开啦，呼噜就进来啦！

这姑子穿着和尚袍起来啦：

“众位施主，众位施主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赵三丰攥着刀，过来就一巴掌：“说！姑子庙里为什么藏人！”

叭！又一个嘴巴。

“哎呀，施主，我是出家人，我庙里绝不能藏人！”

“不能藏人？翻！”

大伙儿一翻，这和尚塞在铺盖卷儿里，在门后头戳着，吓得直哆嗦。门一开，这扇门正挨着铺盖卷儿，和尚一哆嗦，这扇门也打颤，门镣铞儿“呱啦呱啦”直响！

“哎，哎！哈哈，没藏人，没藏人这铺盖卷儿里头是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哎呀，施主，这是怎么……”

“打开！”

有人就过来要解这个带儿。这王老缝啊他不让打，因为什么哪？他知道里头是招弟儿，这屋里都是男人，要打开了大伙儿一逗招弟儿，招弟儿受不了，这王老缝他挡着：

“这个不能打开，打开了不合适，连铺盖一块儿弄走得啦！”

“弄走？这份儿被窝褥子哪？”

“回头再给她送来！”

“对，弄走！”

把轿子抬到屋门口儿，大伙儿七手八脚，连被窝卷儿，“腾！”就扔轿子里啦！

“响家伙！”

鼓号一响，这姑子一听：“这是哪儿的事情啊？”

“走，走！”

赵三丰手里攥着刀，有拿桌子腿儿的，有拿板凳腿儿的，一窝蜂似的，“呼——”出来啦！打这儿奔姚家井，一边儿走一边儿敲这面鼓，夜静，声音挺大，“咕咚！咕咚！”

花轿从李子清门口儿过，在这儿看着老头儿老婆儿的这俩人一听：

“行啦，解开解开！”一边儿解，一边儿乐：“亲家爹，亲家娘，对不住啊，哈哈，明天给您道喜呀，明天请您喝喜酒，给您陪不是！”

这俩人也就出去啦！

花轿来到报国寺大街，在王豁子家里呆着的吹鼓手们一听：“嗬，赶紧得迎接呀！”连吹带打带举执事，往前这么一迎接。嗬！棚里头的人都出来啦！

“啊，道喜道喜！”

到门口儿啦。到门口儿轿子落平，抽杆搭顶，往里搭轿心子，搭轿心子是四个轿夫抬着：

“慢着，别碰着，别碰着！”

一进大门哪，得有一个火盆，这火盆干什么哪？嗬，这里头有讲究：这火盆里头搁点儿炭，一听轿子快来啦，这儿就煽这炭，煽得旺旺的，把火盆端到大门道里，轿子打这上面一过，过的时候儿茶房还得来个手彩儿：茶房手里拿一碗白干儿酒，等轿子过来了，正打两个轿夫当中间儿把这碗酒泼过去，酒得正泼到炭盆里，炭盆里的火一见酒，火苗子往上一冒，有二三尺高，正扑这轿底儿。这叫什么哪？这叫：往后哇，日子

过得火火炽炽，旺旺腾腾的！

到二门哪有一个马鞍子，上头搁一个苹果，轿子打上头一过，这叫平平安安。

到了洞房啦，进洞房啊，新人不露天，轿门儿得正对屋门儿，上头弄块红毡子遮着，王豁子哪就上洞房里头来啦。入洞房啊得射三支箭，这是怎么个讲究哪？这叫："桃花女破周公"。

洞房里人是不少，可全是女的，除去王老缝，没有男的，这为什么哪？闹洞房嘛！老缝的亲戚，什么姐姐呀、姑姑哇、姨儿呀、嫂子呀、妹妹呀，每人拿一个碗，拿一个碟儿，里头盛着胭脂粉，把胭脂粉搁在里头，倒点儿凉水，拿手这么一合弄，这儿一掀轿帘儿呀，拿手指头往新人脸上这么一乱抹，抹得寒碜着哪！一道红的，一道白的……这叫什么哪？这叫添胭脂粉。为的是一会儿新媳妇儿洗完脸显着更漂亮。

这老缝拿着一张弓、三支箭，冲轿子里头射了这么三下儿。

"老缝！躲开，躲开！我们添胭脂粉啦！"

嗬，这些女的全过来啦，每人拿一个碟儿，一个碗儿，使手往轿子里这么一抹！

轿帘儿打开啦，女人们不能正脸儿对着轿子里头——怕里头有"煞气"，往里抹得扭脸儿；一扭脸儿往里这么一抹，找这尺寸：新人腮帮子上、脑门子上这么一抹。女人们一抹："哟，不象脸哪！"再往里一瞧：铺盖卷儿！

"哟！豁子，你怎么娶了个铺盖卷儿呀？"

"大姐，老妹妹！人在铺盖卷儿里哪！大伙儿帮忙，把她先弄到炕上吧！"

女眷们过来，七手八脚就把这铺盖卷儿搭到炕上啦。

“哎哟，还没穿鞋！不是小脚儿吗？怎么两只大脚？”

解开呀再这么一瞧：好，是这么一个大和尚！这下子，可就把大伙儿吓着啦！

“哟！老缝，你怎么娶一个和尚来？”

碟子碗儿也撒手啦，往外这么一跑，门框也折啦，窗户也掉啦，大伙儿这么一乱哪！

老缝也吓得动不了窝儿啦：

“哎，大师父，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？”

这么一乱哪，赵三丰：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嚷什么？众位姐姐们，这怎么啦？”

“哟，您哪，娶了一个大和尚来！”

赵三丰一听这个，急啦！进门儿一瞧这和尚：

“嗬！你上姑子庙干什么去啦！这不是要命吗！”

叭！就是一个嘴巴，噔！就是一脚。抢亲没抢来，抢来了一个和尚，这脸没地方儿挂呀！

这和尚倒了霜啦！您想情理：把他弄在轿子里头一闷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鼓号一吹一打，和尚提心吊胆，更胡涂啦！到这时候儿女人们瞧见他一跑，紧跟着让赵三丰一个嘴巴一脚，哈哈！西方正路，这和尚算是“西方接引”哪！

“哟！”

这可就不好办啦！因为什么？人命关天！

虽说已经三更多天啦，这媒人还在这儿哪！

“左大嫂，对不住啊，咱们一块儿观音寺儿吧！”

观音寺儿怎么句话?北京土语,就是咱们一块儿打官司吧！

先报街面儿。他们这地方儿属菜市巡管，一报菜市巡，菜市巡来人一瞧，拿筐就把和尚扣上啦。这是怎么讲哪？这叫

“死尸不离寸地”，得把菜市巡的师爷找来写这尸格。尸格是什么哪？这和尚怎么死的，怎么躺的，屋里头有什么东西，一切一切都得写明了，明天好验尸。

赵三丰哪，究竟有个面子，这和尚是他踹死的，可是他不到案，让这老缝到案；他哪，在外边儿活动。

这老缝到衙门里头，就把一切一切的经过，打怎么定亲说起，直到怎么送信，怎么到姑子庙接人，把这件事说完了写完了口供。又问媒人左大脚，左大脚说的话跟老缝说的完全相符。

天亮啦，传人。传人传谁哪？可多啦，头一个得传姑子庙的广顺，第二个得传李子清夫妻。广顺和李子清夫妻都到啦，供词都一样。

传刘瑞子，到他们家传去啦，一传，他没在家，就一个瞎妈妈在屋里呆着哪，等儿子等一宿没回来，坐在那儿一宿也没睡。把瞎老婆子传来啦！把刘瑞子的大帽子、腰刀也带来啦！

一问刘王氏的口供，刘王氏就把儿子怎么定的亲，怎么偷他爸爸二两银子走的，直到回来的事都说啦。口供都对，可就是没有刘瑞子到案。刘瑞子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戈什哈，甭问，抢完人天亮进城啦！得传刘瑞子。

明知道刘瑞子在贤良寺，到贤良寺就把他传来，可就是不敢去。因为什么？这里头有个大官儿——两江总督，刘瑞子是他手下的——不敢去！

南城司的司官儿为难啦。这位官姓什么呀？姓齐，年纪不大，才三十来岁，刚到任，是个五品的御史。这位齐御史带着底下人，拿着手本，坐车，到了城里贤良寺，递手本，拜见两江总督刘坤一。

刘坤一接着名片，不知道什么事——他是南城御史，拜望不着啊——下了一个“请”字儿：

“请！”

御史可就进来啦。小官见大官，规矩大啦！这儿一说“请”，进来啦，进二门，弯着腰，鞠躬而入；等到了书房，从人这么一掀帘子，刘坤一在迎面儿坐着，御史瞧见刘坤一，赶紧请安行礼，刘坤一站起来，往前迈了迈步，一弯腰，用手往前一伸，这是赏面子不小：

“哎呀，贵官，免礼免礼。”

在前清的时候儿官见官，进门儿呀倒茶：“看茶。”这一说“看茶”呀，这位得谢茶，这茶来了之后，喝一口放下，再谈话。进门儿给碗茶喝，这就是很大的面子啦！进门儿要是没倒茶，说公事，这茶可别露面儿，再说“倒茶”，这就不能坐啦，这叫：下逐客令——端茶送客，别管事情办完没办完，站起来就得说：“晚生跟您告假！”

刘坤一让这位齐御史坐下，没倒茶。这御史坐这个座儿才难受哪：得斜着身儿，拿屁股蛋儿找这个椅子角儿，手扶着磕膝盖儿，还得低着头，眼睛往上翻着，瞧刘坤一的嘴唇儿，他一说话就得站起来。

刘坤一可就问：

“贵官，今日光临，有何赐教？”

御史赶紧站起来：

“是，大帅来到北京，晚生早就应当拜谒，皆因公事过忙，抱歉的很！今天有一件为难的案子，请大帅您过目。”就把底案子拿出来啦，那个意思想让刘坤一瞧瞧。

刘坤一怎么样？大官儿，没工夫瞧这个！把底案接过来，

往茶几儿上一放：

“我也不必看，究竟什么事，请您明白赐教。”

“是。”就把这个案子由头至尾说了一遍：“……这内中啊，有大帅一个戈什哈——刘瑞子，他是主犯，卑职不敢冒昧捕人，故此请示大帅！”

“噢——”又点了点头，“嗯，嗯，这是瑞子的事情，好，叫！”

这一说叫，就把瑞子叫进来啦！瑞子进来，见刘坤一行完礼，在旁边儿一站。

刘坤一就问：

“有这么一档子事吗？……”由头至尾问了一遍。

这瑞子倒也不瞒着，知道出了事啦：

“是，接人这倒是有！”——可不敢说抢——“……皆因是从小儿定下的夫妻，这事求帅爷您恩典！上姑子庙抢亲这档子事，我是完全不知。”

“下去。”

这儿一说下去，刘瑞子请完了安，下去啦。

刘坤一说：

“贵司，这个事情啊是事实，事实可是事实，贵司打算由我这儿把瑞子带走，这事可不成！既然这里头出了一条人命，人命关天哪，我可也不能护他，贵司请回，回头哇，我必把这个人给你送到你的衙门去就是啦！”

“是，多谢大帅！”齐御史站起来要走。

“贵司请留步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个案子虽说是由瑞子那儿起的祸根，可也正如贵司所

说的，一个姑娘给了两个主儿，那一方啊是一个气貌不扬的丑男子，年纪又大；常言说得好哇：'能拆十座庙，不破一门婚'，刘瑞子跟招弟儿，他们俩既是先定的婚，两个人又心投意合，如今已经成了事实啦，要再把他们拆散了，未免于道德上有差呀！啊，我也不说别的话啦！倒茶！"

一说倒茶，齐御史赶紧行礼：

"晚生跟您请假。"退出来了。退出来之后，回衙门。

顶到过午，刘坤一就派人把刘瑞子夫妻送到齐御史那儿啦。

人送到啦，这个案子也就更难办啦！怎么哪？这御史官儿小——五品，要按刘坤一这个主意办哪，不行，出了事啦！出了什么事啦？这赵三丰没到案，回到礼亲王府见了管家，羊羔儿吃奶——"咕咚"一跪，磕头掉眼泪。

管家一问：

"老赵，什么事？"

"这您得帮忙，我有个内弟……"如此如此这般这般，把这个事情这么一说："……这件事无论如何您得关照！您要不关照哇，我没有脸活着！"

"行，我给你办！"

见王爷一句话就得。这王爷是爱者欲其生，恶者欲其死，赵三丰是他手下的红人儿，就叫管家给齐御史写个条儿：说什么也得把招弟儿断给王豁子。这个案子麻烦啦！

这边儿是礼亲王，这边儿是两江总督刘大帅，御史才五品，搪着谁，他也不敢。为难哪！只可打本人儿嘴里问。问这案子可不是一天的事，因为这里头有条人命哪！

这和尚，虽然说死得有点儿委屈，可是也得怪他不守清

规。

这祸头哪，本来是赵三丰，可不能找赵三丰抵偿，因为什么哪？他有人情；这条人命王豁子完完全全给应承下来啦！应承是应承啦，可罪名也不能搁他身上，得给他摘清了——那么就先把这和尚埋啦！

这姑子哪，交给僧录司——专管和尚、姑子的衙门——治理她的罪，也就完啦！

齐御史过堂，先问李子清，李子清说：

“我就这么一个姑娘，不错，以先许的是刘瑞子，皆因他走了六年毫无音信，问他母亲，他母亲主张让给另找主儿。”

“定礼退了没退？”

“我退定礼去她不要。”

“这就不好办。你把定礼退回去就好办了，你没退，人家指着定礼，这就是凭据；退婚的时候儿一草一木都得给人家退回去。这是疏忽。”

问瞎老太太，瞎老太太说：

“不错，是我的主张让人家退的婚，我儿子回来闹这个事我不知道！”

“嗯！”

问刘瑞子，刘瑞子说：

“我已经跟她成亲啦，我得要，我们夫妻不能分离！”

一问王豁子，王豁子说：

“说什么招弟儿也得归我！”

“她已经跟人家成亲啦！”

“大人恩典。她成过亲啦我也要，说什么我也要！”

两头儿都要这个人，这个事情不好办！

大堂前边儿站的人很多，内中有刘坤一派来的人在这儿旁听，也有王府的管家在这儿旁听；赵三丰在旁边儿看着！这还不算，当地的绅士们在大堂头里都站满啦！急得这位齐御史满头大汗，把大帽子摘下来往桌儿上一放，光着头站在这儿：

“这个事情啊，叫本司实在为难哪！问谁哪谁也是要，问刘瑞子刘瑞子要，他们已经成了亲啦；王三哪也是非要不行！定礼哪全在这儿摆着哪，刘家的是两个银镯子，王家的是四大金，一女不能受两家聘啊！让我问这案子，我实在是学疏才浅，我问不了！众位绅士，众位父老，看这案子应当如何办理？哪位有学问能问这案子，哪位请升到这儿帮助学生我问，如果能把这案子办妥了，我情愿辞官不做，推位让贤！哪一位能帮忙？请说话！哪一位父老，哪一位绅士能帮助学生我把这事办理完善？请说话！”

问了十来声也没人答茬儿，谁也不趟这浑水！

那位说：“这是干嘛呀？”嗬，这御史高哇！可别瞧他年纪轻，他先把口舌压住啦！因为什么哪？这个地方绅士多，要是问案，哪句话出了规则，别人就答茬儿呀，一答茬儿就来个不好看！北京绅士多，绅士之外还加了这么种人更不好办，什么？宗室。宗室是什么哪？皇上的本家。腰里系着黄带子，有出奇的案子，他瞧热闹儿去，官儿问案子，他一答茬儿就不好办：“你这个案子问的不对，躲开躲开！”要是问：“你怎么答茬儿？”“你做的是我们家的官儿啊，我怎么不答茬儿？”

今天在这儿瞧热闹儿的，宗室不少，这案子不好问，因此先得把大伙儿的口舌压住了：“你们哪一位能问哪？哪一位帮忙？”问了十几声，没人答茬儿，这位齐司官说：

“众位：你们是全不管哪，这是瞧我的笑话儿！没有别

的，我可就要问案啦！今天在我问案子的时候儿，要是问偏了，要说出了法律之外的话来，众位可要原谅！哪位要听我说的不对，哪位就上这儿问这案来！”

谁答茬儿谁上来问这案子！大伙儿谁也不答茬儿啦。

“今天，这帽子我不戴啦！为什么哪？因为我说话有离开法律的地方儿！——这么一个姑娘，你要，你也要，这怎么办哪，这么办：招弟儿啊！祸可是由你身上所起，现在哪，有两个法子：头一个法子是你不死的办法：打今天起，半月为期，这半个月呀你住在这边儿，下半个月让王三把你接走，在王三家里再住十五天，到初一那天哪刘瑞子再给接回来，一个月呀，一边儿过半个月，这是头一个法子。第二个法子是你死！你死也不白死，我给你抵偿！不但我这官儿不做啦，我连命也不要啦！你死之后我怎么断哪？把你由头至脚劈两半儿，归他们两家发送，全要好棺木、好装裹，还得入祖穴，按嫡妻待承，哪一头儿发送你呀，都得花两千两银子，一共是花四千两，因为什么？这里头还有本官一条命哪！这是第二个法子。我就是这俩办法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你愿意活，愿意死，你自己挑！”

这不象话！大伙儿听着都咧嘴呀，可是谁也不答茬儿，谁一答茬儿，谁得替问这个案子！

这招弟儿呀，为人挺烈性，也不哭啦，站起来一挺身儿：

“大人，我愿意走第二条道儿，我愿意死！”

“噢，你愿意死！好吧，你死了我给你抵偿！预备！”

这儿一说预备呀，跟班儿的就打屏风后头拿出这么一个小茶碗儿来，这茶碗里头通红——递给御史。御史把它接过来往桌子上一放：

“这是仙鹤顶上红，你把它喝了吧，喝了就死！”

这招弟儿走过来接过茶碗，“咚！”一口就喝啦！喝完了不大会儿工夫，伸腿咧嘴，大堂上一躺，气绝身亡——招弟儿死啦！

招弟儿一死，嗬，李子清这位太太呀前仰后合，抱着尸体放声痛哭！

御史当时一沉脸：

“不要哭！她死之后，本官替她抵偿！退！”

衙役把老婆子给拉一边儿去啦，紧跟着当差的过来用席子把死尸一盖，弄大筐一扣，就等劈两半儿啦！

御史说：

“人已经死啦。王三！”

这豁子过来：

“是！”

“招弟儿已经死啦，我把她劈开呀一人分一半儿，好好儿发送她，用什么棺木，用什么装裹，你当场说，这儿给你写，到时候儿可得照办，最少得花两千两银子，还要入祖坟，入正穴。”

这王豁子一点儿主意没有，回头瞧他姐夫——赵三丰。赵三丰站在那儿呀冲他摇头，那个意思呀：活着要，死了还要个什么劲儿！

王豁子摇头：

“跟大人回呀，她死了我就不要啦！”

“噢，她活着要，死了就不要？”

“死了我要她干什么呀？我不要啦！”

“啊，既然不要啦，这个定礼哪可得退回去。”

叫李子清把定礼连婚书都退回去啦。

“具结！”

“是！”

这儿把结具啦，捺了手印儿，这头儿算完啦！

“你没有什么反悔吗？”

“没有反悔。”

“嗯，退！”

退一边儿啦。

“刘瑞子！”

刘瑞子往堂边儿上一站，他不跪着，因为什么？他也是官儿。

“这招弟儿已经死啦，原本你分一半儿，王三哪不忍得把她劈开两半儿，这你算便宜了，你要发送就发送她整的啦！你用什么棺木，用什么装裹，你说，这儿给你写。你要是不要哪，官家发送她，发送完了，我再给她抵偿！要不要哪？”

刘瑞子往前一上步，请了个安：

“跟您回，我们俩是自幼儿定的亲，我走了六年哪，她等了我六年，这一次我回来完婚哪，她一点儿也没变心，不用说我们两个人已经成了婚啦，就是没成婚，她死了，我也愿意发送她！用什么什么棺木，用什么什么装裹，入正穴。”

“噢——好！都写上。”又叫王三：“王三！他发送入他们家的正穴，你有什么说的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他发送他的吧，与我一点儿关系没有，我不管啦。”

“好！再具个结。”

又具张结。

“归他发送啊，你也没有什么说的，一切一切就算完啦。

嗯——揭筐！”

这儿一说揭筐啊，当差的当时就把筐揭开啦，紧跟着把席也揭开啦！御史吩咐：

“弄凉水喷！”

拿凉水一喷，这招弟儿活啦！

直到如今，这药叫什么名字我叫不上来，可准有这种药。

招弟儿这么一活呀，瞧热闹儿的人们一楞，真有想叫好儿又不敢叫的！

招弟儿活了之后，当堂让两个人重新拜堂，拜堂之后就在御史衙门后院儿入洞房！

这赵三丰啊，到这时候儿冲豁子一努嘴儿："这可不成！死了他发送成，又活了不成！”赵三丰一嘀咕，王豁子又跪下啦：

“大人您恩典。死啦他发送、入他们家坟地我不反对，成亲这不行！”

这御史就乐啦，说：

“成亲不行？要不成亲，怎么入他们家坟地哪？啊？他发送一定是他发送啦，等她再死二回之后，他一定发送她呀，这与你没有关系啦，你已经具结啦；具结的时候儿你不要，到这时候儿你又要，你这是成心打搅哇！我罚你二百两银子，让招弟儿拿这二百两银子买花儿戴吧！”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偷斧子

世界上的事万不能迷信，迷信耽误事。过去有人迷信神仙，什么事都去求神仙，没钱也去找神仙，说："给财神爷烧香能发财！"这人多胡涂哇，你不劳动这钱打哪儿来呀？给财神爷烧香能发财？财神爷它是泥胎，你把脑袋磕破了它也不给你钱，它也没有钱，它让你捡皮包，你乐啦，丢主儿怎么办哪？

还有一种人，有病不吃药，上药王庙烧香去，这个更糟心！有病得上医院，不愿意上医院哪，哪条街上都有中西医联合诊所，中西医都可以，千万别上药王庙去烧香，讨偏方，那不成。还有比这胡涂的，有病啊，他不找大夫，请瞧香的老婆儿吃点仙丹，什么仙丹哪？就是香灰！病人那儿躺着，他把香往那儿一烧，一磕头，一打嚏喷神仙就来，一打冷战神仙就走！瞧这个劲儿（作神仙状），神仙来了！"啊嚏！"神仙有这么缺德吗？您再听他说话，让你猜一半听一半，一边摸着病人，一边唱："你这个病啊，真难缠哪，这边儿是火呀，这边儿是寒哪！"这家子的人跪地下一求："大仙姑，您赏点什么药哇？"您再听这药方："仨红枣哇，两片姜啊，白开水呀，沏红糖啊！"您想这药能治病吗？纯粹蒙事。你说他蒙事，他说

是神仙说的。我有一句话专治神仙，一说，神仙准跑，不但我能成，哪位拿这句话说去，都能成，不信您就试验试验。多会儿您瞧见大杂院里有瞧香的，她在屋里正那儿跳哪！您站在门口喊一句："查户口！"这个神仙准走。你说这神仙她怎么怕查户口哪！所以说，得破除迷信。

我说段笑话，是关于和尚的事。和尚里好的占大多数，可是也有骗人的，指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那年月没法子。都说和尚吃素，其实不完全是这样，有的和尚表面吃斋，什么荤腥都不动；可背地呢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我就遇见过这么个和尚，人前连个小虾米都不吃，可背地吃大河螃蟹，一斤约俩的大个圆脐，都这么大个（手势）。活的！先拿小刷子蘸上水刷，刷干净了，搁笼屉里蒸，火炉子旺旺腾腾的。他准备好了酱油醋，来点姜末，再点上香油净等吃啦！可螃蟹是活物，上笼屉一蒸，它难受啊，拿爪子挠那笼屉，和尚在旁边受不了啦："哎呀！这可不行，出家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，螃蟹大小是个性命呀，阿弥陀佛！罪过！罪过！螃蟹难受啊！阿弥陀佛！熟了就好了！熟了就好了！"可不熟了就好了嘛！熟了他好了！所以说他是骗人。还有死了人请和尚念经，说和尚能把鬼拘来，这也是瞎掰。其实呀，这鬼也不去，鬼要去，这和尚准跑。提起和尚拘鬼呀，我说一档事，是咱天津的事，我说完了我负责，这是真事。有这么一家点心铺，他们东家姓郑啊，有一年哪，他们家办白事，念经。正在夏景天，这经台呀搭在院里葡萄架底下，十三个和尚念经，正在夜里十二点钟嘛，招请亡灵。这和尚一摇铃铛，就把铃铛撒手啦，请亡灵嘛，把铃铛扔台上！这和尚在台上乱蹦，颜色也变啦，把东家都吓跑啦，当鬼真来啦哪！东家跑啦，和尚也跑啦，十三个

和尚跑了十二个，剩他一人在台上折腾哪！工夫太大啦，仗着人多呀壮胆子，门外瞧着："怎么那和尚直蹦哪？过去问问他。"这和尚过来一问才知道，怎么回事呀？打葡萄架上掉他脖子里头一个蝎子，把这和尚给蜇坏啦！要真正能请亡灵他还怕蝎子。这是咱天津的和尚还好哪，到我们那儿，和尚念经常偷东西！那位说："哪的事情？我不信。"念经带偷东西可出奇，哪的事呀？北京啊。我是北京的，我可不是北京城里的，我在西山住，在西郊。我们那村呀挨着山，山顶有个庙，这庙离我们这村呀，有二十来里地。那山顶的庙是和尚庙，老和尚在旧社会的时候扎吗啡、抽白面儿，全来！把这庙的产业折腾没啦，临完他瘾死了。他死啦，剩七个小和尚，这七个小和尚都二十多岁，三十来岁，没有生活来源哪，产业都没啦，仗这样好，山上的地没人管，有土有石头，耪耙耪耙种点粮食什么的。种什么哪？别的粮食种不了，种棒子，种谷子，砍下来呀，掰下来棒子磨了面，吃贴饽饽，砍下谷子来呀，碾成小米熬粥。能吃呀！你算，贴饽饽都这么大个，一个都半斤多重，一个和尚一顿吃仨！仨贴饽饽还不够，另外还得饶两碗小米粥！早晚饭这么大铁锅贴三锅饽饽，熬两锅小米粥，做五锅饭。那位说："我的老天爷，烧多少煤呀？"不烧煤。"不烧煤？烧什么？"柴禾。柴禾也不用买，山上头，山后头，庙后头有的是，山枣棵子、紫荆啊，荆条哇，弄些来就能烧哇。可就是不好弄，拿手撅不行啊，没有劲头；拿斧子砍哪，斧子让师父换白面儿抽啦。那么怎么办哪？拿切菜刀砍，切菜刀砍倒省事，一砍就砍下来啦！过两天不成啦，切菜刀净锯齿啦！你不用说切咸菜，连豆腐也切不开啦。没法子，就这么困苦，慢慢克服吧。这天，我们村死了一个老太太，他们和尚应佛事去

啦，他们念经叫佛事，哥儿七个，到我们村里，太阳一落就上座，一上座，院里搭一个经台，这大帽哇在正当中。什么叫大帽哇？就是七个和尚当间坐的那个。一看就知道，脑袋上戴有五张扑克牌的那个。怎么样，我学您瞧。在座上坐着，一眼瞧见了院里西头，东家预备的小碗儿面，有桌子，打这边数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三张桌子叫"游桌"，桌底下扔着一把斧子，这么大斧头，这么长斧子把。和尚一看："这合适啊，临走把它捎着，劈劈柴不是正好嘛！"他下不来桌怎么拿呀？他告诉那六个和尚。谁得手谁给拿起来。那位说："怎么说？"这么说："师弟，那有把斧子，临走带着。"东家不就听见了吗？别人听见，告诉东家也麻烦啊，丢什么东西也跟他要。和尚这样高哇，他说出来呀就他们和尚懂，东家连他们亲友都听不出来。那位说："怎么回事？"他念着经告诉他们，你愣一听和尚念经哪，其实不是念经，是偷斧子这档子事。我学您瞧。还不能张口念，张口念和尚没听明白，再念第二遍别人听见就坏了。他先把六个和尚的眼神领过来，冲他们六个人摇铃铛，"当啷当啷……"东家不懂，和尚都懂啊！两边的和尚都瞧他，"怎么啦，吃多啦是怎么啦？贴饽饽撑的！还没到摇铃，你摇铃干嘛呀？"眼神过来啦！眼神一过来，他放铃铛掐诀。别人瞧着和尚掐诀，和尚瞧着不是掐诀。这儿一放铃铛（学），这不手指头指那斧子了吗？手指头一指，这经就来啦啊："众位师弟，顺着我手巴呵。"什么叫"巴呵"呀？"巴呵"就是瞧瞧——和尚也说行话。"顺着我手巴呵呀，第三张游桌底下有把斧子，拿回家去劈柴禾，你说得不得？南无阿弥陀佛！"在犄角儿坐的那和尚敲木鱼，一瞧铃铛，一瞧手指头，顺着指头一看，瞧见那斧子啦。敲木鱼的明白啦："这么档子事，偷

斧子，好，我偷。”他也念着经回答，他一边敲木鱼，一边念：“交给我啦！交给我啦！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。”可不回头再说嘛！不能马上就拿啊！那位说：“张寿臣，你污辱人家，胡说！他下不来台，台上坐着，他怎么拿去？下来拿完斧子，上台再念经去，象话吗？”您别着急，有时候偷，趁着乱那阵儿，多会儿听茶房一嚷，就可以偷啦。可是百里不通风，要是在这哪，叫“烧门纸”。它是在太阳落下的时候，东家、亲友、和尚都到外面转弯去。在我们北京啊，那叫“送三”，送三得定更来天，都黑啦，茶房这么一嚷：“亲友们，点香啦您哪，外请啦！”亲友们都点股香，一看这香都这么预、这么长，点着外面这么一带，两条火龙似的。本家呀，是孝子们全穿着孝，长子扛挑钱纸，捂着眼睛：“嗯嘿嘿嘿……”男的搀男的，女的搀女的，俩人搀一个，全出来啦。和尚送三走在最末，原来敲木鱼的和尚，这会儿打鼓了。他这鼓这么大，鼓环子上拴着根绳，一庹来长，绳子头上拴着鼓棰。干嘛拴着呀？他怕夜里打鼓蹦出去不好找。这拴着，嘣！鼓捶出去啦！你不用找哇，走着哪，这还得够鼓点呀。鼓棰出去怎么弄？他摸环，一摸环呀，一理绳，找头，头就来啦！你瞧，他到桌子那儿一哈腰，斧子就拿走啦。手拿着鼓：嘣、嘣、嘣……到桌这啦，手特别使劲，嘣！鼓棰出去啦，理绳啊，哈腰（学拿斧子装袖子里）。斧子哪？这儿哪。那位说：“不对呀，他搁袖子里掉出来哪？”掉不出去，诸位，独单和尚偷东西，装袖子里掉不出来，他那衣裳跟我们的衣裳不一样，他那衣裳肥，袖子都二尺来的哪。肥可是肥啊，它底下缝着哪，口袋式，你甭说一把斧子出不来，本家粮食要多，把他们搁仓房里念去，只要有力气，他一边装一袋面，不带掉地下的。到开洼这么一烧，

本家一磕头，茶房这么一嚷："本家磕头道谢您哪！"亲友们各回各家，本家回来，七个和尚回本家，本家预备一碗素面汤。七个和尚啊，回来六个，带斧子的那个小和尚不敢回来，因为什么呢？那斧子没地方交待。手拿着犯案，掖腰里头也不行，斧头冲上剌肉，斧头冲下掉下来啦！揣着手，冬景天成啦，这是夏景天！他也得自在的甩着袖子进去，一边走，一边甩着，本家亲友多，孩子乱跑，他过来啦，后头来个孩子，和尚不知道，这手一回，咣！非给那孩子开了不可！麻烦哪！跑庙里去吧！二十来里地，跑一身汗，跑到山门哪儿，一看："哟！坏啦，山门锁着哪，钥匙师哥拿着哪！忘了跟他要。"把斧子拿出来，推推山门，打算隔着门缝塞进去，塞不进去呀！斧子厚。搁台阶上不成，他们一念念一宿，天不亮放羊的就过来了，他一看斧子准拿走。"得啦，扔庙里去吧！"攥住斧子把，隔着墙一扔，哧——叭喳！"哟，什么呀？"方才阴天，这阵晴啦，月亮出来啦，隔着山门往里瞧，"哟，坏啦！"怎么回事呀？斧子扔进去把铁锅砸啦！就是他们贴饽饽那个，这么大。那位说："不对呀，锅砸啦，它在哪儿搁着哪？"锅台里呀！"锅台里不是盖着锅盖吗？斧子下去怎么砸锅底呀？"他们出去不是阴天吗，他们一念念一宿，怕夜里下雨，一下雨，回头锅里一锅水就糟啦，把这个盖拿下来呀，把锅抠出来，扣着搁着，下雨不就流不进去啦！哎。斧子进来啦，正砸锅上，这么大的窟窿。小和尚一想："得！完！嘿嘿，明儿早晨吃什么！哎呀，等锯锅的，二年也未必来一个，买，得多少钱？这棚经钱不够！"回去吧！他不回去不成啊！一上座，这大帽啊一眼瞧见啦：斧子没啦，你们谁拿去啦？你们拿去得报告我呀，我是方丈啊，这是咱们庙里的公共财产哪，卖钱自己花可

不成，我得问问。他问问，还念着经问哪！“众位师弟，细听我说，第三张桌子底下那把斧子，谁拿了去，快对我说，别让我着急，阿弥陀佛。”这小和尚气大啦，小和尚拿着木鱼棰瞪他一眼，心说：好小子，你还问哪？你这主意缺大德啦！赔了本啦！哎！告诉你吧，让你后悔去吧！敲着木鱼，念着经告诉他，噹噹噹噹……一大套哇，谁也没听出来，听着是和尚念经，其实是偷斧子，我要按他那么念哪，你们各位也听不出来，怎么办哪？我把它慢着点念，把字摆清楚点儿，声音大着点儿，各位就全听见啦。这儿敲着木鱼，瞪那大帽一眼，滔滔不断，这就来啦：“不要说，不要说，还不是你，信口开河，妄嘴扒舌，主意缺德，第三张桌子底下，有把斧子，拿回庙里劈柴禾，山门上了锁，钥匙你拿着，隔墙扔过去，砸了大铁锅。不能贴饽饽，粥也不能喝，哪个值得多！”他都说出来啦！

（笑眼、钟之记录整理）

天 王 庙

旧社会有这么句话："家有三担粮，不当小孩王。"教学可不易啊！又受累，又生气，那阵管先生叫"小孩王"，轻了不是，重了不是。教四书五经的私塾分几种，有这样的，半工半读，自己呀一半教着书，一半用着功，作文章，教几个学生，这也是个老师。就有这个：学生铺，怎么叫学生铺哇？管少爷叫掌柜的，那叫学生铺。这老师呀，归里包堆念了一本诗书哇就得教，把孩子呀教的就会这个。您拿我们胡同呀那家街坊——逢这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，那位说：你哪儿住哇？这您别管，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，就是我们街坊就完啦。我们街坊——这老师呀在庙里教学，是南方人。南方，哪儿叫南方啊？过山东就为南方，它是江苏的南边，浙江省南边，广东啊福建还往南，打越南国呀还往南，离着菲律宾哪还有八万七千多里地。那位说，它就不属中国管啦。越远越好，最好它不属中国管，说对地名您不爱听嘛。这老师呀教了四个学生，在庙里，那位说，怎么在庙里呀？逢那阵私塾都在庙里，住家户不成，一早睡早觉，孩子一念书受不了，庙里就是光棍堂啊。两间房，这两间房教四个学生，一个人三十个铜子儿，进一百二十铜子儿，抛去房钱没有什么剩头。这四个学生都是大学生，都

念四书哇，念四书就叫大学生，其实都是小孩，顶大的那个十六岁念《告子》，顶小那个十二三哪念《大学》。这老师不够挑费的，仗着全管，什么给人看看信哪，写写信哪，你能白了吗？你得送他点嘛呀！哎，吃吃喝喝呀，就来这一手。有什么打官司的，给写个呈状哪，也能来一气，有买房卖房的，拉房纤写个字呀，又吃又喝又来钱，全来着。这老师呀，这是夏景天，一早学生上学来啦，这工夫正有人找，拉房纤的找他，有一档拉成啦，让他给写字据，那阵文盲多呀，写那个买房字据不能白写呀，又吃又喝，赚一份纤钱。他临走哇嘱咐这孩子："啊，有朋友请我吃饭，我去罗，你们好好念书，听见没有？他们仨人哪这功课交给你，你是大学长，你给他们上课，他们要不听你的话呀，回来告诉我，要重揍。"他走啦，吃饭去啦。让这孩子看着孩子，您想那成吗？十六岁的孩子管孩子，让他给看着给上课？打他领头先闹："老师走啦，咱们玩呀，唱戏，唱戏！""唱戏。把老师这桌子给拆了！"老师的桌子给拆出去啦，老师那铺板给拆出去啦，被窝给卷出去啦，在屋里这么一画脸，学房哪有颜色？反正是红的黑的，黑的是墨，红的是老师判仿那仨朱，抹这么一脸，蒙块手巾，拿先生板子，这个拿着条帚，四个孩子在院里就这么一蹦。正在蹦着，老师没回来，和尚回来啦。和尚一瞧："嗬！你们四个孩子可要造反啊？你瞧瞧给屋内拆的乱七八糟的！脸上抹的什么哪，那红的？仨朱吗？就你们老师那份儿算计法，给你们判仿他都画半拉圈，他都舍不得，这一抹脸哪，一包仨朱不够，回来你们就得挨打！快洗脸吧！"小孩害怕啦，这么一洗脸，弄了好几盆水。和尚啊，怕他们挨打，帮着孩子抬铺、搬桌子，都安排好啦，"好好念书，好好念吧。"和尚走啦。天热，这孩子

出一身汗，他念不了啊，怎么样哪，这孩子也得克服着，扇扇扇子吧，就这么会儿，快晌午啦，门口来个做小买卖的。什么哪？夏景天，卖凉粉儿的，门口那吆呼哪。这孩子出来，站在门口，“卖凉粉儿的，卖凉粉的，过来过来！”卖凉粉儿的过来。“怎么卖呀？”卖凉粉儿的说：“四个子儿一块。”“我要一个子儿的”。“先给我盛。”“先给我盛。”乱抢。卖凉粉儿的说：“别忙别忙，盛完了一个盛一个啊。”这大学长：“别乱，多麻烦？你想这个，四个子儿一块，咱们一人一个子儿，一人一个子儿人家刷几回碗哪？把钱交给我。”把仨铜子要去，他添了一个，“一共四个子儿，你给我来一块，挨着冰的那块，凉凉的，多搁点醋，我们四个人一分，你也省事，我们也省事。”卖凉粉儿的说：“你瞧，还是大学长嘛，说话多聪明，冲着大学长，我不赚你们小孩子钱，我给六个子儿的。”切了一块半，挨着冰的，搁了一碗冰水，搁点酱油，醋，麻酱汤，烂蒜，抓点胡萝卜丝，黄瓜丝。您想，做买卖的就是这个，谁递给他钱，他交给谁碗，大学长递给他钱哪，他递给大学长。大学长接过来啦，这手拿着筷子，这手拿着碗，“别乱哪，按着次序喝，我先喝。”那小的不干：“你先喝？你凭嘛先喝哪？就你这大嘴呀，出溜一下就半碗，到他那儿呀第二口，一喝，也不大离啦，到他那儿舐舐碗，我一样花钱，我连碗都舐不着！要喝我先喝！”大学长举着碗，“不亏心，许我先喝，你最末喝，给你留点。”“不行，我先喝一口。”就这么的，四个孩子乱抢，卖凉粉儿的说：“不行啊，这么乱抢，回头把碗打了可不成！”正在嚷着，老师回来啦。老师扇着团扇：“不念书跑出来干什么？”小孩子怕老师，把碗放在那，过来作揖，“没讨厌。”“没讨厌不念书，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天热，直出汗，卖凉粉儿的过来啦，四个子儿一块，一块切一碗，我们一人一个子儿，钱都给了，还没喝哪。”“喝凉粉儿？……掌柜的，讨厌了没有？”“没有哇，喝凉粉儿干嘛讨厌哪？”“钱哪？”“钱都给啦。”他把这碗抱起来啦，这碗挺凉啊，他给人家拉房纤，又吃又喝，弄这么一肚子烧酒，这直烧膛，抱着这碗，“你们这念书哪，嗓子念热啦，要一喝凉的可就激哑啦——哽，倒是好哇！你们小孩子不能喝。”包圆啦，一点没剩，他全喝啦。“给钱啦，你做买卖去吧，走吧走吧。”卖凉粉儿的走啦。冲这四个孩子：“去去去，念书去，念书去！”这还念嘛呀？这还念得下去呀？往哪一坐，这个大的就拧小的腿一下：“讨厌，要不是你，咱全喝上啦！”小的嚷：“你拧我干嘛？你拧我干嘛？”“啊，你怎么拧他？”“我没拧。”“没拧我腿都肿啦！”“我站起来往那边一挪，椅子碰他的腿啦，我没拧。”“完啦，碰的，不是真意的，坐下吧。”老师一转脸，那小的冲大的一咬牙：“你心不好嘛，谁也没喝，他一个包圆！”老师听见啦，你说打他们吧，自己亏心，一想，小孩只要一玩去，把什么全就忘啦，“得啦，放半天学，去吧。”这孩子拾掇书包走啦。到门外，这大学长领头不让走，“别走，咱们老师太难，把咱们凉粉儿都喝啦！”“这怎么着哪？我们又不能说！”“怎么着？有主意，咱们在墙上写首诗，让街坊打这一过呀，就知道他以大压小、喝咱们的凉粉儿。谁也不许不写，咱们四个人一人一句。”孩子一起哄，“写！写！”我们那阵念书哇没有铅笔，就是墨笔，每人带一个笔袋——一个布口袋。拿出管笔来，拔出笔帽，往哪写呀？往影壁墙上写。影壁上写什么？小孩子能写什么出奇的诗呀？四言。这大学长写呀：“弟兄四人”，这二的过来挨着

写：“共掏四文”，三的写呀：“买碗凉粉”，小的想了半天写了一句：“老师独吞”。您瞧这四句，是不是挺合辙：

弟兄四人

共掏四文

买碗凉粉

老师独吞

写完了，这四个孩子玩去了。正赶上外村有一个近视眼，打这边路过呀，看看风景，一瞧这个庙：嗬，好大工程，黄琉璃瓦。一瞧这匾写的“天王庙”。嗬！一瞧这碑，打辽代建造的哇。这边这碑：永乐四年重修。嗬，重修那年到如今就六百来年哪，这是个景致，我得看看。他进来啦。进了头层殿。头层殿是四大天王，当中间过堂两边，对着脸一边俩。这四大天王两丈八的法身哪，头脑呀正顶天花板，大爷琵琶二爷剑，三爷龙头四爷伞，就是封神榜四将嘛，魔家四将啊：魔里青，魔里红，魔里海，魔里寿。大爷举着琵琶，那琵琶就丈来高，手指头有这么粗，手里把着琵琶。这四个叫“风、调、雨、顺”，这头一个叫“调”。脸的颜色各式各样，戴着五佛冠，那脑袋呀比我们家的水缸还大。两丈八高，脚巴鸭子啊比这桌子还长，穿着盔甲，那鱼鳞金甲是一层压一层，兽面吞口，扛着琵琶。这位近视眼老先生一瞧：嗬！好大工程，打重修那年到如今六百来年哪，这个金——贴的大赤金哪，一点没动啊，哎呀，我是念书的人，我要瞧见这么好的景致，我要不题首诗，可辜负这景致，得题首诗。一撩大褂，打笔袋里拿出管笔来，他没地方写，这大殿往哪写呀？写了看不见哪，转悠半天出来啦，钟鼓二楼也不能写，出了山门啦，一瞧影壁这干净，就写影壁上吧，他一写影壁呀闹了差错啦！怎么哪？头一个是他近

视，第二个呀小孩写字写的矮，小孩子不成年啊生的矮，他不就写的矮吗？成人身高就写的高。孩子的那首诗他没瞧见，他就这写，这尺寸正合格，他不是越写越往下吗？打上面往下写呀，最末一个字跟底下头一个字就连上啦，要不怎么说巧哪。头一句写什么哪？"天王殿神大法身"，天王殿的神像两丈八大法身；第二句呀，"身穿盔甲似龙鳞"，一片一片的；第三句呀，这位老先生没有词啦，他这学问跟我差不多，两句就没词啦，哎呀，写什么哪？第三句——哽，大法身好哇，站起来得三丈多，脑袋俩人搂不过来呀，这嘴比我们家锅大，吃馒头这么大馒头到他嘴里成了蹦豆，这一顿得吃多少？噢噢，写吃饭吧，吃饭怎么写哪？"顿饭吃米八九斗"，对，它一顿饭吃饱了哇得吃八九斗米！第四句写什么哪？一想，他吃的多拉的多啊，写拉屎吧，"出恭拉屎二十斤"，也对呀，一顿饭吃八九斗米，这拉一次不得二十多斤？写完了他走啦。他走了这会儿五点啦，不是凉快点吗？老师呀睡一觉酒也醒啦，出门遛达遛达兜兜风，穿上小衣裳，拿上一把团扇，站在门这，一瞧影壁黑乎乎一片，什么人写的诗？我看看。下台阶过来就看，一看就要念，一念更难听。怎么啦？它是两首诗，每首四句，一首四言，一首七言，两码事，连了宗啦。他一念哪，照十一言那么念啦，按一首诗念。理着小胡子，"天王殿神大法身弟兄四人"——嗯，好！好！这事接近，天王殿神像弟兄四人哪，魔家四将嘛，亲弟兄四人，好好好！"身穿盔甲似龙鳞共掏四文"——不通啊，不通的很，怎么讲哪？不明白。"顿饭吃米八九斗买碗凉粉"——岂有此理，吃那么些米，你买碗凉粉干什么呀？"出恭拉屎二十斤老师独吞"——我独吞它干嘛！

（笑暇、钟之记录整理）

五 人 义

过去，在我们那儿住着一个财主，年轻的时候父母双亡，就剩下孤身一人。他父亲给他留下的产业可真不少，他一个人坐着吃，一辈子也吃不完。

您别看这主儿年轻，可好交朋友。交朋友可交朋友，他交的朋友全是财主呀、官面儿呀，就为到时候有点什么事，互相拉拢，互相利用。穷朋友一个没有，怎么呢？他怕穷人找他借钱啊！除了财主、官面儿以外，别的朋友有没有呀？也有。我今天说的就是他结拜过一回五个人的盟兄弟。那四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大爷是教书的。他这教书的可不是真教书的，怎么呢？他这教书就是为混饭吃，归里包堆就念过一套蒙经、两本四书。教书要遇见学生呀，越笨越合格，念完了五年没把《孟子》念会，那是好学生；就怕机灵孩子，念了半年哪，《孟子》要包圆儿，要他命啦！为什么？教完了《孟子》上《诗经》呀，《诗经》他还没念过呢，要给人家讲错一个字那不糟心吗？他也能想办法，要有人请他教书，不管是什么孩子，他也能对付上一年多。怎么对付呀？他总留一本，最末这本应该上《告子》哪，他先不给上，让学生背书。他这背书不是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”这么背，孩子这背得好好的《百家姓》，

日——《千字文》上弄一句，孩子就得打《千字文》这儿向下背。孩子背半截《千字文》，日——《孟子》上来一句，这孩子就也得把《千字文》搁下，从《孟子》这儿往下背，来回一折腾，多聪明的孩子也叫他给折腾胡涂啦！这一胡涂就得了："不熟，还得重新温半年。"他就这样教学。这财主怎么跟他拜了盟兄弟呢？财主这么想，将来我的孩子要跟他念书，那起码我甭交学钱啦！他也不想想，跟这主儿念书能念得好吗？

二爷哪？二爷这个行业明显——是吃人的。什么哪？命相合参、奇门遁甲、六爻周易。这二爷是相面的，姓王啊，叫王铁嘴。嗬！铁嘴钢牙，你要叫他蒙上一句话，咬住不撒嘴，你就得把钱给他算完。这财主跟他拜盟兄弟也有企图，他要算算命、相相面不也方便吗？

三爷啊，是说评书的。说什么书？《聊斋志异》。这财主从小就爱听书，跟他拜盟兄弟，他想听听评书，不是甭花钱了吗？核算他就为占这点便宜。

这四爷是个挂牌的医生，把药名子背的挺熟，可就不会治病。他这牌子是在卫生局请了一回客，混了一个执照，蒙事行。这财主为什么跟他交朋友呢？他是想着他们家里谁病了，甭请大夫啦，叫他看就行啦。他全是为了占便宜。

等到交上以后，这财主的打算可就全落空了，怎么说哪？这哥儿四个想法跟他一样，看他有钱、年轻，好交际，跟他拜盟兄弟，一年就甭干别的了，吃喝全有啦，咱们说白了吧——就是想吃他。这小子呢？爱听捧，只要是旁边一捧他，得了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这哥儿四个呢，就全顺着他来，他最爱听戏呀，拿戏引诱他；他爱听书呀，拿书引诱他；爱下棋跟他下棋，三爷还老说这话："到中年你有一步旺运。"表面上看，真

是投其所好。这就是吃人儿的本领——无孔不入，可还叫你看不出来。就这样，这财主整整养活了他们三年。在这三年里头，财主在外边也闯了不少地方，世态人情知道的也多了，就有点“雏后生奸”。他们这一套他也全学会了，他一想：“大哥是教书的，打跟我拜了盟兄弟也不教书啦；二哥相面的也不相面啦；三哥《聊斋》也不说啦；四哥大夫也不瞧病啦：全吃我来啦！这三年我太冤啦，一点好处没落着呀，我今后躲躲他们吧！”这一来呀，他四天没出门，在家里呆着。又一想：“我不能因为他们老在家里呆着呀，我也犯不上呀；我外头遛达遛达怕什么哪！”自己出门上车，告诉门房：“我上登瀛楼吃饭去，有人找我，要看看是谁，有别人找我，给‘登瀛楼’打电话，要是我那四个盟兄弟呀，可千万别提登瀛楼，就说我上上海啦，头年未必回得来。”他走啦。他走了咱不提，单提这四个人。这四个人连今天四天半没见把兄弟，不是四天半没见吗？这四个人整整饿了九顿，饿得这哥儿四个一点精神都没有。这哥儿四个一想没办法，还是找这个把兄弟去吧，这哥四个就来了。到这儿一叫门，里头人开门一见这四位，心里说：“差五分钟，早来五分钟就碰上啦！”这四个人见底下人这么一行礼，大爷就一点头：“啊，甭行礼啦，老五两口子都起来了吗？把他们叫起来，有要紧的事儿！”五爷刚嘱咐好啦，这底下人说：

“我们大爷上上海啦！”

“啊！多会走的？”

“啊，今天早车。”

“哎呀！多咱回来？”

“大概头年未必回得来！”

大爷这么一听，凉啦，头年未必回得来，这就饿了四天半啦，打别的主意挣钱吃饭吧。大爷要走。吓！二爷不走，这二爷是干什么的？他是相面的，相面是最善于察言观色呀，一瞧这底下人说话浮浮飘飘，这里边透着假！冲大爷一使眼神，心里说："其中有诈，我要问不出他的实话来，我枉相面三十年。"嘿，两句话就把登瀛楼问出来啦：

"啊，头年回不来呀！那可没工夫等，给你这个，让你们太太给打个戳，哎呀，不行！"说着往腰里就掏。底下人不知道是什么呀，底下人说：

"二老爷，什么事？您交给我吧。"

"也没有要紧的事，我有个朋友使他两千块钱，这话有半年多啦，如今才把这钱给归上。也没全归上，连本带利呀归了一千五。你说，我给送来支票，你也不知打哪个戳，你们太太也不知道呀！这么着吧，他去上海头年未必回得来，大哥，走，咱们取五百先花着。"他说完了抹头就走，跟真的一样。

这门房吃谁向谁呀，一想这四个人，这一千五百块钱在他们腰里带着，过十天八天的说什么也得少哇，后边就追，嘴里喊：

"二爷，二老爷，您先别取钱，您上登瀛楼看看吧！"

"好好好！登瀛楼！"他给诓出来了！

四个人一拐弯，二爷说话啦："怎么样，把登瀛楼问出来了吧！"这四个人到登瀛楼啦。登瀛楼是山东饭馆子。往里头一走，您瞧，门口有四个人。这四个人叫"门上的"，都是二掌柜的角儿，一见熟人就让。一瞧啊，刚来的那个年轻的总跟着这四位一块走，他先来的，随后这四位就到了，一定有约会。这四个人都站起来了："来啦，四位，您往里请吧，五爷

在楼上六号。”“怎么样，六座不是！”

“六座——”这儿一打帘子，这哥四个进来啦。一进来，这财主正在喝着酒哪，一瞧，“吓！他们四个人啊，能掐会算。啊，四天没出门没见面，今天刚出门就把我憋着啦！”赌气把酒杯一放，他那儿装睡觉，不让他们吃。这四个人要有脸就走了，他们是吃人儿的可不能走，要走啦没地方吃去。这大爷六十来岁，教书的，这么一站一挺胸脯，手一理小胡子说："哽，老五，睡啦？刚睡的还是早就睡了？真睡着了还是假睡着了？刚才还抬着头哪，这会儿你就睡了？是哥哥得罪你了是怎么的？见面连起坐都没有！我一个人得罪你啦？是我们四个人全得罪你啦？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也就是哥哥这两年事由不好，吃你两顿饭，这没什么，把兄弟同患难同富贵呀！我们有饭您照样吃我们呀，不许这样子！这还效仿桃园哪，桃园是这个样子吗？也就是哥哥比你岁数大，让得过去。我们让得过去，往后你这脾气可得改，你这脾气不改，别人谁让得过去？你就得碰钉子，嘬憋子，你碰钉子我们也不好看哪！把兄弟嘛，罚你，精神罚呀，今天吃饭不道谢，罚他，你们俩那边，我们俩这边。”吓！四个人坐下啦，让跑堂的添上杯筷，这就要吃。这个五爷说什么也不能装睡啦，你睡他们就吃啦。吃完啦每人柜上支俩钱就走啦，你回头不给不行啊。这时他站起来啦："好，四位全来啦，好！告诉跑堂的，酒菜全摆好，先别吃，今天咱们打回哈哈……"

“打什么哈哈？”

“咱们是席前有酒无令不成欢。”

“好，划拳！”大爷这要划拳。划拳干嘛？划拳有他的好处，一划他就输，输了他好喝呀，喝酒他不得就菜吗？连吃带

喝，越输越好哇，他先饱啦。这个事老五比他们明白："划拳不行，今天哪，咱们猜哑谜。我呀，先打个哑谜，我把哑谜比在这，不说话，光拿手比划，你们哥儿四位猜猜。我要让你们四个人全猜不着呀，那叫刁难你们，那就不对啦。你们四位啊，有一位猜着就行。猜着我这哑谜怎么样哪？追我吃饭干什么？是我去的饭馆子，咱们就打这说吧，全留下账，我到与不到你们就吃，吃完了哇拿两块零钱，一辈子永远这样，要不信我给你们写字据都成。可得把我这哑谜猜着；要是猜不着这个哑谜，不用说吃饭，喝我一口水也是万难，打这起，咱们算是划地绝交，走到街上碰见谁也甭理谁。你们哥儿四个核计核计怎么样？你们赌不赌？"这三个人都瞧瞧大爷。这大爷坐在那儿靠着椅子，眼珠一转，心说："成啦，哽，要转运！你别瞧这四天半没吃什么，好运不善交！老五，你今天算掉网兜里啦，敢赌这个？你可是有学问，你那学问是书本上来的，跟我们不适用。我们这四个人干什么的，我就这个学问教书教了四十年。我们老二外号叫铁嘴，通晓奇门遁甲，六爻周易。啊，我们老三说《聊斋》，总上茶楼，见过多少高人！我们老四挂牌行医，仨手指头往那一搁就要钱，病人死活都不管，钱先到手啦！你还行？"想到这儿，一问那哥仨："你们哥仨怎么样？"这哥仨都听大爷的。"好啦，兄弟，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呀！你这话说完啦，咱把哑谜来来，来来来呀，我们猜猜，猜着了哇，吃饭喝酒哈哈一乐，猜不着，你甭说你不让我们吃，你把御宴摆上啊，都不赏你那个脸。你说吧？"五爷说："我这不是说的，得比，拿手比划。"

"那么你就比呀，回头我们猜。"

他是比划哇，我得说，要不大伙儿听不明白。这财主坐中

间，斟了一杯酒，伸出一个手指来，这手指头哇往上一指，往下一指，往前一指，往后一指，往左一指，往右一指，伸了三个手指头，又伸了四个手指头，捂了捂嘴，又拍了拍心口，冲这四个人一摆手啊，然后端起酒杯，把筷子抄起来往酒杯里头一戳，噔、噔、噔，一砸这个底儿，比划完了。说："得啦，就是这个，你们哥儿几个猜吧！"

这大爷这么一数啊，手指头往上下前后左右，三个手指头，四个手指头，捂了捂嘴，拍了拍心口，一摆手，一戳酒杯，一共十二手。数完了说："好啦，我先来，我猜着之后哇，你们攀好，我要猜不着，你们哥仨得有猜着的，全猜不着饿死认命！"他这一猜真有点意思。俗语说得好，干什么说什么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他不是教书的吗？他猜的全不离四书，他一猜就往四书上转悠。说："兄弟，你这手指头往上指呀，这是书里头一句：'天之所覆'哇；往下一指：'地之所载'；往前指：'瞻之在前'；往后指：'忽焉在后'；往左一指：'所恶于左'；往右一指：'勿以交于右'；伸三个手指头是'三十而立'；四个手指头是'四十而不惑'；捂捂嘴是'口而述'；拍拍心口是'心而维'；一摆手是'不可须臾离也'；筷子一戳酒杯呀：'不偏为之忠，忠者，天下之正道也'——得啦，咱们先吃饭喝酒。"

老五说："吃什么？你这不对呀，满不对。"

大爷说："这么好不对？"

"好啊，我这不是四书哇，你往四书那儿猜不对。"

"好好，不对。二爷猜猜，二爷。"

这二爷是相面的，命相合婚，代批八字，六爻周易全有，他净往那猜。跟老五说："兄弟，往上一指呀，你是天庭饱

满；往地下一指呀，你是地阁方圆；前一指：山根丰润，前辈的根基太厚；后一指呀，是脑骨宽阔，你主心灵性巧；左为凌云；右为紫气；伸三个手指头，你生的三山得配；四个手指头，你是四字海口；捂了捂嘴，你可记住，五十一岁那年你把胡子留下；拍拍心口：兄弟你是心地良善哪；一摆手：你不用给卦礼啦；这么一来，是把签子搁脯子里啦。这卦算完了——对不对？”

老五一听，说：“什么对不对，我也不相面，我也不算卦，你这不对。你们往下让吧。”

“好啦，老三来。”

这三爷是说《聊斋》的，书说得不怎么样，他把目录弄得挺熟，他净往《聊斋》目录上说：“兄弟，往上一指，这段叫《天宫》；哽，往下指，叫《地震》；前一指，这段叫《丁前溪》；后一指，这段叫《甄后》；左一指，是《浙东生》；右一指，是《西湖主》；三个手指头，叫《荷花三娘子》；四个手指头，叫《林四娘》；捂了捂嘴，这段叫《口技》；拍了拍心口，是《辛十四娘》；一摆手，是《张不量》；这么一来呀，这段叫《狐入瓶》啊。对不对？”

老五说：“不成呀，我不听《聊斋》呀！你们往下让吧！”

大爷一听可急啦，他说话都变了音啦：“可就是老四啦，你再要猜不着可要命啦！”

这应该四爷猜。四爷是个挂牌的医生，不会治病，药名字背得挺熟，他开开药方子啦。他对老五说：“兄弟，往上一指，是天门冬；往下一指，是地骨皮；前一指，是车前子；后一指，是后朴；左一指：关东人参；右一指：西藏红花；伸三个手指头，是焦三仙；伸四个手指头，是四川连；捂了捂嘴，

叫良药苦口利于病；拍了拍心口，叫心病还需心药医；一摆手，你不吃汤药；这么一来呀，把群药搁到乳钵里共为细末，炼蜜为丸啦。对不对？”

老五说：“我没病，汤药丸药我全不吃。”

全不对就该走啦，这大爷急得蹦起来了：“吓，老五哇！你真难斗啊！铁嘴钢牙一样呀！啊，一个都不对？我们全不对？你把你对的说出来我们听听，你说的到底是什么；只要你说得有理，饿折了肠子我们一边儿接去；要你说的不对，或者我们听着没理，二罪归一，加倍罚你。说！”

老五说：“好！我说。往上一指，我是说当初咱们对天结拜；往下一指，我说咱们在地磕头；往前一指，是说我以前全错啦；往后一指，是说从咱们结拜以后，你们一直在吃我；左想，我一点便宜也没有；右想，我太吃亏啦；伸三个手指头，我这叫三十岁立志发家；伸四个手指头，是说决不能让你们四个人算计我啦；拍了拍心口，捂捂嘴，是今天可得把我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；一摆手，是说过去就算了，我根本用不着你们这样的朋友，今后你们再想吃我万难。这么一来呀，咱们是砂锅捣蒜哪，就这一锤子买卖啦！”

（笑眼、钟之记录整理）

属　牛

如今跟过去可大不相同，旧社会那阵儿有些人老想不劳而获；如今以劳动为光荣。这年月，升官发财的思想是没有出路啦！在旧社会，逢是想发财的人都想做官，因为什么哪？因为一做官就发财。大人教育孩子，从小儿就给他灌输毒素。爸爸拍着儿子的肩膀儿："好小子，往后可做官哪，给咱们家里改换门庭。"您想，他要不拿着耙子搂，这门庭怎么改哪？旧社会有这么一句话："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"做三年官哪要落十万两银子，这还是清官，清知府嘛！这要是做三年赃官，拿耙子一搂，还了得吗！"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"，他怎么落的哪？是不是贪污哇？没贪污他就落十万两银子？知府是四品，他的奉禄不大呀。那这十万两银子怎么来的？有来钱的道儿。

知府管知县，这一个知府管几个知县。咱就拿知县说吧，都是知县，县跟县不一样：地土有薄有厚，有肥有瘦。要往远了说，有没去过的，就拿近的说，离咱们天津不几步儿有这么几个县，人人都知道，叫："金宝坻，银武清，不如宁河一五更。"您跟四十岁的人一打听全知道。怎么讲哪？宝坻是个金缺，这个宝坻县管一千二百多村子，是个金缺。这个知县进项

大啦！银武清哪？武清是个银缺，武清县管辖是八百八十八个半村，这要是一个好年月好收成，多大的进项啊！这俩知县怎么样？不如宁河一五更，就五更天一早儿哇，宁河县知县的进项啊，就超过武清县、宝坻县。怎么？宁河就是芦台呀，出盐，就这点儿地方就成，这是肥缺呀，在这做上三年，他不是吃的顺嘴流油儿吗？肥实呀！这全属北京顺天府管。顺天府管这几个县："通、三、武、宝、蓟、香、宁、霸、保、文、大、固、永、东、大、宛、涿、良、房、昌、顺、密、怀、平"。北京是五州十九县。全一样吗？也不一样，有苦有甜。京南有个保定县，后来改名叫新津县，这个县管十八个村子，十八个村子的进项连人家那零儿还不够哪，这个县进项小点儿，这就是知府生钱的道儿！知府不用去搂，叫知县搂去，给他往嘴里抹蜜。宁河县不是进项大吗，你要不运动知府，他把你调动了。这位知府把新津县调宁河去啦，把宁河县调新津来啦，新津县愿意啦，来个肥缺，那宁河县受的了吗？到这时候，宁河县就得给知府送礼，可不敢送钱，一送钱落个贪赃，让御史一知道，全刷下来啦！怎么办哪？知府一年办两回事就得啦，办俩生日，他一个，他太太一个，到办生日啦，是他的属员都到班房那儿去打听：

"大人快办生日啦？"

"啊！"

"几儿几儿？几儿？"

"啊，后儿。"

"大人想让我送点什么礼？"

"那我哪儿知道哇！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呀！"

"大人高寿呢？"

“五十六哇。”

五十六送点什么合适呢？得想想，一想啊，五十六岁属鼠的，嗯，上金店给打个金耗子，金子是一寸见方十六两啊，这金耗子一尺二长，这一根尾巴一根条子就不够，俩眼睛两块钻石，五克拉八一个。拿这个金耗子往寿堂上一摆，知县得在旁边儿盯着，好让知府看见他。这知府到时候得上寿堂里转悠转悠，理着小胡子，看看各样的礼物。一眼瞧见啦！理着胡子，拿手掂掂。要是他一拿拿起来啦！那是分量轻，就是一层皮，就搁那儿啦！这一拿没拿动，看了看下款儿，一看知县在旁边站着哪，一拍这知县肩膀儿：

“太好啦，太好啦，这个真可心，这个真可心！”

这就是告诉那知县：“你放心吧，你那儿坐着吧，我绝不调你。”又说：

“这手工太巧啦！”

手工巧干嘛呀，他说那分量太大啦！

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用心哪，你就知道本府我是属鼠的！哈哈，就打一个金鼠，好！用心！啊，下月太太生日，太太比我小一岁。”

弄去吧！小一岁，属牛的，你给弄个金牛得多少钱哪！老百姓还活得了活不了！

（张奇墀记录 何　迟整理）

二 十 四 孝

《今古奇观》上头有段《庄子休鼓盆成大道》，楞告诉人说庄周变了个蝴蝶儿；人怎么能变蝴蝶儿呢！这出戏叫《蝴蝶梦》，是庄周啊做梦，梦见变了一个蝴蝶儿到处飞。这个事情呀，据我想，那是庄子的想象，庄周呀，他羡慕这个蝴蝶儿："瞧，这蝴蝶儿飞得多自由呀，我要跟他一样那够多好！"晚上做梦就梦见蝴蝶儿了；脑筋里头有这个印象啊，他就做这个梦。古今中外一个理，做梦就是脑筋里头的想象。比方说吧，您啊到过广州。看广州的景致儿很好，您喜欢它，可是您回来啦，在天津哪，离着广州有几千里地哪，晚上一做梦呀，就许到了广州了。说近的吧，您瞧北京好，晚上一做梦就许梦见北京，说您没到过北京，也没看过北京的像片，连听都没听见过，做一辈子梦，您也梦不见北京，是一定的道理。您要不信，有这么两种梦，中外古今谁也做不着！什么呢？男的一样儿，女的一样儿。女的，做一辈子的梦，也梦不见留胡子，"女不梦须"嘛！女人她没有那个想法儿呀！男的梦不见养孩子，怎么？男的他没那个"手艺"呀！一定的。

《蝴蝶梦》，现在我们就说前边儿"庄子游春"这半段儿，怎么哪？再往下说啊里面就有毒素啦！艺术这一门里，戏

曲也好，曲艺也好，这些老东西，要不改革，里头就许有毒素。您拿这年画儿说吧，到了年下，家家都要贴张年画，旧年画里头就有有毒素的，即便有人卖，咱们也别买它 。什么画呢？就这二十四孝。这二十四孝完全是旧社会愚弄人哪，帮助那个皇上，帮助那封建社会统治阶级，拿愚忠愚孝把人给闹迷糊了。里头有好些个是捏造的，别拿这个当真的。这二十四孝咱就不一一细说它啦，独单把其中的两孝一是，您就能知道二十四孝是什么玩艺儿啦。这两档子事，完完全全是捏造。什么事啊？一个"卧冰求鱼"，一个"埋儿得宝"。您要一研究啊，甭说不象话，还不象人话。

说"卧冰求鱼"，那人叫王祥，家里穷，大三九天儿，妈妈想吃鱼，买不起鱼怎么办呢？正冷的时候，鱼都在冰里头哪，王祥把衣裳脱了，躺在冰上，他那意思是把冰焐化了好逮鱼。这工夫儿，太白金星看见了，叹息说："真孝哇！"用手一指，从冰里蹦出两条大拐子来，王祥拿回家给他妈一熬汤。不对！太白金星在哪儿住？我们可以跟他谈谈。说找不着他，我们可以给他去一封信，他可以给我们来一封回信。说他不花邮票钱，我们连邮票都给他寄了去！绝没有哇，这是迷信哪！事实也不可能呀，三九天那么冷，零下十好几度，把衣裳脱了躺在冰上，一会儿他就跟冰冻在一块儿啦！说即便王祥这阵儿闹"热病"，王祥发烧，烧得厉害，热身子躺在冰上舒坦舒坦；那冰它得化呀，冰化了，什么托着他呀！王祥哪儿去了？掉下去了！您想这情理呀，冰化了他还不掉下去吗？掉冰窟窿里他还出得来吗？这不可能，也没这宗事，天底下也没这么个孝法儿，也没这么傻的人。

那个"埋儿得宝"呢，那人叫郭巨，家里头四口儿人，赶上

收成不好，夫妻两口儿吃点不济的，给妈妈做点儿好的，孝顺哪！奶奶疼孙子，天下通情啊，老太太分给小孩儿一半儿，小孩儿愈吃愈胖啊，妈妈愈吃愈瘦。两口子一核计："得啦，咱们把这孩子给埋了吧！活埋了之后哇，妈妈就吃饱啦。"两口子抱起孩子，到开洼里去刨土，一刨刨出个元宝窖来。胡说八道！刨黄土刨出个元宝窖来？是卖黄土的全都打开洼里刨，哪位也没刨出个元宝窖来。甭说元宝窖，连一毛钱也没刨出来过。说这个是他孝顺，老天爷就给他一个元宝窖，就让他发财！这个事情没有，要是真有这个事情呀，这个郭巨头一个罪名是摧残第二代——活埋孩子，这是血债！这个先把它搁在一边儿；他的出发点不对，怎么不对呀？他得说理，不说理不成！你把孩子埋啦，埋孩子是为了孝顺哪，让妈妈吃饱啊，这个老太太到吃饭的时候准找孙子，那是一定的道理，惯啦！奶奶疼孙子嘛！问：

"孩子呢？让他吃饭哪！"

两口子就得说瞎话：

"您吃吧，妈妈，孩子玩儿去啦！"

"他饿啦！"

"他吃饱啦，您甭管他啦，您吃吧！"

这一顿呀能成，老太太吃啦，到吃晚饭呢，还找哇，还得说瞎话呀：

"您吃吧，他玩儿去啦！"

老太太蹿儿啦：

"象话吗？啊？出去一天啦，我也没瞧见他，他吃饭啦？"

"吃饭啦！"

"早晨吃饭这阵儿还不饿吗？你不说实话我不吃！"

两口子没办法，就得说实话：

“您吃吧，这孩子呀，您甭等他啦，我们把这 孩 子 活 埋啦！为什么哪？因为家里不够吃，您老疼他呀就老吃不饱，为了让您吃饱啊，把他活埋了！反正啊孩子也死啦，您就吃吧！”

这老太太那么大年纪，疼孙子，家里年月不好，营养又不足，老太太一着急，准死！老太太也死啦，孩子也埋啦，剩的粮食他们俩够啦！他们那不是孝顺哪，他们那是减挑费！您想这情理啊！

（张奇埠记录 何 迟整理）

携琴访友

《今古奇观》上有段儿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。俞伯牙是一个大夫，大夫可不是瞧病的，古时候三品官叫大夫，清朝、明朝叫九卿，这个官儿是御前的，在皇上跟前做事。钟子期哪，是一个打柴的樵夫。这两个人哪，不能平起平坐，按说交不了朋友，就因为这琴，朋友交成了，知音。俞伯牙抚琴别人不懂，携琴访友，俞伯牙辞官不做，带着琴上汉阳访钟子期，由打晋国——就是山西——到湖北。到那儿，子期死啦！死了怎么办哪？就在他坟前抚了一回琴。又有别的樵夫打这儿过，一听这琴声音挺好听，可就是不懂怎么回事，在旁边儿一听一乐，俞伯牙把琴摔碎了！这是为什么哪？“子期不在与谁弹！”琴可是好，琴好哇，可是没有知音的，不弹了！

提起弹琴来，倒退三十来年，我三十来岁的时候，我们那儿有家街坊，住一个院儿，他这人附庸风雅，自命清高，本来没练过琴，也要抚琴，表示自己不凡，一宵一宵的抚这个琴。大杂院里的街坊起先倒爱听：“有意思啊！”听着听着，这院儿里街坊就都搬家啦。他怎么样啊？“你们搬家搬你们的，我这儿还抚。”房东老太太到半夜里过来一拍窗户：

“这琴抚的真好啊，下月的房钱别给啦！”

这位一想，说："老太太您一定知音哪！"

"什么叫知音哪！你给我搬家，别人都搬啦，就因为你！人家嫌吵的慌，连我晚上也睡不着！"

他怎么样哪？"搬吧！不知音我走哇！"搬了之后一想："上哪儿去找钟子期呀？哪儿人多哪儿去。"天津是繁华地方，最繁华是南市呀，南市有市场啊！我上那抚去，我不要钱哪！买块白布写上："以琴访友，茶水足用，分文不取。"沏上一壶茶，打家里提溜到市场，借张桌子，把白布往身后头这么一挂："以琴访友"。爱喝茶这儿喝，一个子儿不要。坐在这儿他就这么一抚！刚这么一摆，这人哪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风雨不透。他心里高兴："知音的不少，抚！"打这儿一抚哇，越来人越少，就剩下一位在旁边站着。他一瞧：成啦，一人知音，胜似百位！把琴往这儿一放，得跟他谈谈，这就是钟子期。

"阁下一定知音哪？"

这人说：

"我不懂！"

"你不懂这儿站着？"

"是得这儿站着！"

"别人都走，你怎么不走？"

"我不能走，我等这桌子哪！"

敢情这张桌子是人家的。打这儿他不在街上抚啦，在家里闷着头儿抚，闷着头儿抚哇，嗯，该着，都不懂啊，有个老妈子懂！这老妈子伺候他茶水，他这儿抚着琴，正抚着是悲调子，哪个调子？就是"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"，正抚到这儿，一看这老妈子眼睛也红啦，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掉！嗯，有门儿！

别人都不懂啊，这老妈子懂，她哭！我这正是悲调子！把琴这么一收，不敢就问“你知音？”前者碰俩钉子啦！问房东老太太，房东老太太嫌吵的慌，让他搬家！那回在南市遇见个知音的，那是要桌子的！到这儿不敢这么问啦，他来了个引而不发：

“你为什么哭哇？”

这老妈子说：

“我怎么不哭哪！大爷，您这琴的声音实在叫人惨的慌！”

有门儿！有门儿！她懂！知音啦！还不敢问，慢慢儿逛：

“噢，你为什么惨的慌哪？”

“我一听您这声音哪，想起我爷们儿来啦！”

“噢，你爷们在家？”

“哪儿呀，他死啦呀！”

“噢，他多大年纪死的？”

“三十三！”

这更对啦！他跟颜回同岁呀，颜回也是三十三岁死的，满对呀！“你爷们儿想当初做什么事呀？”

“我爷们儿弹棉花，我听您这声儿啊，跟弹棉花一个味儿！”

这哪儿是知音哪，她想起弹棉花的来啦！

（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）

草船借箭

有的人拿诸葛亮当神仙，这是个大错。世上没有神仙，诸葛亮也是人。可是他怎么会算呢？这是学问。草船借箭就包括好几门学问，短一样，箭也借不成。有什么学问呢？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心理学，最重要的是数学。天文学用在哪里呢？他许了周瑜三天交箭，他知道第二天夜里有雾，箭准能借来。这门学问不是迷信，咱们现在就有。什么呢？就是气象学。明天什么天气，今天就报告了。诸葛亮就有这门学问，故此许周瑜三天交箭。地理学呢？下雾的时候瞧不见对方的营盘，他来到这儿很多日子了，早就看好地点了，他这二十只船往敌人大营里去，天下着大雾，船在江心走，是顺流，是逆流，哪边的风，都有一定的时间，掌握不好就不行。离敌人近了，敌人有哨船，一包围就成了俘虏了。离远了，敌人放的箭他这儿得不着。不远不近，传令把二十只船停住了，一字排开，击鼓鸣锣，这就是地理。心理学最要紧，就是揣度人的心理。周瑜的心理是想法子杀诸葛亮。可是诸葛亮又不能躲开；躲开，自己的事不能成功了。这叫居于虎口，稳如泰山。派他造箭，他就应了。箭交上去你还能杀我吗！鲁肃是什么心理呢？他是个忠厚长者，借什么有什么。曹操是什么心理呢？夜间下大雾，敌人

击鼓鸣锣，曹操怕偷营劫寨，所以准放箭。这三样学问，少一样也不行，可是还有一样最重要的学问，就是数学。数学要是不好，决不能成功。怎么讲呢？他得交给周瑜十万只箭，只许多不许少，除去损坏的十万出头。那坏了的得去三分之一，至少总数也得够十五六万枝。再说一枝箭按四两计算，这十六万枝得多少斤哪！可有了重量了。这船是在水里，对着敌人方面的草人中箭了，背着敌人这一面没有箭。如果十六万枝箭全放在一面的话，这船就沉了，可不是吗！船一偏，水进去了，不就沉了吗。故此得把算术掌握好了。这方面够八万枝了，传令调头。够十六万枝了，才能成功。这个怎么算呢？《三国演义》原文上也有。唱的戏，《群英会》也有。大鼓上也有。可是谁也没在这上头注意。诸葛亮在船舱和鲁肃喝酒的时候，这个账就算完了。他给鲁肃斟了一杯酒，鲁肃害怕，一点也没喝，趴在桌子上装睡觉。就以这杯酒，当作测量的标准，酒斟了七成满，外边，对着敌人这一面，草人上中箭越来越多，船也越来越偏，这船一偏，杯中酒也就偏了，等里边的酒偏到杯边上啦；这八万枝箭就够了。再多了这酒就洒出来了，酒一流出来，那水也就进船了，到这时传令船头拨回。带箭的这一面到背面来了。空草人面对敌人。空草人中箭越来越多，酒杯呢也越来越端正了。直到酒杯完全平了，十六万枝够数了。天亮雾收，传令回去。

（夏之冰记录）

相声艺术家张寿臣其人其艺

颂 华

张寿臣先生的为人和他在相声、特别是单口相声方面的成就，深为广大曲艺工作者所称赞。他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北京。七岁起随父张诚甫（评书、相声前辈艺人）学相声，在严父的教诲下，他一面刻苦读书，一面认真习艺。十二岁父丧，家贫辍学，拜焦德海为师，经过三年深造，掌握了大量传统节目。十六岁出师后，单独撂地演出，除继续钻研对口相声外，开始对单口相声下功夫。他熔合了一些评书的表现手法，对不少节目，进行了再创造。至十九岁，他在单口方面已有一定造诣，开创了青年演员演述单口相声的先例，以后从未间断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对社会上各类人物的观察，更细致深刻了，各种学识和表演艺术逐渐得到了充实。

一九二三年，张寿臣二十五岁时，开始与当时颇负盛名的相声艺人李德锡（艺名万人迷）合作。除对口相声外，李德锡还是演述单口相声的能手，他会得多，包袱脆，人物活，而且富有创造性。在二人合作的过程中，张先后向李学会了几十段单口，并且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使单口相声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如张的《五人义》，开始是从焦德海那里学来的，张经

过考察比较，觉得自己所说的活路太直，不及李的内容曲折丰富，并根据人物的不同职业，细致地刻划人物性格，把旧社会朋友间的尔虞我诈反映出来。张吸收了李的长处，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、理解，进一步做了丰富、补充，使节目的讽刺锋芒，不停滞在白吃的无赖这种特定人物身上，而是针对着整个剥削阶级自私、伪善的本质，使作品的思想性大大提高一步。

张寿臣从年轻时就形成了细致、深淳、谐趣的表演风格。晚年演出，更加注意发挥节目中的积极思想。如在《三近视》中，他通过神儿，象儿，区分了三种不同近视眼的特征和他们各自的心理活动，善意地批评了那种主观自信和护短的人。在他二十七岁时，与李德锡分道扬镳，另约陶湘茹等合作，主要演述对口相声，创作、改编了不少节目。解放后，张已年过半百，曾一度改演评书。一九五四年到天津曲艺工作团工作，主要演述单口相声，在有关同志的支持帮助下，积极整理单口节目，并口述了表演经验，在课徒传艺、提供曲艺史料方面，也做了不少工作。

熟悉相声的同志，都说张寿臣说单口“让人咂滋味”，同品尝优质食物一样，经得起咀嚼，余香满口。单口有着耐听与不耐听的区别。耐听即是有滋味，也即是深沉的表演；不耐听即是没滋味，也即是浮泛的表演。张说单口总是从容不迫地细致描述，从不往包袱口赶，使听众精神紧张，也从未在入底时力竭声嘶。他注重语气、声调上的高矮音、大小劲、快慢尺寸，所用的包袱，大多经过铺平垫稳自然形成。既突出重点，又不露痕迹地逐步开展情节，到包袱抖开时，听众恍然大解，复感余味无穷，使整个节目显得于自然中见巧妙，于变化中求

和谐。

张寿臣演述的单口中，有些小包袱是“嘀咕”出来的。他细腻地描述人物的内心活动，以传神的表情动作，用神秘的语调预示矛盾的发展，使听众从浓郁的生活气息中，自然地加深对人物和故事的理解，产生亲切、熨贴之感，这就密切了演述者和听众的关系。如在《小神仙》中，用叙述口吻交待药铺掌柜打赌后的心理：“小神仙，今天你非栽跟头不可，你算我准卖两块钱哪，甭着这倒霉的买卖不进人；即使进人，我这儿没东家，自己做主，该收一块钱哪，我收六十子儿，顶多不过一毛钱，一过四毛钱我就舍，说什么我也不让卖上两块钱……”使人如闻心声。再如《偷斧子》中，主持僧重登法台，不见了斧子，张先生是这样描绘人物心理的：“斧子没了，谁拿去了？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得问问，这要卖了自己花可不成，这是我们的公共财产哪！”几句话使人物鲜明起来，在这里使用“公共财产”四个字，以幽默的手法，给人物以有力的嘲弄，很有滋味。这样的心理描写，也有力地烘托了故事的思想内容。

张寿臣常说：“说相声要象和老朋友说闲话似的，说着说着，叭！出个包袱。不能故意告诉人家：这可是包袱，我要逗乐了，这可到底了，我得卯足了劲……”对！他说单口，有包袱的地方吸引人，没有包袱的地方也能拢人，他通过说闲话做到于平淡中见新奇，每演一次都有新的创造。如《小神仙》中，豆腐房老头本来已被卜士骗得不亦乐乎，吃过药就泻肚，而当他看到驴误打误撞回来后，不禁兴奋地说出：“好先生，给先生传名！”后又发现驴没带笼头回来，他固执地要吃二煎药。这时老婆子才说出药只煎了一半，他不禁勃然大怒：“你要是

全煎上，连笼头也丢不了哇！”张通过表演展现了人物迷茫的精神状态，省去了明面交待，深刻、幽默地表现了人物的愚昧落后，把夸张的喜剧情节处理得切实合理，很有说服力。

在《三近视》的收底里，张巧妙地运用了相声铺垫中的“三翻四抖”。三个近视眼看匾后的话是垫好三翻；和尚的插话，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。四抖是和尚揭底：“你们来得太早啦，这匾还没挂呢！”他学和尚说话，缓和、沉静，语调劲头适当，辅以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对三个近视眼的护短作风起到了揭穿作用。这本不是太响的包袱，张却说得耐人寻味。他演述的节目，大都做到了叙事清，形象真，不瘟不火，给人以意犹未尽的美感享受，他的艺术风格是值得珍视、借鉴的。

张寿臣不仅在艺术上勤学苦练，取得了优异成就，同时他还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。在魔怪横行的旧中国，他刚直不阿，洁身自好，多次拒绝参加反动组织，立志作一个正直艺人，用相声艺术启发民众，锐意求新。在旧社会，他常用“垫话”旁敲侧击地讽喻时事，对旧官僚、军阀进行揭露和讽刺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北四省，蒋介石却跑到峨嵋山上鼓吹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；眼看着国家危亡，张寿臣无限愤慨，开始在演出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，表扬抗日军民英勇杀敌的事迹。为此，曾引起吉鸿昌将军的重视。一九三三年秋，吉两次从塞外秘密返津，多次去歌舞楼（后改名小梨园）欣赏曲艺，对张的思想、艺术颇为赏识。一九三四年八月，吉将军领导的西北抗日联军因乏后援，遭受挫折，张借演出之机抨击反动当局，为吉将军鸣不平。时吉正在台下，乃派人约张在泰康商场楼下小食堂会面，进行了亲切谈话。吉嘱

以卫国之道，并慨然赞张“是有气节的艺人，是我的知己”。临行，将冯玉祥将军记述考察西北的一本书赠张。后，吉将军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，壮烈牺牲。张闻讯万分悲愤，以后常用“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来纪念同吉将军的会见。

可惜的是，这位热爱党、热爱人民、拥护社会主义的老艺术家，已于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离开了我们。在十年动乱中，有关方面不得已而中辍了纪录整理他的节目与艺术经验的工作，致使不少宝贵遗产没有抢救下来，张老逝世时，甚至不能进行任何悼念活动。今天，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，相声艺术生机勃发，《张寿臣单口相声选》得以重编出版，张先生泉下有知，当会不胜欣慰了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[General Information]
书名=张寿臣单口相声选
作者=张寿臣
页数=267
SS号=10124419
出版日期=